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四十一輯

沈雲龍主編

汪穰卿先生筆記

汪康年著

文海出版社印行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九月初版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一輯

精裝：十五冊

定價：新台幣



版權所有

主編者：沈

雲龍

發行人：李

振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臺北縣永和鎮中興街99巷8號

郵政劃撥戶第二七八四號  
電話：九二—二六五九號

印刷者：美明美術印刷廠

臺北市康定路二〇二號

經銷者：全省各大書局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台業字第〇八〇〇號

汪穰卿先生遺象



汪君穰卿家傳 同縣徐珂仲可撰

汪君康年。字穰卿。一字毅伯。錢塘人。先世富藏書。浙西言藏書者。必數振綺堂汪氏云。父會本。廣東候補知縣。君童齒嚮學。文辭粲如。弱年補縣學生。尋遭父喪。益用讀書自涖厲。講授里閭。弟詒年洛年從之學。造詣日進。聲聞吳越間。光緒十五年。以優貢生中式鄉試。十八年。會試中式。格於事。以次補殿試朝考。三十年。授內閣中書。君中歲通籍。而澹然榮利。不事干謁。每痛國勢孱弱。務欲以辛詞苦口。牖啓人羣。嘗與同歲生梁君啓超創設所謂時務報者。倡變法。重民權。策頑警懦。強聒不舍。蓋我國更甲午中日一役。情見勢絀。士大夫漸悟閉關

自守之非計。顧靡所操持。卒無以返積重。逮時務報出。家喻戶曉。人心爲之一振。於是曩者晦盲閉塞之風氣。稍稍開矣。值政變難作。梁君亡命日本。君發憤撰中外日報。天下以爲公言。亡何。服官朝省。復先後刊布京報芻言報。論列時政。侃侃亡所顧憚。枋國者百計恫喝。屹然不爲動。繇是忌者浸衆。君彌自喜也。君治學篤摯。必貫澈乃已。治報之暇。輒罔羅百家雜記。舊聞新義。一一筆之於書。詒年掇拾叢殘。撰次爲汪穰卿筆記。都若干卷。其所爲文章。則哀集之。曰汪穰卿遺著。君以宣統三年九月十三日卒於京邸。春秋五十有二。無子。詒年以第四子德蔚後之。德蔚殤。乃以懋熙爲嗣孫。徐珂曰。予與君生同里。同舉於鄉。又同官內閣。顧不常

WT 203 / 150 /

見。蓋君之到官。予已引退。惟滬居過從數載而已。君和靖簡易。不屑屑自標揭。居恆感傷國事。疾首蹙額。常若負重憂於其身。抱負閔而溝會塞。會不得展布十一。塵乃託於文字。憔悴憂傷以終老。此誠不能不爲用人者致惜已。自君之歿。世變滋亟。兵革並起。黎庶亡所託命。君脫不死。其悲憤感激。又當何如。然則君之一瞑不視者。在國爲失人才。而於君則猶非不幸也。

# 汪穰卿筆記目錄

卷一 紀事

卷二 雜記

卷三 雜記

卷四 雜記

卷五 雜記

卷六 雜記

卷七 雅言錄

卷八 附錄

先兄穰卿生長廣東弱冠後遊歷大江南北各省又嘗出關至宣化而以居北京及武昌爲最久素性好客每至一地咸與其賢士大夫相往還酬酢聞見至爲淵博又勤於紀述朝有所聞夕卽記諸小冊上自朝政國故下至閭巷瑣聞無不備載身後掇拾遺編尙得數巨冊欲考知清末之政治及其社會之情狀者此殆其淵藪矣茲特將最後數年所記之二冊先行排印其中大半已見芻言報小半則爲芻言報所未刊并略加詮次以篇幅較長者爲紀事列卷一其餘則爲雜記列卷二至卷六

仍以國內事實列前域外見聞次之諷諭諧談等又次之卷七爲雅言錄紀載新舊書籍之存佚并源流兼及書畫碑版等蓋先兄於此等事特有偏嗜故別爲一卷不與諸卷相參雜也卷八爲附錄雖出他人手筆然先兄旣爲刊諸芻言報中知尙有傳播之價值故特列諸編末亦過而存之之意云爾

尙有三巨冊容續行校印作爲二集丙寅五月弟詒年謹識



# 汪穰卿筆記卷一 記事

## 蘇杭甬路始末略記

此路爲許英五路之一。其原因極大。其故實難明言。去年始知其實。僅視爲盛侍郎曾與立草約。或視爲平常要求而以爲可廢。此實吾輩之大誤。

當余居上海時。卽聞盛與蘇杭甬路約事。後報章又載合肥相國許英人承辦津鎮浦信滬甯蘇杭甬九廣五路事。雖其原由。外間未盡知。而其中有國際之關係。則大概皆知之。

顧自訂草約後。綿歷至久。光緒二十八年。有浙商李厚祐。擬自辦杭州城外湖墅至江干一段。而與銀公司將來所造之蘇杭甬路。首尾銜接。盛侍郎回言不能。惟此時卽聞盛之意。若全路自辦。當可辦到。不能截辦一段也。

乙巳光緒三十一年。春夏。湯贛仙張菊生二君在申。因美人倍次欲辦全浙鐵路。浙紳爭之。

力。遂駁不許。於是與同鄉諸公提議。浙江鐵路。歸浙人自辦。時余在京。以爲蘇杭甬一路。輻輳不清。安能謂之全浙路自辦。時盛適至京。乃往商之。亦以爲可。四月間。浙京官有大聚會。卽宣言此事。已而盛對余言。彼爲與銀公司合辦路事之人。則路約可廢一節。萬不能由彼說出。余恐事有翻覆。乃復函致盛。得其覆書。以呈同鄉。並持至上海。示諸君爲徵。其信今尙存公司。然盛語甚圓。惟言可自辦。而絕不提廢約事。按盛亦非有意相欺。大約謂一面自辦。一面再設法與英人交涉。或可得當。而後來事變。則非彼所料也。余彼時意。一面只自辦路。而外交事委重於盛。彼既有前說。必不能中途愒置。然不料後來之風雲。如此怪異也。

彼時忽有一怪事。則杭人孫某。忽集衆開會。宣告廢約。並電致各報。於是言廢約者。風起雲湧。若山西之於福公司。若安徽之於銅官山。直東江皖之於津浦。江蘇之於滬甯。莫不集會并演說。大放厥辭。幾於無報不載。無一日之輟不說。一若伊等之筆舌。可作數大用也者。

按此真大怪。夫經營此事者。我輩也。事既成矣。須伊等作此何爲。然伊等此舉。若無關繫。猶之可也。不知此事竟驚動外人。聞其時英領事謂人曰。中國人忽然如此兇法。不但要廢已立之約。且欲併已開辦之路而廢之。此何說也。

惟時余亦知朕兆之不佳。謂某君云。蘇杭甬路之自辦。試爲之耳。而伊等如此囂張。恐大爲害。奈何。某唯唯。余一人無如何。惟函致各省人之相識者。屬其設法鎮定之。然亦徒費筆墨而已。

尤爲失誤者。則京官同鄉。竟遞呈商部。請廢約。而朝廷亦遂下廷寄於盛。令廢約。殊不知此事須委婉。而不能用強力以責成盛。蓋責成盛而英不與盛商。則奈何。惟時盛在京。謂人曰。此事本來尙有法可想。自有此廷寄。而幾微之希冀斷矣。同時李伯行在申。對余則云。有此廷寄。大佳。如此。則我處反放鬆。可以卸責矣。李與盛二語。雖相反。然其意一也。

是年九月。余北上。在津探詢項城之意。知甚以爲難。至京。聞外務部亦然。凡外務部

偶然涉及廢約一事。英使即曰。此事我不知可否。請以公文來。吾當電聞吾國政府。外部知其意不善。即無敢復言。唐少川至外部。說亦略同。然伊亦不肯言約不能廢。但說英既未來催辦。浙人儘做無妨。

其時有一事略覺可慰者。則盛奏中言。已限怡和六個月不開工。即作廢之說也。然奏中未言怡和覆書如何。屢函詢之上海。不得覆。二月杪菊生來京。余以此叩之。菊生曰。曾以問盛。盛謂怡和覆書。謂耽悞之咎。由於拳匪。伊不任責。余曰。然則此事成泡影矣。菊生曰。盛謂伊必仍盡心此事。且尙有別法。至用何法。當時言之。今已不憶。是時屢有言用別法與之商者。或購彼料。或請彼工程師。然無有敢向公司言者。

丙午

光緒三十三年

夏間。又有一佳耗。

則有人

即訂九廣路約

謂舟中偶詢濮蘭德君曰。九

廣事定將何如。云即定蘇杭甬正約。龔曰。浙已自辦。如何。濮曰。此係據前約應辦之事。不能管他。龔曰。貴國何必與浙人爭此路。濮曰。此卻有一法。因此路非吾國人注意。非若九廣也。然不能憑空廢約。須以金贖回。龔曰。須若干。濮曰。二三百萬。此事余

亦函上海。然未有理會及此者。而蟄仙尤以力拒外人爲能事。英領與濮見浙撫張公。而蟄仙屬張公勿見。後以外部電始見濮兩拜蟄仙亦不見。并不答拜。於是補救之法。一無可施。

是年五月間。某君又至京。余問廢約事萬無辦理。而浙人以爲必能。將來必大轟鬧。如何。某曰。此復何策。惟有聽其所之而已。待大礮轟時。必有辦法。余聞其言。嘿然而已。

此時浙人以廢約爲必然之事。或爲已然之事。而不知其影響全無也。

余自乙巳北行後。留心此事。凡外人之情形。政府之意見。以及補救之法。偶有所得。

卽函告某君。以達於蟄仙及公司中人。其不逕達蟄仙者。以蟄仙惶恐更無效也。亦

告一二不意凡此等語。均未見覆。亦未見有來函商議之處。余自覺沒趣。故自丙午

秋後。漸少言及。然猶時報告。直至丁未光緒三十三年七月出京時爲止。計前後五後風潮

起。蟄仙總以伯唐不先相商爲辭。余謂伯唐雖不告。而我則於伯唐未與英使訂約

之前。屢函言之矣。螫曰。我不知。余駭曰。吾歷函托某君轉達之辭。豈皆未達乎。螫曰。吾皆未聞。

丁未春。政府召伯唐回國。凡英使來催訂合同。外部卽以俟汪使回答之。蓋以浙江之棘手題目。應使浙人當之。

已而伯唐到外部任事。接辦此事。時已六月底。甚秘密。余詢之。亦不答。惟說甚難。余曰。螫仙等皆持拒款主意。宜與說好方妥。伯良久。但瞠目曰。如何說法。

七月二十三日。余以京報被停。出京謀復舉。八月初。伯唐使英。此事卽日交梁崧生侍郎接辦。蓋伯唐之經理此事。始終不過一月。而其合同。大與九廣不同。已見所印蘇杭甬路事案中。後來梁辦。竟廢去另訂。此節予已函入京始知之。亦深怪伯唐之不相告也。

至八月杪。訂約之事宣布。惟時余適自申至杭。或有問者。余以爲伊已知近兩年歷史也。乃曰。上下因循致此。亦復何策。惟有將合同情節減輕。少受害而已。不意此語出口。聞者卽已大怒。以爲余之胡說。

於是杭中謠訛雜起。適有一工頭卹某病瘡。被業西醫劉某藥誤死。方欲控劉。此係新聞。以中外報得第一大新聞。以說是病也。值路事起。蟄仙卽遣人屬其家人。改說是殉路。則名美而有利。其家亦欣然從之。

蟄仙遂因此以激動風潮。後之湯工程師以他病死。亦置諸殉路之列。此次風潮之廣博宏大。殆不可思議。於是遂有處汪以鑄鐵像暗殺掘墳扮戲等之事。

最可異者。余至杭之故。蟄仙知之。蓋余將恢復京報。蟄仙允助五千。適得京電促往。因赴杭索蟄仙此款。而蟄仙乃暗佈謠言。謂余是替伯唐運動而來者。又嚇余曰。君宜速行。人將暗殺君。然余以辨報故卽行。非爲蟄言也。

至數月中之大小設施。則已見各報。不必余述。惟時有三數人知不應如此辦者。亦以被懾而止。不敢吐一言。最奇者。人人皆以爲怡和已默許限六月不開工卽停止之說。而盛絕無一言。亦無他人將實情言之者。此如見勇士誤持中斷之刀。任其挫。致敗而不一言也。盛至漢口。猶力言怡和已允。直至京始吐其實。此真千古疑竇。

按此係盛事。或謂盛後來所出之信爲捏造者。則非也。

事勢相逼既甚。乃有命派代表之事。遂公舉四人任之。四代表及書記既至京。外務部悉以關此事之重要文件示之。代表瞠目相視。不復能有語。乃成部借部還之事。其歷史由楊君廷棟宣布。詳述自李盛唐三公及汪梁訂約之事實。惟以不先告同鄉一層爲汪罪。

至己酉宣統元年春。螫仙忽有電及信致京中同鄉。旅滬學會亦有電致同鄉京官。大率皆言應逐汪盛。勿得踞郵部。並言京同鄉官有電至申屬爲之。然京官實無此電也。螫仙又直致政府一電。均載各報。

四月初六。京官出知單。約同鄉會於下斜街全浙老館。余問提議何事。曰無他。不過集股催股而已。殊不知中有祕密布置存焉。故徧召同鄉而獨不告汪。中有紹人田某。螫仙之特派員也。然伊不認爲螫仙派。但云有事來京。適值此會。故來觀盛舉而已。而是日提線索者。則爲翰林朱福詵桂卿。並挈其子至。俟諸大老至。則引田見之。



俾先述浙路事。田乃言蟄仙如何勞苦。如何節省。如何任怨。故路非彼辦不可。頃之集衆演說。田又言今非急集新股不可。若蟄仙去。不特新股不可得。即舊股亦思抽回。甚可慮也。語至此。截然止。若有人約定續其後者。果然。朱君言吾輩本與汪某無意見。此事亦不能咎汪。惟吾輩爲大局計。則應勸汪離郵傳以保路。衆叩其策。則曰。同鄉以函勸之。或面勸之。或遞呈政府。（朱有意見書略與此同）余即起言曰。按旅滬學會謂汪賣路。湯電則謂與盛捏造要函。是皆非僅僅離任所能蔽辜者。宜請派大員查勘。如確有其事。應與大罰。衆人聞余說。乃俱謂此決無有大衆初不疑及此。無庸提也。余乃不言。衆亦未議決而罷。

余勸伯唐奏請解任待勘。伯唐先亦欲辭職。而慶邸不謂然。但言不必理他。余謂盍竟自爲之。伯唐云不能。現邸不謂然。即強上摺。亦必擱起。

蟄仙致政府電。實爲可怪。蓋攻盛注不宜在郵部。亦足自成其說。惟此宜堂堂正正言之。乃拋荒正文。而別尋蹊徑。指爲袁黨。又謂監國應念鶴原之義。讀全文無非挑

撥激怒。誣捏挾制之語。此真非吾輩俗見所能測者。

蟄仙之目的既不達。則無論黨湯者。惡湯者。皆以爲彼必力辭路事。而抑知不然。蓋彼於杭開大會之前一日。忽至申堅約某君至杭赴會。並爲臨時會長。夫蟄仙果願去。則何必有此佈置。某君亦知其意。故答之曰。吾不能往。以吾若主張留君。則君固日言勞頓矣。吾安忍以此苦君。若不留君。則欲留君者方譁然。吾惟有謝不往耳。蟄仙遂嘿然去。

顧開會之先日。已有人徧發傳單。言不得另舉總理。有不附和者。其人卽爲賣路賊。比開會。甫入坐。卽有千百人大譁。言應留湯。董事會衆。應之稍遲。卽大見斥詬。謂湯總理爲吾浙辦事。如此勤苦。而君等不卽留。豈尙不以湯爲然乎。董事會無稍異言。亦極贊同。於是是會也。本以定總理爲目的。而後竟不復提。以致副總理欲辭職。亦不能言云。

秋間蟄仙得雲南臬使之命。於是揣測紛紛。有謂彼必應命者。有謂不赴召。亦不辦

路事者。有謂必始終於路者。蟄仙對人言。亦不一其說。而後來辦法。乃皆出人意料之外。

有一事最奇。孫士頤者。於吾宗爲疏親。然素習於伯唐。戊申回杭。蟄頗與聯絡。然不過平常待友朋之道待之而已。今年孫又至杭。蟄乃極意相待。宴設優頻。數日。蟄以事赴申。孫亦刻日將去。蟄至申。特電留之。云尙有所言。且俟看潮。至期。蟄果至。日事觴咏。孫意蟄知彼將入都。必屬其釋言於汪。乃絕不及此。無幾。又赴申。孫不日繼至。甫入逆旅。則蟄已來約西餐。孫謂必將有命。而餐燕累日。亦都未及。一日。酒半。約同車赴愚園。孫謂彼或擇靜處相語。亦無有。次日。忽約同至南翔。南翔鄉野。無足觀覽。孫謂其有謀野之獲。亦不然。但言明早返杭。再至京相見而已。孫謂無事矣。夜回客店。則又以名刺親至辭行。孫次晨詣車站送之。孫時大悟。曰我真愚。湯君之厚我。卽暗以和解於汪托我也。豈待明言哉。孫至京。卽往伯唐處。且以湯雅意告伯唐。伯唐頷之。然湯至京。拜孫。不拜伯唐。伯唐往拜。亦不見。對人曰。吾焉敢見如此大官。孫至

此始知湯前此所爲。全是空中布景。賢者不可測。一至如此。

今年劾盛一電。則尤失之拙。蓋謂盛誘我浙人於拒款之途。是直自處於被給之列。則從前之爭。皆爲錯誤。此實自破藩籬。誠不解螫仙之拙。一何至此。

以上皆言其對於朝廷。對於大局之未是。至其辦事。以表面言。勝於他處多矣。其刻苦節省。決非他人所能及。惟有人言其辦事錯誤之點。亦不妨略舉之。以供研究。一勞苦太甚。而實有過分之處。蓋螫仙性不能任人。無論何事。皆欲過目。於是分任之人。既無專權。卽無責任。而無事不待總理以舉。既勢有不能。卽懸事以待。而延擱多矣。甚至一條子。一信面。亦須自寫。每日之報。悉須覽閱。徒勞敝精神。而爲功蓋寡。一則與商人太不接洽。自去年大會。不舉總理以後。而著名商董數人。均登廣告。辭商董之事。問之。則謂湯君賢勞。吾輩咸所敬重。願吾輩欲陳之事。悉不能自達。與其將來坐誤大事。不如早辭爲幸。聞向來董事等。見總理欲有陳白。螫仙卽先自大發牢騷。以訖其去。人之言闕不得出。後有人請其以五分鐘之時間。容彼陳說。乃未及二

分。而螫仙已以語相隔斷。而學界中人。以極小之股。而專執其權。雖螫仙亦不能自脫。可怪也。一則對於外人。不覺隔膜。螫仙本無外交才。故對於外人。惟以抗拒爲唯一手段。而一無操縱之術。不見濮蘭德。固爲錯誤。後來對付洋工程司。亦是如此。故動輒齟齬。

總之螫仙之於路。究欲始終其事乎。抑欲借端自脫乎。其對於汪盛。誠惡而思去之乎。抑以爲題目乎。外交之爲難。彼誠不知乎。抑故意示異乎。吾輩淺人。實不能測。惟有可斷言者。則螫仙之識見。才能經驗。實不能辦此事。且相去甚遠。觀彼於對內對外。絕無可法。惟知說蠻話爲種種挾制之計。亦足知其無能矣。

至政府對於此事。則尤無可言。並未嘗以大局爲意。以事之妥貼與否爲意。惟知敷衍。敷衍不成。乃至決裂。於各方面之如何。亦極不研究。夫何足云。

最可嘆者。則凡官界學界商界。以及事中事外之人。至今無人肯徹底研究者。惟隨時上下而已。吾國人如此。何以自立。

以上不過言浙路近年之情狀耳。至全國鐵路自辦一事。發起於浙。而踵於各省。今反覆研究之。乃知其爲大謬焉。試列其說如下。

一 全國自辦鐵路。非獨中國無此財力。卽各國亦不能如此。而勉強爲之。耽延時日。轉致糜費。且有各種影響。

一 我國實無辦此事之人才。蟄仙固未足副其任。而已遠勝於各省。各省則惟知攫金錢者甚多。故無一成績可言。

一 分省之誤。不特此宜以路分。不宜以省分。而因此益深分省界之習。且將來必致因分省界而各據其利益。事愈不可爲。

一 冒稱商辦之不正。按此事應由國家劃定若干路。若國家不自辦而招商爲之。則必以大商家數人主其事。而招股以足之。始可云商辦。若憑空以一二紳士主辦。名曰公舉。實數人主之。其後則漸落於全省有勢力人之手。或爲刁紳劣監。分頭把持。則爲禍更烈。今各省或未至是。然觀此據彼攻之象。則距此亦不遠矣。

以上四條。言前此主持之誤也。而最誤人者。彼將以招股爲主。其辭或過激。謂借款辦路卽路亡。路亡卽國亡。其實善爲之何至此。京漢京榆。固未亡於外人手也。更有打破後壁一語。則設如我不善自爲謀。他人只一舉手已爲所得。何待造路開礦之紛紛哉。惟數年以來。我國以自辦鐵路。語言過激之故。外人遂指我爲排外。不幸而與英交涉最多。於是中英之交遂疎。日本乘機益親英。關係甚巨矣。

### 記賠款鎊虧之爭執

庚子賠款載於約章者。實庫平銀四萬五千萬兩。然後來由上海道按月付款時。仍須按金價伸算。如金價貴則須另籌款以益之。所謂鎊虧是也。於是江海關道今山東巡撫袁公起而爭之。各督撫亦有電外務部爭之者。且與外人約。於此爭執期內。按月應解之款。暫存銀行。俟議定再撥付而認其息。後外務部與各國公使再三辨駁。卒不能勝。遂飭上海道如數撥付。然因此波折。既須付數月息錢。又適當金價漸長之時。多付之銀。殆數十萬。而各署所付電費。尙不在內。一時聞者莫不扼腕。以爲

約文明白如此。而吾外務部猶不能得之外人。爲可恨也。後余入京。細訪其事。始知竟無從爭。且轉爲外人笑也。蓋初寫正約時。各國咸照其本國幣制書之。如英爲若干鎊。俄爲若干羅卜之類。合肥相國曰。此真囉嚇。合之吾國之銀。究應若干。吾觀之殊不了了。意兩宮亦必不了了。於是各公使商量久之。各合成中國銀數。攢湊併合而去其奇零。始合成中國庫平銀四萬五千萬兩。告之合肥。又恐吾國之遽以銀數計也。復注曰。卽英若干鎊。法若干佛郎等語。合肥遂命書於約後。各使慮吾遂以銀計。見合肥必伸言之。合肥必唯唯曰。然。各使終不釋然。遂促合肥作一函與領袖公使。聲明賠款載約章者。雖作庫平四萬五千萬。然按月付款時。仍須以金價高低爲伸縮云云。試問如此鐵版注脚。尙何從爭執。竊怪袁公爭此時。外務部何不竟以此告之。豈袁知之仍欲固爭耶。抑外務部始終未以此告耶。誠令人不解。惟因此一爭。袁又得數月賠款之利息。又得大名。亦倖矣哉。



近來美國以退還賠款。大得感情於我國。願其還我賠款也。嘗虛懸以引我。而不遽予也。始則微示其意。而使我就之。既就之矣。則又限我以用此款之途。又久之則曰。必用之教育。至去年則又進一步曰。將設大學於美國。而使我之人往學焉。而由此德遂設大學於青島。而使我以學生往。英亦設大學於香港。而使我以學生往。吾不知此於吾國前途關係何如也。而我朝廷感之。我社會感之。我學界商界中人。且舍近年工約之意見而感之。一似美之此舉。義聲直震天地矣。

抑吾有疑矣。彼其還我賠款也。非謂不取我賠款也。謂彼時誤算多取。今劃其多取之數。使我按期得扣還也。夫以理言之。則彼先時不應誤算。今覺其誤而還之。我謂之正直可矣。謂於我有加惠則不可也。吾外部謝其使。吾出使大臣謝其外部足矣。而又派專使焉。而又因是大施隆禮於其艦隊焉。最奇者。當美之艦隊至廈時。吾上海報界公議電致其統將。代表國民謝意。無乃使彼失笑歟。其奇之又奇者。則浙江洋務局員王某。忽擅請於浙撫。亦發電往也。夫各省之事。皆統於中央政府。中央政

府已派專使往謝。則各省在其中矣。而忽然中間一省自行往謝。不知全球各國中有此規矩否。

以予所聞。美之還美款。別有因也。當辛丑和約將定時。慶邸以賠款爲太鉅。或獻策請與美使商之。美使曰。此事宜再與一二國商妥。俟公晤時。貴王大臣先以此意相請。有二三國應允。則他國不能立異。斯事濟矣。我國與貴國最親睦。當首先應允也。緣是之故。美國以此事當辦到。暗中特續增其數。以備減削。不意慶邸未以此事告合肥。合肥已以賠款大數電告兩宮。已得允諾。事遂作罷。然美人續增之數。則仍算入四萬五千萬兩之內。故有核還賠款之事。

又所謂退還賠款者。非美人以現金若干還之我也。不過使我於每年應還之大數中。得減若干耳。吾國近年支持賠款。不足已甚。得減若干。殊未有盈餘之可言。（譬如每月應還人百金。而力僅能籌七十金。即使人允我每月少還三金。向之月短三十金者。今不過改爲短二十七金耳。雖於羅掘之力少紓。而其爲短絀則一也。）而

吾國人都若已見爲有此金者。或欲得以辦東三省事。或欲得以治陸軍。抑何可笑。轉輾之間。而用此款之權。亦卒爲人所限制。無絲毫自主權也。

### 記道勝銀行之存款

光緒二十一年。我假俄法四萬萬佛郎。爲還日本之需。其實皆法之款也。俄於其中。劃留庫平銀五百萬兩。爲與我合開華俄道勝銀行之用。並立約五條。約文粗略。並不言銀行如何辦法。亦不言俄出資本若干。時我戶部中人。有言應定合辦之法。並詳細條文者。翁相國時爲戶部尙書。斥之曰。與外人交接。以少與作緣爲是。遂悉聽之。顧俄人仍歲計其盈絀。而以應得盈餘歸之我。彼時戶部劃作何用不可知。辛丑以後。張治秋尙書辦學務。以款無出。奏請撥道勝之息。爲學務之用。嗣後每年皆由道勝歲計盈而付之外務部。外務部轉交學務處。惟其數多少不常。多時爲二十餘萬。少時止十餘萬。或數萬。近年乃幾至無有。不知吾國學務。將來又恃何款舉辦也。甲辰乙巳間。（光緒二十及二十一年）忽有俄人已將此款乾沒不認之說。其事竟

登諸順天時報。而曾君敬詒亦力言之。且謂宜令各華報登載其事。余問諸學務中人。咸曰並無此事。如無此款。則年來何所取辦。余以語曾。曾曰彼等烏足知此。學務之需。出各省籌濟耳。余又以詢學務處之會計楊君。楊曰實取之道勝。以年年皆與外務部人接洽也。余又語曾。曾笑曰此或道勝補付庚子以前之款耳。若近年必無之。余又詢楊。楊不能言其詳。後遇外務部饒君。始知確係道勝每年付盈於外務部。又轉付之學部。而曾君必如是言之。異矣。後乃知中有利其事者。以訛傳訛。而散此謠於外人。而滙豐與正金欲乘此擠道勝。故如此耳。

尤可異者。都中士大夫多謂道勝之五百萬。實係虛款。我國並未撥付。俄乃虛記此數。而歲撥所盈畀我。買我之歡耳。噫。彼豈知此款實在俄法款中撥付乎。且我之於俄法款也。按月付息四釐。今道勝則多時不過四五釐。少且無有。俄法款按限歸清。道勝款既無歸期。久且無着。是吾國卽此一事。所受虧損。已不可勝言。而悠悠之口。乃謂之虛款。怪矣。

## 記股票投機之害

以各種大公司股票之漲落。吸收人財。使人以千百萬倒入其中。此事歐洲人時有之。雖無賭博之名。然實與賭博無異。各國常思禁之而未得策。蓋彼弄機至巧。雖明知其姦慝。竟無法以制之。逮至今年橡皮公司價格之漲落。吾國商人受累數千萬。市面爲之震動。茲將逐年所聞。略述如下。

前有耶松船廠股票。驟然加價。甚至廠中常用之律師某君。亦以爲信然。其文案蔡君。方以賣空法賣去若干。某大怪責。謂其爲此顛倒事。蔡則速更買之。已而得英倫消息。言此項股票已大跌。經理亦無報告書。在上海之華洋商人。受愚無算。

公和祥股票者。爲上海怡和洋行。及其各種產業股分。每股一百兩時。華人所購者。稍知商務之人。咸謂苟能得其股過半。則權即入於華人手中。不特租界中重要產業可以收回。且產地多扼要。若建築物業。大可獲利。因勸人廣購。是時忽有印傳單。分送商界者（似出西人手筆）。大略謂。主此議者。實有意愚人。宜加審察。華人見者。

以爲必西人忌此事。故爲此。後乃查知該洋行原訂之合同內。有一條謂公司中但佔一股。其權利仍與前無異。（按此語甚奇。不知確否。）於是華人乃知前此計畫之誤。而存股票者。以銀行限期到無款籌還。則跌價售之。各人一聞此信。於是賣者紛紛。遂自每股一百四十兩跌至五六兩。大商家因此倒者紛紛。

藍格紙者。近數年頗盛行於上海。凡有體面之商人。鮮不買藍格紙股票。蓋美國某處煤油公司之股票也。自一百兩漲至四百兩。至今年校者按查謂宣統三年則直至一千四五百兩。傳言煤油礦中忽得金剛鑽礦。聞者皆動心。五月間忽聞礦漸枯竭。遂跌至一千一百餘兩。

最受害者。莫如今年之各種橡皮公司。公司約七八家。有謂怡和洋行所辦者。有謂某某洋行所辦者。大率皆指上海著名之洋行爲旗號。故銷路甚易。至各公司有雖種樹而未出貨者。有僅有曠地並樹未種者。而售股票時。搖煽之法甚多。有每股十兩。遣人在外揚言股已售罄。遂增至二十餘兩。又如口口人壽保險公司。以五兩之

股。先賣二千股。並須先定。故未出票之時。已逐漸增其價。即令人在外收股。人見股分價加而銷速。謂必大佳。即將股存留不肯售。殊不知公司實遣人乘衆人相信之時。陸續售去八千股。每股賣二十餘兩。已而漸跌至十餘兩。又有公司當賣股時。聲明只賣十二點鐘。果皆信之。爭往購買。未屆時股已罄矣。

此等狂妄舉動。華人亦有漸覺之者。遂亦步武其法。若吳口口關口口等。其中亦有以己受於人者。復以取償於人。此等心術。在本人藏之甚固。然旁人已如見肺肝矣。據聞華商受橡皮公司之累者。殆二三千萬。而欠銀行者二百餘萬。顧其如此牽動者。則以從前業此者。或未結帳而倒。則但其同業而已。果已破產無款。人亦何策能逼其出。極其至不過以命殉之而已。此次則在股分公司結帳以後。洋人爲此者。已席捲而去。而所欠者各錢莊也。華商受虧損至二三千萬。宜其大現虛耗之象矣。顧華商之力有限。安能購如許股票。則又有人以全力爲之。不意已受其禍而害及全市也。

有陳逸卿者。閩人。父居寧波。遂入寧幫。陳任二三處洋行買辦。而正元復有大股分。故在華洋商界。皆頗有名。陳見橡皮公司大有起色。遂思以術博取巨資。則誘正元。元康謙餘之擋手跑街人等入股。故有時應付款時。則十萬二十萬不難一呼而至。銀行見其如此。以爲陳某多金也。甚信之。陳誇股分之利於口口二班之前。曰。如此大利。君何不爲之。今吾與君共爲之。利害同之。可也。逾日走告二班。曰。大幸。此次所爲者。結帳可得二萬。當以一萬歸君。二班大驚。既以陳爲殷實商人。且謂其老實。必不欺人。故彼挪口口款至數十萬。他人不能也。及股票跌。陳之數最多。陳乃思得最奸詐之法。以遠期票易他人之現銀及卽期票。又與某洋行買辦串通。以三十天期票出貨。(向皆五天期票)卽以所出之票。向銀行押款。計兩家約一百數十萬之多。既到手。卽逃去。於是正元遂倒。而莊中大股東南潯富人邱某。遂大受其累。欠銀行及內行外行共數百萬。市面虧倒。既如此之甚。於是商會創維持市面之說。由上海道向匯豐等銀行借三百五十萬與各錢莊。以維持市面。後匯豐以三錢莊欠彼一



百三十餘萬。遂扣起不付。此事人多歸咎於蔡道。謂私家所墊之款。斷無由公家代還之理。

至匯豐扣款之故。據聞因自倒帳後。匯豐忽將某錢莊之莊票退回。計有十萬之譜。其措詞則謂現在莊票一律不收。故只得一例看待云云。然此莊乃寧波方家所開。聞言。乃立籌現款十萬給與匯豐。以保信用。然各錢莊皆怒。謂向來莊票斷無退回之理。乃於六月底歸賠款時。相約不解現銀。將市上匯豐錢票搜盡解去。致匯豐亦小受擠軋。匯豐頗以爲恨。故扣留一百三十餘萬。實有意爲難也。（按以上但雜據所聞書之。未能首尾考訂翔實。聊備研究可也。）

### 記銀號倒帳事

去年校者按蓋明宣統二年以來源豐潤厚德義善源疊次倒閉。市面震恐。然推原其故。則皆經理人恣意揮霍挪移所致。茲姑舉所聞列如下。

源豐潤用事之人爲陳子琴。前以欲私爲投機生意。而以源豐潤號中多舊人。恐有

阻礙。乃懲店東嚴子鈞與葉姓別開一錢店。其資本則嚴七而葉三。陳遂恣意挪用。擲之橡皮公司。股票幾三四百萬。橡皮股票既大跌。影響遂及源豐潤。虧倒之機。已伏於此。

上海義善源之經手人丁价侯。亦虧空至百萬。此次之虧倒。聞實京號與丁串通爲之。故一切皆已預備。尤奇者京號被封之日。號東李氏竟不之知。蓋去年義善源全仗交通接濟。後李以郵傳部查問。乃即停止。是日王以他處匯款八千金不能應付。請諸李。李仍命王自籌。王固言不能。李怒曰。汝爲總理。何并此區區之款不能籌出。王遽謂如此則惟有請封之一法。李一時忿激。乃曰。任汝爲之。願未知王已有預計也。王走出。即赴警廳請封云。

又聞兩號之失敗。別有一原因焉。則兩主人翁官氣太重所致也。源豐潤爲甬人嚴小舫氏所開。嚴起家於商。後入官界。沾染官氣甚重。舊時夥友。參差不相入。而便辟之徒。乘機而入。日相親接。於是各號重要位置。多爲此輩所據。稍樸愿者悉致疏遠。

而生業遂日卽空虛。至李氏則以門第之煊赫。直視夥友如奴隸。頤指氣使。無所不至。李偶宿店中。深夜由外歸。須全號人皆出迎。故夥友頗恨之。遂致一敗塗地。

厚德銀號爲前江海關道蔡和甫之資本所開。京號早經停歇。惟上海一號猶經營如故。蔡歿後。其第三子見機。卽遞呈南洋大臣。言己所應得厚德之一股。情願讓與兩兄。不再過問。以後如大發達。或遭失敗。均與己不涉云。時端午帥爲南洋大臣。頗嘉其讓產。然聞現在經理人王錫五被順天府拘捕後。且曰。若果急我。我必設法累及三公子。不能使彼獨逍遙事外也。此輩存心之奸惡。於此可見一斑云。

近年倒帳之事。最早者爲晉益升。其經手人爲熊某。先是江西人劉君。爲寧波某縣知縣。以縣中匯錢糧至省。每苦錢莊之遲兌及減平壓色。因恚曰。與其受若輩氣。我不如自爲之。猶冀得十一之利。遂出數萬金俾其壻熊。設晉益升於上海。偶劉之子江行。遇同舟一人。甚相款曲。後乃言將營商業於上海。尙少一來往之錢莊。劉子少閱歷。深信其語。遂作函與熊。屬許其通挪。以五千爲限。後其人業敗遁。僅晉益升一

處已欠萬餘。熊函劉子言此由君函屬。責任應歸君。劉子以函屬言五千爲限。故五千以外不能認。二人乃大爭。而翁堵感情亦大傷。劉恚曰。既若是。吾亦不願爲此。卽停閉可也。頃之熊致書於劉。言現查號中放款欠款若干。若停閉。則放款不能收。而欠款則須付。故除資本不能收回外。尙須付銀數萬。始可無事。劉大怒。後經人調停。乃使劉以晉益升付熊。不出分文。亦不收分文。以後盈虛與劉無涉。於是熊不費一文。坐得一已有成績之事業。可謂大幸。而晉益升乃爲無主人翁銀號。亦足怪矣。熊性無賴。不事其事。專恃狡獪爲生活。又時思運動他業以博大利。在申日事博飲。不數年遂失敗。然猶牽及劉姓。劉以早項與熊爲辭。時蔡乃煌爲上海道。批稟謂出頂一事。既未存案。又不登報。礙難作準。幸劉爲官場中人。尙不致受累云。

以近日人心之險。錢業辦法之架空。故有資本者萬不可輕於嘗試。建德胡二梅君。老於上海。見人輒以此爲戒。有宦成歸者。告胡言在鎮江設錢莊事。胡曰。此禍水也。破家之慘。在此一舉。某爽然曰。今已布置奈何。胡曰。宜速停。損失尙小。然已恐失去。

數千金。某以招牌尙未懸。尙未與人往來。何至是。及令停止。經手人來言。果已失耗數千。詰其故。曰。設肆必於某鬧市。其地適無空屋。吾百計營謀。以數千金與某店使。他遷。吾乃租其屋。又肆中不可無妥實之人司帳。今適無其人。吾乃潛約某肆中人出。又費若干。加以修屋招人雜費等。所用巨矣。某默然。乃服胡君之言云。

章程之善。莫如山西某票號。故二三百年來。鮮有敗事。寧紹且不如之。若津幫。若漢幫。若鎮江幫。更自檜以下矣。西幫之制。凡各處號中掌櫃。既極精選。大率自幼卽在本家中服役者。派出時。其人舉家費用。咸東翁管理。及召回。則其人與其物裝。均先至主人家。聽主人檢驗畢。方得回家。各號之掌櫃。咸三年一調。不使久任。故有弊亦不能甚大。又號中每晚十二下鐘。必上鎖。若有一人不歸。必須報告。又來往信札。不得及時事及官場人物。其嚴密如此。故雖不能大擴張。然亦不致傾倒。其他章程尙多。惜未能窺全豹云。

### 記上海信昌珠號被騙巨款事

上海信昌珠寶號。爲蘇人所開。其擋手則陳姓也。庚子夏間。我駐美使館參贊壽金甫太守回國過上海。以向與信昌往來。故與陳盤桓頗洽。壽因言與上海美國所開益生洋行之總管佛裴克論。佛裴克將回國。頗願與信昌作一大交易。陳因於西五月六號。偕壽至益生見佛及其弟二人。亦言及此事。已而佛及行中華帳房關子平。同至信昌。議定代售珠寶一節。言明如能銷去。照價付銀。如不能銷。原貨交還。所有關稅水脚保險等費。信昌不管。貨價亦不起利。訂定照限。售多之款。均歸該行所得。或付銀。或退還。言明七個月清楚。旋於十八號。該總管派一洋人。偕關帳房至信昌。選取珠十粒。寶石二十二顆。共計價銀二萬七千八百二十九兩。取去後當日擊回該總管簽名之收單。嗣至七月初。陳至該行詢問。據云外國收貨電已到。俟銷去即可如數付銀。以後月去數次。均據云已交該行總董看過。不合用場。擬轉寄英國銷售。陳告以不必轉寄他處。如美國不能銷去。即寄還可也。該總管云。如不吝惜水脚等費。稍緩時日。必可售脫云云。他日又去。該總管之弟。適於是日回國。云遲至回申日。

或貨或銀。定可了結。不意回申後竟不至信昌。陳於他處查悉。卽往催問。據云初返申事繁。稍緩當至。數日寂然。又往催問。云近因行中遷屋。兄又爲議和事北上。回申後定可了結。三月十一號。陳又作函去問。無復信。隨後親自去問。又約次日回信。信上寫明一禮拜內清楚。不意又失約。二十五號又函催。仍無復信。又至彼行。則佛之弟亦已動身北上。迨至四月一號。陳始接伊在煙臺所發之信。約十日內到申清理。後悉其已至。又往理論。不意惟佛一人回申。又云俟弟回申料理。故延宕至今。陳乃延坦文律師向美領事署控告。旋訊問兩次。據美領事批。該行與總管所立合同。僅有經理權。並無經理總權。所有請由該行賠償之說。作爲罷論。坦文律師代爲稟控。駐京美公使。仍不見理。余亦與陳君諗。陳以是告余。余爲計云。宜另請一律師作函與美領事。謂奉斷云云。雖無權能自伸其屈。然吾華商人同抱不平。擬登告白於歐美各大報。詳叙此事。且云凡以後華商與美商往來。須調查行東與總管所訂合同。該總管是否有經理總權。再定交易之辦法。如果登此廣告。則於美之商業必大損。

害。該領事不能不思轉圜之策。萬一仍置不理。則更函告於美之商會。必不能不理矣。如竟不理。乃依言行事。惟有一最要之語。則告白宜詳。宜多登。宜登大報。切不可惜費。願後陳覆余曰。商之同人。咸謂此事損失已大。若再爲之。倘有意外。不更受虧乎。余曰。此事除登告白須費外。餘何受虧之有。且余以詢友人諳律師事者。亦謂除此更無別法。然陳等卒以畏事惜費。隱忍而罷。此足見吾國商人之無遠識。爲可慨也。余按吾國與外人交易。往往有信之過甚。太不謹慎者。如明明爲此種貿易之洋行。忽與作他種貿易。而又不明立契約。萬一遇姦人。資貨無著。則行東不肯賠償。亦固其所。至收條之簽字。亦大宜審慎。萬一事須涉訟。而問官謂此非行申之據。則訟不得直矣。至信昌事。於理除請賠款外。亦須請治佛裴克誑騙之罪。此領事不能護庇也。而竟不及此。蓋吾國商人僅知追回資本爲一大事。殊不知退回資本。此有形者也。其益有限也。若嚴懲姦惡之外人。此其益乃絕大絕遠。蓋不加懲創。則此等姦惡之人。方謂吾國人但顧資本。不知懲治罪人。則益無忌憚。後此且屢爲之矣。又余



聞人言。佛裴克以此術誑取人財。自漢口至上海。不知凡幾。倘一處由行中代償。則各處援例。行中損失甚大。故美之使領。盡力駁斥如此。蓋美人保護本國人權利。向來如此。不足怪也。

附担文律師代信昌珠號投駐京美欽使上控美商益生總會稟

原告上控各款如左

一、此案應請復審。所有一千九百一一年九月三十號。美總領事古堂諭。并請駁不作數。

二、原告係華商。在上海做珠寶生意。

三、被告係美商總會。在上海開設益生洋行。

四、此次控法。兩造律師。彼此商定。經原告律師於開辯時聲明。

五、一千八百九十九年八月十二號。益生總會與佛裴克簽訂合同。由被告在上海租屋開設益生洋行。租價由總會照付。

六、總會於合同內。與佛裴克訂明作爲益生行之總辦及經理人。月給薪水金洋二百元。

七、總會會長曾准佛裴克布告大衆。謂益生行係該總會所設。由該會主持辦理。該行經費及賃屋所需。由總會照付。行中賽貨房所需。亦准支銷。

八、凡寄滬轉運至總會。或益生行各貨。佛裴克有權代行提收。

九、總會所設益生行。佛裴克既有前項辦理之權。復有伊弟愛裴克幫理。而行中生意。亦有伊弟兄會同出面辦理之處。如此會同辦理。係會長及會中所准。美領事亦云有會同之權。

十、一千九百年五月十八號。原告有珠十粒。寶石三十二塊。定價銀二萬七千二百八十七兩。交被告所設之益生行代售。其所議辦法。已於稟中第三四兩款中敘明。其交珠寶時。以佛裴克爲該行總辦及經理人。

十一、前項珠寶交去之後。既不付價。亦未將原貨交還。

十二、查交珠寶時。曾取有收條。書有益生總會所設益生行寶貨房字樣。並由該行經理佛裴克簽字。

十三、查前項珠寶係寄至美國之爵那司南勃行。該行曾入總會。

十四、原告曾在上海美領事處稟控。向被告追償。於一千九百一一年七月二十三、二十四等日。由美總領事訂訊。

十五、一千九百一一年九月三十號。美總領事判斷。以原告所指裴克爲被告經理之證據不足。不能准追。

十六、原告以美總領事所斷。與律不合。與供不符。前項堂斷。應請駁不作數。或請復訊。其所以不服之故。

一、美總領事斷稱原告必須將裴克有經理總權。及所作所爲。應可責成該總會之據指出一層。該領事實誤會律意。

二、美總領事所斷原告供中。並未將裴克有經理總權證實一層。該領事實未將供

詞詳細核明。

三、此稟第六八九三款內。指出裴克弟兄經理總權之證據。美總領事以爲不足。由於美總領事未諳律意。

四、美總領事以被告另有密囑與佛裴克。原告不能向其控追。又以裴克僅有辦賽貨之職。而無經理該行之權各層。均於律未諳。

五、美總領事謂裴克即使係益生經理。亦無收賣珠寶之權一層。於律不合。

六、前項收條。美總領事以爲非總會所出一層。與供不符。

七、被告既係總會。凡會中之人所爲。即係總會所爲。

八、查會中之人。曾有與裴克訂立合同。託其經理買賣。今美總領事謂總會並未給予裴克買賣之權。一說。與律不合。

九、原告所以敢將珠寶交與裴克。實因被告信託裴克作爲經理。今因此受騙。惟有向被告追償。

此稟去後美欽使復稱。所有原告律師辯詞。暨兩造供詞。以及美總領事堂諭。均已詳加復核。本大臣以爲不必復審。前項堂諭。自應作數。

記英法聯軍焚劫圓明園事（譯法人著述）

余於癸巳甲午間。以修洋務輯要。住武昌自強學堂。時閩人辜君湯生鴻銘。以督署譯員爲學堂中洋文教習。余時喜詢究歐洲事。暇輒相款語。一日。辜以所攜法文記庚申年英法聯軍入都城並燒圓明園事示余。然余既不識法文。辜君復無暇譯以示余。但言書中要節數事。丙申余在上海創辦時務報。曾倩人譯其中間數節。次年。同年常州董康授經。開辦譯書公會報。銳欲譯此書。假以去。已而上海各旬報。大率停閉。久之。余見董君。詢是書所在。已不可得。又有英人所撰者。與法人所撰者大抵乖迕。製造局廣方言館英文教習舒君高第。以授余。余時甚欲並譯兩書。以觀其異同。以資之不能爲。後亦爲人假去。此等書。在歐洲恐不止一二種。若擇其最詳備者譯之。亦足以知彼時外人對我之宗旨。惜乎吾國人殊不留

意及此。故今日亦無譯此等書者。即使有之人亦無意研究也。今刊芻言報。謹以所譯者刪潤登之。而以辜君所言書其前。聊爲拾瀋之舉。亦以誌喟云。

辜君曰。庚申之役。英法幾相鬪。惜吾國竟莫之知。不能乘機操縱之。至可惜也。書中曰。法之至北京。不過求通商之穩固而已。英人則挾有奢願。且兩軍同入北京。而英人乃欲獨樹英幟。其目中無法人可見。後法人與力爭。幾於啓釁。始兩幟並立。至燒圓明園。尤不合公法。法人甚不願。而英人決欲爲之。謂非此不足懲麻木之中國。法人竟無術阻之。兵之殘暴。尤目不忍觀。法人不忍。或加保護。故英人尙不能大逞云。辜君又曰。書中言一事。甚可笑。云兵船過上海。有華官至彼。蓋絕不知此等兵船。卽爲攻擊中國之用。乃登船請見統兵官。言該地有賊作亂。欲假外兵勦除。統兵官哂其所爲。然不便明言。但云此次尙有公事辦。不能在此逗留云。又謂中國之待巴夏禮。實無人理。甚至繫諸便溺叢集之地。故巴恨甚。燒圓明園之禍。半亦因此。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年。英法兩國聯軍。入中國北京。焚劫圓明園。其事實鮮人論及。

偶有一二記載之者。亦大率虛誕不經。未可據爲實錄也。且不解其中之是非曲直而橫加訾議也。余昔從征。親睹其狀。今將是役之真相。略述大概。閱者自能一目瞭然。於是非曲直之所在。固不能獨罪法人。而余亦不敢爲法人稍有隱諱也。英法聯軍之焚劫圓明園也。其事不誣。然英法人並未全毀之也。試問此議倡自何人。此等舉動。與大局有何關係。况搶掠有違戰律。曷可妄行。劫得之物。誰能獨享其利。當時英法兩軍同行。各懷顧忌。其態度固無可遁飾者也。余今不過述彼此先後之事實。以示將來。無待昌言。爾日兩國之行動如此。閱者覽之。當可鑒別也。兩軍之入圓明園也。均分寶物。必有人以司其事。於是兩軍統帥公議。各派三員。法所派爲參將得雨朋。遊擊顧爾斯。都司希爾雪。其寶物別爲二類。一貴重寶物。（如金銀珠玉等）。一美術寶物。（如名人書畫雕繡等）。並議定各軍所獲寶物。擇至寶貴者各獻於其君主。（即英后維多利亞。法皇拿破崙第三）。餘悉計值均分。議定均無異言。

第一次在園覓得一庫。內儲金條銀錠。約直八十萬佛郎。兩軍兵士均分。人各得八十佛郎之譜。

在園之均分寶物也。時約申初。園門有兵士持械鵠立以守護。運物之兵士。運交園外之兵士看守。而復進以運。絡繹不絕。惟人各有執照。呈驗於園門守護兵。始得復進。

運物之兵士。計英法水陸兵。鎗隊步兵。先鋒礮隊兵。非州兵。英馬兵。印度兵。阿刺伯兵。並在營服役之華人。(以下稱華役)呼噪之聲。震耳欲聾。其垂涎之情狀。非楮墨所能形容。有呼馬而登。(意卽英派三員之一)得雨朋名者曰。大者既已攜去。應許吾輩進內矣。我等遠來。亦應得果餌之分也。復有從中謔笑者。其時我軍行列。已稍紊亂矣。

法軍統帥蒙道邦。覩此情狀。大懼。手杖失去。取青竹竿以代之。徘徊於左近。默念茲事。愈形戰慄。然其時勢如棼絲。殊難理治也。



有頃。嗚號傳令。肅齊兵士一隊。因海澱華人入園。穿越宮牆。爭相攫物。故預爲之備也。

兵士互相告語。言華人劫奪財帛行爲太甚。我輩宜留意焉。

中華人民。素受制於朝廷。此非漢人之朝廷。乃蒙古人爭戰得勝。取而代之。名曰清朝。昔輩忘厥本來。順受其命。敬之如故主。然常悻悻。頗懷仇視之意。此蓋其祖宗之遺傳性也。余嘗聞海澱華人述及園之閎麗。及園中之事。故窺見其衷曲而略得其梗概也。

華人標掠未已。忽萌一念。號於衆曰。光復吾漢室之舊。在此時矣。復有人告余曰。屏逐蒙古人。再不容其據我中原。享受我中華之利益也。

別有一種下流之華人。積慣爲賊。亦乘間蠶起。

鄰近鄉民及海澱貧氓。紛至沓來。齎集園牆外。漸近吾營。與在營華役互語。華役攜有梯。遂架以登。絡繹越牆而入。

爲驅逐此類華人。復鳴號傳令。整齊隊伍。軍隊尙未齊列。復傳令縱火。檢視各軍。並無火器。惟有水桶水鍋而已。諸色人等。於是咸成列以待。因將以上所得各件。聚集一處。以備縱火燒燬斯園。

中國每遇火警。輒能加意施救。並防範匪徒搶火者。蓋搶火者之來。更捷於救火者。到此標掠之華人。其平昔必慣於搶火明矣。以火焚爲常事。咸願火之速舉也。

於是海淀華人暨華役。將攜來之火綫秫秸一切引火之物。齊集以待。一俟縱火之命下。即可施其技矣。

兵士見若輩如此橫逆。全無人理。恐滋事端。均憤憤於心。代爲不平。此際復增無數之惡句。到處引火延燒。

其時守護園門之兵士亦去矣。若輩卽偕各兵士入園。倏忽之頃。恣意囊括。各厥所儲而出。

於是可見兩國之同力合謀。法人固囊盈囊滿矣。而英人更肆意搜求。所獲尤多。且

從此而效匪類所爲。視標掠爲尋常事矣。不復有所忌憚也。

又有隊長率領兵隊。形類搬運物件。隊伍雖極零落。然尙能守軍律。攜來試金石最多。未識何名。不知其得於吾營中貿易之人。抑得諸中國質鋪也。

英人素恃與亞細亞洲人通商以立國。人所共知者也。乃竟於行軍之時。以劫奪爲事。以劫奪財物爲利藪。此次行軍至中國。與昔年在我國無異。其初入園時。並不俟我軍之來。卽欲先着手以試其標掠之伎倆矣。

初。英人在張家灣。搶獲貨物甚夥。未幾失之。心常怏怏。一切行爲。並不知會我軍同議。逮訂定和約之際。猶肆掠不已。及簽押後。仍不稍戢。謂余不信。亞那爾教會書中第八十六頁可證也。作者爲當日北京司教。名慕理。誠實君子也。且係兩不相涉之人。其言必信而有徵。以歐人所記述。與華人之言相證。英人行爲。詢不誣也。

爾時恭親王深惡英人不法。留戀北京不肯去。不依其所親允各節而行。大爲不寧。謂余曰。英人不依所約之日期退出京師。言胡不信如此。余對曰。非余所知。然余不

敢不以實告。庶王得知英人之真相。英人非徒今日之不依所約而久駐北京。卽該國平昔在歐洲各邦及吾國。其遷延狡展。莫不如是。余復進言曰。我法人必能如約退兵。不敢稽延。王曰。法人言行相符。可嘉。英人行爲如此。想其本性然也。且英統帥不能約束所部。縱令印度兵隊沿途擄劫。迨和約簽字之後。仍復橫行。無惑乎人之責我也。

英人寡信無理。尙詆法軍先到。不先知會。不知當日吾軍到時。已有英總兵罷特爾所統馬隊在彼。我軍尙係其統帥格朗特導引而往。彼曾走失軍隊。比我軍至。燃炮救之。始將兵士救回。我軍將弁咸俟統帥蒞至。方始入圍。斯時也。諸凡動作。悉兩軍合力而行。伊反設詞遁飾。故我不能不一說明也。第吾僅克述其大概而已。詳情不及備載。請俟異日再述可也。

是時英法兩軍將卒。與海淀居民。雜居圍內。復有一種奸民。乘間而來。均係隨營嚮導。曾與大沽之役者。形同烏獸。由北塘水陸尾追。沿途標掠。其所毀之物。我輩見亦

惜之。今寇中國南方稱爲髮匪者。殆卽此類。幸此時人數不多。否則斯民受其荼毒。亦相等耳。若輩倏隱倏現。逼近我營。相距之率。彈力能及。余適任非洲兵隊長。屢奉命驅逐之。恨不悉誅之爲快也。

或問吾軍何以容之。曰。種類不齊。且無鈐束之權也。亦惟有自行鈐束我之兵隊。以示表率而已。

然兵士之行爲。亦如說部所記。（犬見主人進餐。犬欲自食。不許主人食。但不能言。比見主人割肉。已亦大嚼。）此等兵士。自詡文明。與野蠻人異。實則始阻他人搶奪。繼而貪念頓萌。相率效尤。恣意囊括以去。其與野蠻人。真五十步笑百步耳。

方斯時。督軍將弁將何如。曰。無能爲役也。法無可施。若怒之以目。或制以壓力。勢必潰裂。釀成巨禍。苟償於一旦。則有傷名譽。有損威望。且恐失兵柄。英法兩國皆然。以一言蔽之曰。羣目掩閉。如木之見而已。斯乃軍事得失所係。凡折衝行軍者。均宜留意焉。證諸法普比斯瑪而克之戰。當知此言不誣。蓋值兵心大變。軍律猝不能行。故

以此結其心。各國行軍。悉用此法。暫捐嚴肅之律令。恣其所爲。如其心。縱其欲。任其本然之性。第此等事。在行軍時。雖不能免。然非敗績之際。卽全勝之時耳。果爾。吾軍之紀律命令。皆廢。人各自主。心膽碎裂。手足失措。恍如敗軍之時。至其心樂。如飲醇醪。沉酣不醒。又若大勝奏凱歌之時也。

維斯時也。倍宜謹慎堅忍。聽其自然。令薈萃於一處。以使休息。該兵士等。始則忘其所負之責任。繼始漸悟。知守法焉。

統帥蒙道邦。竭一身之精力。亦不能禁阻兵士之入園。猶之先皇拿坡侖第一。有過人之才智。不能制束兵士於沃倫爾路之戰。敗績潰散時也。於是統帥蒙道邦頓失其權。獨坐帳中。英統帥格朗特亦然。然觀兩帥之所爲。皆合行軍之機要焉。

其時余偕總兵華蘇阿悅。(今已升提督)同時入園。尾隨諸人之後。恆藏兩手於衣袋。聊以流觀景物而已。矢志不犯秋毫。噫。上帝昭鑒。余固無須自詡廉介。自比神聖。亦何甘下儕於禽獸耶。明知庫儲所獲。可什伯於衆人。僚友中亦樂於分潤。寶玩珍

物。任余選擇。然均非我之所願也。

余素爲統帥所契。居處飲食與俱。無頃刻離。若余獲非禮之物。詎能隱藏。統帥每見人劫虜。心頗惡之。余何敢效尤。致令不悅哉。帳中飲讌。處有木匣一。貯滿珍寶。原係我所呈交。今已殆盡。僅餘一紅瓣白珽藍勳章式之寶十字架。統帥曾允以獎余。此其利益。爲余所應享者。余故每於臥時。猶念之不置也。

設余劫得纖毫。爲統帥所見。勢必惡余之人。而削余之職。奪余之寶十字。亦何樂而爲之。竊念余年甫弱冠。獲此珍物之褒美。足使增榮益譽。即使蹈湯赴火。亦願之。况我軍之遇土人。戕害驚擾。事所恆有。余亦備嘗之。幸苟免耳。噫。圓明園藏儲之珍奇。金碧之殿宇。其仍留與中國皇家。抑爲他人所得歟。於我無與。聽之可也。記有之曰。適我意者。惟我寶十字。嗚呼。適我意者。其惟我之寶十字乎。余正壯年。至樂者此壯年也。何須動萌妄想。魂夢營營。余矢志一介不取。胡爲不可。維時余作壁上觀。覺若擊情景奇特。至今不忘。如蟻之繁。如圖畫中所列地球之各種族類。咸思於金穴寶

山大施其采擷手段。高呼讚美。各種方言俚語。震耳欲聾。有互撞而相爭者。有將仆或已仆者。有仆而復起者。有矢誓。有訕罵者。有大聲嘶喊者。所獲如是。猶之蟻穴爲足所蹴。羣蟻各銜米粒蟲草等物。向穴狂奔而入。軍士至有以首探入紅漆衣箱。或臥於織金綢緞內。搜尋珍物者。或有項懸珍珠朝珠者。或攫取時鐘者。或以斧剪取箱籠所嵌寶石者。更有一兵。愚魯可嗤。毀一鐘。係先法皇雷斯第十五時代所製之物。以取其水晶計針。而誤以爲金鑽石者。火勢正烈。若輩各運所搶之物。置於空地上。復以綢緞皮衣壓火上以息之。而火愈烈。穿過寶牆。而若輩仍穿越宮殿。肆行搶掠。際此擾亂之時。余向外游眺。見天光寧靜。造化依然。惟於心驚神懼之時。離此煙塞燄騰之地。雖屬須臾。亦有如一道清泉。沁入心脾也。維時諸人。或赴閣亭。或入廟堂。或往書畫室。往來絡繹。惟湖中闕寂無聲。中央一島。宮殿巍然。四面環水。然荒野無人跡焉。岸旁惟亂泊華美小舟數艘而已。

余徘徊引睇。思赴此島觀覽。當躍入此華美小舟。舟幔以黃綢。裝設雅潔。式如手套。



之匣。余乃掉槳向島而去。非徒遊目騁懷。且以窮其究竟也。而後之閱此書者。亦可如身歷其境矣。舟達彼岸。將雕鏤極精美之篙。攏船近岸泊焉。余遂登岸。歷白石階三級。由中門入殿。見殿內四周。圍以黃花緞褥。形似臥椅之類。此間氣候甚佳。試以鼻觀參之。其氣正堪休焉。斷非兩日之間。虛空無人者。如僅水氣上騰。決不若是。余執劍靜聽。似有憂戚之聲。諦視。則見黃褥若開而微凸。余疑之。用足踢開。卽聞呼救之聲。見一女子。匍匐於地。其狀可憫。衣細紋羅縠。似貴顯婦人之服。跪伏榻下。額著地。背後烏雲之髮。梳高髻。以金簪押之。試問我此時當如何。孤身至此。亦頗可異。然我仍按劍。而此女伏於足前。欲令其起。言語不通。我亦不效古劇所載以恩惠衆人之語。(爾起來罷。天主寬赦你)余乃勉效華語曰。汝毋懼。不傷汝也。渠卽起立。雙趺纖小。二十許之佳人。美而豔。衣服華麗如皇后。此女靜立無語。初猶似疑懼。嗣見余並不稍有惡意。於是凡藏於褥內之女子。探首窺見此狀。亦咸出而環跪余前。以首叩地。共女子二十七人。

島中宮殿。殆外君主攜嬪嬙幸御之所。氣象閎麗。莫可擬倫。中朝宮闈嚴肅。悉用闈寺役守。而山色湖光。誠如世外桃源。世人莫得而問津焉。余偶涉斯境。遇羣女之悲懼。哀泣不絕於耳。情迫氣鬱。悉仆於地。蓋恐人躡跡至此。致有意外也。余既無術勸慰。以止其哀泣。解其悲懼。乃謂之曰。汝等幸遇我。居心正直。斷不敢萌妄念。然宜籌一善策。避兵士擾害。伊等在宮內搶掠。搜括既空。難保其不循跡而至也。島中既有房屋。若輩勢必來此。爰問諸女子曰。汝等如欲脫離危險。宜速潛逃他處。僉曰。好。復羅拜。形如以口吮地。蓆我身衣紅蓮衣。中襯白蓮衣。立羣美中。其情景倘得善繪事者。寫入畫圖。誠佳妙也。

余先偕九人登舟。舟甚狹小。不能多載。囑令安靜無譁。斯須將船盪開。向對岸之大車廠駛去。緣廠頂高。可以遮蔽。俾免若輩望見。至費周章。幸彼等搶掠不遑。無人知有此地。故得安謐無恙。余引九人登岸至車廠。匿於昔英王翹而治所有之騾車內。令其默坐。復陸續將諸女子咸渡至廠中。坐於車內。默計善處之策。若徒任其倚徙。

山阿。恐爲豺狼所攫。正在籌思。適有兵士偵知。猝來一步兵。一紅褲兵。一隊長。諸女子見之震慄。余詢以君等胡爲乎來者。彼曰。知媿否。曰。我救人耳。何媿之有。彼曰。分任若何。我曰。不可。禁爾舉手。其聽之。隊長見余袖章。知職與之不相上下。乃謾罵曰。汝胡爲者。能禁我乎。詎畏爾之禁哉。爾時余年少血氣方剛。堅忍之德未具。忿然曰。余乃全軍書記官。有執掌諸事之權。若爾擅以手指動此諸女子者。褫爾職如草芥。爾再有違言。卽先褫汝職。速去。請。倘逆吾言。行將馘爾耳矣。言次。將劍拔出。隊長曰。汝旣係軍中書記官。宜早言。汝出汝劍。我何懼。卽躍下車。此步兵面目。藹然可親。眼藍色。髮微黃而紅。確係守法之兵士。並無凶橫之象。書記官三字。渠聞之以爲驚奇。我亦自悔失言。當向握手。莞爾笑曰。君其鑒原。須知此事亦係軍令差遣耳。余告以此係中國君王之妃嬪。並將雙手高蹠。雙目張視。以示大奇。隊長曰。果係奇事。汝欲何爲。吾當效力。余曰。得君相助。將渠等救出此園。誠大好事。伊問曰。往投何處。余意殊未定。姑應之曰。已有定見。彼請竟其說。余曰。海淀有一教士。與吾營司鐸

同里。曾來營。故相識。人頗誠實。前往謁。承其優待。今盍往投之。隊長曰善。惟言語須格外小心謹慎。余曰。請勿慮。廠門開處。適與彼村對。遂率諸女子由青草地緩緩行去。諸女子修飾清潔。衣華服。外蒙舊衣如村婦。而衣裳褻動。猶時露金繡耀目。雙足如弓。履以紅緞爲之。形如鴿嘴。珊珊來遲。益形媚媚。羣芳呈豔。詎能方斯佳麗耶。誠如天人。人間那得見也。

余等步出園門。向左而行。遠避英法營壘。在路未遇誰何。直抵教士家。其家知係妃嬪。款待殷勤。遂止宿焉。

記總兵謝寶勝治盜事（附錄來稿）

河南北倚太行。南亘伏牛。其山脈皆承秦嶺正幹。蜿蜒於黃河兩岸。而豫西山菁叢密。宛洛之交。尤號盜藪。盜之羣曰刀匪。其魁稱桿子首。名者以十數。尤以洛陽張黑子。嵩縣王天從。汝州董萬川。南陽王八老虎。最稱慄悍。比年豫中吏治不修。政斂民困。貧者從盜以爲生。富者奉盜以苟存。白晝剽劫。擄人勒贖。吏莫敢誰何。而防營將

帥中。其卓然治盜有聲者。推河北總兵謝寶勝。數殲除羣醜。爲軍民畏服。

謝寶勝。安徽人。以武生從征關隴。爲左文襄識拔。積功至偏裨。隸宋慶馬玉崑部下。甲午之役。轉戰遼瀋。屢瀕於危。事平以撤勇事。致所部譁。玉崑譴責之。寶勝謂咎不在己。恚怒。盡焚其衣冠及所得獎札。入某寺投身爲道士。人咸稱之曰謝老道。旣而復出督軍。遂至河南。旋任巡防營分統。駐軍嵩洛陝汝間。前撫林紹年。吳重熹賞其廉勇。先後列保。宣統元年。升授河北鎮總兵。寶勝之初至豫也。官不過參將。不十年。超擢節鎮。感朝廷恩遇。則益銳厲奮發。以平匪爲己任。每深夜率輕騎易服間出。馳數十百里以爲常。小竊巨匪。輒踪跡而得之。懷慶爲節鎮駐所。城內居民。尤有夜不閉戶之象焉。

當是時。匪首張黑子。董萬川。王天從。出沒豫西。悍不可制。而張黑子尤桀黠。劣紳姦胥。皆其黨羽。寶勝懸重賞購綫。一日知其出掠。取道洛陽之殷司溝。乃伏兵溝旁。俟其過。噪而乘之。賊猝爲謝軍所逼。相持旣久。徒黨皆死。張黑子匿溝中。不得出。官兵

四面環攻。身中數十傷。行垂斃矣。坐地罵曰。狗奴。徒持槍遠擊。老子已至此。有死耳。不趨前生縛。何怯爲。軍士挾長繩短兵爭進。黑子出不意。槍傷一兵。大笑就縛。時元年十一月也。黑子既就殲。而蘆萬川一股。亦爲謝軍格斃於汝州產莊地方。二賊平。河洛之民慶安枕焉。然王天從尙在。寶勝銳欲滅之。偵天從道出某處。率兵要於途。天從與其左右二三人遁入廟中。持手槍躍登屋頂。告官軍曰。汝衆且視吾槍法。塔上第幾鈴。吾能去之。彈發。鈴應聲落。又指一高樹曰。吾將射其某條某葉。指揮如意。每發必中。軍衆方瞠目咋舌。天從已偕其黨衝擊而出。衆皆退舍。遂遁去。寶勝憤甚。持槍躍馬追之。天從遙語曰。老子槍法。非不能殺汝者。但汝爲朝廷命官。吾不欲妄加害耳。寶勝方舉槍。忽敵彈自前飛來。止去其冠頂。寶勝不顧。緊追之。俄又一彈擊中馬首。馬倒不能前。而天從遂遁去。

自張董二匪平。豫西羣盜之首。以王天從爲著。而王八老虎在南陽。爲後起之梟桀。與天從並峙。號南王北王。南陽總兵郭殿邦。亦准軍宿將。然老邁不視事。王八老虎

得益肆剽劫。南汝浙之民。被其荼毒。無所得訴。宣統二年冬。以郭殿邦調河北。移寶勝鎮南陽。王八老虎聞謝軍至。知爲己也。召黨集議。欲遂與官軍決勝負。部署定。下戰書。約以本年正月初八日。決戰於某所。寶勝復書如約。值大雪。潛以正月初三日。率師搆其巢。賊不意官軍先至。倉猝無備。持槍據庭中。官兵入屋者七八人。皆死。寶勝短衣持械。奮自進搏。甫入門。其營官自以身蔽之。且挈寶勝使退。曰。此非大人所宜親入。言未已。而營官已中彈仆。部屬覩狀。爭入門相攻。王八老虎退入屋。就窗格中發槍。互攻良久。卒禽之。是役也。雖平巨憝。軍士死傷亦數十人。豫中刀匪之凶狡如此。

初。謝寶勝在河北。王天從雖悍。猶斂迹。比寶勝去而郭殿邦來。天從無所顧忌。其勢復振。立寨於嵩縣山中。黨羽布全邑。其妻乃上海女學生。天從假名候補道。持印札。赴滬辦軍火。誘娶之。至河南。女始知其爲盜也。然女有智謀。勸勿顯與官吏爲難。設學塾山中。聘汴中師範生教之。天從且立公堂。三入放告。集聽訟獄。附山之民。聽其

指令勿敢違。或有逋官糧勿納者。天從出示戒之。則立輸於官。嵩縣令在其掌握。惴惴惟以結歡爲事。幸旦夕之安而已。天從視嵩邑民。煦嫗煥咻之。但取償於鄰邑。擇村戶之稍有資畜者。持片紙。假名貸借。索數千金。不如期送者。攻燬其村。或擄人責贖。及期不償則殺之。環嵩邑如汝州伊陽魯山宣陽永寧諸州縣。被其害尤烈。永寧有小村。苦其勒借。悉索以供之者數矣。而意猶無厭。不得已。集衆禦之。卒爲匪所敗。全村蕩爲灰燼。聞此乃本年夏間事。嗚呼。慘矣。近政府調馬金叙鎮南陽。以謝寶勝回河北本任。意蓋爲此也。然天從威行嵩縣。志不在小。所據地又絕險。而山逕四達。蹙之。急懼成流寇。此其道在以術誘智取。馬金叙於時將中。亦稱賢者。豫人今所期望者。在謝馬二將。且欲藉此舉行守望。爲官民合力之計。金叙方成行。未知比於寶勝又如何也。

令公曰。余讀憲報載盜俠王天從事。以詢吾友張卓君。張君籍懷慶。慷慨善說論。備言謝寶勝治盜事。其於張黑子及二王之役。口講指畫。勃勃有生氣。惜余筆鈍。不能



盡舉其狀也。君又爲余言寶勝年五十餘。樸野如村愚。其偵盜嘗詭服作賣刀匠。刀有鈎距者。必匪所用。又或爲賣漿者。行沽於山鄉村野之間。因以往來匪巢。識其行事。及率衆往捕。則身自前驅。部曲有勞。不吝重賞。故士皆爲用。余以證三月間豫撫奏請賞謝寶勝銀兩一片。所謂輕財仇賊者。信然。嗟乎。干城之將。冒白刃以殲羣醜。固地方之所倚以爲安也。然一盜去而一盜復生。甲仆則乙植。顧此者失彼。東馳西擊。雖有名將。勞且疲矣。故論除暴安良之長策。要非整飭吏治不爲功。雖然。抑豈敢過望於今日彼中之大吏也哉。

右記總兵謝寶勝治盜一首。爲馮令之同年。巽占錄其所聞以示余。以言彼中被盜情形。特詳。故列入報中。雖然。若此者。豈特河南一省已哉。尤可異者。河南迫近畿輔。近且交通便利。聲息相聞。然盜風若何。都中士大夫多不能詳言之。而治盜恃何人。民所依恃何人。尤不能舉其名。從前但恃奏報。近則又有日報。然日報卽不能得其詳。且以閱報者之不能舉正也。益肆意言之。甚或捏造於其所不滿者。

且誣讖之。而真情形真是非益莫能得。噫。人心麻木如此。何望其他。



# 汪穰卿筆記卷二 雜記

203/1502

同治間送學生於美。前十餘年送學生於日本。又及歐美各國。是皆各國常有之事。顧水積則波瀾生。留東留西。形跡互異。學生既各生意見。各國亦從而生心。於是美以退還之賠款而要求我國送學生至其國。於是留學生一事乃成爲國際之事。前年德欲設大學於青島以教授我國子弟。要求開辦費及歲貼費若干於我學部。時孫慕帥返國未久。爲之函請於張文達。文達大喜。三日卽覆函許之。且所許過所求。於是英將設大學於香港。近且聞將設於成都。美人又欲設學堂於漢口。俄則本有俄文學堂於京師。是其於將來影響不知何如。然目前則已擾擾矣。吾人見外人有責言於我。或有要求於我。概目爲交涉。不知其中區別甚多。彼政府之視此。亦輕重懸絕。有爲其國家要求之事。有代其商人等要求之事。有其領事商會等自行辦理之事。凡國家要求之事。必謀定後動。有目的。有根據。最不易對付也。

全爲商人要求。則爲彼使臣職分所應爲。爭之而得。固爲彼所喜。爭之而不得。亦付之無可如何。至如各處領事商董營謀例外之權利。如租界之界外起屋。收界外民居之捐等。凡越條約權限。或非條約所有之事。大率不先關白政府。或政府故作爲不知。倘居然爲之而成。則勢力頓進。政府卽行承認。萬一被駁斥。則卽作罷論。政府不受其咎。此例甚多。惜未能一一舉之。

鹿文端公薨。都城諸報對之甚爲淡漠。至有謂其一生隨人短長。無事可記者。尙不如上海神州日報爲公傳。稍存公論也。按光緒以來。大臣如鹿文端者。實不能謂之碌碌。余自弱冠以來。卽聞公名。自州縣以至封疆。咸以勤能廉潔著稱。且公雖峻丰裁。而無人詆之者。則其生平無瑕可指。概可知矣。又公生平卓然可記之事。有二大端焉。其一則在四川總督任時。創處置瞻對之議也。此事自今日觀之。可謂瞻言百里。惜乎爲人所阻也。其一則任戶部尙書時。宮中將興某項工程。公獨慨然以國用不足不能供給爲對。孝欽皇太后亦嘉其誠篤。乃發內帑修之。此事蓋人所難能者。

卽如公在兩江。劾治海州分司徐某。及查辦綏遠城將軍貽穀案。他人必以顧忌之多。敷衍了事。公獨毅然孤行己意。得不謂之賢者乎。至其晚年。以衰老之故。於國事無所裨益。此自當別論。然亦未常有所累也。某於公之事。不能詳悉本末。願竊爲公不平。特書其犖犖大者於此。若語其詳。則請俟諸他日。

路透電報。今風行各國。自都城及大城鎮。無不達到。其訪員亦徧全球。路透爲德國人。其初經營此事甚苦。後遂成全世界不可少之物。且與各國訂立合同。自此局外。他人不得徧傳世界事於各國。後德皇因此給予封爵。總局本設於柏林。後賣與英人。遂轉設於倫敦。通世界國都。惟我國京城所售最少。每日祇銷售九分。而爲中國人所買者。惟一分。卽外務部是也。（聞此尙是伍公廷芳爲侍郎時。力爭得之。署中尙不謂然也。）而所費月需三百餘金。擬於己酉西五月初一停止。其訪員科達君徧發傳單於貴游。謂以堂堂中國之都城。而路透乃不至。實爲非宜。請多爲購閱。以免中止。人無應者。又擬譯華文出售。然如此則次日必見各華文報。亦未必能多銷。

吾國人不願討究外事。一至於此。可歎也。（按路透電現仍發至北京。惟開銷略減耳。又於各處訪員多所裁減。或曰生業已遜於昔。蓋以現又有德國電報等起與之爭也。）

奉天之千山。地勢蟠曲。山中嘗新一廟。而艱於運磚。時衛汝貴統兵在彼。衛亦與聞修廟事。乃令部下兵自山日及廟前。依路徑曲折排列。山口第一人。先取一磚。遞與第二人。以次傳入。無擔運之苦。而磚已大集。廟賴以成。

乙未。馬關約成後。忽有妄人范某。於千山中摩崖刻石云。倭夷犯順。朝廷赫然震怒。命將出師云云。然日人見之。殊不爲怪。有至千山攝影者。併此摩崖攝之。其被揶揄甚矣。

甲午。吳大澂督師。嘗懸免死牌。日人大怒。多欲得而甘心。惟岸田吟香君請於當道云。吳某徒爲大言。政事兵略。均非所長。惟小學及篆法。乃爲絕學。請飭令萬一擒獲。勿傷其軀命。俾至吾國傳清國絕學云。噫。大將也。而外人以此見待。尙何說之云。

大刀王五。近之俠者。有故人子。王盡心教養之。長則爲捐一官。分發某省。願子乃無人理。到省後絕不與王一信。資用乏絕。則連書告貸。王之友謂王曰。君亦可已矣。彼無人心至此。何足與言。王曰。君言大誤。凡待彼之屬至。此我事也。我惟知盡我之心而已。至知恩與否。爲彼之事。我不必問也。噫。此等語。卽聖賢何以加茲。

壬寅癸卯間。日本饑。乃商諸中國政府。請準華商運米出口。願並免彼處進口稅。於是華商人人爭先運米往。而採辦時米價大昂。以運往之必獲大利也。乃競增價購之。逮至日本。則米已大集。米價大跌。華商售之則大折閱。不售則難運回。乃貶價售之。所失無算。

日俄戰後。吾國因與日本商量收回電線之交涉。使向在電局之丹國人往料理之。丹國人曰。今日吾始知中國辦外交果異於他國。吾初以爲此事易耳。逮至東。見日本官。則彼第一著卽不理我所言。必俟我能就彼。始稍降意。吾在西國。未見有如是者。

辛丑訂商約。或謂寧波某巨商曰。今將與各國訂商約。此其始也。君輩有欲言者。恣言之。商曰。吾輩所甚望者。減釐稅耳。曰。此要求於上之言也。今乃對於外。此非其倫。商曰。然則興工藝抵制外人亦要矣。曰。此亦非約中之事。宜更思之。商曰。開鐵路。捷交通於商人便也。曰。此宜更謀之。而非今日求聞於君者。久之竟不得要領。吾國商人之智識止如是。哀哉。

以已國消息輸於外人。從前未有發之者。近乃糾懲一二。意從前吾國之事。壞於此輩者。不知凡幾。真狗彘不若矣。偶聞人言一二事。雖未知確否。主其事者。亦足爲鑒也。相傳從前有密約。適在某樞相手中。樞相性慎密。置靴掖中。不外露。某習於其家。則賂相之孫。乘相睡時。竊取捷抄去。得巨金。又前年梓宮奉移時。某署人均出。惟留二三供事。則有以重賂入。發其機要之櫃鎖。鈔取密要文件以去。爲之者固不勝誅。然藏之者亦尙嫌疏漏。

食人敗類。適以自覆。悖矣。尤可戚者。從前某使在歐洲。經手購二船。乾沒無算。願不



敢以歸。存某銀行。與行主合照一像。約將來取金時。對坐若照像中始可。後未及再至歐洲而沒。其子謀取之。竟不得。又前時某邸被言官劾其存銀某銀行。朝廷派大員至行。勘知無有。言官得懲譴。聞此款竟非復舊主所有。又某鐵路訂合同。受損最甚。聞某督所攬。可數百萬。以三百萬存某銀行。某督死。其家索之。某銀行託故。竟盡沒之。再三言。始得十二萬。噫。狼吞於前。而緝盜於後。亦何爲哉。（末條未盡確）

各處習慣所行用之法。有大背於理者。從前無外人交通。尙無害也。近則流弊不勝言矣。余聞鎮江之俗。凡賣屋者。前後臨街。輒至街心爲止。臨小河者。輒至河心爲止。本極可怪。然仍爲官街官河。非能私有也。教士知之。則輒於街南買一屋。既界於街心矣。又於街北買一屋。亦如是。則全街爲彼所有。便行諸阻礙事。於河亦然。鎮人甚以爲憂。各處有類似此者。宜早杜絕也。

前數年有議行匯豐鈔票於杭。諸錢莊皆不謂然。遂不成。後來凡本國諸銀行。亦不能行於杭。近惟行興業之票。前之一說。得少銷外國之鈔票。由後之說。則中國不規

則之票亦稍減銷路。或可減將來恐慌之禍。彼等或非計此。然亦甚幸有此也。

穆香甫者。回人居津。以富著。聞彼先世。本以操奇計贏爲業。嘗有豆船被水。泊岸求售。香甫之父偶過其地。上船審視。卽以廉價購之。歸述其事。其父兄已先得信。卽掌其賴云。購此被水之豆。將傾家矣。香甫之父亟白曰。速密之。余察豆之被水者。僅外層耳。船中之貨。均乾燥。可久囤也。於是父兄乃轉憂爲喜。是年豆適匱乏。遂大獲利。至香甫業益隆。某歲偶以失利致大折閱。其所與往來之票號錢莊等。素重香甫爲人。因羣謂之曰。今歲之事。殆天運。非人事。吾輩相與久。所應還之帳。留待明年可也。香甫毅然曰。此非吾穆氏之道也。吾惟知欠人金。必如約償之。不得。則傾家以濟。雖貧無悔也。遽簿其物業。售以付債主。已遂爲貧人。

余壬辰同年。渠楚南外部之尊人。富甲一省。或謂其可千萬。世人咸謂其慳吝。非人理。然查玉堦同年。則謂彼之行誼。有人所不及者。當庚子時。先生知拳亂起。謂諸夥友曰。今年商業大不可知。或盡折閱。未可知也。吾義不能負人。乃約計其數。可一二

百萬。則以現金置之一處。以備償人之用。此等強毅之氣。有足爲世諷者。

上海各藥房之藥。自燕窩糖精以狡術獲利。於是牛髓粉。牛骨粉。亞支奶。及各種戒煙藥水。相繼而起。此等伎倆。及其物之價值。上海人人皆知之。內地人不知也。有黃某者。乃創爲□□補腦汁。（西人呼黃之音近□□。故用以爲號。）徧登各報告白。蓋其資本惟此而已。事頗獲利。忽有一西人自稱爲小□□。請某狀師訟之官。謂黃某竊得吾父方。私行發賣。請追究。並罰令賠償。黃懼。乃由訟師調停。令黃出若干金。與之始已。蓋□□本無其人。此西人欺黃必不敢聲辯。辯則失大利。且受僞捏之罪。故冒爲之而無畏也。

北人有馬如飛者。以力著。游上海。無與敵者。泰西之力人與校。甫交手卽仆。英人不服。乃選香港捕房中最有力之人往。馬曰。中西異術。防衛滋難。今惟各以右手食指相鈎。被鈎直者爲負。方鈎時。西人卽大呼痛。遂罷。西人告人曰。馬君力實大。指甫動。余指卽如斬。後馬卒以太強梁。被馬夫數十人。於茶店中圍而擊斃之。

癸巳。直隸某州之子牛大牛二。同入北關。咸有傳遞。不意牛大所倩者。誤入牛二處。中後。牛二所倩往索謝。則曰文非汝作。何汝謝。牛大所倩往索謝。則曰我本不倩汝。何索謝於我。所倩者洵洵欲控之。經某爲斷。原許三千。折與六百。

蜀某書院山長。用二僕。每喚之。則今日惟甲應。明日又惟乙應。問之。曰吾儕輪值耳。工值月千二百文。僅給以六百。問故。曰我亦但與半耳。又嘗失一碗。命二僕各償一碗。怪其多。曰汝二人中必有一人竊此碗者。若只賠半。豈非少賠一半。故必須全償。蜀某山長。見一卷用車攻馬同。曰此字大疑難不可解。又某爲主考。評山高乘馬四字曰平地豈乘牛乎。又湘某山長。見一文中。有鵲雀二字。評曰雀鵲豈是二字。又評一文曰。鴛鴦不見五經。聞者大噱。用以爲對。

道光間。粵有解餉委員。大抵丞尉類也。過揚州。忽大雨。見山上一人來。沾濡徧體。欲附船行。云對渡卽至矣。船戶不可。官見其詞切。乃許之。轉至對岸。便給舟費。登岸去。比至揚州。則舟中三萬餘金餉銀均失去矣。官大驚。責船戶。欲送之官。船戶因辨非

是。忽茶店一少年笑曰。此事豈船戶辦急問然則何人。少年曰。汝輩中途有所遇否。船戶急曰。吾固言附船者不可信。而官固欲聽之。必此故也。官至此亦悔之。因言狀。少年曰。殆卽此。官問能爲我求否。少年曰。不能。問其所居。少年良久始告曰。從彼上岸處。卽登一山。凡南行幾里。東行幾里。卽有小屋。門懸一燈。汝可夜往。至五更。卽有一人出。向西行。汝可伏東。候其返。速跪求之。或彼哀汝。能返汝。彼若問何人。慎勿言也。官如其言。至五更。果有一人持鷄而出。西行若有所禱。且殺鷄瀝其血。官遽跪其前。此人笑曰。汝來得無爲所失銀耶。曰然。吾生家性命均在此矣。願哀我。曰。已還汝矣。盍歸視之。然何人告汝。官怖因言其狀。官歸。船戶笑迎曰。銀忽得矣。滿船皆此物也。視之果然。至揚。則少年迎於岸。官具以所遇告之。少年曰。亦言我否。官曰。不敢隱。已告之矣。少年曰。固知汝不敢隱。彼何言。曰。有與君信。少年曰。速固執之。勿開視。急持其信。誦咒良久。開之。則白鐵刀也。

僧竹禪。主蜀梁山某寺。屋宇崇邃。頗遭物議。忽一官家失婦。男女家相告。拖累死者

數人矣。諸生有疑爲僧匿者。約諸人遽入。搜之不得。竹禪閉門詰諸生曰。公等來誠無理。今亦不汝責。惟須各在佛前叩頭百下。生等勉從之。始得出。後以三十金賂其小沙彌。盡得其私藏之所。復窮搜之。果得女。乃送僧於官。時田子栗爲令。欲嚴治之。杖禁頗苦。俄崇樸園署督。僧營幹得其函。致田令。遂得釋。不再居川。遨游於各省。今尙在。此事乙未年達縣吳君德瀟爲余言之。

有留學生入都候試者。其人能畫。偶倚窗揮灑。忽一顏色碟子自起。若有取之者。既離桌。輒鏘然碎於地。心知爲狐。他日又然。急以筆濃蘸膠水。直前掇之。如著。空碟卽落案上。已而視筆尖。乃有狐毛一大撮。狂笑以示人。又久之。偶啓衣笥。則裘數襲。毛均脫落。乃大悵恨。余曰。狐之爲道。公也。人所得之毛。雖少。然狐之毛也。而狐所落之毛。乃非人之毛。而仍爲畜類之毛。故盡脫之。若曰。伐汝之毛。猶剗汝之肉。

又有滿洲舊家。數世祀狐。今其嗣雖祀狐如故。意乃不屬。偶買一標本之狐置其室。忽一夕狐盡徙去。余曰。斯狐其猶尙氣節哉。蓋其家祀狐。其平常禱詞。必若親若敬。

也。而一旦乃以是醜之。見辱甚矣。怫然而去。狐其猶敦氣節哉。

前者某部試錄事。試日。印結之外須照相片。一日所司偶檢之。乃有一女照片。大驚。然其人已取矣。覆試日。俟其人至。詰之。直認爲彼所交者。且曰。吾生平未照相。而此間乃須此。期又迫。姑購諸肆。烏知其爲男歟。女歟。後竟不究而罷。

芻言報第三期所載浙西鹽價成本表。內列鹽價六元五角。有友人謂余曰。鹽務中大病。卽在此項中。實則鹽價何須如許。蓋皆供甲商之攫噬。且實已不止六元五角也。緣浙東西分杭紹嘉松四所。錢塘江以東爲紹所。分畫至爲清楚。其餘如杭嘉湖蘇松常鎮太。分隸杭嘉松三所。極爲紛糅。從前以食何場鹽者卽隸何所。今則各場或廢。(因海岸遠開爲田故)或無人網銷。盡售私鹽。故各處皆食紹興之餘姚。及寧波之岱山之鹽。而三所猶以舊時名義管轄之。前二十餘年。吳汾伯許貫之諸君爲甲商。猶守舊時規矩。其時鹽每斤成本五文。每引四百斤。不過二千文。除滷耗百斤。亦只二千五百文。共計二元餘耳。諸甲商歲惟得散商薪水之奉。不過五千元而已。

後以杭嘉松三所之事業。大半入南潯富人張氏之手。張以己爲大股東。欲專其權。使餘商附己。乃使其夥沈□□爲甲商。己而忽創立總商之新名目。仍以沈爲之。顧不能兼轄紹。以張未得紹之鹽業也。沈爲甲商。繼爲總商。聲勢漸大。費用奢闊。用度不足。則藉端加厥本。張反受其累。於是張他夥周□□。蔣□□。乃復說張謀去沈。用賂至十餘萬。遂以周蔣爲甲商。己而蔣周亦如沈。殆有甚焉。無辭可藉。則謂鹽本不足。乃加厥本十萬。現又借官款十萬。而每引除所謂鹽本六元五角外。尙須每引加厥虧一元餘。又謂巡費不足。再加巡虧一元餘。聞甲商歲所得至三四萬。而衆商咸大受虧。張以大股。故受虧尤重云。

江北之鹽。每百斤僅八十文。而至引地。頓加至每斤百文。然入之官者。不過每斤五六分文。餘則盡爲官吏中飽。及種種折耗云。

向例距出鹽之地三十里內。不許緝私。若緝私勇擅入。卽干嚴例。不知走私者實於此爲最要也。



某年（在辛丑之後）英國公使特行文各處領事。由領事轉飭各教士。略謂教士干預詞訟。本干例禁。今特重行申告。以後有民教訟案。教士不得再投函地方官屬託。抑勒。倘有此等情事。一爲本公使查知。卽當驅逐回國。

又某年（在庚子以前）總署以法教士之運動。奏定教士名位。與中國地方官署對待階級。是年（亦在辛丑之後）法公使亦飭各教士將此例廢除。此二事。吾國外交界或有未知。故特著於此。

按庚子之禍。本於民教不和者大半。各國亦深知其故。故英法公使均有此等公文。如此則官吏辦事。可稍自如矣。惟是民教失和之故。官吏逼勒。教民肆橫。民人誤會。皆有之。各地方官得此機會。正當以公平從事。絕不可有偏袒之見。平民與教民。亦彼此坦懷相與。勿稍挾猜疑欺壓之心。斯可矣。

法人前大滅天主教民權利。教士甚怨。德人乘機使其使臣至吾總署言。以後天主教在中國事。當由德國代表。時總署中人。亦有知其不可者。而法國亦不可。乃已。

前年德國又欲代表土耳其回教事。我外務部拒之。

近聞人言。吾國官商存款滙豐者。至七千餘萬。道勝約二四千萬。正金二千餘萬。而華比德華法蘭西尙不預焉。

余友有嘗管理南城之煖廠者。爲余言其猥雜之狀。至不堪入耳。且言廠中人多而炕少。乃側身積疊而臥。然少壯多無狀。而居其前者不甘受。致起相毆。老者夜恆便溺怠起。致淋漓及於他人。亦大致衝突。如是者幾夜。夜有之。而中有名老太爺者。尤最奇。其人蓋宗室。他則不知。惟見時有人至。咸著長袍馬褂。見之輒請安。垂手側立。若卑幼者。而老太爺亦踞坐以尊長自處。酬接語甚簡。輒問有攜來否。答曰有。卽以錢票若干進。亦不知其幾何也。然其人氣性甚劣。時與人爭毆。委員不勝其忿。輒令繫之。老太爺曰。汝繫我易。須知釋我難。委員乃佯怒曰。豈但繫汝。更須杖汝。老太爺曰。且任汝杖。故事杖時須解繫。旣解。委員忽曰。吾今亦不杖汝。汝去休。老太爺曰。噫。吾不意乃受汝給。蓋依例宗室非宗人府不得用刑。故將以難之。而不意轉爲委員

給也。

近江蘇候補道朱潛。卒於金陵。其訃有恩賞御筆龍字。御筆紫籐花卉直幅。按朱不過以文襄保舉。入京引見。安得膺此異數。蓋朱入京。盛思速化。交結木廠王姓。以運動李總管。此等內廷書畫。蓋卽王取之李。以畀朱者。朱之戚某中堂之公子。知其事。輒以告人。朱聞。終身恨之。

吾杭楊君春圃。嘗授徐學士業。學士旣達。猶感其意。乃爲請貤封。故事未有也。去年先生歸道山。訃聞卽以貤封之銜書之。然學士並未將此事辦妥。亦一時笑話也。蘇州某翰林。客述其二事。尤爲可詫。某成翰林歸。頗干與官事。有布肆。其店名適與某之名同。則勒令其改。然市肆之中。易名則業必敗。固哀之。乃使月繳金若干爲捐費。又所昵土娼。時爲無賴騷擾。則以己之官銜牌置其門。無賴不敢復至。其無恥至此。

杭城潘廚子。以烹調著。其初溧陽人姚季眉大令爲仁和時。實獎拔之。楊石泉爲杭

府亦甚賞之。已而楊升陝撫。潘乃持粗布數疋及冬菇爲獻。楊問之曰。冬菇吾知縮醬油其中甚善也。布何爲者。潘曰。小人非獻布也。蓋沁雞汁布中。乾之。大人至北地或止頓荒僻處。不能時得佳肴。試翦此方寸入沸水。無殊雞湯矣。楊試之果然。大稱賞之。

有江蘇人陳姓者。以畫僑江右。後得電報局事。妻某氏。有姿色而性蕩。官場無賴。時游其家。一日有杭人蔡姓。金姓及王姓攜氏於密室迭淫之。陳不能堪。以礮強水迫其妻自盡云。

戊戌年。嵯縣有嫁女者。過黃崖嶺之石洞。固以深邃著者也。時忽大風雨。新娘遽由喜輿中躍出。走入洞中。衆惶駭莫措。則馳而告其母家。又往告其夫家。夫家疑其事。聚衆往勘之。顧莫敢入洞。則以竹節貫繩鉤探之。得新人所著孟姜衣。始信其事。然其因由。至今莫解也。

都城大柵欄之福壽全洋貨店。場面極大。咸謂必有數十萬資本。乃店之主人甫死。

店遂不支。以致倒閉。而欠外債極多。店中存貨。雖足與外債相抵。然安能如價悉售。乃由商會稟諸官。出賣彩票。其票數及得彩之號數。悉依湖北籤捐票。有錫嘏者。滿人。爲陸軍部屬官。亦店中股東之一。主其事者。乃持股票與錫約。如其股分之數。請代售之。云若盡售去。卽以抵應還之股款。有餘卽作君自購之可也。錫徧託人售之。尙餘票二百。及湖北籤捐票之電報至。則頭彩適在錫手中。頭彩所應得者。爲福壽全店基。並謂物估爲十萬元。是夜卽有人至。願出十萬兩得之。則錫可坐得十四萬元矣。錫不允。次日至商會言。吾與店主某君。本朋友也。今其人死而店閉。家無以爲養。吾豈能遽坐視哉。吾願舉吾頭彩所應有者。悉以與之。使死者瞑目也。此事傳出。錫之義聲。卽日震京師。又時山西提學使亦名錫嘏。適於是時死。或乃爲語曰。錫嘏福壽全歸。福壽全歸錫嘏。亦巧矣。以命對。莫有能對者。

仁和姚君云。蘇州髮賊初退時。徧地荒涼。偶有完屋。亦多鬼物。有宦家子。白晝忽覩一絕色女子。百計盡之不動。已而出刀嚇之。亦不動。遽出刀刺其腹。大叫仆。醒則女

子已不見。視腹亦無恙。而覺有物梗其中。呼瘍科傷科諸醫。咸云無有。令以藥爛其皮。則刀柄隱然見焉。取之。則赫然四五寸之刀也。不知何以入。又不知何以能不見血也。醫之數日。創合。後亦無恙。

上海製造局總辦月薪。先止百元。後乃增至一千二百兩。欲其勿他取也。逮其後則薪雖優而他取如故。至局中積弊極深。非外人所能知。即有所聞。亦一鱗一爪而已。聞從前之弊。惟議價處最甚。湘人王欽綏。窟穴其中數十年。後雖被逐歸。然已成富人矣。魏蕃室爲總辦。乃請購料皆用西國投標法。然特掩飾外人耳目而已。實則有指定之一二行。雖已投標。而暗中有傳遞。故每次得標者必此一二行。又聞製局與洋行交易。必須打三個九五扣。則不知爲昔之弊歟。今之弊歟。又聞製局之煤。從前皆用寧波葉氏義昌成記之貨。別有結約。故煤至碼頭。雖亦派人驗看及過磅。然不過虛行故事而已。至若小工之偷料偷煤。作工之情。廠中要工。又可至外爲他人工作。此則尤爲普通之事。不足爲異。又廠中以歷來總辦皆不以職務爲意。勤敏者無

賞。怠惰者無罰。而升遷又不以其序。故相率偷惰。或謀他適。而洋員與華官亦絕無感情。不過支一日薪水。做一日工而已。

庚子。駐我京師之德使克林德。被奸人戕殺時。我駐德使爲呂公海寰。德人聞彼使被戕。市民喧言將殺中國使臣爲報。呂使懼不敢出。且請警察彈壓。時參隨中多建言此事重大。我使臣宜親至皇宮。請謁德皇。代表國家謝罪。且致兩宮抱歉之意。並聲明事出亂民。朝廷初不之知。蓋此事電至。德皇必甚怒。然見我使如此卑屈。以達其誠意。則怒必消滅。於將來和事亦易辦。呂公曰。德皇不見。奈何。曰。第一次往。必不得見。則再往三往。不能不見矣。此事須強爲之。呂見諸人敦請。不得已乃一往。外部卻之。卽返。旋卽稱病不出。久之外部欲詢中國之事。函約其往。猶以病假辭。外部乃使人通辭曰。來無慮。吾國之人民。不似貴國野蠻。無傷也。次日。呂乃往。外部次官出迎。見之微笑。蓋笑其怯也。呂公回國時。余聞人言如此。

近數期芻言報所登製造局員司薪水清單。雖未能一一詳列其故。然薪水之優。人

員之冗濫。已略見一斑。前時劉觀察麒祥總辦是局。甚爲人指目。被言官奏參。時南皮爲南洋大臣。派道府四人查辦。繩刻備至。然劉手段通天。竟運動劉忠誠回任。事遂解。劉之後若蔣德鈞。若潘學祖。若林志道。而潘之名最劣。林所得亦不貲。後委毛觀察慶蕃往。頗整頓。乃言向來總辦不能不於例外有所取。蓋上海用度煩而薪水薄。良不能足。請增爲月千二百。劉忠誠以爲然。遂改章。已而毛升任去。委鄭觀察孝胥。未幾鄭被岑雲帥調辦龍州邊防。時南皮爲南洋大臣。委趙觀察濱彥繼之。趙湖北候補道也。有李平書者。南皮以其爲徐聞縣時。能抗法人。致罷官。頗賞識之。使爲之提調。後魏午帥代南皮爲南洋大臣時。趙以裁冗人。辭去文案。韓某。李忽大發義忿。謂韓爲數十年舊人。有勞績。安得以微事去之。至以去就爭。趙亟謝。請委以他事。猶不可。時魏午帥爲南洋。南洋諸候補道頗不悅趙。以湖北官而得據江南優差也。乃導李至江寧。李遂背南皮。大攻趙於魏。南皮知趙不可復留。乃以他事調之回鄂。願欲得一人與魏午帥相通者。則用魏觀察允恭。魏亦湖北候補道也。已而周玉帥



代魏爲南洋。魏亦不安。乃起張楚寶觀察士珩於家。用之至今數年。張爲李之甥。故久在津綜理軍火事。甲午敗。亦有歸咎於張。頒發軍械之不一律。且多不臨陣不能用。文忠旣去北洋。張亦回籍。今忽使綜此要任。不可解也。

泰西商律繁密。吾國所訂。亦多從其法。然市中人昏然未嘗過問。而姦人乘此者多矣。蘇友馮君守之爲余言。蘇之稻香村。百餘年老店也。近忽在農工商部爲稻香村有限公司。未知爲之者何意也。然假使店中管事。因加有限公司。假招股分也者。而入虛股無算。以分股東之利。則股東不大受虧損乎。

近代變法之時。行政之官。寬嚴多不得宜。如去年信義銀行倒閉。以吾輩愚之分行。卽不封閉。似宜以人監之。而稽其出入。而漢口之警察乃不然。但以警兵彈壓取鈔票之人。及閒人而已。有往訪其總理某者。見其房門嚴閉。偶一開時。頭鈔票堆積。有內眷在房中。忙迫若有所事。何怪人之致疑乎。

近有歐婦名吉凌漢者。初至上海。自言能爲人修治面目。黑者白之。污者潔之。

者刪之。麻陷者填之。聞價格頗巨。余意此恐無人過問。或僑留之西人耳。不意業乃大盛。凡官場及大商家。闊買辦之少女寵妾。就請修治者不少。初時每人不過二三百金。後至千餘金。吉凌漢乃大獲利。而力能求治者。已盡傾篋而去。吉乃復思行其道於京。聞所攜藥料至三巨篋。至京住臥車飯店。(俗名六國飯店)前一星期休息未出。第二星期已得八百金。聞有度支部員某攜其妾來。欲去其面上之數粒麻點。吉索四百五十金。部員曰。吾買之尙不須此。後乃減至二百五十金。此第發軔之始耳。以後貴胄名族。聯翩而至。不知又將括吾國金若干以去。噫。吾不解吾國人之金錢何若此之多也。亦可謂無心肝之至者矣。

上海商業中。約分數種。其一計本利。較錙銖。奮用而務積。絕不敢妄費。亦不知應酬爲何事。此爲最上等。不易得也。其餘大率託一事以棲身。終日逐逐於市肆中。求意外之獲。入款旣無定。出款亦無節。此又一種也。大率所謂場面中人。皆如是。至或遇有機會。遂出誑騙之途。攫巨金去。而身飄然莫知所往。蓋比比然矣。去年余在申。於

酒座中遇湖州人王君。告余一事。余聞之大異。後乃別無所聞。姑誌之。此以供聞見。王君言有湖北胡中丞之孫。一夜於花酒坐中抗言曰。上海之票號錢莊。直皆是騙子。故滙費乃多少不定。坐客一張姓起曰。君語勿囫圇。宜分別言之。否則余亦錢業中人也。不知君所謂騙子者何事。謂滙費多少不定者。究爲若干。幸以見教。胡驟爲所折。殊覺適間言之鹵莽。乃曰。余將滙十餘萬至漢。款不小矣。而某號乃訛我滙費至若干。豈不可恨。張曰。此有故焉。勿錯怪某號也。大凡滙款者。其受滙之號。適有餘款。方慮無可生發。則得此於彼亦便。故滙費輕。萬一受滙之號無款。須出息向他處借貸。則不能不多。計滙費以內。須除去息金若干也。閣下交易之號。必是以漢號無款之故。不能不多計滙費。不得謂其騙也。偷付敝莊。則情形與此全不同矣。胡因詢何莊。且問不同之故。張以莊名告。卽曰。吾莊在漢積銀太多。方須設法滙申。今有尊款。則彼此各得其便。竟不必滙費可也。胡大喜過望。卽約次日至莊晤面。比胡以款至。張旋以滙票付之。果如昨言。不須滙費。顧胡僅於客座見張一人。未詳審也。胡去。

張乃以胡所付款中劃出莊票五萬。交本莊滙至漢。聲明爲胡之款。且言胡已延己至漢口開辦大事業。故請將本莊跑街之職事辭去。並將掛欠莊中之款百餘元亦付還。管事者以其於本莊初無大損益。今旣得高就。卽聽其去。張又以餘款十二萬餘。初存諸他錢莊。旣而亦取去。亦以將至漢之事告之。是時適謠言某輪沈沒江中。而胡適乘是船赴漢。胡之人有知胡曾託某莊滙巨款者。恐胡死江。滙票爲人得而篡取之。乃請其莊電漢莊緩付。然所屬爲胡自滙之巨款。而某莊但知爲張代滙五萬之款。彼此皆未明晰也。乃胡至漢。以張所付滙票至漢莊取款。莊中視其票則贗物也。胡大怒。令覆之。莊中以他票示之。則圖記純然不同。且張之贗票加某記二字。尤足爲徵。胡急至上海赴某莊。欲控其以贗票相欺。則莊中謂櫃上未經手此事。不知何人所爲。胡詰張。謂張已辭去。問張之擔保人。則保期適滿。亦解約矣。胡無奈。祇得控官請緝而已。張亦至漢取五萬。則適被申莊止付。張不能取。忽奇想天開。由郵局寄上海會審公廨一稟。謂伊家有黑磁瓶一座。希世寶也。緣黑磁瓶向僅有十餘

座。近皆爲西洋人買去。餘留中國者惟三座。其二爲某某二氏保守。一在余家。前售於胡某。言明價值八萬。先付五萬。輒將瓶取去。今乃又串人將此五萬扣不付。實爲荒謬。請爲究理云云。又致商會一函。亦大略如此。不知彼作此二函何意。亦不知後來如何也。（按此事中間情節有不鬪筭處。姑誌之耳。）

近某報載江西某縣女監中。所押婦人生子事。以爲大異。按前數年揚州一事。更爲可異。蓋有一男犯公然娶女犯爲妻。尤奇者。則居然發帖請客。居然擺酒。而尤奇之奇。則竟以請帖送本縣縣官。至此官始知覺。大怒究辦。此等事不特外國所必無。卽吾輩亦未敢竟信爲必然。又聞前二十餘年。直隸河間縣之子。覬監婦有姿色。設法脫其罪而娶爲妾。又有浙江某縣知縣。見案中一女犯以爲美。乃薄懲釋之出。而潛使人迎以入署。此二事雖亦荒唐。然非若前此之可笑。

秋間警廳捕拿東單牌樓二條胡同外人私設之賭館。此事各報載之甚詳。並拘得賭徒男女八十餘人。乃多京官。主者不欲多事。乃宣布曰。汝輩並是何色人。須知平

常商民。則罰二十金。卽時釋回。若係職官。則別有辦法。他人咸會意。張甲李乙。任其所言。內一人獨不解。自言其真姓名。且言何部司員。主者亟怒之曰。汝自爲不謹事。乃又欲乘此累他人乎。此人猶昏然斷斷爭。主者不顧之。爲題僞名。乃至廳報名時。此人忽亟言吾實某人。何乃擅改余名。主者急呵止之。并諸人雅不欲節外生枝。無究問者。否則一官不保矣。記從前有誤登乾清門階除者。值日王公見其將陷大戮。亟排下之。此人謂王公輕侮己。伸拳欲再上。有人亟曳之去。並目示之故。乃已。

上海同文書院第二次畢業。例派遣至吾國內地調查一切。其校長訓諸生曰。今中國言革命。其實未也。至九年預備立憲。依立憲通例辦預算。決算不足。則取諸民。彼時所在騷然。真革命軍起。此吾國機會也。按此語或未盡然。顧東西各國。近皆注意於我財政一事。謂不久必將有破產之事。將俟其自斃而收其皮骨。此言至可念矣。近來籌畫新政。規模宏遠。願一事乃未之及。則財政是也。他姑勿論。卽如司法獨立一事。但以起糜備器用。並改良監獄。已不知須如千萬庫款奇絀之時。將何從籌此。

不得不咎主持者之疎闊矣。聞山東諮議局請各州縣停止官價。大府札令施行。諸州縣合詞稟謂。官價本非政體。自應一概停止。惟春秋二祭所用牛羊等。亦向以官價。已須千餘金。而領諸藩庫。僅得百金。業苦賠累。茲奉嚴札不得用官價。敢請由藩庫發給。庶官民兩紓其困。藩司核其數。通省乃須二十餘萬。乃寢其稟。不復批覆。留學生某君自歐洲回。適與一稅務司同舟。某君頗知歐洲稅關之內容。因舉以相詢。又謂稅率輕重至不一。萬一報稅者以細貨報粗貨。將何如。故歐洲稅關均設化學試驗所。語至此。稅司忽曰。君勿多問我。貴國稅關乃極易。但使商人報貨若干。照稅則稅之而已。從無驗視之說。吾輩爲此。乃甚逸也。

歐人地圖。於吾國海口海島。悉易以西人之名。蓋初行海時。遇島命名。初不問本名之何謂。此實應表而出之。否則西報載關涉某島之事。而吾國人乃茫然不知爲吾國之地。若粵之東沙島然。不特可慮。抑可恥笑。

有新入肆之二徒。肆主將擇一留之。偶食餛飩。既畢。肆主忽問其數。一茫然。一具以

告。因留其告者。以其隨事留心也。

又一小徒以小過被遣。將出門。適一笈帚仆於地。扶而倚諸壁。乃出。肆主適見。卽返之。謂其已去。此而猶勤於事。必誠實人也。

粵人有以汽船轉運爲業者。船到埠。主人督司帳者。以用數報。司帳者手撥算珠。口呼數目。有應接不暇之勢。適一丐睨其旁。曰。誤矣。已多撥一子。殆千數也。司帳者斥之。主人曰。無然。因問丐。丐曰。適見彼口呼若干。而手誤多上一子。故知之。主人默然。因使覆之。果然。司帳卽辭去。其事卽使丐者爲之。甚有成績。

先輩言曾文正見人至京者。輒曰。多叩頭。少說話。又言文正嘗戲言。今人欲得志。須讀三部書。則樓樞經。米湯大全。薰膨大典也。又言文正閒談時。每喜道及亂彈腔中。王小二過年一劇。曰。今日作人。大須如此。乃得免。此三言者。文正實悼夫時局。一至此。而因發此語也。是至悲之言也。然而後人卽執此。以爲入世不能不如此矣。又文正大功成後。每謂多由天幸。因謂後人爲我作墓銘。應綴四語云。不信理。信運氣。



公之言。告萬世。此文正謙挹之言也。然後人以爲果如此矣。君子之言。不可不慎。如此。

道光季年。盜賊蜂起。其窟穴於深山大澤者。所在皆是。有莊半面者。溧陽人也。少無賴。不事家人生產。與羣盜諗。時需接濟。莊爲之預備。往來廣德孝豐山中者有年矣。一日販得火藥一肩。挑之陸行。經茂林。忽見一熊來。懼爲所傷。遂息林中。手扁擔匿樹密處。適熊經過。莊儘全身之力擊熊。熊負痛。長嘯奔赴山巔。忽聽四山響應。羣熊應聲俱集。莊知不妙。遂入林擇高大之樹。緣之上。復以帶自縛樹枒杈間。以防驚墜。甫佈置完。而羣熊果入林。四覓不見。忽抬頭見莊在樹上。縱身攫取。樹高不及。或離數尺。或離尺餘。莊凝神下注。正無法解脫之際。忽有物似冰。著於臉上。莊以袖揩之。則肉肉隨落。大驚。亟上視。則見巨蟒橫亘樹杪。其首正對莊首。垂涎欲噉。時下迫於熊。上創於蛇。自分必無生理。因思蛇畏硫磺味。若能去之。則患緩矣。亟敲火取袋中所藏之火藥樣一包。燃紙連藥拋上。而蛇全吸入口中。頃刻見蛇在樹巔夭矯。若甚

痛楚者。樹枝當之盡折。蛇墜於地。則見羣熊爭來取蛇肉啖之。挾蛇而去。莊始得解縛而下。卽將火藥棄去。狼狽而歸。醫治日久始愈。然面肉之已去者不復生矣。故人咸以莊半面呼之。

今人動謂西人詈我曰豚尾奴。不知其何出也。實則十八世紀及十九世紀之初。英人亦尙有辯。其形細而短。英人卽自呼之曰豬尾巴。西文爲 Pig-tail。然則豬尾巴者。亦英人呼辯之名詞。今謂其專以詬我。且加一奴字。何其好自賤歟。

今內外上下皆大困於東三省日俄之交涉。當其衝者。日夜焦思。顧無解決之法也。雖然。亦思貽此大憂者。誰乎。則貽穀一人。實尸其咎。當庚子亂時。增將軍長將軍尙未敢輕舉妄動。惟晉昌忽主張拳匪。而壽山應之。大禍遂作。然晉昌實全聽貽穀之唆。事後貽竟逍遙事外。晉亦僅安置川中。而大局之糜爛。則與彼無涉矣。今貽以他事下獄。而社會於此若淡然忘之。且有從而翼之者。何歟。

日報記事訛舛。有大誤事者。而當時乃或弗覺。庚子間或載董福祥爲回人。於是人

皆有恐彼一有異志。將挾回衆以反。致不可收拾。殊不知彼實甘肅一匹夫。何有徒黨。若捕之。一武弁可矣。又彼時余嘗與營中人談及此事。余謂他人易治。惟擁重兵者恐不易捕縛。彼曰。君輩乃未知營中習氣。營中人最憚朝廷。若主將獲罪。朝廷遣一介之使直入拘之。一面宣布朝命。祇罪主將。與餘人無涉。卽無不斂手。惟若欲治兵弁之罪。又不以此論耳。

又庚子春夏間。多謂李連英已死。其實故無恙也。拳亂之成。內監之力爲多。而以李死之謠。已爲遠近所信。乃無論及之者。罪魁之誅。遂使得脫法網。未免太僥倖矣。今之詬外交官。動曰媚外。此語未圓足也。實則吾國關涉外交之人員。並未嘗以此爲事。且視爲極可憎厭之事。遇有事。意緒紛亂。惟以推出爲第一要着。至於不能。則惟有坐聽外人分付而已。至於平時。隔絕殊甚。同在一處之官。相見亦且不相識。何況言融洽乎。姑舉余所見數事言之。足知吾國酬應之疏落也。余於癸卯至上海。適彼時英人在上海開英得上海五十年之紀念會。（按此事極可忿。吾國卽不阻之。

亦當令改名詞。今以與本文無涉。不具論。或約余夜至海關樓上憑窗觀覽。時亦設酒果。余意華官與西人相見。必有一番款曲。不意伊等彼此皆若素不相識。但瞠目相視。偶然舉杯相屬。飲罷。各掉頭去。無若何之殷勤也。又某年日本之筑紫丸鐵甲船至上海開茶會。余以報館之資格。亦見約。時江海關道爲蔡利甫觀察。上海縣知縣爲浙人王某。主人引觀各處。殷勤特甚。以事論。則當以察覽全船爲此日之正事。飲食其餘波也。不意吾國官場大以跋來報往爲勞。甫閱數處。王卽請蔡曰。大人欲休息。亦可中止。否則任其牽率往來。豈不累墜。余覩此二事。已甚覺異。尙見一事。則尤奇矣。某年歲杪。徐家滙法人所開學堂散學。循例請官紳莅其事。余亦命駕往。上海道則遣法文翻譯萬君代往。餘則有招商局會辦沈子梅觀察。及商家嚴筱舫。施子英二君。初觀其散學禮節。已而觀學生等演古劇。頃之入餐室矣。沈雖以輕薄著。然素有能名。且居申久。與西人交際宜擅場。不意入座少頃。忽以嚴重之聲謂嚴曰。今年汝等如辦米。須精擇。否則吾漕務處不收。余大異。暗思此公殆以此間爲招

商局公事房矣。久之。彼始憶及與主人酬應。卽謂神父曰。貴教余亦佩服。但甚怪貴教不許娶妻。噫。人豈可不知男女之樂哉。余聞其言大驚曰。此人今日殆瘋。已而聞神父莊其色而謂之曰。吾教精嚴。自無此等惡濁事。後以不能守清規之教徒。乃叛吾教而別立異教。沈瞠目問曰。何耶。曰。卽今所謂耶穌教是也。伊等主異教纔百餘年耳。沈掉首曰。君言吾不信。吾見貴教書耶穌降生一千幾百年。而彼教年分亦約略相似。豈彼教百餘年前始出耶。神父反覆與辨。而沈猶不了了。於是一華人之爲教士者。亦欲起言。神父亟止曰。汝勿言。因指沈之口曰。汝看沈大人。若再開口必明白矣。已而沈曰。吾今已豁然。蓋貴教崇奉耶穌。伊等於百餘前叛而言新教。卻仍奉耶穌。故年數相同。而彼教之興則甚近也。神父笑曰。是矣。吾固知沈大人之明白矣。余坐其旁。聞其言慚甚。屢爲起粟。不意此輩之陋。且不能藏拙。一至於此。余甚悔此行。至與彼等爲伍。然亦喜得觀此等怪象。因思吾國與外人交際。沈沈數十年。大率皆如是。安得不爲外人所輕。

戊申歲晚。由上海至杭州之戴生昌小輪船。行至石門灣。忽被盜劫。並鎗斃數人。此處河道。向皆太平。猝然有此。大爲震駭。聞盜搜劫畢。一爲首者公然言曰。我夏老五也。吾輩素非盜。願向以販私鹽爲食。今巡緝嚴。吾輩不能爲此。去而從事於賭。又不能如志。不得已乃爲盜。吾輩亦非欲殺人。願船不停。不以此嚇之。不止也。汝輩欲捕盜首。名捕我可耳。船中有母子二人。子被鎗死。母曰。吾依子活。今殺吾子。不如併殺我。免使吾流落。盜聞。乃以他所劫五十元畀之。又盜過一老嫗前。見惟一風雞。不顧去。已而復過之。思風雞亦佳。取之。乃中有百元。船人聞者傳爲笑。後聞盜頗悔此行。以吾乃不知船客之窮。所得惟此區區。而徒殺多人。甚無謂也。

外人之裝飾其屋。有釘中國極平常之扇者。有置中國女鳥於盤中者。彼以遠東物珍之。不怪也。而上海之住洋房者。乃亦倣之。不可笑歟。

有至天津之某洋行者。見懸一燈甚華。蓋新到之華貴品也。觀其所懸小紙牌。標價三十八元。已而一雙馬車軒然而至。一貴婦人從車中出。洋行中人接之甚恭。貴婦

人瀏覽各物。頗賞玩此燈。問值。曰五十八元也。言頃。卽潛摘所懸牌。貴婦人卽以五十八元購燈去。客怪問諸夥。此三十八元之貨。何頓潛增二十元。夥答曰。此吾輩例外應得之利益。否則但恃月俸及分紅。能足吾輩用乎。

前載丹麥國人特來森君。爲電線事。至日本交涉一節。茲又聞特初至外務省。日官詢其有無中國國家給與之文件。曰有之。索其出示。曰此係要件。我國外務部未命呈閱。余不敢私以相示。特住大旅館中。一夜沈睡終宵。逮曉良久始醒。胸中煩悶。起視則窗已大開。屋中頗有香味。又視所攜篋篋。悉皆散亂。檢之一物不失。惟失去外務部所給要件。亟往訴外務省。則日本外交官咸皇然。派人至旅館巡視。又命警察查緝。擾擾數日。久之。得某之牙刷於某處小河中。遂以無可偵察告。特亦無可與爭。後細思之。則文件者目的物也。燒悶香者。使不得醒。得以細細查檢也。開窗者。以目的物既得。則速出悶香之氣。不欲其致斃也。試觀從事於交涉之困難至此。何可易言哉。

吾國人但知外人之受雇於我者。跋扈驕蹇。或陰爲其國。或惰不事事。殊不知吾國待所用外人。亦從無得法者。第一則不相水乳也。第二則不知體貼也。人之忠於我。我不知也。人之勤勞。我不知也。大約挾勢力工便倭者。往往爲主者所贊悚。此等弊病。幾無不然。某君告我謂。前陳璧爲郵傳部尙書時。雇得兩丹麥人。令於隆冬勘察電線。直至庫倫。不知陳何意。俟其至庫倫。忽發電令二人不必再辦。卽行歸國可也。二人於嚴寒之日。出冰雪之途。數千里之程甫達。而不審理由。猝被裁撤。以理度之。安免鬱怒。某君爲余友魏君言之。甚忿。言已幾以此辭職去。不願見此等不情之事也。

余少也。隨宦讀書。不涉世故。故其於世事甚淺。然亦頗究人世利病。每以爲謠言之起。輒緣誤會誤聽而然。其後更加附益。而或利用以爲讒慝之媒。遂致變幻離奇。不可究詰。如是而已。後以數十年之閱歷。乃知竟有不止於是者。茲姑將吾身親歷數事錄之。旣以見人情之險幻。亦以使有志斯世者知所周防也。



光緒己亥冬。余忽見同文滬報載湘人葉某一事。謂葉守荒謬。給其妹嫁浙鹽商朱某爲妾。逮妹返而哭訴。伊乃戲妾。得子捐誥封。與妻何異。余見報大駭。乃袖報往見報館如何。吾不置一辭。若此事則絕與事實相反。蓋朱余戚。此從妹壻。妹死。或爲媒葉之妹。朱年少佻薄。知葉富。且女頗有事。至杭。館其母舅趙氏家。又艷其表妹之美。則匿訂姻。遂至湘娶葉氏。已而迎趙至。葉女知而詬。遂常家居。是時廉知其事顛末。余謂此事極難辦。蓋於葉則先訂而後娶。朱返至湘時。有人知其事而告諸葉。使退婚。尙可及。今則在朱。何關葉也。井手君曰。是瀏陽唐某屬登者。其所屬多事。至小至無關係者。乃登此。余曰。此事顛倒太甚。乃作更越數日。則報忽又載一段。仍伸前說。謂葉爲此者。實以欠

余走謂井手君曰。此說更謬。朱雖鹽商。中實枵。安能有三千金借葉。井手君乃勸余不必更與若輩辨。此固小事也。余因思彼等方盛有組織。而乃爲此無謂之播弄。足知吾國人意度止此而已。可歎也。

辛丑。余詣徐家滙。訪一友之爲天主教士者。其人固名聞遠近者也。忽問余曰。余鄉人某君者。非君之友乎。余曰。固也。俄歎而告我曰。此人誠無謂。彼爲皖某縣。而求余函介紹見皖之神父。余謂與教中人來往甚惹事。幸交涉事皆洋務局擔任。君何苦自尋煩惱。而某君強索介紹函去。與神父往來頗密。不意渠實陰伺神父短長。通稟大府。而藩司之書吏。陰錄其稿送神父。神父乃詣縣署。卒然問曰。君非管理民間訟事乎。某唯唯。又問假使控訴而無據。亦准理乎。某君曰。自然不准。神父乃出所得稿示之。某君閱竟無愧色。不辭。亦不置辨。神父卽往見方伯。以此告之。言某令蠲我至此。吾當聽審。願必擇地較尊崇者。則事之然否。大衆咸知。若府縣署則不必也。請速定辦法。余歸聽命。次晨。則洋務局文書至。言今日自撫台以下悉至天主堂。屬相待。

神父覆函。問諸大官之來。爲審判歟。謝罪歟。謝罪則堂中可。審判則嫌地小也。局覆謂是謝罪。少頃。則自撫台至。首縣皆至。坐定。藩司下令。命某令謝罪。令斟茶奉神父。藩司曰。是尙不足。須叩頭。某卽跪。叩頭三下而起。君試思某君平日亦諤諤。而一旦失身分至此。寧不可忿。余聞言未畢。卽氣忿填膺。後思此事大奇。何他無所聞。後徧問自皖來之友人。或官場。或紳士。或流寓彼中之友人。咸茫然絕無所聞。噫。豈捏造以相哄耶。吾至今疑怪之。

癸卯。俄事日急。有常州人余君。見余張園。言俄人在奉天一事。極駭人。余曰。確乎。曰。固聞諸某巨公。是時余亦出入中外日報。顧以此事無他聞。不卽登載。次日。又見余君。詢昨所言。何今日外間尙無及者。余君答語含糊。余窮詰之。余君忽曰。卽謂我造以給君。亦何大奇。余聞其言此。乃悵然逕去。

乙巳春。余居京。偶至譯學館。遇教習某君。動色謂余曰。君知近日將有大變故乎。余見其狀。亦皇然詰其故。某君曰。吾頃至通州軍隊中。言適得政府某邸電。言日內恐

有變動。屬一切預備。一俟密電至。卽開隊入京。余聞言大震。顧以事太重大。未敢宣也。逾數日。乃寂然。復問某。某亦自怪之。久之。偶於他處遇某。某則自圓其說曰。余近又至通詢前事。云後又得京電。屬解嚴。茲事吾至今心悸。蓋彼等之目的。意余不審而電上海。則報紙一登。長江一帶匪徒。卽可藉以起事。其計畫成否不可知。而余必已受累矣。人事之可畏如是。

丁未春夏間。京師忽傳岑雲帥在上海續娶某大員之女。儼然若實有其事者。其實某大員與岑年位相若。何爲以愛女嫁之。卽此可知其不然。然以言者甚多。竟無人不信者。亦可笑矣。

以上所舉五事。大小不同。造言之人。命意各別。然世路之險。洵可由此推之。外人指陳我國風俗。確者固多。而隔膜者亦不少。惟有數事。頗洞中癥結。彙而錄之。足見吾國民之急宜着意教育也。

王苑生觀察爲余言。天津駁船公司。自海口輪船上運貨至紫竹林。輒有缺少。華洋

商人以此具控者多矣。顧以不能指證。悉不得直。而公司爲外人所設。一家專利。得十分之保護。故控者雖多。而公司固自如也。有與公司之西人諗者。謂之曰。控者如是之多。則有弊必矣。此等弊端所得。悉歸買辦等私囊。於公司無豫也。然則盍易一小心謹慎之買辦。無令公司代若輩受過也。西人曰。吾豈不知此。顧貴國人之性習。吾知之審矣。無人不思例外之獲。且無人不工作弊。然久於此者。尙有戀棧之心。不欲過甚。以致不保其事。若驟易一人。則彼作弊無轍跡可尋。且驟得此佳事。彼必盡力以謀大獲。則害事愈甚矣。故無寧隱忍仍舊之爲愈也。

向來信局寄信。必交信後始取信資。故尙不大失誤。自開郵局。凡不掛號之信。皆先貼一二分郵票。送到後不復取資。而郵差恃無質證。不送到者居多。甚至有擲之池蕩中者。見報章者多矣。近北京一分之信。輒皆送到。然推原其故。則雖貼一分郵票。而郵局皆以一簿書每次收信人姓名。每處信送到。輒須取收信之證。蓋非是則永不能使信送到也。

順天時報館之一宮房次郎君爲余言。自來此辦報。覺一事中日風俗迥異。日本報館亦時收匿名僞名之信。然皆言公益事。或言某處橋梁宜修。或言某處溝渠宜浚。此間則不然。大率誣訐人。欲借報館以洩其忿。甚至言人閨閫。而言公益者乃寂然。余聞之泚不能語。

西人多贊華工之勤。或曰華工之勤。乃視督工西人之鞭。倘無此。皆輟業吸煙矣。此諛華人語也。有一贊華人者。某報載一西人謂華人辦事極有能力。無論如何艱難困苦之事。皆非所懼。惟須識華人性情。應約估此事應需若干。而包與辦理。則一日可兼兩三日之工。一人可兼兩三人之事。倘按日令作。則必致延誤。余屢試屢驗云云。此贊華人語也。然尋其意味。仍是相類。總之謂吾國人不能按期辦事也。又按以上云云。尙是指閩廣等省人。雖非激勸不可。而精力固完足也。若他省人更不能矣。西人辦事。功課之密。規則之勤。勝我國幾百十倍。而我國人乃誤認。反以爲逸於我。輒曰。若西人治事。但須每日上午幾點鐘至幾鐘。下午幾點鐘至幾鐘。而禮拜日悉

停工。是其赴工之外。餘皆歸自用。較之我國逸多矣。殊不知彼所謂幾點鐘至幾點鐘。此實在到工之時刻。而到工時又極辛苦。故晨起盥漱早餐。急赴辦工所。已僅僅及時耳。午餐亦然。道遠者大率不能歸食。則就食於肆。日本人則往往自家送食至。往往冷食。至晚散歸時。仍須視此日公事如何。倘有未了之件。或事雖畢而叢雜須整理。則必須事竣方能歸。故何時到工者。此限其遲到也。若何時散工。則並非限其屆時必散。不過謂此時可散耳。辨之不明。一若散工時刻。必可離辦事處而去。抑何可笑。且各國凡辦公之地。爲事皆極煩冗。諸人運筆如飛。尙恐不及。非若吾國輓近。雖定入署時刻。而實無事可作。咸相聚談笑。或辮髮剃頭。甚至任售什物者入。諸司員恣意看古董字畫。或珠寶也。

合肥性好謾罵。所昵或將登用者。則罵尤甚。故左右輒以被罵之輕重多少。卜憲眷之衰隆云。督粵時。有思得中軍者。顧與藩司觸忤。或言君欲中軍而與藩司不洽。似不可。此人遽曰。是無慮。前日中堂已罵我滾矣。蓋武人心無回曲。竟直言之也。官場

聞者。傳爲笑柄。又有粵候補知縣某。與女僕私。初無事也。已而署某縣。被其夫控官。致撤任。某懼甚。問諸知刑名者。曰。是無慮。撤任外無餘事矣。某聞言。乃徜徉自若。一日飲友所家。中人踰跟至。曰。此女僕忽逸去。無可踪跡。某惶遽。復走問人。曰。此則可慮。彼可控君藏匿。或他故。其罪可至出口。某大懼。擾擾久之。或改成語曰。此二事云。彼婦之走。可以出口。一字之滾。榮於華褒。





W-705 W-703/1503  
汪穰卿筆記卷三 雜記

丁未。江浙方譁爭蘇杭甬路事。上海有一無意識之商人。忽投函英使。謂余乃先首抵制美貨之某人。嗣以辦商會事中輟。今貴國如不廢蘇杭甬路約。則余將以抵制美貨之力量。抵制英貨云云。某並登各報廣告。後余聞英使得此信。覺甚異。使人觀其內容。則復封而還之。不加一語。按此等舉動。無以名之。祇得謂之瘋。英使之待之。亦侍瘋人之道。可謂辱極矣。顧不知某商人者。亦知爲辱否。

某年。美之貴人塔虎脫至申。申之商人起而歡迎之。沈仲禮主其事。使女學生數人周旋其中。此事甚爲外人所怪。蓋吾國素以男女有別聞。而忽有此。固足異矣。况又不與西禮相合乎。而此等女學生。初無酬應之經歷。舉止無不生澀。在西人觀之。惟謂中國人裝飾女子以悅美之貴人而已。是日席間。沈君演說中。提明塔虎脫君將爲美總統。此語甚不爲塔君所喜。尙有他語。亦欠圓活。塔答辭頗露不悅之意。以上

兩事合而觀之。則知與外人往還。大須著意矣。

粵華人赴南洋工作。多不相知聞。光緒初。乃有刻地獄圖說。爲之籲於世。乃與港官商酌。由港官派人檢查。然爲猪仔者。大率甚愚。且爲主者所懾。故港官問願否前往時。無不言願往者。官場亦委員在潮汕等處截搜。願爲猪仔頭者。每販一猪仔。奉委員銀四元。每年無慮數千。故官場反因是多一美差。

有爲廣州美領事之譯員者。一日隨領事見兩廣總督。甫至客座。忽一人入。潛遞一紙。則銀票數千金也。駭問何故。曰制軍卽出。汝於領事言次。可僞傳領事語。求一某事。此事賓主皆不知。汝得此無害也。願此譯員頗有操守力。自言不敢爲此非義事。其人怏怏去。已而事畢回家。則有人饋珍貴之品。羅列几案。並有一信伸前說。言今先以此相餉。事成則前款仍相奉。決不食言。譯員又却之。他日忽來一函。言某事必須汝照辦。否則以白刃相加。二者惟君所擇。譯員見此。知不可久留。乃託故辭去。此譯員可謂賢矣。惜傳者未能舉其名。然粵中風氣。可見一斑矣。或曰。粵人不畏死如

是足敬也。然余居粵聞此等事多矣。顧未有出於義者。或曰。能不畏死亦佳。余曰。此何足言。蓋此類事必有姦猾者主之。不得已用強橫手段。則雇死士爲之。成則若干。不成而死則若干。皆有價格。亦不甚昂。倘中變。則處之甚酷。何義俠可言。何不畏死可言。

近報有載土耳其將與中國訂約。且與蒙僧結交。按蒙僧之名詞大誤。當改作回教人三字。此事或以土耳其衰小輕之。雖然。不可忽也。土耳其國勢雖後於各國。而回人之在吾國西北。則勢力盛大。迥非蒙藏所及。猶憶庚子辛丑間。土與英俄交涉後。遽行了結。且曰遠東有事。吾等當往觀釁。不暇事此。後又有土耳其二人至我國。觀察各處回教人情勢。或曰。回教人實往請之。由是觀之。斯事亦甚不可忽也。

己酉端午帥督兩江。忽有以合辦華興銀行請者。視其名字。則赫然當代名人。且素主不用外款之某君也。願其措辭極巧。又不得不批准。然後來事竟不成。考其故。則遞呈南洋大臣呈中。稱華洋各集五百萬。實則各集百萬。而華人不能得此百萬。乃

以百萬之股票。押與洋人。卽以所押之數。爲華人之股。願華人至少尙須出十萬。否則不復能成華洋合辦之局。後以併此十萬不能支付。遂罷。此事有目擊者言之。其不成之故。則另一人言也。於是有詬某君言行違反者。有詆其引虎入室者。或以叩余。余曰。此難言矣。某君本非商務人才。偶乘便利。又挾勢力爲之。幸而得成。而擴充一切。至無涯涘。其最可痛者。則內外絕無助彼之人。外之與聯絡者。將利用彼者也。內之食於彼者。將窟穴其中者也。逮至情見勢絀。外張而中枵。乃至假途於必不可爲之事。而卒又以不能成而罷。亦足悲矣。若夫主持不用外款之是否。則又別一問題。此說是否出彼之本意。亦別一問題。不必遽牽及也。

今日紛紛設銀行。實則卽向來錢莊票號也。實則奪錢莊票號之利。而併不如其有規則也。十年前通商銀行初開時。延一人爲大班。居數月。見營業之內容。大驚懼而去。曰。吾國商業。從無如此跨空者。如此何可支持歟。按三十年前。余卽聞錢業中人自誇曰。吾輩但須一二萬資本。卽可轉動數十百萬之事業。余甚異其語。以爲莫大

之才略。近始悟此等語。直與會匪自誇一呼可得十萬二十萬人者相同。狀若足資。恫嚇。實則爲大禍之所伏。或曰。跨空之病。固吾國商務之死症。然一時嚴爲取締。則又不可。蓋各處市面。全恃如此支架。一掣動則市面全倒。而大亂隨之矣。猶之病。虛人之投以峻劑也。此說亦甚有見。維持商務者。以爲何如。

上海各國領事。時向上海道請運米出口。其實非洋商也。有時併非華商。或平常華人爲之。而分包與商家。又有時則平常之西人爲之。而轉與華商。亦竟有請得而無人過問者。亦有商人運去而無利可圖者。其道蓋非一端。然必領事請諸官。而轉輾關說。所費蓋巨。及事成求售於各米行而不滿額。或米行盡認其費而不能銷。則轉致爲累。又從前之所謂出口者。卽出洋也。近則以各省禁米之故。以出各省境爲出口。而運至海外者爲出洋。又以洋商亦時運吾國此省土貨而售之彼省。於是各省禁出口之米。亦受外人干涉。致有示禁後須二十一日方能實行之說。今年湘省之禍。亦半由此。講時事者宜研究及此。

又出洋之米。實仍是海外之華僑食之。蓋歐人之麵包皆用麥粉。安南暹邏皆出米。日本值年饑。或偶然求糴。需此者惟華僑耳。亦研究茲事者所不可不知也。

焦山之海西庵。屋宇清潔。餘屋均無埽像。惟第一進有觀音像。亦甚小。故騷人墨客。樂下榻焉。前數年有鎮江人焦樂山者。得爲上海大清銀行大班。乃謂焦山之焦處士。爲彼遠祖。因埽處士像。納諸庵中。且先使人問山中諸廟。諸廟僧人視爲大問題。已而議得此事無可阻止。祇得聽之。惟與約定。將來如重建廟宇。不得高於定慧寺。定慧寺者。焦山之主廟也。凡諸古物。若商周彝器。及楊椒山先生字。瘞鶴銘。皆貯焉。故今日至海西庵。一入門。惟見一巍然埽像。塞滿屋宇也。

古人題詩。過三峽者必言及猿聲。過揚子江者必言金焦並述。然近來金山已連岸。昔之所謂中冷泉。卽在金山寺相近。以闌圍之。築室其旁。過客欲試泉水者。可入室啜茶。至三峽久無猿聲。倘使詠詩者不知此。猶復蹈常習故。豈不爲識者所笑。

彭剛直至焦山。亦住海西菴。某年公至時。王之春爲江蘇藩司。往謁。蓋王之起由公

援薦也。此次不知以何事。公責之備至。聲色諸厲。王至屈膝謝。僧在房外覘得其狀如此。

凡由中國渡太平洋而至美者。必少去一日。此稍知歷法者皆知之。吾國人初至美時。不知有此。故所書之日。恆錯一日。如應作初二日。書作初一之類。於是與外人交涉。甚費剖辨。百餘年習爲故常。直至楊子通欽使時。始反覆開譬。又著爲論說。發行各部。始克改正。此事常州人余君易齋告余。余君卽隨楊使至美者。且以彼時文告見示。惜今已失之矣。

乙未。李文忠奉命至日本之馬關議和。過上海。官場例設燕。時文忠兄筱荃制軍亦在上海。勢不得不請。顧有難者。坐席次序。本應先兄後弟。然文忠氣概。似無屈居第二之勢。諸人相商。甚難其事。乃擬姑勿先定。俟臨時再設法。屆時則文忠已自據首座。曰。今日諸君特爲我盛設。不敢不坐此。視筱荃制軍。已逡巡坐次席矣。已酉。梓宮奉移之前日。某貴族之馬車。將由天橋御道而出。警兵阻不可。貴族大怒。

盛肆威嚇。警兵鞠躬前曰。天橋者。恁家之天橋也。常人不得由中間御道者。恁家之法。則也。警兵何知。惟知遵行定章而已。今恁以恁家之人。而欲破壞恁家之法。何不可之有。何怒警兵爲乎。貴族無語而去。此警兵之語無幾。而透澈婉轉。惜未知其姓名也。

陳君錄。學於法。偶譯法人所撰雲南書爲之跋。備言法人覬覦雲南。意甚叵測。以爲己譯華文。不致有他累也。不料爲寓華法人所見。譯其跋文寄回。於是法人大譁。謂陳獲學於法。乃不知感。而盛相譏誣。乃公議不許復至法校。陳以未畢業。不得不復入原校。正悵悵無之。會陳奉委爲平和會會員。而法國之委員某君。卽該校教習。素知賞陳。乃百計爲陳道地。仍得返校。吾國之人。動好逞臆直談。縱筆直書。而於事情委曲。局勢障礙。並未顧及。小則來詰責。受窘迫。大則積怨怒。挑國釁。無乃失之不智歟。（按此條末數語。係謂外人防察之深。則吾國人下筆時。更須注意。非謂當隱默不言也。幸勿誤會。）



士君子既欲言論救世。則必自尊其言論。事必求其確實。論必求其正當。若初未調查明白。而遽宣諸筆墨。則往往害於事。吾輩好發議論。時犯此病。卽言及商務。必首曰稅斂太重。致價太昂貴。不能銷行。願釐稅之於商。究竟若何。吾輩實無一人躬自檢勘。惟聞一二人言。卽書之而已。去秋余自上海赴蘇。車中遇一直隸之南宮人。詢其所事。云向以販南方之綢。至南宮冀州一帶銷行。使夥友居蘇司其事。今往督視之。余問運綢至北。須繳釐稅若何。其人曰。吾等此業。悉包與鑣業承運。吾不詳。約由清江浦至直隸。每疋乃二錢餘。余曰。此殊不了了。究須十之幾。彼又曰。質言之。則每值一千兩。店中與之五十兩。釐稅水脚保鑣咸在內。無他需矣。余曰。此所言內地也。若過洋關則何如。彼曰。每值千兩。須七十兩。貴於由內地多矣。余聞其言。推詳久之。意其所謂包辦者。必有以多報少之弊。洋關乃不能然。据此言。則吾國國內抽釐稅。雖爲他國所無。然估其數。不過百之二三。似非如吾輩昔所言也。而商之病已如此。工藝不興。土物不出。又如彼。意其原因。尙有十百倍於此乎。吾願有志者更詳細調

查之。

己酉。余在京漢道中。遇舊友吳萃伯君。談時事甚歡。願每過一車站。輒有警兵一隊。至車前立正舉鎗。若迎送貴人者。而實無有。吳君曰。吾自京奉來。皆如此。有同車西人頗對余笑此事。究此學何國禮歟。余曰。吾國事不可究詰者。不知凡幾。何獨此。有頃過一站。又如此。吳君呼問其故。曰。此本以迎貴人。然有時恐車中有貴人。而前站未相告。或見告時已遲。故定例不論有無貴人。悉行此禮。吳君聞之爲失笑。按吾國接差。向視爲要事。當差者極苦。前曾小侯使英旋。津之官場。派迎塘沽海岸。數日未至。忽潮漲漂沒數十人。此事曾敬貽觀察爲余言之。余驚曰。如此豈非糟蹋人命。敬貽曰。此等事不知凡幾。此特小小耳。余大異久之。

有江浙世家子過申。居其族所設肆中。忽數日不歸。肆人徧跡不得。大驚。俄得其信云。被拘南市工程局已數日。速設法保出。肆人又大驚。姑依言往求釋。至則局中固言無此人。力爭。則使人導之。徧視押中人。瞥覩其人在焉。怒指曰。此非是耶。局中人

曰。彼來時。自言姓名非此也。問之信然。然以保人係有力者。遂得釋。後詢其故。則知其偶行南市馬路。見路中遺一西信。其人略識西文。見須送至南市工程局。卽爲之送往。局員視信畢。問汝爲送信人某某否。則唯唯。問信中所言汝已了然否。亦唯唯。局員乃正告之曰。信中謂彼所用細崽某某甚無狀。今令送此信至局中。請羈押若干日。始釋之。汝既自承。當卽照辦。遂令付押。一時無以自明。乃至李代桃僵。後乃私作此信。託人郵致。始獲釋。店人尤之。曰。何傷。吾在某縣學堂爲教習。嘗歸遲。門已閉。徘徊間。爲警察詰。余不言。遂爲引至局中宿。次早始歸。斯何足怪哉。按此事本不足記。然細思之。則絕可怪。此人甚聰明。稍有學問。下筆千言。亦能論時事。平日非癡非癡。又時至上海。以理言之。決不應有此。拾路中信奇矣。從而爲之遞送。更奇。其尤奇者。則何以忽不明言其故。直認爲知信中情事。致遭此小厄。假使事情重大。將若之何。天下人心理。真有不可臆測者。此類是矣。至士子與細崽。相去懸殊。雖彼自承。局員何竟不深察。况天下安有據一無頭無腦之信。遽依以罪人之理。吾國人之辦事。

苟且阿徇。一至於此。可歎。

余生平見畫本及攝影法寫真多矣。然無怪於吾杭戴用柏先生者。先生嘗出一紙畫天女。(卽月孛星)右手把劍。左手提一人頭。鮮血淋漓。卽先生小像也。雖云示戒。然未免怖人。

黃祖絡爲浙藩。以貪著。嘗以數千售山陰缺。有趙姓行六者得之。上海戲園演爲朝天串一劇。中間扮花旦。言某缺須若干。山陰則須若干。黃聞之大驚。亟使人以二千賂園主。故唱一次卽罷。然後卽被言官參劾去官。

酒座中。一客忽回首問所召妓曰。汝所歌者何曲也。妓淒然曰。吾歌此於君前三年矣。君乃併不知所歌者爲何曲乎。余謂此語悲矣。妓之歌必爲客之喜聞而歌之也。卽客之譽其歌。亦必不一二數也。乃有此一語。足徵客初未以此置懷。而前之爲徒勞也。世之誤意人之相信。而傾心事之。其亦視此歟。

客於妓前詆他妓之狎園人優伶者。妓睨視久之。曰。君輩於狎園人優伶者。詆之至

矣。其於不狎國人優伶者則如何。余謂此言足愧今之社會矣。刻責於彼。而淡忘於此。不足資激勵。且以徵人情之薄也。

魏君冲叔曰。中國人練馬。但能使服從耳。西人能使有精神。有紀律。不獨練西國馬佳。卽練中國馬。亦勝中國人自練。噫。豈獨馬然哉。又馬之馳騁。各方不同。近讀唐許渾詩。有胡馬能漢行者。謂中國馬馳騁法也。二字甚新而古。

吾鄉父老傳言嘉慶中。有外省人月夜步游湖堤。時水天清曠。寂無一人。深怪杭人素稱風雅。何如此佳景。乃無人賞玩。忽見橋闌坐一人。且似趁月觀書。大喜。同調有人。亟趨赴之。則梁山舟學士也。意所覽必佳帙。亟索觀之。學士乃亟匿其書。轉疑爲珍秘。不肯示人。奪而視之。乃典當中月總（每月底結帳之名）也。不顧而去。余按學士素以清德著。何至如此。且檢勘物業。亦人事應然。卽欲避人。則爲地多矣。何必乘夜閱諸橋上。吾杭舊俗。大率清而近薄。而嫉妬之心遂甚。於是遇有聞人。輒好指其疵累。以炫己之獨見。且自表非阿徇。此等事固可斷爲必無。卽有之。於學士清德亦

未有損。且純全之行。自古爲難。如謝安以雅量著。而暴風盪舟。亦且變色。（世說新語）郭子儀以大度著。亦嘗以小怒殺人。若執此一事。卽謂謝郭二人生平皆俗狹。可乎。又凡廉潔者不免吝嗇。精明者不免過刻。而世之論人者。欲其廉。又欲其不吝。欲其精明。又欲其不刻。不特此也。於清節之士。旣刻求其纖微之累。又欲其出諸自然。並欲其不自知爲清。是非世上人所有。必造物別造一種天人。始能應如此萬求。卽如晉書言謝安。聞謝元大敗苻堅後。不覺屐齒之折。後談史者。幾謂謝前此安詳之態。皆屬矯僞。不知如此卽足爲雅量有德。若天然安重。不震不矜。語則有之。吾未見其人也。

魚翅。自明以來。始爲珍品。宴客無之。則客以爲慢。顧庖人爲此。未必盡得法。大約閩粵人最擅長。次則河南。前時閩之京官四人。爲食魚翅之盛會。其法以一百六十金。購上等魚翅。復別選再四。而平鋪於蒸籠。蒸之極爛。又以火腿四肘。雞四隻。亦精選。火腿去爪。去滴油。去骨。雞鴨去腹中物。去爪翼。煮極融化。而澆取其汁。則又以火腿

雞鴨各四。再以前汁煮之。並撤去其油。使極清腴。乃以蒸爛之魚翅入之。味之鮮美。蓋平常所無。聞所費并各物。及賞犒庖丁。人計之約用三百餘金。是亦古今食譜中之豪舉矣。四人者爲翰林林貽書。商部主事沈瑤慶。候選道陳某。其一人則不記矣。方是時。吾國之東三省。正爲日俄兵蹂躪也。

乙巳。余族人以知縣至京投供。署年爲三十七。次年。至吏部投供。視所書年仍三十七。曰誤矣。部中人曰。汝原開履歷爲三十七。何得誤。曰。去年三十七。今年非三十八乎。吏曰。若欲改三十八。須取同鄉官印結方可。族人不顧。去而語人。莫不軒渠。

凡前任虧空。上司無如之何。乃物色能代彌補者爲之代。或竟強令後任代之。此雖非法。然各省多如是。近河南洛陽縣某令卒。虧空甚巨。藩司朱曼伯壽鏞。知武陽某令與同居。乃勒令代填虧空。始準赴任。時某令適自藩署領庫平銀四千兩。卽繳入代還虧款。藩署吏不受云。須照例加傾鎔火耗。駭曰。此適自署領出。緘識如故。何加耗之有。告之朱。朱曰。此庫吏事。汝須與彼言之。某不得已。加耗銀。始得收納。

三喇嘛者。在東蒙諸旗極驕貴。東郭羅斯王。其義兄弟。王子爲其義子。王之立不以正。三喇嘛有力焉。遂干預其事。時俄人初營東清鐵路。三喇嘛與周冕通。先以地押與俄人。已而遂爲俄人得。故三喇嘛甚富。偶游俄妓家。輒以人挾俄帖往。程雪樓爲黑撫。欲殺之。三喇嘛與京朝貴人多通來往。程竟無如何。後檄令赴質哈爾濱。由中俄官會審。三不通漢文。而漢語甚善。辨論滔滔。問官竟不能屈之。

留學日本學生有畢業歸者。見伊籐侯。時尙爲侯。且請教焉。侯誨之曰。閣下歸國。必入政界。吾無以相贈。謹以一言奉告。凡辦事總以誠實二字爲根柢。按伊籐君雖功烈卓著。而生平遺行亦多。故東人不以第一流相許。而其言如此。吾國人亦可以自省矣。又按日本人於吾國古來忠節之士。如文文山。方正學。楊椒山等。最深欽佩。卽彼國新學之人。亦未聞以他說不同。而稍存輕視之心也。前時隨小村專使來京之人。頗物色諸人文集。云回國時。將以此爲贈貽之品。未知吾國人至彼國。亦能以此等物事爲歸國之贈品否。



皖人劉步元。字仁齋。幼隨父在鄉耕種爲生。十五六時。方驅牛田間。一相士見之。謂其父曰。此子貌不俗。若遺讀書。必有成就。父曰。此兒蠢蠢。安得有科名望。相士曰。濁中帶清。將來必有成就。父以無資力辭。相士曰。吾家距此不遠。吾弟亦設塾。吾當使減其學費。暇時則爲傭以酬。如其言。讀書果聰悟。日有進益。後成進士。爲江西之崇仁縣。崇仁鄰金谿。金谿有張姓村者。地介崇仁縣中。素蠻橫。不許肩輿入其村。劉赴鄉勘案過其地。肩輿甫入村中。一武舉輒率衆闖截使還。劉問何故。曰。吾村素不許肩輿闖入。劉又問其理由。曰。張姓。張飛之後也。祠堂供張飛。故如是。劉忽思得一策。因問曰。汝等知本縣何姓乎。曰。不知。曰。亦知本縣何人後乎。亦曰。不知。劉曰。吾卽漢劉元德後也。汝祖張飛嘗爲之臣。子孫相見。何得無禮。衆大驚。愕視良久。則亟助昇肩輿。至其祠堂。進飲食。復送之出村。劉以修堤嘗住某縣數日。時吾家芍卿先生爲縣令。其子建齋時與劉燕談。備得其詳。後以告余云。

杭人許善長。字季仁。咸豐間爲內閣中書。才思清俊。顧落拓不羈。好狎優伶。貧甚偶

假得數十金。必盡費之韓家潭等處。時英法兵入京。京官多潛走。許向同官某假貸。其人曰。假貸可也。然余亦有事相求。必諾乃可。問何事。曰。余有老母。擬卽移家近畿。而今晚當值。欲君相代。如允。當相貸二百金。許卽諾。夜宿閣中。篝燈觀書。時恭王留守。夜出。察諸值宿者。乃多空無人。至內閣。望見有燈。趨之。見許。問他人多不至。君何爲者。許初不識爲恭王。然意必爲貴要也。乃起對曰。今京府空虛。各署文書深懼遺失。故不敢不致謹。王甚獎歎之。問其姓名。曰。浙人許善長也。後中書有缺。特越次補之。而誤爲許善昌。許旣得補。乃遞呈吏部更正焉。

宦途升沈。至爲無定。從前資格之見深。故失之雖驟。而得乃以漸。近則忽進忽退。直有不自意者。而失時情況至難堪者。尤莫如前郵傳部侍郎朱君寶奎。蓋朱甫驟見擢用。不數日卽斥罷。是日朱方以新到任。各處拜客。坐馬車中。洋洋得意。至一處。主人愧於言。未之告。又至一處。則主人微示意。屬其歸稍休。逮歸乃聞惡耗。頓時憂喜易狀云。校者按朱於光緒三十三年三月初九日。補授郵傳部左侍郎。旋以岑春

煊効其聲名狼藉。操守平常。於是月二十三日奉旨革職。

蕪湖某路。及漢口之歆生路。娼妓之營業甚盛。且爭欲得其處。賃值雖貴無恤。蓋其屋爲合肥某貴族所營。能以大力保護。差役痞棍皆斂跡不敢至。噫。門第之高。聲望之佳。如彼貴胄。而屈爲此。亦可異矣。

西人遇事肯加研究。雖涉穿鑿。然其用心可喜也。有江浙舊家。以家藏大磁瓶交粵人霍君。在上海所開之鴻昌寄售。其瓶腹大如西瓜。惟已截斷。一線斬齊。中略有參差。亦不及半分。合之泯然無跡。不能入滴水。技亦精矣。顧當時何以截斷。又何能如此嚴密。則莫由知其故也。有西人至。觀玩再三云。吾知之矣。是必有以善於截磁。自炫於主人前。乃以此試之。遂傳至今云。

憲政編查館開後。廣羅人才。望高而權重。顧諸君每日到館者甚少。主者憂之。乃定一例曰。凡每月到館不及二十日。則月底付薪時。須即將本員薪水扣去。此例既定。到者較多。而晦日尤大集。蓋皆恃此湊足二十日之數也。一日有館員訪友。忽大雨。

談笑方洽。忽問曰。本月是小建。是大建。曰小建。卽命駕冒雨去。甚怪之。已而省之。則是日爲二十九日也。

凡同姓有特別之標幟者。無過章姓。余見數人。咸曰伊家先代有節婦。小足趾歧。於是其子孫盡然。今分居他處。亦莫不皆然。女則僅傳其子。至孫卽如常。是亦奇矣。凡性巧者能隨風會以擴張其業。去年剪髮風潮起。日本之理髮師乘時而出。每人索銀五角。諸薙髮匠咸驚惶。東城玉津園之薙髮匠。獨徧發傳單。自言於此研究有素。客苟有志於斯。但須銅元三十枚。倘不合意。願將原資退還。免使利權外溢也。於是至者雲集。

錢塘戴君言。前七八年時。皖之懷寧知縣某。時至府署。與太守討論公事。晤談旣殷。形跡胥忘。二人皆癖於鴉片。一榻橫陳。雙鎗對舉。幾夜夜如是矣。一夜懷寧令偶談至快意。不覺起立舞鎗而言。失手一揮。而太守二齒竟爲碎折。令大驚。亟請罪。後不知如何了也。

杭人俞姓。至京偶拜一客。素不相識也。至客座候久之。忽一人衣冠入。俞以爲主人。卽拜。其人亦亟相答。蓋亦外客與主人初往還也。頃之。主人便衣出。二人始悟前誤。咸惶窘。俞匆匆出。與其僕登車。行可五六里。僕覩御者面。覺非向人也。視驟亦非是。又視車亦非是。急白主人。俞大窘。知必誤乘後客車也。亟驅返。則已車故在。後客正與誼問也。

江西初辦鐵路而苦無資。有寧波人李姓者。自言能集華僑款數百萬。並於合同聲明。如查係外人之款。則願罰若干。故疑之者雖多。以罰款之重。不能致詰也。然李卽寧波商人李厚祐之弟。素無名於商界。所得家財。大半用罄。此款云係僑南洋寧商之款。顧寧商僑南洋者甚鮮。安有是。種種皆足令人致疑。事遂罷。年餘。又有某洋行買辦胡捷三。介紹巨款。亦謂出之華人。然事跡奇詭。大爲反對者口實。發之於中外日報。致大起爭競。後卒以爭之者衆而罷。顧余嘗於某人處見其合同。則實可異也。中有一條云。如十年內不能查非華款之實據。卽應作爲股東。同享利權。余謂某曰。

觀此。安怪人言。豈有真華款而作如是語者乎。且如是。則較之借洋款爲甚。其人默然不能辨。二事並有實據。江右人至今能道之。或曰。彼合同如是。獨不畏查出後吾國照合同辦乎。余尋思久之曰。是外人蓋以能入股爲重。若續借。則以股分多而得專其權。則更得計矣。或又曰。平常借洋款。彼利益無算。今祇得平常股東之利。彼甘之乎。余曰。是吾不能知也。願有一說焉。外人之算計此也。吾恐外人此等行爲。非對於我而爲之。對於他國而爲之也。直看到數十年以後。萬一吾國有不能瓦全之一日。而各國將計其權力以爲分。而中有一國。於此省鐵路有若干權利。於彼省鐵路又有若干權利。則較之餘國爲有辭矣。故爲此者非爲目前也。爲將來也。

有至洋行定貨者。一人書紙。請定某貨。主者謂宜用我之定貨單。其人書與之。而索回前所書。時諸事彙集。主者甚以爲煩。嘖叱之。他商人亦願謂此人多事。何必索此。久之事稍間。主者乃謂衆曰。曩者某君實非誤。余一時躁耳。天下豈有定貨而出兩單者。衆乃爽然。按此事極小。亦足見中西人程度之不同。西人雖偶失之躁。而不欲

沒真理。必白之而後快。若惟恐誤人者。而我諸華人不知以理爲衡。而動於強者之一怒。輒將傾徙以就之。以是性質。而欲獨立於世界。難矣。

癸卯。余居申。偶見廣告。知圓明園路外國戲園。方延吾國會至美國賣藝之朱某演藝。此事雖小。然是園以華人演。余惟此之見。而外人之佩服吾國藝業。亦惟此之見。因遂約友往。坐余前者一貴游子弟。亦與余識。朱出奏技。西人觀者無算。拍掌聲若雷。余亦欣快。此貴游子弟乃懊惱曰。原來只是吾國舊戲法也。乃騙吾數元去。

有飲於上海之曲中者。忽一西人闖然入。坐客愕然。顧此西人乃作乞憐狀。妓主人曰。近時有之。不知何國人也。予之金則去。一候補道聞言。遽出銀一圓畀之。遂去。咸歎曰。洋人作乞丐。亦大佔便宜也。

前十餘年。上海初出遊戲報。載居民拾得路人巾裹。守候其人回付之。裹中大有銀鈔。其人謝之。不取也。已而有天主教之西人見此事。亟函遊戲報館主筆。問其人地所在。且曰。此等事在吾西國。必大喧傳。大小報紙必皆登載。人人稱頌。乃貴國如此。

寂寂。僅見貴報。亦不詳其名。何中西風俗之不同如此。

又庚子有自北省逃至上海之難民女。至大馬路南誠信煙室。向煙客乞錢。一客與之獨多。次日亦然。且與之有戲色。女端然曰。客無然。吾今雖乞。吾良家也。客惠我甚感。若意別有在。請反前賜。客悚然止。此事見繁華報。余驚異。欲遣人物色之。遷延不果。合上二事觀之。則吾國好善心之淡漠。良可異也。

揚州鹽商某。積資至三十萬。性極吝。年七十。衆謂此番生辰。必宜有以相餉。某唯唯。乃預戒販雞鴨人曰。某日吾將請客。可以晨來。吾自稱量。皆諾。是日來者紛集。而某不出。使人勞之曰。主人以汝輩遠來。不可無以相餉。各與麵一碗。衆喜食之。久待猶不出。午又各餉麵。衆又食之。逮暮始出。則雞鴨屎尿連下。斤兩乃大減。某平生事類如此。今七十餘。猶自出買菜也。此事許九香觀察說。

許君又言。先時在家。嘗勸豆餅出口者。每餅捐一文。爲賓興及諸善舉費。衆皆諾。一富翁乃不可。許曰。君何爲若是。今衆已允。而以君一人敗大局。何苦如是。此人曰。君



殊不知爲我計彼等皆小戶。貨少。歲捐只十餘千。捨是許曰。君爲善事。則自君以及子孫。歲均得捐。保子孫能如是哉。許忿其言曰。卽不然。君助善舉。稍長入養塾。老者入養老院。婦女則入清節堂。何嚴斥。將治以阻撓善舉。某大懼。轉使人求許言和。已零落矣。

郭小汀部曹言鄉人以饑。羣設廠施粥。一富人亦其使。以佳器盛粥。賸以小菜四品。次日自往謝之。數百元爲廠之光。某恐發露其事。乃出金如數。上海浦東高橋地方之陸家。自元明以來舊家也。匪首領某據之。匪平後。陸之子孫歸視。狼藉不可容虎。水清不見魚。或謂中適嵌大清二字。意士人

者。余家舊居杭之館驛後。在振綺堂老屋之西偏。道光中。俞吉庵先生館予家。嘗畫梅於壁。亂中亦爲賊踞。後此梅乃宛然無稍損。大似有意存護者。後賃爲官邸。輒被刮剝。是官尙不如賊歟。

北京煤市街。有陽春居者。老肆也。已而肆夥數人。噉主人得利。卽分出爲某店。前年肆中一夥。本主人之戚。忿諸友多欺主人。一日忽自破腹死。報諸警廳昇之去。以藥活之。訊以故。堅言無他事。惟願死。遂揭傷處而沒。東夥均不被其累。亦異矣哉。

去春京中雪甚。一日正雪意濃密之頃。有十五歲小兒坐手車行北城。曳車者亦纔十七。坐車之小孩忽託言欲溺。入廁中。又呼曳車者入。遽欲鷄姦之。別擱良久。二人咸狼藉滿身。適一十歲小兒至。見其狀。乃呼警察拘二小兒去。又有十二歲男孩。被十七歲女孩誘之強姦。至出血。歸哭訴於家。亦控警廳拘治。二事相鉅。纔十數日。亦異聞也。

近來麻雀牌甚行。男女雜坐。不以爲嫌。因而涉及溱洧者有之。京曹某君亦酷嗜此。

有客同嗜者至。輒曳入局。不足。則使妾出足之。顧不能無防。則以板午隔棹下。使足不能相觸。噫。用心亦苦矣。（按午字。卽十字花之義。見周禮儀禮。）

十餘年前。余在申。偶呼人力車。與錢覆之。多一文。以返余。此事當時余殊不覺異。後思之。乃驚爲難得。又余友徐芷生部郎。車中遇丐者。與一文。車夫曰。若輩壯而惰。不事事。君與之錢。適長其惰。噫。此名言也。而不意出諸車夫之口。

或行於京之後門。有得鴉雛者。母鴉隨而噪。聲甚淒切。或聞而悲之。請其釋此雛。再三言不可。曰。吾晚餐乃恃此。久之。母鴉猶追鳴不捨。或請以錢贖之。此人乃曰。此無與汝事。吾必食此。然後快。劉君後告余。甚恨其忍。余曰。昔桓溫伐蜀還。有捕得猿。繫諸船首爲弄。母猿緣岸叫喚。終不釋。久之。船偶近岸。母猿一躍上船。大叫而絕。剖視之。腸已寸斷。桓溫惡其人殘忍。令科罰。此亦古人科罪之有意味者也。

都城西山之翠微山。有八寺焉。中惟燄光寺與靈光寺。已鞠爲茂草。今靈光已修復。改爲重興寺。或告余。庚子聯軍旣入。有拳匪餘孽匿翠微。居燄光者居多。靈光次之。

拳匪無所得食。則以近村富人韓姓至。勒出萬金。韓請減不許。竟殺之。韓之妻子擬控諸所司。知不可恃。或曰逕入城控諸洋人較佳。則果以兵隊至寺前。匪猶高臥未知也。聞鎗聲一排。乃驚起。倉皇出禦。盡被殺。且曰。寺藏匪亦宜燬。遂燼焉。一塔甚宏壯。鎗礮均非宜。則以火藥轟之。今惟存瓦礫矣。餘怒及靈光寺。亦燬焉。

聯軍將至。駐通州之將領懼。顧無計遁。皖人方長孺者。將領之至戚也。願代任斯職。大喜。遂棄軍去。方領軍。則姦掠極無狀。居民恨甚。洋兵將至。咸赴訴。乃圍而殲之。無一人得逸者。是時余在申。見南京人丁二仲。其兄爲營中文案。亦死是役。以上二事。其吾國自相殘殺之一端歟。

銀行之例。午後三點鐘下鑰矣。雖有大滙款至不問也。近日海軍處將滙購船價於英。其數爲四萬磅。部員至滙豐銀行。已過時矣。行之買辦曰。時已過。須明日矣。是無如何也。某悵。自咎遲緩而已。比及署。則滙豐之大班適至。大怪。問何事。曰。貴署滙款事也。以今日金價稍平。過是恐益高也。某大喜。且愕曰。貴行非過三鐘不辦事乎。曰。

誤矣。所謂三點鐘之限者。平常之牌子如此。若要事豈以此限。實則吾輩終日辦事也。某乃與之交。接事已妥洽。而華人之爲買辦者。尙未知也。

己酉。國喪禁戲。而梨園子弟。實不能枵腹以待。而以園屋爲業者。則往往以演影戲爲度日計。久之乃請於警廳。但唱而不舉大樂。不塗面。不着新衣。然觀者不多。已而則遇戲劇中本用喪服者。則仍掛衣。有時全戲皆不掛衣。忽一二人獨著之。或小戲中花旦獨著衣。正似顏垣敗礎中。忽現牡丹一朵。極爲可笑。後則雖有說白清唱之名。而一切如常。但不用鑼鼓而已。上海則租界中各園。不能盡如教令。嗣以官場極力相爭。卒至藉外人相抗。三日後卽演戲如故。於是與南市之戲園。相去不數里。而喧寂頓易。雖各報有以爲諂者。然生計所在。安能盡以苛禮責之。逮持之過激。而以外人爲盾。此固不必盡咎若輩也。

去年有張慶麟者。忽登報爲失其磁瓶。且謂係其馬夫之友。曾在瑞中丞處爲馬夫者所竊。瑞公已移督湖廣。命查之。乃無此人。遂已。張乃騰書函各報。嗷嗷不休。大似

欲與制軍尋釁者。其事殊不值一哂。按瑞制軍羣從中。前二十年在申。頗有與無賴爲伍。事狀亦多。制軍爲江海關道。頗有謂其卽前人者。謀攀援者不一。尋知非是。廢然而返。猶憶張文襄督粵時。一老尼踵門請見。自言與文襄爲前生夫妻。今生必須一面。拒之。則坐大門。喃喃誦經。逐之亦不去。後經兩縣遣差役驅之。始去。此尼亦夙聞文達撫蘇。頗禮僧尼。謂文襄必與同。乃以此術進。今張之爲此。得無是歟。

都城風氣漸變。多有坐手車入署者。惟大理院及審判廳乃不可。嘗有坐手車出者。一案中人直前曳之曰。署中傳我來。何又置不審。請示我。曉諭良久始去。

近來戲曲盛行。二黃內中脚色。復以老生爲最貴重。前數十年。羣推陳長庚爲絕響。近來則汪桂芬。譚鑫培齊名。然二人聲價絕高。汪性尤劣。往往受人重聘而延不登臺。以此涉訟屢矣。譚亦高自位置。班中每日演戲外。如有堂會戲。須其登臺者。每齣須五十金。兩齣則百金。尙須主者夙與聯絡。方肯至。兩齣而止。不能增多。近楊蓮帥爲北洋大臣。酷好觀劇。偶聞譚至津。一日與某鹽商言。欲得譚入署演劇。往請之。不

可。曰吾來津以游故。安暇屑屑爲此。固哀之。猶不可。然某鹽商以取悅大帥。乃求與譚友善者更往。譬說萬端。類乞其垂憐者。並許以千金。乃許。然僅一齣而止。蓮帥大悅。賞八百金。計是日所得。都凡一千八百金。吾國蓋未始有也。聞者咸咋舌不已。聞常時浼譚者。若不得當。則必往求其妻。並其長子。復須別有賂遺。故卽賞金。亦不止五十金也。

京中人喜譚之唱。殆有奇癖。中和園號爲譚所開。時有署譚名於戲招而不上臺者。顧人終不以其失信之故。而下次爲之減少。並有謂若譚死願以身殉者。亦可謂奇矣。

或諷譚絕人太甚。譚曰君殊不解事。使吾聞召卽至。人將賤視吾與常優等。且東呼西喚。奔命不遑。孰若示人不可近。使人俯而就我之爲愈。且質言之。此等歌曲。實亦何足聽。若日聒於人耳。人且唾棄不暇。故與其隨人以招厭。無寧自高以取重。吳口口者。浙人。爲天津阜康夥。阜康爲杭人胡光墉所設。吳遂冒稱胡子。莫之辨也。

有陳某者。存巨款於上海朱氏所設之華裕豐號。陳死。吳覘知其家無人。乃僞爲陳生時借俄人老滿之借券。俾老滿控一華官。欲提在華裕豐款。時華裕豐已盤與徐雨之。不肯付。曰陳氏人來取乃可。他人不能竟取也。後李文忠查知吳與老滿之奸。遂捕吳付所司治罪。而以老滿交領事。領事遽解老滿回俄。斥之出俄籍。後乃入華籍。吳發軍台。善攏後中官場。乃居住自由。此辛巳事也。至癸未。乃突以三品銜同知充新疆委員至津。時張靜達代理北洋大臣。吳翎頂入見。巡捕猶舊人也。私曰。此前年赭衣出口者。今乃衣冠來乎。靜達微聞其語。既詢得其故。則大怒。復充發新疆。後又回津。吳姦詭百出。乾沒法商人巨款。又庚子乘亂大有所獲。累致五六十萬。竟居津爲富人。

戊戌辛丑間。天津忽有假租界一事。爲源豐潤司事皖人詹丙生。及蘇人彭氏之壻錢某。並浙人錢丙滑。於毗連租界之地名西開者。造房六七百間。中並設巡捕房。有犯事者。輒由公堂科罪。因官商鈎串爲之。大府竟爲所矇蔽。在華人以爲係租界。莫



敢過問。在西人又以為華人之地。莫之理。久之始敗。其屋則半為詹某抵帳。餘亦為各人分去。時王文勤為北洋事。皆姑息。竟未窮究。

餘杭一相士。覬一富人郎某之金。顧無術得之。已忽得奇策。郎攜其兩兒至其處。兒貌尚秀。相士乃潛以小旗刀劍之類。潛瘞郎祖墳中。一日郎又攜兒至。相士視兒若甚驚者。曰賢郎之貌。殆非凡品。平常富貴。不足擬之。意君家墳山風水必有異。堪輿某君精此術。盍與之往觀。如其言。遂三人同往。堪輿者亦大稱葬地之善。曰竟得龍穴。真奇事。試掘墳前地。必有異。掘之。果得旗劍等物。二人遂交諛郎。謂必登九五。郎本無識。遂入其言。鄉里間。頓自岸異。以堪輿者為軍師。歲與之二百元。相者忿然。乃問所以處己者。郎本未奇相士。然亦以為副軍師。歲與之二百元。相者大恨。乃首諸縣。縣不審是非。即率人往攻。盡殺其家男女二十八人。亦慘甚矣。

五大臣之隨員某。一日偕譯人赴英。肆曰欲得最佳之梳篋包。肆人出一具。乃婦女用者。嵌鑽珠無算。云須六千五百磅。譯人乃云。彼所須乃男子用者。少頃亦出一具。

云此非最佳者。若嫌未善。則明日當以佳者至。然此人初不意價之巨乃如此。無已。與譯人商。故謂其式不合。乃購其百餘磅者。怏怏而出。

又一歐陽某。住逆旅中。忽欲鑲牙。因使人召之來。逆旅人則請最高者至。造型配質。往返凡三四。既成。以價單至。則需百五十磅。大驚。問諭彼中事者曰。豈英倫配一牙。至一百五十磅歟。曰。孰使汝不自往而迎之來也。往與論列。醫曰。凡來吾肆補牙。固有定價。若請吾至家。則不以此論。須知吾在肆。每點鐘必可得利若干。今費吾若干時。吾必照算之。非謂一牙之值須如此也。辨論再三。乃與以百二十磅而罷。歐陽位分微。月給不多。此百二十磅。已去其薪水之半矣。

余聞馮令之同年言。法部有鈺麟者。某旗人。今年六十有二矣。由吏部筆帖式積升。至郎中。當光緒十五年。御史屠仁守（號梅君。湖北人。同治甲戌進士。由翰林官御史）以內府屢興土木。上書極諫。引乾隆中聖訓。有三海宮室具備。後世如有增飾。即非子孫之語。奏上。孝欽太后大怒。斥回原衙門。仍下部嚴議。時徐桐管吏部事。鈺

君以郎中掌考功司印。檢處分例三條以上。一議革職。二議降三級。三議降二級。徐擇定第三條用之。議上。太后謂輕縱。復大怒。并罪議者。於是徐得革留處分。而鈺君與同司主稿某。以承辦司員。罪至革職。此事始終由徐桐主之。鈺與某君大冤。而無可如何也。旋北洋擬設海軍。鈺以徐桐力得往投效。甲午敗後。海軍衙門卽裁去。先是鈺嘗充神機營文案。至是由神機營奏保開復原官。二十六年選盛京某部郎中。甫到任而拳禍起。奉天陷於俄。踉蹌而歸。歸則京寓錢物盡失。屋亦全燬。其家舊住西什庫左近。受害尤烈。事平。盛京五部又被裁。然舊制曾任實缺人員。例得分選各部。乃枯守以待選。久之吏部新章行。選缺盡停罷。益無以爲計。始於三十二年呈請分發。以郎中掣分刑部爲候補官。噫。若鈺某者。殆所謂鈍人歟。

聞去年資政院議新刑律時。或謂同是婦女。何以處女孀婦乃無罪。某曰。譬如娼妓接客。亦豈能論罪。駁之曰。此是一種醜營業。安能引以相比。後登報時。覺此語非妥。乃刪去。又議刑律時。有人引論語君子懷刑。某君曰。吾但聞君子懷德。小人懷刑。

安有君子懷刑。或潛告以誤。乃止。新刑律及民法。雖亦由法律大臣鑒定。然起草一切。皆館中三五人爲之。名爲留學法政學生。實多未入大學堂者。至主持此事。若汪某楊某。則並未畢業。徒以氣概壓倒一切。於是以改正法律絕大之事。皆此數少年爲之。欲全國通行。奉爲圭臬。難矣。

前時達志甫侍郎壽。至日本考察憲法。伊藤公爵謂之曰。吾國憲法爲天皇親裁。願天皇不過受成而已。起草之事。付予一人爲之。館卽設於宮內。故無龐雜之弊。若設於外。則參酌之人必多。異論叢起。事不易集。而流弊滋甚。貴國宜亦如此爲善。

聞西人論吾國事者。極謂吾國不必練海軍。大略謂今日列強海軍之精。已至極地。他國卽極力學之。必不能與戰。徒爲彼吸收而已。倘果欲辦。則非能與英之海軍並駕不可。試問中國有此人才。有此財力否乎。

法人伯希和。得甘肅敦煌石室之古物至京。京朝士大夫多與游。伯語及石室中剩物尙多。或曰當電託彼中官場致之。伯哂曰。吾輩萬里辛勤。僥倖乃得此。君輩乃欲

一電致之乎。

柯鴻年在京漢路爲譯員時。松中丞壽偶有所諭。柯輒瞠目曰。我烏知所謂撫臺。我惟知外國工程司。松恚甚。竟無如何。柯在事數年。賊穢狼藉。購地包工。悉有所進。後唐少川爲京漢督辦。斥去之。然已爲富人。今在申與鄭蘇龕京卿合辦日輝織呢廠。瓊州北海口搜查出洋傭工人等。歸稅務司派理船廳辦理。每次華工輪船出口。須往查點人數。並查有無挾帶誘拐。及火食與救命器具是否足用。事頗繁重。曾遞稟總稅務司請求津貼。當經批以此事向由地方官之命。津貼亦宜問地方官。乃稟請督院核付云。又英領事到船查點人數。每一點鐘向收使費七元五角。副領事官因陪同到船查驗。並無多事辦理。每船一隻。亦收使費十三元。向來教堂買地契紙。均書賣主某將地賣與某爲教堂公產。不得寫買主之名。並隸屬何國。近德之駐粵領事。要求凡德國教士所買地。須書明德國某某會購置字樣。當經粵督駁斥不准。

吾國商務。向亦似於各國商界得佔一席。然識見實大不足。卽如俄日戰後。商家鑒於庚子燹後各貨之暢銷。遂定洋貨無算。不知今昔彼此情形之大不同。遂致折閱。又乙巳學界方鼓動抵制美貨。而營美貨者。以爲以後美貨不復能來。卽發電定貨。過於往年。後來以定貨不出。大受困難。又上海租界地價極昂。願電車既開。則地價自平。西人知此。卽不復放手買地。而華人乃昏然續購。悉成虧蝕。至上海爲吾國中心點。無論如何。商業必不能敗壞。今之蕭索。但一時事。而華人但見目前。卽欲賤售其地。不可怪歟。又若橡皮公司。明明奸人所爲也。其地與公司。併不知何在。而華人但見股票驟漲。卽爭購入。致大虧倒。可痛亦可笑也。

前時有一候補道。見某銀行總辦。言能爲彼索得某省開礦之權。請以十萬爲酬。總辦許之。且深致殷勤。數月事成。因復往謁。欲理前說。總辦不見。再三往。始見。嚴問何事。因曲致本末。總辦愕然曰。安有是事。殆君誤憶乎。此事固吾力所能得。何假於汝。意嘗言以千百金酬汝。則或有之。安有如許巨款。某慚慍走去。此事個中人言之。殆

不虛也。

商約禁嗎啡入口。此中人乃乘未宣布時。勾通華人之業西醫者。定貨無算。已而某國訂約者謂。須俟彼中已定之貨到上海。始得禁。不得已許之。於是前之私定者反大折本矣。

近聞桂中匪徒。稍有資蓄。即不欲冒險。舉家居港澳。轉以新鎗潛售舊時徒黨。以爲營利目的。斯亦見若輩中真相矣。

漢人入蒙古境營商者。常欺謾蒙人。蒙人亦時賊殺漢人。積恨久矣。敖罕王有山。禁人樵採。漢人李某嘗出其子。子不得食。竊樵禁山。被捕得。李請贖之。索五千。李許二千。不可。李漸增至四五千。時使人往來遲延。比至已被殺矣。李大怒。乃散家財募人入會。往報讐。名曰小耗。旁近漢人怨蒙古者。悉起。隨在焚殺。自敖罕及東土默特。奈曼。賓圖。喀喇沁。翁牛特。皆被禍。死者數萬。時漢人以積忿。氣勢甚猛。一童子輒能連殺蒙人。敖罕王全家三十餘口。得脫者僅數人。執王。刳其腹。實以草。焚之。狀至慘。後

蒙人控之京。令大員查勘。頗減輕情節。僅殺爲首之某。及從犯數十人而已。此光緒十七八年間事也。

近凡放交涉使者。皆拜外務部堂官爲老師。此等積習。蓋非一時所成。緣向來部曹得京察者。皆拜堂官爲老師。外官得保舉者。對於督撫亦然。今則愈趨愈濫。至渺不相涉。但一奏保。卽爾拜門。格愈卑矣。又京官向來最重風骨。故習氣不如外官之重。從前惟戶工二部部曹。事上官頗卑諂。工部尤甚。至有站班請安之舉。潘文勤爲尙書禁之。然各官惟潘堂入則謹避之。餘則如故。足見陋習之難改矣。庚子以後。新衙門以次成立。而風氣轉降。初立商部。以堂官爲振貝子也。司官乃自稱章京。甚至袁慰帥在北洋時。陳璧已爲侍郎。至天津見袁。猶下官廳。見時自稱章京。蓋趨利伺便之心盛。他皆不顧矣。又如向來凡門生官驟進。適踞老師之上。則以紅氍拜於老師之門。名曰拜斷。爲老師者則亟稟見。繳向所收門生帖。於是師生之名。一筆鉤除矣。又兩人結異姓兄弟者。一人旣貴。則一人必請以門生帖易回從前之帖。其顯然勢



利如此

駐各國使臣。消息不靈。與本國外部聲氣不相通。蓋無如我國者。故從前使館初設時。各報館新聞記者。時來探吾國事。譯人甚以爲煩。久之忽皆不至。怪究其故。則諸記者以來吾國使館訪事。十不得一。卽偶得。亦往往已爲彼所知。故不復至。以爲徒費工夫云。

漢陽鐵廠。自李一琴部郎任事後。始而整頓。繼而擴充。着着進行。遂爲東方維一之犬鋼鐵廠。外人來者。無不嘖嘖稱頌。而尤得意者。則以與美國訂每年售若干萬噸之合同也。先是李君假考察爲名至美。力言漢陽鐵廠鍊鋼之善。有某大商家聞之心動。李因約其來華察視。某至漢陽見之。乃大驚曰。吾輩初亦聞此間鋼鐵之善。顧不料規模之宏大如是。然某不敢自信。回國復約精於鑒別鋼鐵者數人。來華觀之。則皆稱其製鍊之精。乃以數十噸運美試銷。不意美人富於保守性。咸相顧不購。其不購也。非有何命令與契約也。不過美人性質如此。且未審其佳惡。姑置之耳。某大

商家乃思得一奇策。即登一廣告。募人承造輪船。下注明曰。如欲承受此事者。船上所用鋼鐵事件。必用中國漢陽鐵廠之材料。船廠貪圖生意。不能不如所言。逮漢陽鐵廠之鋼鐵到美。美人視此爲惟一之新聞。凡其事業與鋼鐵有關者。莫不十分注意。且多至船廠驗視者。逮至船成。始知此項鋼鐵。不特質地極佳。且價反較之美貨便宜。於是羣思購用。而每年訂購若干之合同。於以定。廠中出貨。除售與美國外。又承造六省鐵路之鐵軌。現尙求擴充之法云。惟津浦路以前與德人所訂合同。聲明免進口稅。而漢陽之貨。反須徵稅。於是同一材料。一則以外國之貨而無稅。一則以本國之貨。運至本國境內。而轉須納稅。此亦足令人不平者。

我國於外人入籍之法。尙未確定。而郵傳部中之工程顧問法人沙海昂。獨首請入籍。人初不解其故。今乃知其已於西直門外京張鐵路旁。購置若干矣。又京漢路旁亦購地矣。而向來之權利。一切如故。衆乃悟其入籍之故。

近年鐵路交通。漸有精潔旅館設立。然爲此者。大率皆桀黠。力能劫制官府。魚肉良

懦。漢口有迎賓江館。亦是此類。其門口輒敢懸虎頭牌。有旅館重地。毋許喧嘩字樣。地方竟無敢問者。亦可怪之甚矣。

京城娼妓。本干例禁。南城妓寮。皆私設也。自設警察。乃公許開設。而抽捐以充警費。有清吟小班茶室等名目。於是向之貼紅福百順等名者。悉改爲某堂清吟小班。及某某茶室。聞首改換者。以其爲明許也。輒大書奉憲（或云併非憲字也）設立清吟小班。或阻之乃止。噫。閭巷鄙夫。無不懷奪席之志。稍一不慎。卽冠履倒置。世有誤會平等之意。而致教猥升木者。其亦稍加意乎。

近來優伶。以新黨屢言泰西重視優人。遂稍與善舉。遽欲與衣冠齊等。輒自名爲藝員。不知旣以娛人耳目爲業。而其操術又極卑下。遂欲援一二不根之說。欲人尊己。吾國所謂新者。乃如是耶。

近有霍力士。大獲名於上海。常與美之力士約比力。已而美力士不至。乃罷。後聞美力士聞華人搏時用足。又有手點穴之法。而西人無之。與霍言。欲舍此二者。乃可。霍

以此傳之師友。不能舍己之長。以短與人角。因此遂罷。

去年有伶人在京演新劇者。爲留學生。乃言吾輩留學數年。今留學未畢業者。均躡爲大官。坐客有羣吹脣藐之者。噫。彼一真留學生。而爲戲中之留學生。又以戲中之留學生。而爲真留學生之語。諷座中之留學生。歟。抑聊洩胸中之不平歟。亦可醜矣。蘇州前因皖賑演戲。某醫院兩學生亦赴演。演一暗殺。乙持真刀直前。甲竟爲刺死。後經官勘。則謂甲乙演習已久。而是日甲衣中護板等物脫落。致遭意外。遂以此結案。近有人謂此案實大有疑竇。蓋此齣之後。有一齣暗殺案。亦定甲乙演。劇中行兇者係用鎗。或潛視之。則鎗中實彈焉。又檢甲身畔有金鋼鈕。西國婦女用物也。則案中顯有別情。不知後來何遽含混了局也。

漢口洋人踢斃車夫一案。其中最要之處。則在作報無傷一語也。因此愈無以爲詞。而遂坐曲於華人。惟漢口輿論。堅謂實係踢死。而作報如此。以致外間疑謗羣興。或曰。是有故焉。其不得傷痕之故。實緣作報之未精嫻。非有他也。聞乾隆間鄂

省亦有人爲人踢傷下部而死。驗之無跡。官不爲理。然死者家有勢力。屢次京控。官不得已。擇死囚。使人踢死。驗之。傷乃在牙。遂平反。且存案。今鄂之官吏。不知有此。致沈冤莫雪。交涉爲難。可恨也。

去年鹽政處派人至各省考察鹽務。浙之甲商。以鹽商艱困。請鹽價改錢碼爲洋碼。時至浙者爲晏安瀾。乃請於部。許之。而甲商周口口等。乃假此以圖利。捏稱所用運動費至十萬之巨。因攤之散商。此事散商不知。晏亦不知也。已而鹽運司衡吉知其事。乘機索之。得四萬。衡之落職。蓋亦由此。晏後聞其事。甚怒。或勸其檄浙中究其事。而晏畏事。蓄縮不敢。僅罷一衡吉而已。

向來借款。皆書明九五扣。甚至有九扣者。不知者以爲此卽經手人之利益。不知銀行指此爲印票。登告白。及專人辦理此事之需。萬一股票滯銷。仍須扣折售去。故必須折扣。其折扣之多寡。則視事之危險與平常。及抵當物何如爲斷。若經手人於中有無利益。則存乎其人。然非折扣之皆歸經手人也。

李德順爲津浦北段總辦。穢聲狼籍。購料取扣無論已。最可怪者。竟預估全路應用之料件。悉向德廠訂定。如此。則回扣皆爲彼一人所得。真奇想天開也。

聞李亦有被人所弄。致受虧不能言者。蓋李收貯物件。絕無規則。於是付洋行之款。已付收條後。或有夙與洋行說通。至李處將洋行所付收款之收條竊出。仍令洋行向李收銀。李覓收條不得。惟有重付之一法。無從開支也。（按歐美等國爲法治國。則凡此等憑據。皆爲必要之物。故付款必須付收條。而收條必須藏貯勿失。吾國性質散漫。輒至遺落。或存放無一定之處。致一時不能尋覓。黠者知其然。乃姑開帳重行收取。若不能示以收條。則勢不得不重付。此事西人未必爲此。惟一種曾至西洋。又熟華習之華人。則不免覷顏爲此。余在申有牙醫生來收款。余付之。掣取收據。無幾。復來取。幸前之收據尙在。取示之乃已。此事誠爲無恥。然重收彼可譏爲偶忘。或謂另一司帳者未接洽。致有此。若無收據。則彼乃可以不付款控訴。故敢冒爲之。故西人購物付款。必須取收款之據。非若吾國之可任意。此亦法治國之流弊也。

近報載四川新繁縣人吳虞曾。留日學法政。畢業回省。充各學堂法政教習。一日忽發傳單。歷數其父過失。衆人大駭。經諮議局糾舉。又經川紳周鳳翔等稟控。經護督王公飭檢察廳起訴究辦。風俗之墮落至此。豈不可歎。

又四川陸軍公園。以四十元在勸工會買梳妝檯一具。陸軍乃專有公園。且買梳妝檯。真奇絕。

英之小學生。近惟禁擊腦耳。非竟全禁體刑也。而調查者將此事抹殺。於是小學堂之約束學生愈難矣。

近報載交通銀行於鈔票之已經塗抹者。不肯收用。不知然否也。按此於營業極有礙。匯豐道勝等。則無論如何塗抹。亦收用。聞歐洲國家銀行。無論鈔票曾遭水漫漶。或置衣袋中。洗衣時忘取出。致漬濕且揉皺。然但能辨爲確係本國鈔票。並能辨爲若干元。亦卽與之。若經火者。但須紙形可辨。亦無不付之理。蓋不如此不能昭信用也。近正金銀行之鈔票。若裁半往。彼亦可付鈔票所署數目之半。其所以爲招徠計。

者至矣。

都城近年修理街衢。清潔溝渠。遂與前此有天壤之別。因經費未充。凡大小胡同之街榜。未及悉造。又不能令巷中人公率錢爲之。於是資力者。或以營業所關。自捐資爲之。於是跬步之間。華樸頓異。如東堂子胡同與民政部街。相距纔里許。而以外務部與民政部之差異。其胡同之牌樓乃大異。又如金魚胡同爲那中堂住宅所在。華麗與東堂子胡同相等。至於各胡同之橫榜。由胡同中之大公司。或他商店造者。輒以公司或店榜置於街額之下。此實非體。而外人所設店肆。亦從而效之。如棗背胡同。忽施丹漆而施直榜。且外人於租界外設肆。未明許也。都城各處。以庚子軍務之故。未能撤耳。何忽許彼施招牌於街額之下乎。又外城之韓家潭。大率營業不正之人所居。而所建街額。仍書衆紳公立四字。而莫有問者。是雖細故。然亦見行政之少精神。

以小白紙爲名刺。非吾國制。留學外洋者。或不得不如此。否則實不必用。若用之中



國人無可爲說。用之外人。彼不過笑吾國人好學外人而已。惟既用之。則亦宜究其式。外國用名刺。大小亦若有制限。最小者乃娼妓所用。而吾國衣冠中乃用之。何歟。又國喪時用白紙名刺。尤可怪。蓋外人執喪。必於名刺四圍。用極粗之黑蘭標識。平常之刺。則吉服所用也。今持國喪而用外人尋常之名刺。彼不笑我糊塗。必以爲我不服國喪。此必然之理。不能以吾輩不解外人語。遂付之不知也。

居租界者衣服詭異。既無人足以禁阻之。而不意轉蒙斥於賤豎。聞凡洋服者。乘車必須增值。否則不應。其餘購買物品。亦多如此。余嘗行過法界之三茅閣橋。有小兒數人。諛走曰。打假洋人。打假洋人。蓋適洋服者過。小兒輩怪而逐之也。又一日薄暮。有一洋服者過四馬路。見路旁妓。輒出手批其頰。走去。路人羣詬之曰。此種人不知自命何等。著外國衣服。輒肆橫於路。海上小報遇此等人。輒目爲獅頭驢足之流。蓋謂其剪髮如獅頭。足著黑襪若驢足也。亦可謂謔而虐矣。

壬寅蘇報事發。當事者檄拘其人。而依例先解會審公所。中一人則西冠而服道士

應時會審者爲德領事。覩之甚怪詫。遽叱捕強使跪。且謂汝中國人何著此等衣冠。按西官肆橫。半爲爭權。而此獨非是。蓋以異狀之猝接於目。不覺其出於此也。

有辦交涉人員居上海。而僦一洋房居者。或戒之曰。此甚不可。蓋此等屋月租雖已甚大。而實下等西人所居。若外賓來。將爲所輕。不如租一五樓五底之華式屋。彼轉不能有所低昂。與外人交接者。不可不知。

西人最尊重舊俗。故雖千萬里外。英人則用英俗。法人則從法俗。推之他國。莫不如是。有太違異者。則同國人必羣非之。蓋俗尙之從違。與其國家思想之濃薄。極有影響。固不能不致謹也。

或有作超妙之談者。謂世界大同之日。自政教外。語言。文字。衣服。飲食。及一切習尙。將無不統一。然必以漸相就。則我之從西俗亦其宜也。此論誠高不可攀。願吾恐各國自守其俗如故。獨我乃舉國成爲非驢非馬之形狀。將復何如。

閩人魏季抒京卿瀚。余初聞其爲船政學堂學生出身。後以辦船政與法人不合。辭

去。余頗企慕其爲人。後聞其至粵。歷見委任。顧出入十餘年。未嘗有所表見。甚至以一人兼八局總辦。事盡叢脞。前總辦廣九鐵路。向例凡付款。必總辦及洋帳房均署名乃可。魏以忙故。悉託之洋帳房賴德。從而生心。肆意吞沒。至七萬餘始覺。其法則以己所署名之紙。向銀行取出。旋別立一簿。爲己存款。後雖拘交港官。判監禁作苦工二年。而吞沒之款。則不可復得矣。

京奉京漢。雖借英比之款。然實吾國自造之路。既爲吾國之路。則名稱等悉依吾國。何不可之有。乃當事絕不加意。於是京奉則以英里計。京漢則以法里計。而公司帳目亦英法文各異。尤奇者則兩路所用電報。亦英法文各異。假使有事。卽彼此不能相通假。蓋辦事人之顛預膜視。固無逾於吾國者。

近者又與外人訂禁嗎啡之約。按嗎啡之外。尙有高根。亦有醉性。後以日本公使不以爲然。遂止。蓋上海之各種戒煙丸。非此則不成也。初與英人訂商約。許其內地立行廠。不逾數月。而鄂湘沿江沿湖之地。幾盡售去。而

咸以華人出名稅契。故莫有過問者。蓋洋商一聞此耗。咸怵他人之我先。故一時爭購。數年後。一湘中要員至申。聞某洋行買辦言之。忽恍然曰。怪道某年湘中沿湖地買賣如此之多。原來爲此。

英人雖立此約。而一時不實行者。則以在英國之各廠家阻之也。蓋既在中國設廠。則工運並省。價必廉。而英國各廠之貨。將無銷路。卽各國商家。亦同此意。故力阻之。或謂十餘年後。在歐洲各廠之機器漸舊。則恐仍將連袂來中國也。

江口口者。江西人。其父亦某省候補道。自謂嘗留學日本。乘都中新事業勃興。乃用種種名色爲騙錢計。偶聞其一二事。錄於下。可恨亦可鑒也。江嘗設女工傳習所。招素爲縫工之婦女至。月徵學費三元。三月畢業。尙須盡義務。實則僅租勝家公司縫衣機器三五部而已。此等機器。數日卽可學成。而江不許其畢業。蓋欲強諸女工爲作工也。然此等人皆恃作工爲生活。安能久待。羣起譁。乃稍遷就之。又嘗設女工展覽會三日。來觀者人納銀幣一枚。而中乃空空無多物。有山西人淘淘欲毆之。不

知若何了結也。又設女學堂。延一女教習。言明教功課二門。月薪四十元。後則二門者忽增爲七門。又兼管理員。月薪驟減爲六元。女教習之夫將大肆撻伐。乃增爲二十元。冬則堂中間僅置一小火爐。而徵每人煤費三元。其他事大率類此。一時竟無干涉者。亦可怪矣。

江南模範監獄成。工程殆十餘萬。監房三榻。夜有電燈。日間許至房外散步。星期日有宣講師講說道理。使之向善。此等宣講師。每星期則講一小時。而月薪乃百元。尙有可異者。聞諸犯樂處舊監。求勿遷模範監獄。蓋舊監之不便人者。湫隘穢惡而已。是非彼等所懼。而自由則達極點。苟使費不缺。能與彼等合羣。則狂歌暢飲。吸鴉片。開賭。悉聽其便。至資格已老之犯。則更有利益。蓋向例新進之犯。須納規例於典史。禁卒及老犯。及資格稍深。便得分彼等餘潤。年愈深則得愈多。而內牢之龍頭。則利益尤不可思議。內牢咸禁死囚。所謂龍頭者。即資格最老之重囚。已三次不見勾決。得以監禁終身者也。內牢諸囚。悉聽指揮。無敢或忤。且有於獄中開小押當者。歲中

貿易可數萬。故即赦令出。必苦求勿出。至獄中接眷入內同處。或竟娶婦。亦時有之事。女牢乃至賣淫。伊等度模範監獄必不能如此。故求勿移往云。又重囚須處決。則先自知縣傳知典史。由典史輾轉以命龍頭。龍頭知爲差使到。則召此囚饗以酒食。此時囚始知將被刑。將出。飲以藥酒。人即昏迷。此爲龍頭之酬報云。

審判廳既立。官民不相習。故笑話極多。而輿論咸謂新律太輕。不足懲姦。至鄉僻不知變法。苦於呼籲無門。而訟棍刁民。已覷隙而得間。以施其向來刁狡手段。爲可恨也。客自江南來者。述一田主送佃戶至初級審判廳。佃戶問官曰。此間用新牌調乎。抑用舊牌調乎。詰其說。曰。吾聞皇上有恩典加吾輩。使不受昔日之苦。故特相詢。官曰。此爲審判廳。自依新法。曰。既依新法。必須兩造對質。安能獨拘被告。官不得已。翌日以原告之抱告與之對質。佃戶曰。此奴隸耳。吾乃國民。安能與對。須原告親身至。乃可。官知會原告。原告以若輩本刁抗。今若此。更難如志。竟罷訟。

W203/1504

## 汪穰卿筆記卷四 雜記

上海租界多特別之規例。久居其地者。稍知一二。如行路者不得攜軍器。甚至達官之戈什哈。懸刀亦所不許。婚喪不得行大馬路。但得經過。人死停柩。不得過三日。外國人不得住中國客店。如此類者甚多。

各國律師。非經公堂承認。不得上堂爲人辯護。

凡一案先經某國領事館中人會審者。則第二次上堂。亦須某領事人會審始可。詰者遇有訟事。乃預鈎通某領事中人。則訟事易得勝利。此等大約小國領事等爲之者居多。故時有煩言。

上海公共租界會審公所。凡發傳單。皆不用英文。近英商哇活控義記外國成衣店。經英領照會公廨委員寶大令出單傳究。廨差照例將傳單至值年領事及英領事簽字。送至總巡捕房。請派探協傳。而捕房西探與繙譯。以公廨傳單係華文。未譯西

✓ 203/1504  
文不肯收受。該差回稟寶大令。大令即函致捕房代理總巡麥高雲君。略謂公廨傳單。不論洋商所控。華商所控。向章由廨出單傳訊。歷數十年不更。今貴捕房西探繙譯。忽欲將傳單譯成洋文送傳。實與向章不符。應請仍照向章傳究云云。

庚戌年。上海典商公稟限制小押數目。經總工程局總董議向有押店之外。嗣後不准添開。經縣曉示。乃有翁治元者。將所開明和押貨。歸併與淞興取贖。一面仍以明和牌號另設別圖。經田大令批謂典當遷移圖分。尚須換請典帖。押鋪反可移徙自由。有此理乎。且此端一開。則凡閉歇之押鋪。皆可將牌號轉售與人。而私押竟無減少之日。則典當盤替。更無須照章取帖矣。事關國家稅課。部章禁令。非自治所得干預。所請照會。尤屬荒謬云云。

上海租界。向不承認爲引地。不允中國設鹽卡。不許中國緝私。故鹽官之權力不能至。惟各警團似未知此。一律仍繳鹽稅。前數年浙江忽欲行官鹽於租界。爲西官所阻。於是警團始知之。繳課一事。遂爲難矣。



向來各路皆有總局。有督辦大臣。月薪一千二百金。以下委員。名目繁多。薪皆極優。另有局用。數亦不貲。前數年部中歆其利。乃置局於部。凡各路之局。悉併於此。惟督辦等則薪水如故。

唐少川爲京漢鐵路督辦。始建議於京師。建京漢鐵路總局。屋西式。甚閎麗。地臨長安街。初築時。後門適與伍秩庸侍郎相對。一日祭謁侍郎。方余出時。侍郎見此亦驚歎。聞京奉總局將建於津。閎麗亦同此。至京漢未贖回時。局在東交民巷。既贖回後。法人以地係使館界內。租自法人手。不准華人入內辦事。遂留爲局中洋人寓所。訂期若干年。期滿則屋亦爲地主所得。以抵地租。此等計算。良非吾輩所能知也。

京漢京奉京張皆歸鐵路局。惟津浦乃獨立。仍置大臣領之。前領於呂鏡寰尙書。去年呂罷。徐菊人尙書領之。繼擢中堂入軍機。而仍領此路。噫。津浦路者。商業中一小部分耳。而必以至高之大臣領之。吾恐吾國大臣之不足於用也。

吾國百凡事業。局面大者。則糜費以漸而大。而官場爲甚。官場而有洋氣者尤甚。聞

大清銀行。每年開支王公大臣慶弔之禮至萬金。夜間行中人咸歸。而開支電燈費。月至五百金。今始刪除云。

前數年風聞津之銀幣。以質稍輕。至不能行市面。己酉春。局中公然登告白。令藏此銀幣者。於十日內攜至局兌換。則照市價收取。過期則不收。是則幣之不能行顯然矣。都計所餘之銀。必已巨萬。此項果入何人之手。竟無人過問者。亦可謂失罰矣。銀行之理事。使檢察行中之弊病也。聞大清銀行之理事。直自挪用。且即以己名作保。真奇突哉。

外務部某君曰。警察欲故示不畏強禦。故遇達官及貴人。則故意摧折之。然至總局後。則局員謝之不遑。是彼之爲此。無乃故以駭衆乎。余謂警部未必如是。蓋豪強氣燄甚盛。則抗之者未免稍過。至局員謝罪。此出不得已之勢。若謂故意如此。斷無命警兵則爲其強。局員可爲其弱之理。蓋不悅之者之心中。有此意境耳。按此前六七  
年事也。今則遠不及矣。蓋警兵抵抗貴人。動獲大咎。而警廳復無以慰之。而失職乃

無人過問。則誰肯爲之哉。

乙巳冬。周玉帥至上海。勘會審事。力持強硬辦理。後所辦僅不賠款而止。大爲外務部人所笑。按此外務部說現成話也。

近來各報多載歸善江孝通孝廉逢辰詩章。按江君爲人絕清潔。人世營謀一切。若未知也。詩文均如其人。又孝於母。而家寒不可爲活。嘗遊番禺梁節庵先生門。梁後游於鄂。乃言於張文襄。請江君至鄂分校某書院。卽主於梁。余與江已丑鄉榜同年。得時與相見。但覺其氣宇澄澈。無絲縷俗塵。後江君回粵。遂久不相聞。又數年死矣。臨死猶戀寡母。滋可悲也。或傳其在鄂見文襄之笑話。然正足見其不俗。向例督撫以賓禮相待之客。必送至轎。轎預入待於二堂。文襄送江君。巡捕號房未見江轎。而內促不已。乃由號房設法強他人轎入。且俾昇江君歸。江於此茫然也。居數月。又見文襄。促轎如故。號房曰。是江老爺乎。是有成例。復以他人轎昇歸。江猶茫然也。報有載湖北官場嚴姓訟妻事者。按嚴某十餘年前已出一事。而不意今又如此。人

家不自整理。致中冓之言流行道路。可歎也。彼時余寓鄂。聞有嚴姓道員新死。乃失其次子所在。跡於向所聚賭處得之。強曳以歸。既成服。則喧呶欲與其兄弟輩分家。甚至絲縷不遺。顧其人絕蠢。不知物之輕重。凡器用一無所遺漏。而一切票據。乃多不及。多爲兄弟所得。某既得產。一日忽命轎渡江。其老僕異之。潛隨往。則見某至漢口一狹巷口。命停轎。潛入巷中。僕見其與一老人數語。卽出懷中紙裹與之。僕駭甚。亟叩所以。某始猶隱不肯吐。繼乃曰。吾託其買妾耳。僕曰。公子知此人何姓名。住何處。憑空與之銀。無慮耶。某始皇急。僕則與諸轎夫四出求之。果遇諸狹徑。僕固剛硬。老人亦奸猾。良久乃得強半以歸。久之。某乃潛娶一妓。置諸漢陽某宅。其父之門生也。已而爲妻之母偵知。卽令各報所謂史太守之夫人也。遽率家人至漢陽某宅中。某無可避。惟有束手聽處分而已。妻母又責其妾曰。汝卽欲嫁人。亦宜視其人足恃否。試看若此者。足倚以終身乎。妾泣曰。余之事悉聽命於假母。安得自擇。於是遣其妾而曳某。並取其衣物歸。亦有爲居停主竊留者。某既歸。雖被禁不能出。而思妾殊

甚。致魂夢顛倒。妻患之。禱於廟。且祈籤焉。廟之道士揣知其故。則其實曰。此宜以藥愈之。士偶安能爲力。婦亟問何藥。曰。與我五十授汝藥。復與我半。此藥使人忘舊事。祕方不能告人也。婦深信。以不語不食者累數日。家中人皆大譁。覓道士亦不可得。妯娌咸曰。出謀死親夫之重案矣。婦亦懼。醫禱四出。久乃醒。財性識迷罔。問此從前事也。意後此又有無窮變化。致成今日現象歟。報有載西人控百年前之產業。地更數國。官亦屢易。而居然得直。律成立。案卷保存。始能爲此。因憶戊申粵人江君孔殷至申。謂余。人雖不及百餘萬。若數十萬易耳。余怪問其故。曰。吾祖於前四業甚廣。余家牌號。四遠皆聞。不幸失敗。致地皮皆抵於人。而全家後來輾轉抵押。願一一人能公然名爲己之產業者。然則余出而况又得蔡觀察爲助。地價較前數十倍。非卽時爲富人耶。久

余所希冀。不能得萬一也。叩其詳。曰。此種契券。既皆在人手。而余家於其地之都圖。方向畝分。又無清單。既輾轉數手。而中人及地保。咸已易人。何從蹤跡所在。况地價既漸高。則轉押必加價。更添一切耗費。恐所得亦無幾。祇得置之矣。

朱敏生年丈嘗謂余言。前供職軍機章京時。一同事請衆人於休假日飲於酒館。屆期。諸人咸集。久之。主人不至。以爲必有事故。不能出也。亟呼飯。同往其家。叩其閨人。則自其太夫人至其子女。固皆無恙。問主人何作。曰。在書房中習書小楷耳。羣怪之。擁而入。主人方俛首搦筆。商略分行布白之法也。見衆至。詫曰。今日諸君何處相約。乃同來此。抑何事耶。衆曰。無他。以君忘一事。特面相詢耳。主人猶問何事。質告之。始引咎不已。

近京城劇場中有丑脚趙仙舫。嘲謔敏捷。涉事成趣。而於新學界中尤甚。六月中留學生試畢授職者。行團拜禮於織雲公所。徧召名脚。獨不及趙。蓋畏其口也。

上海拉手車者。以西人給錢多。若遇西人喚車。輒羣赴之。爲狀至怪。客有雇車至楊

樹浦。一西人于路旁。車夫輒謂客曰。對不住君。余得此好生意。宜亟往。請君步行可也。亟停車促客下。不意此西人殊不顧。車夫以車前迎再三。西人揚長去。不得已復回請客登車。客亦掉頭去。又有載西婦行數里。至則西婦給以小紙裹逕入。車夫大喜。意或小銀幣一二枚。開視乃制錢三文。乃申申詈而去。按西人不付車錢者。今愈多。日本人尤甚。而車夫之趨承。不減於昔。亦可憐矣。

十年前。山左官場派人至上海購印刷機器。已訂合同。並已選定何種機件矣。忽詢經手人曰。尙有一要節須相詢。此種鉛字。是無論何書皆可用乎。經手人忍笑應曰。然。皆可用也。其人又曰。此尙須細詢。是否印此書可用。印他書亦可用乎。經手人幾失笑。亟應曰。然。

杭之士子略有文名者。若不能獲雋。則館於人家。歲不過百元。於是有開館授徒者。大率不過十人。每人歲納六十元。而學費食宿費咸在焉。且彼時無暑假。又無星期放假例。故稍一不慎。則傾六百元盡供學生飯菜尙不足。其瘠薄如此。有某君者。亦

爲此。苦於多費。乃自出購辦。得數魚。賣魚者以繩代縛之。自覺其賤。亟歸告室中人。且舉示之。諸人覩之。有頃曰。魚何在。亟視。則手惟提一繩。悵然失色。蓋某行急。魚以次躍而去。某不覺也。

某侍郎督浙學時。故事。學使按臨上六府。有司預備江山船。船戶女必出酬客。某禁之甚嚴。船戶等患之。乃乘學使舟行時。令女登岸。遙隨舟而哭。良久。學使命詢其故。則對曰。本船中女。因大人禁急。故出我。我無所歸。是以望舟而哭耳。學使曰。可且歸船。但勿入艙可也。女諾。卽踏船頭而入。被髮布衣。頗覺其盼睐動人。一夜學使腹痛。呼從人不應。良久。女忽闖然入。問知狀。卽爲按摩。輕重適意。旣而佞倚諧謔。挑招備至。某不覺入其轂中。遂留使宿。後屢如是。旣而抵岸。船戶卽呼某縣辦差者。預備轎接太太。差執向例無之。而喧呶不已。某大慚。丐人爲解。以千金畀之。始已。

吳侍御兆泰諫停三海工程時。上怒叵測。親友莫敢至。吳杜門謝客。忽一日。有一分發安徽之大入成知縣來見。門者卻之。某固請。吳乃出見。甫通款曲。卽問此番處分



當若何。吳謝不敢知。又問君有債負否。曰。作京朝官自不免。幸素節省。不過八百金而已。某因曰。實不相瞞。某見近日言官盡暗默。惟君肯批鱗。然觀旨意。恐必去官。知君清苦。故打量爲備資斧。吳愕然不敢受。某曰。此是公義。君不特不可辭。且不應辭也。因探懷出六百金。票相贈。越日。又送四百金至。曰。還債外。可更以此爲歸計。越日命下。果如所料。

壬辰

校者按當是光緒十八年

六月初間。京師見飛蝗蔽天。許恭慎公見某邸。因言蝗蟲如此。宜

上言當下詔令百官省愆。命府尹及直督分勘災狀。地方官速行撲捕。並令開言路。某邸大怒曰。何處來此不祥語。蝗災並未稟報。汝安知外間情狀。近來四海幸安靜。兩宮稍解愁煩。奈何作此敗興語。况外間選事人多。豈可更以此惹之。汝若願。可獨對。我不能言也。仁和默不敢言。逾數日。內命孫枚預備召見。仁和又告某邸曰。今日忽召順天府。必爲蝗也。盍先言之。庶於面子好看些。某邸曰。汝又來多事。現在蝗不爲災。極可置之不理。已而余聯沅奏入。某邸曰。汝看言官如此恣橫。才有些小事。卽

用爲口實。若再開言路。則吾輩更無立足地矣。某邸竟治余妄言罪。俄而南海頤和園所種荷花。及觀稼亭之麥。咸被蝗食盡。上詢軍機外間蝗狀。某邸對言外間雖有蝗。幸賴皇上洪福。並不傷禾稼。上意遂紓。惟令近畿官捕治而已。

松榛爲京曹官時。初無所表見。亦無奧援。惟軍機章京杭人金君憐之。爲言於堂官。極贊其能。金素不妄言。故聞之者皆深信。由是得外放。洊升按察。金有外甥某。爲松故特爲之捐縣丞。予之函。使至皖候補。初至。松聞金已死。某未知也。遽投函。松榜其函於客次。並書其後曰。某向來鐵面冰心。從不肯結交權貴。乃縣丞某輒敢輕於嘗試。稟到時。卽呈遞大理寺少卿軍機章京金某之函。某與金素未謀面。乃輒敢妄行請託。本應重辦。姑念實係金章京親筆。並非僞託。姑榜示官廳。使衆目共覩云云。金在日。與松三五日必有手函往還。至是卽翻覆。議者薄之。

阿克達春被言官參劾。劉峴帥奏未入之時。阿適有所進奉。故不俟覆奏。卽入內陞見。至津見合肥相國。偶與談一公事。出文書示之。阿不能識。及入都。以重聽故。與諸

軍機議先定奏對之詞。次第答之。及面聖時。上問汝何時出京。阿對以今年若干歲。又問從何衙門出身。阿對言何時出京。皆參差不相合。上怒。命起去。始有留京另候簡用之命。

孝欽在光緒中。葉撤簾後。極留意繪圖事。畫扇及立幅。賜大臣。患不能給。乃另覓代筆二人。一爲歸安姚彥侍方伯之嫂。一爲雲南繆某之妹。二人嬌居也。月予三十金。然二人入內。均有使費。恆患不給於用。某親王爲設法津貼。又畫扇寄廠肆。索潤資極昂。一筵至二金餘云。

宮中壁間窗榻。皆糊名人書畫。有時剝落。則易新者。宮監輩私售諸外。名曰貼落。自道咸以來。猶未盡易。孝欽移居三海時。盡行撕毀。始一無所存云。從前廠肆售貼落。價並不昂。今則佳者且七八十金矣。

劉峴帥督粵。二卽用知縣入見。一人忽問曰。大人尊姓。一人曰。汝不知耶。此卽劉坤

杭陳小雲孟楷。爲雲卿大令之子。其夫人卽余曾祖姑母。名端。著自然好學齋詩集。並選明三十家詩者也。夫妻並聰明絕世。生一子。亦穎秀。似有夙根。後小雲以通判至某省。上憲檄委開河。頗因此瀆貨。一日掘土得二龜。蓋前代比邱尼遺骸也。遂舉棄之。其子方在側。持紙欲書。忽將紙翻覆。遂成癡病。先小雲死。小雲天才特異。能五官並用。刑名錢穀諸事。嘗以一人綜理。壽序駢文等。輒於輿中作之。余祖姑詩才卓犖。每有吟詠。一字一句未安。輒摩腹思維。展轉甚苦。故集中詩從無草率之處。其翁雲伯先生詩。有未安。轉以詢之。應時改正。雲伯亦俯從其語。

某科四川鄉闈。有某縣一生入闈鄰。號生問其姓。告之。卽曰。汝得無名兪思亮乎。瞿然曰。汝何以知之。曰。實告君。吾初入闈後。方假寐。夢鄰號縊死一人。姓名皆與君同。汝自問若有負心事。宜早爲計。生惶恐。卽丐病出。歸寓猶甚懼。夜間使健男數人宿其房。夜分時聞屋上有撒沙聲。則愈股栗。後不知若何矣。

張文襄試四川某縣。有童鮮服而曳白。疑爲覓替不得者。詰之。童詞窮。乃曰。實不能

文。其鄉例必曾考試。妻始得著紅鞋。故冒險爲之。

日前報載湖北一宦家孀婦。依翁某太守居漢口。爲姦人誘與外間男子租屋姦宿。爲翁偵知控官。由審判廳審理。章推事諭謂。以孀婦改醮。律本不禁。况現值立憲時代。婚姻更可自由。惟爾係宦裔。當明大義。雖講自由。亦不應越乎範圍之外。如古來名儒之母。改嫁者固亦不少。然爾潛逃在外。未免太不自愛。按此判語。可謂不規則之極。蓋凡訴訟之詞。當依罪之所在。直加斷語。斥其不應如此。然後再定辦法。萬不應多牽枝葉。尤不應多爲繞越之詞。一若爲體量。爲開脫也者。况云立憲時代。婚姻更可自由者。此語果何據而云然。且歐人所謂婚姻自由者。非若此也。近來人不講法理。而動好言文明。一若足以博大衆之歡心。而衆人不察。又以爲今日已可如此。真所謂彼此相誤矣。譬如判一盜案。而謂之曰。凡人因饑寒之故。而取人之有。以救己之窮餓。本爲情理所許。况現在均富主義盛行。則分人所餘。亦不能加以罪名。惟未告事主。而輒入人家。未免失之不慎。試問如此云云。成何說話。而報中猶贊

之曰。此等聽斷。尙能得體。吾不知今人之淺率。一至於此。報載美有少年男女二人。相約偕逃。後跡得。官斷令各送其家。並禁不得在一起云。此事在吾國。則無論新舊。皆謂寧聽其匹配。新者曰自由結婚也。舊者曰樂得做好事也。然美之法庭乃如此判。蓋西俗於男女之際。雖大與中國不同。然亦有所謂程式者。苟或違之。必遭禁阻。今吾國乃欲概行解弛。嗚呼。其大亂之媒介乎。吾不知將來作何景象矣。

前者署廣州將軍孚琦被刺。報載張督與溫生財語。有一孚琦去。又一孚琦來。則若何。按此語太輕率。出之平常探問之人則可。出之官場則不可。而况其爲堂堂之總督乎。張督其自忘己之地位矣。

前十年皖人因拒俄會演說。而中間忽躡入革命話頭。謂應先殺一城之官吏。此本極可怪。官將捕治。或爲解始已。而令爲首數人見安慶府太守謝。太守乃謂曰。以文明程度論。將來自應有此一級。惟今尙非其時。君輩宜少安無躁。此語在彼以爲極

時路極文明之語。而不知不值識者一笑也。

周德潤至雲南勘界。攜會典爲憑。洋人會勘者。亦以此爲憑。既而有水。觀其源流高低之勢。合歸中國。而會典不載。洋人遂欲攔去。據形勢再三爭之。逾月始允。洋使曰。我固知此水合歸中國。然會典爲中國欽定之書。固將昭示中外。如何獨不載此水。徐相國鄙。值南書房時。一日宮中報賽某廟。令擬扁。徐思數日始得之。曰有求必應。又題慈禧新荷詩有云。田田荷葉大如盆。又題倒垂朱藤。誤倒寫。大被哂薄。遂去之。戴文節在南書房時。不善事內監。一日題畫。誤一字。上令內監持令改之。內監至。但令別書。而不告以故。戴便另寫一紙。而誤字如故。上以爲有意拂忤。遂撤差。紀香驄言南皮舊志。有國初大兵南下。索義夫。民多死之語。州縣辦差物至惡劣。而學幕中人。仍多持去。有司患之。乃各折銀若干。贖歸諸物。然持去如故。香帥視學四川。至忠州時。直隸何某爲州官。學使去時。縣官親闌門搜幕。客取去鋪陳。皆得之。惟貴州鄭伯庚篋中。更有曬乾海菜數碗。

香帥過夔府奉節縣。而周達武率大兵繼至。縣官爲湖北熊兆□。憚費多。吝不出。周大怒。令小將率兵數百人圍署。熊乃出金如數。

曹中堂振鏞薨。諡文正。或爲對曰。孔文子之文何爲文。少正卯之正奚其正。

庚申都城之役。天津知府石贊清獨倔強。時與西人爲難。一日西人有所索取。石自往曰。若欲索物。有知府在此。餘不能應也。西人乃厚待之。遣轎送歸。

庚寅發會榜日。或貼聯廠肆曰。大聖齊天。管教他張許無言。至尊聽命。斯文掃地。更有那趙高分校。多士含冤。（校者按是年總裁爲孫毓汶。貴恆。許應駟。沈源深。此聯大聖齊天。當卽指孫。張許二人。似指孫之同官也。又同考官內有趙亮熙。高蔚光二人。對語當卽指此。）

鄂中戲呼同案爲同月。蓋謂學院案圓圍如月。又次於鄉榜也。

督撫放下筆便去見客。見了客便須執筆。此胡曾言督撫祕訣也。

滇回人馬如賓。初附杜逆。後返正尙未輸服。嘗私製黃轎。官不能問也。偶公會演劇。



馬點風波亭。忽風雷大至。裂帷飄瓦。馬大怖懼。自此不敢復萌異志。

游智開知永平。嘗試書院。題爲毅廟聖德頌。及經解古學三題。能作三題者。准分爲三卷。各列名次。有一人三卷皆取第一。得獎約五百金。

有知縣全某。每斷案。民或不服。便攘臂起曰。大老爺如此斷。我等不能依。全曰。我只能如此。汝輩不依。我便不管。因此人呼爲全不管。

賈文端植。成廟時。傳恭王甚嚴密。嘗課讀通鑑三過。放江南學差。成廟手書與之曰。汝出京後。六阿哥在書房。又復胡鬧了。後恭王翌輔穆宗。成中興之美。皆由此也。

胡文忠病。嘗飲王遠仲藥而愈。已而治兵黃州時。軍事方急。前病復發。或勸迎王。文忠曰。安可因己求生。置人危地。

馬江之役。何小宋制軍終日禮神。張中丞兆棟終日奔走詢人。人謔曰。制台不要頭。撫台不要脚。

李贊皇有後人留瓊。已爲黎人。香帥覓得。資給之。使復爲平民云。

有一外放道員。臨行送禮王孫中堂等各五百金。獨張子青相國僅百金。俄而道員死。禮王及孫各送一呢幃。張獨送五十金。人以是知張之厚。

張又樵娶合肥女。或爲對曰。前後判若兩人。南洋何驕。北洋何諂。督撫平分半子。朱氏無壻。張氏無兒。校者按張先娶於朱。次娶某中丞之女。三娶合肥女。故對語云然。

相傳純廟嘗選繡女。忽見地上現粉印若蓮花。推問。有一女雕鞋底作蓮花形。中實以粉。故使地上蓮花隨步而生。上怒。遽命內監推出之。

各處婚禮。兩姻家通名。其刺必書端肅頓首拜。同治後以肅順端華故改去。或有作端莊頓首拜者。然拳匪之禍。由端王莊王。則此二字亦不可用矣。

都中有言太醫院藥方。翰林院文章。都察院奏章。光祿寺茶湯。鑾輿衛刀槍。金魚池婆娘。言皆徒具形模。無濟實用也。

曾文正奉旨處理天津案。津人多不平之。時有對云。僧去留曾。將人丟盡。因崇作崇。

引鬼進來。

咸豐間。周某管刑部。不知公事。而好挑剔。趙光爲刑部尙書。患之。或作對曰。周芸臺勳精圖亂。趙蓉舫發憤爲雌。

雲南馬嘉利案起。輿論多推岑。而郭方爲衆惡。故有對云。岑毓英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於堯舜之世。郭嵩燾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觀此亦見彼時人知識之茫昧。然施治者不從此下手。則雖新政日行。亦屬枉然。

近來預備新政多可笑。大約不問事之緩急。見單中有此名目。輒爲之。不問能行否。亦不問財力能支否。聞漢口近造模範監獄。既成。而土木工索金。無所出。乃押於外國銀行。得二萬餘金。以還工人云。

美商團來至某處。各界人歡迎之。忽有一人辭極激烈。遽出刀斷其指。外客頗以爲嫌。以方行樂。何至爲此流血事也。蓋吾國人不深察事理。輒謂外人崇拜。愍不畏死之人。而不知須合乎時宜也。且憤於事而致自斷肢體。此必事大憤激。始可爲之。若

隨意今日割一指。明日斷一臂。則數見不鮮。亦不足重矣。

去年農工商部繡工科教習沈壽女士。繡義皇后像。始懸京師之勸工陳列所。已而懸諸江寧之南洋勸業會。並懸義皇后照於其旁。見者以爲毫髮畢肖。標價三萬元。今年復寄列於義大利之美術博覽會。義皇甚稱賞之。向我駐使吳挹清公使索以去。至其若何處之。則未知也。或曰義皇后尊重。既將以繡像寄列彼國會中。則殊不宜標價其旁。轉近褻視。此亦與外人交際者。不可不知也。

前者英之吉青納將軍既至京師。將赴奉天。請於朝。欲得瞻覽陪都廟貌。且欲得觀所藏磁器。蓋將軍於磁器有癖好也。朝廷既許其請。且允贈以舊磁三四。吉至奉天。有司既得京電。乃導使游觀。復贈器如所許。吉欲自擇。且謂貴國多有以數器爲一具者。如茶碗蓋茶碗及其托。謂之三可也。謂之一亦可也。若酒杯碟子勺及勺之舟。謂之四可也。謂之一可也。今於我何獨不然。語竟。則以印色盒置一花瓶上。而取碟盛之。曰。此非一物乎。導者亟明其不然。言以二爲一者。間有一二具。非皆然也。乃就

彼所擇者數而與之。吉雖稱謝去。然不副所望也。

丁酉秋冬間。余在上海爲友人物色一地。在今新闢路之南。望其北方有人鳩工庀材。建築高大洋房。問其主人。曰某姓。其父固爲海關道。挾巨金歸者。余嘿哂曰。今人動以海上爲桃源。試問舉全國之富人而悉居此。景狀復何如。徒增租界之繁盛而已。至庚子夏間。余羣從有居蘇者。往視之。歸乘某公司小輪船之官艙。中已有客數輩。一人狀稍異。年可三十許。面目楚楚頗有英氣。所著馬褂一襲。元皆夾呢爲之。口吸埃及煙。坐閱報。聞他人詢余姓。乃起問曰。君卽某某歟。余頷之。因轉問其姓。曰桂。余曰。蘭桂之桂歟。曰然。余曰。然則君在旗也。應曰諾。余因詳詢其字。又問向住何處。曰新加坡。余曰。然則君或君家中有在新加坡領事館者。曰否。余曰。然則君何時赴海外。曰吾父卽至彼。至余已二世矣。余曰。聞在旗者不得離駐防地三十里。君家何能脫此而出。曰事在人爲。不妨破例也。余曰。然則今忽回國何事。曰無他。欲調查內地軍備耳。因遙指一營壘曰。何窳敗若是。他處不知亦如此歟。余曰。大約各處皆然。

何必更齒及。余因詢之曰。君在海外。嘗至歐洲歟。曰。留學先後約十年矣。余曰。然則君能幾國語。曰。吾居新加坡久。則能巫來由語。兼習英語。至歐洲讀書。則益精英國語言文字。若德法語。雖未盡通貫。然與之酬應。則裕如矣。余絕異其人。曰。君來往東西洋。亦見黨人否。曰。至澳門見之。頗承其優待。伊等志意猶昔。然嫌其闌限太多。想不能有所成。余又問之曰。君來時。道出香港。亦有所見否。曰。彼中亦有友好數人。頗可談。問其姓名。不告。余曰。君將何往。曰。將往哈爾濱。若不能達。擬先至杭。一省松楸。然後至西藏也。余曰。然則君爲杭州駐防。吾輩可聯鄉誼矣。願買然至西藏。豈有介紹歟。曰。向識彼中喇嘛。往無咎也。語至此。余四察彼所攜。惟一絕小之皮靴。曰。行具止此歟。曰。何慮。此已足矣。余曰。冬則若何。曰。至彼時。可買一毡毯。春暖棄之。固易易也。余聞言大異之。蓋吾國人固未有能若此者。次日至上海。余亦好事。欲得其實跡。因謂曰。君盍卽住余昌言報館中。今報不出。而屋極有餘也。伊曰。謝君意。余已有友人約。不能爽約。余詢其處。云當相候。曰。此無庸。吾當走話。旣登岸。尙欲蹤跡其所往。

轉胸間已失所在。余悵悵歸。與人語。恆恨不能窮其究竟。然默數生平所遇異人。必以此爲最。時時舉此事詢於人。又二年。以江右黃君之介。得識某君。其家卽住新聞路。蓋卽余丁酉見其建築者。以居相近。乃時往其處游眺。一日。或約西餐。黃及某君皆在。坐客甚多。惟孰爲主人。今乃忘之。余坐與黃近。復與述及此。忽左顧視。見某君曰。余所遇異人。狀稍類彼。因數目之。某君亦一睨我。他日黃君見余曰。休矣。前日某君見君之狀。後問余。乃知異人者卽彼也。因言彼時別有懷抱。故隱姓名游江湖間。今則異矣。不意人之尙以爲言也。余聞黃君言。悵悵不已。久之頓足曰。坐君饒舌。使我腦中失去一異人。

己酉校者按當是光緒元年北洋大臣楊公薨於位。賜諡文敬。或爲對曰。戲文曲文。所以爲文。冰敬炭敬。是之謂敬。

直隸州縣多恃驛馬稅。雖號稱由州縣承辦。而往往分給一二處於巡檢典史。其數目各縣不一。且時時有改爲活稅者。活稅每價一百千抽一千。死稅則驛馬八百一

十。牛四百五十。驢三百有零。係外收之數。交官則騾馬三百六十。牛一百六十。驢一百二十。計南宮一縣。外收有三四萬。而交官不及半。至報部不過數百金。

乾嘉間。鉅鹿某令。稟覆直督一事。稿案送稿時。內載奉憲諭之下。凡照例之處。只寫云云二字。候騰寫時補入。此向例如此。乃抄胥竟忘騰寫。遂只作督憲云云。方制軍觀承批之曰。吏云云。幕云云。官亦云云。速將該承辦書辦提解來轅。仰候本部堂當堂云云。

凡游民號走江湖者。有八種。係九經。十八皮。四李。三瓜。七風。八火。五除。六妖。經者須動筆。如算命。看相。六壬。文王卦。各色起課測字。賣對。賣畫。詩寶。凡九種。皮者是江湖賣藥者。凡十八種。李者變戲法等。凡四種。瓜者賣拳。爲空手執械。攜婦女三種。以上四種類。皆不犯刑法之事。南人謂之春。北人謂之典。風者多含用刀之事。局賭亦在內。凡七種。火者僞銀之類。凡八種。除者大率殺人。凡五種。妖者皆女人爲之。凡六種。以上四類。皆干犯刑律。然其章程極嚴密。大率有上手下手之分。且定兩人辦事。如



拿獲一人則必認己爲幫手。正凶某住某處。其人必不住某處。甚難破獲。軍機大臣每日召見。須長跪良久。至以爲苦。故相傳祕訣。無論奏對何事。必以三語爲率。並須簡淺明白。不須上再問。凡大臣召對者。著膝處皆以圓夾布中著棉絮爲襯。使跪時不痛。

辛丑

校者按當是光緒二十七年

辦回鑾大差。承辦者咸恣意侵漁。惟白某繳上盈餘三萬兩。衆

惡其相形。競阻之。白堅不肯。白前浙江主考建侯先生之孫也。

近日京師西河沿金台旅館。死一客。甚奇。其人長沙葉姓。行第亦係德字。或云葉德輝之弟也。挈一妾一僕來。終日不出。惟日夜與其妾爲歡。且食西瓜冰水不忌。絕無人往還。惟間以舊藏名人書畫。託廠肆售之。不久病。醫至。不肯服藥。遂死。此事謂其激於國事或家事。而以此自斃耶。則何必遠至都城爲之。謂其絕不知衛生之道耶。則既病。何不肯服藥。真令人百思不得其故。

近日鎮統吳鳳嶺之弟。鎗斃嫂姪。並自殺。又迫其妻自殺。事見各報。或言其內容。則

誠非人所料也。蓋吳出身寒微。數年驟至一二品。於是子姪皆入貴胃學堂。姪冶游得疾。醫之愈。惟切戒食魚。一日吳來京。姪往候。以姪新愈。乃使同食。食舍魚。吳問之。以醫戒對。吳曰。中醫語何足憑。汝新愈。正宜食此滋補。姪不敢言所病。乃強食之。病果復發。遂死。遺書與其父。言實伯父強之食魚所致。其父亦不審其詳。乃大恨其兒。遂得癩疾。迫其妻自縊。鎗殺嫂及兩姪。以刀壞其關防。並燬所有契券。卽鎗自擊死。比吳知。已無可救。遂報官請勘。如此慘禍。而發端乃至微。哀哉。

余族字綺雲者。前月搭太古輪船。由上海至武昌。途中遇一人。係某領事館繙譯某甲。行李楚楚。次日。忽發瘋。船主慮其墜江。乃以鍊鎖之。第三日。忽然全愈。大叫行李全然失去。計值二三百元。尙有現洋一百餘元。船人詢其故。據云。初上船時。遇一人。詢姓名。後卽異常款洽。時時在余之左右。談次出所調之粉類饗余。余初亦却之。後以情不能却。食之。食後卽覺昏迷。一切行李。親見此人攜去。而不能出聲。真可恨也。言次。買辦謂閣下性命完全。尙爲大幸。前數月。此船甫進吳淞口。有老者來告曰。昨

夜可怕之至。官艙某客。年僅十餘歲。而行李頗輝煌。爲匪人垂涎。夜中人靜後。惟我以散艙不能容。乃睡官艙外面。吸鴉片煙。尙未睡。忽聞有數人聚而商曰。不能動手。奈何。言次。以香煙一枝來敬。并云。對不住。此時我已知其意。答曰。各人管各人行李而已。乃假寐以覘如何動手。乃官艙客因嫌熱。來至船邊眺覽。左右突來二匪。以手托客臂。拋入江去。而將客之行李俵散。此事無人知者。

又余族人續卿者。於余爲尊行。過上海。住某客棧。有某甲遇之。極致殷勤。數來談說。談次。云將至鄂。因某錢莊欠寡婦巨款。屢索不付。刻寡婦託余至鄂設法。倘竟不還。惟有控告之一法。但人地生疏。辦理殊不易。閣下向在湖北。能出一臂之力相助否。續卿答云。如果義所當爲。自應從旁贊助。倘涉及別故。則向不管公事。某甲徐云。係某乙所託。某乙住大方棧。相距不遠。盍同往商之。時續卿已疑之矣。因無事。欲覘其究竟。乃欣然同往。至則閒談許久。某乙請續吃花酒。續力辭。乃令酒館作佳肴數器。絕不提及此事。飯後又來某丙。手攜金箔一包。乙打開。將箔置於火上燒之。良久問

曰。攜來何用。丙曰。昨日與某丁打麻雀大負。輸去千二百金。除現款外。尙不足數。故以此物易銀。而市中議價未成。故攜來耳。乙曰。君大呆。某丁係著名大騙子。此三人抬轎法。君不知耶。丙曰。柰何。乙良久曰。今日坐上。卻好亦成三人。合而抬某丁。以報君昨日之仇。贏則均分。如何。言次。以目視纘卿。纘卿曰。我向來不做害人之事。意即欲行。某甲因留稍坐。乙從容謂纘曰。此金色佳而價又廉。市中決購不到者。君且攜去。明日付價可也。纘乃作色曰。我並未要購。閣下何得相強。乃決然而去。然後知此等人皆局賭也。其言至武昌者。乃僞詞耳。其云抬某丁者。實抬纘卿耳。其金箔除入火二張外。必皆贗者。花酒不成。乃出種種手段。行路之難如此。真可畏哉。

漢口迎賓江館。某要人實預其股。故聲勢甚盛。且門懸虎頭牌曰。旅館重地。閒人免進。夫客居而居然懸虎頭牌。以迎來送往之業。而大書閒人免進。均大可發噱。不意揚州出品會亦如此。說者謂該會出品之寥寥。半亦由此。亦見吾國人於官氣一層。想望至深。偶有彷彿之機會。即買買然不問其宜否。而輕於學步也。聞汴省新建之

第一商場亦如是。

聞有京官向私賣煙土人買私土者。恆至若干次。則總計若干付之。亦有所積既多。忽然不認。販私人突出不意。竟無如之何。遂盡被乾沒。斯雖似螳螂捕蟬。亦狠矣哉。某以副都統署吉林將軍。太夫人卒於任所。謀葬之郊外。卜吉地。久而不得。聞有邱翁精堪輿術。然家小康。不以此求生活。人有乞其相地者。非其人不苟出也。夙與佐領豐年善。豐某之盟弟也。某於是句豐爲介。卑辭厚幣以迎翁。翁峻却。固請。翁曰。非老夫逆將軍意。吉地不易得。不敢許將軍也。許而無以報命。不如弗許。然吾聞將軍之事親也孝。孝子。天之所佑也。宜有厚報。天其遺吉地以待乎。請姑寬時日。俟老夫徐徐圖之。越二月。翁走告豐曰。得之矣。此天所以報孝子也。然非老眼不能識。若此吉地。今世殆不數數覩。老夫非以將軍孝子也。亦不敢輕饒舌。今已洩天機。天必厭我。不死則盲。死也盲也。吾無怨。吾殊不爲將軍。不爲厚幣。乃爲孝子也。吾何愧。乃告豐以地之所在。豐卽聞於某。偕往視。以重值買之。卜日以葬。及期。以將軍故。旗漢文。

武官暨士紳兵卒畢集。翁號於衆曰。此真吉地也。一尺之下。必有青草。既而果然。翁又曰。以朔漠之地。隆冬之時。而有青草。顯奇矣。然猶地氣和暖之故也。再下三尺。當更有異象。爲山川精靈之氣凝聚而成之物。則非至吉之地。不能有。從吾目所視之處而求之。必可見也。如其言。果見如鵝卵石者。纍纍焉。翁亟命拾之。悉納諸某之懷中。且曰。此至寶。名鳳凰蛋。將軍懷歸而藏之。富貴壽考。基於此矣。某受教唯謹。旁觀亦奇之。羣相稱道。靡不謂翁術之神。某福之厚。喧傳於一時。余適游吉林。客爲余言。余曰。非僞。卽妖也。天下安有是。愚人自愚耳。某酬翁錢萬緡。并畀翁子以優差。翁之名於是益震。久未死。目亦不盲。而某則不半年解任矣。被劾矣。削職矣。至今五載。猶不獲起用。

戴文誠遺摺舉劾某某。頗爲人疑。以文誠生平以端謹著稱。必不爲此。且所舉劾亦無關大局也。從前張勳果公遺摺保福方伯潤。人言籍籍。亦謂實張之幕徐慶陸爲之線索。劉忠誠遺摺保人。亦有謂幕中人爲之也。蓋此等弊竇。竟視爲習慣矣。

民政部收車捐。而貴要乃多不理。堂官無如之何。乃代付之。並聞郵傳部堂官亦如此。且謂收捐者曰。豈吾輩地位。尙須下同齊民。收捐者亦強項。對曰。請問大人在上海時。外國工部局收捐。亦予之否。某公默然。

又聞初議捐時。民部請問監國府第車捐辦法。監國謙挹。令除監國及福晉自用之馬車外。餘悉上捐。並令開單與之。後以貴族多不納。亦不敢往領云。

凡建築都邑。溝渠爲最要。道路次之。宮室公園又次之。而吾國則亟亟於爲外觀計。故庚子以後。雖亦修溝。而甚草率。尤奇者。初包與一西人。每里七千兩。猶照歐洲之法。以塞門德泥圓筒出穢濁之水。乃後爲木廠運動。云每里只須六千兩。而圓筒乃改爲明溝。以磚砌。既甚狹小。又不堅固。且夾馬路兩旁。而馬路既狹。將來推廣遂不易。此甚誤事也。聞舊溝乃甚大。中立一人尙有餘。各路可周通。並聞曾掘得一碑。是元時物云。

庚子賠款。有東南釐金爲抵款之一。本議由洋人辦理。提一成作開支。載在約章。嗣

仍由各省自辦。而各省仍以一成匯寄上海稅務司。自辛丑起。迄今已十一年。積至五百數十萬金。日前爲浙省官紳查出。計浙省釐金。每年約百萬兩。一成則十萬兩。統計當有一百十萬兩。此款應由浙省領回。日前增撫派員至江寧督署調查。果各卷有上海稅務司之報銷冊。數亦相符。業已請江督咨部。擬欲如數收回。此事見十國憲報。如果確實。亦可謂麻木之至矣。

有與滿人聯婚者。以家中無人主婚。乃從他處延一長親代爲之。及吉期前日始至。依俗列拜男女媒。而以時迫。僅拜女媒。以相距近也。媒曰。汝女宅。不可不拜男媒。曰。名帖及請帖。均不具。奈何。曰。卽以拜吾家之帖改用。可也。遂如其言。次日。女家送奩於男宅。媒亦往。主人使人謂女媒曰。女宅拜媒之帖。不知何人所書。甚使人怪。媒訝問故。曰。蚤光之帖。竟書作蛋光。媒甚駭。請速歸易之。比歸。甫出帖示主人。則外間傳一信入。託名爲男媒宅中之書記所爲。大約謂昨得尊帖。乃書手誤以己之祖諱填入。現因不便留在我家。特行擲還。請飭該書手敬謹領回。送入家廟。毋得妄投。以昭



慎重云云。主人以咎實在己。無可置詞。勉強忍受而已。

滿人某。嘗以其子之生造。使瞽者推之。瞽者推算良久曰。此子怪哉。所居位無上。雖然。一生窮困以死。某以爲戲已。怒而去。後其子長。爲太常寺筆帖式。貧甚。適署中需人爲遣兒。輒應其召。遣兒者。凡遇郊廟籍田大典。前期大演禮。有司恐禮式有誤。輒以一人爲主者。其人衣服破舊。然行止拜跪。與主者無異。自王公大臣以下。向之行禮。亦與主者無異。固一日之榮也。然必筆帖式之貧乏者爲之。他人皆不肯爲。以爲折福。爲之必致病云。其爲此。每次得京錢八千而已。

河南某縣村中某茶肆。一日清晨。有客跨牝驢至。卽下驢入肆飲茶。肆主人向客借驢。送婦歸家。言婦家距肆。僅隔一山。稍頃卽可還。客許諾。婦乃跨驢去。過山峽。忽一男子騎牡驢至。兩驢相觸。不肯行。乃各下驢。驢相交。良久不己。男婦睨之。意動。亦遂相交接。事訖。二人忽相商。不如乘驢逸去。別作生活。乃策驢疾馳。抵暮。投人家求借宿。其家有一老嫗。與女同居。初不肯。固懇之。乃使女與己同榻。而以女榻借二人宿。

次早嫗醒。呼二人不應。視之。則二人已被人殺死。大驚。亟鳴官。茶肆之客。以不得驢。亦扭主人赴官。官轉輾審勘。始知嫗有未婚婿。時竊至嫗家。就女宿。是夜又至。見女榻中有二人。以爲女有外遇。故殺之。逸去。官乃治其人如律。而以驢歸客焉。此事亦不足異。惟男婦旣被殺。其苟合之故。誰則知之。豈彼見嫗。先自言之乎。或曰。蓋有人過山中。竊覩其事。以告茶肆云。

客言有粵人販鴉片煙土於黔者。將歸。攜土僅兩個。有半。以擔負太輕。乃購醃肉數十斤。分無數塊。置擔之一頭。行近廣西境。一夜失旅宿之所。乃憩林中。夜半。遠聞虎嘯之聲。久之漸近。甚悚。乃攜擔緣登樹杪。時月明如晝。虎至。望樹上有人。直前搖撼樹梢爲動。某已惴慄。已而虎齧樹如鋸。某愈懼。乃擲肉一塊。啖之。虎倏忽吞去。輒又齧樹。乃又擲肉。頃之肉盡。虎又前。某乃擲煙土下。虎又吞去。俄而土又盡。虎齧樹益急。某大恐。自分必死虎口。顧見虎雖齧。狀漸弛懈。不如前之猛。度已中煙土之毒。果不須臾。虎奄然就斃。某念己之家資。皆入虎腹。將以虎歸貨之。以償所失。天明遂擔

死虎行。不數里。遇獵戶數輩。譁然曰。此我輩合力追擊始斃之。汝乃安坐享之乎。洎  
酒與爭。某嘿然。但言且俟見團長公議之。乃相率見團長。團長問曰。獵戶所得虎。汝  
何故冒取之。某言實已所得。團長問有據乎。某備言狀。且言虎死於煙土。非獵戶所  
斃。請剖腹驗之。剖視則僅半個之土化去。餘二個猶完好。且某土肆之招紙。明白可  
辨。獵戶無他辭。遂任某攜以歸。

滇之鄉人。有乘月夜相率砍蘆爲薪者。忽一人爲蘆桿所擊。衆大驚趨視。內一人近  
前。又被擊倒。異甚。羣逼視之。則見此蘆毛茸茸然。異於常。察之。乃似自地生出之獸  
尾。俯視土甚鬆浮。而墳起似有一物。於是共持鋤掘之。乃一虎已垂斃。而項戴一  
石圈。跡其所以。蓋附近人家。有以破白之圈爲窗者。是夜主人出房中。留一小兒。虎  
忽至。破窗紙將人。而頸爲石圈所枷。不能入。兩目視兒眈眈。作欲啞狀。兒不知怖。戲  
抽竹帚一莖。刺其鼻。虎噉而驚。遽拔白圈而去。至野欲去圈不得。咆哮跳躍。不覺全  
身埋入土中。僅露一尾於外。人近則擊之。各人既詢得故。述之人。無不大笑。

或至印度。見印度人。有編篋爲籠。大如屋。愈深則狹小。怪問何用。云以捕虎。其法驅虎近籠。使一人入籠以誘虎。虎見人必追。其人從旁孔逸去。虎直入至狹處。各抽篋束虎如縛猪然。噫。古來英君傑主。氣概不凡。而羣小弄之。有如傀儡。如此篋哉。

同治甲戌會試。首場三題。滕文公問爲國一章。闈墨某卷。於出題處。有臣請爲王言之之句。考官亦未經意。於是某樂部大張廣告於通衢。准於某日特演新戲。滕文公進封王爵。經坊官禁止之。未克演。然聞排斯劇者。卽下第之舉子。其中科譚。多可發噱。而以孟子爲周天子簡任之冊。封正使。爲全齣之關鍵云。

又是科首场首題。爲君子坦蕩蕩。其時十三且名正盛。某日演某劇。丑插科曰。吾今賀汝。汝之名已達於九重。不僅老爺們愛汝也。卽萬歲爺亦時時念汝。且恐人不盡知也。故以汝名爲題而試公車。斯誠殊榮矣。吾焉能不賀。十三且應之曰。烏有是哉。子毋欺謔人也。今科試題。皆出於聖經賢傳。與我何涉。而謂以我名爲試題。烏有是。其證安在。遂歷誦各題以詰之。丑曰。卽首场欽定之首題也。汝果不知耶。試爲若言。

之。君子坦蕩蕩之坦字。析之乃十一且。而蕩字中各藏一小且。兩蕩字卽得兩小且。以蕩蕩之小且。而加以十一且。非十三且而何。萬歲爺如不念汝。何爲首題卽藏汝名於中。余言豈欺謔哉。於是座客咸拊掌。

浙江省龍泉縣糧廳治所。有虎。然至廳署之照壁而止。不入市。未嘗食人。其地居民。日必飼以牛肉兩三次。每次用牛肉三斤。

有設珠寶肆於杭之珠寶巷者。嘗有一山東人客其家。舉動類富家翁。顧不知所從來。日惟浼人與游。久之不言去。俄而病將死。乃謂其主人曰。吾本富人。以子婦不順吾意。怒而出。姑爲汗漫游。今適篤疾。不獲正首邱。已致函吾子。令其來省。然恐已不及待。吾橐中尙有金可萬餘。若吾子來。請舉以付之。店主人聞有巨金。頓萌惡念。食後與醴面。遽以熱巾塞其口鼻。斃之而乾沒其金。比其子至。不審父有遺金。復不得其死狀。反謝主人。以喪歸。孤客語言一不慎。遂殺其身。哀哉。

甲午。日兵至牛莊。魏午莊制軍時預軍役。爲統領。或曰。午字。牛不出頭。然則牛莊殆

矣。已而果然。

上海鐵路總公司初設。租一洋房。其門旁石柱。刻路不通行四字。蓋其屋前之路通黃浦灘。恐人誤以爲孔道。故標此以止之。或笑曰。鐵路者。所以使天下交通也。此四字豈可示天下乎。語爲某報所揭。主者知之。乃以告示掩之。後竟使石工刻去。

湘鄉曾重伯太史。庚子亂後。嘗至京師。已而旋至申。爲余述數瑣事。事本離奇。而重伯又妙語言。益令人笑吃吃不止。云有大柵欄戲園案目某。其妹未字人。偶遇疾死。卜葬城東。至期。某與其母先至葬所。棺尙在其後。忽一人至。謂舁棺者何不速行。彼等待久矣。舁者意其人必喪家人。乃曰。棺重不能如車之速。其人曰。姑竭力行。當犒汝。乃疾進。既至葬所。其人又謂開金井者云。宜加寬廣。役人怪之。曰。一棺何須此。其人曰。兩棺也。因西指曰。此非是歟。役人視之。果又一棺至。蓋空棺也。乃如言大之。時死者之母兄方料檢物事。皆勿聞。瞥回顧。則金井大幾倍。大訶譙役人。役人初亦以其人爲喪家人。乃指曰。此人教爲之者。視之。乃素不相識。以爲癩人。怒詬之。其人曰。

汝何庸然。汝妹死。吾猶能獨生乎。某出不意。聞此語。大怒。謂無端壞其家聲。擲石中其腦。遽斃。觀者見出命案。大驚。卽由坊官飛行入城。報之刑部。時重伯之弟履初。觀祭供職刑部。奉委往驗。或曰向例死屋中者由刑部驗。露死者由步軍統領衙門驗。此案爲露死。而由刑部驗。不知何故。車甫返。而死者已復活。若欲有所言。乃急請曾君返。錄其生供。據云。前數年嘗以賣針線雜物至女家中。後屢相見。雖尙無他。而情好日篤。猶苦不便。日至而久話也。幸女家近戲園。乃捨賣針綫而改設攤。售水果於戲園門首。女俟其兄入戲園。卽趨至與款語。逮戲將畢。卽返。故久之無知者。不幸女忽遇疾。余憂甚。彷徨無計。然猶伺隙往探數次。並饋藥焉。後病日篤。向余永訣。語淒慘不忍聞。余亦遂有共命之意。得其葬期。乃預購空棺往。冀得同穴。死自我甘。無預乃兄事也。言訖遽倒。官旣得供。以呈堂官。不復究其事。聞後有好事者欲其兄徇其請。而女之母與其兄均不可。後來如何。則未之聞。

重伯又言都城朝陽門外有某寺者。爲南方人死者。在彼停柩之所。大約不久卽運

國里而以家屬凋零停滯不出者。亦不知凡幾。有書吏某之家棺亦停此。歲清明。必有垂髻女子至設祭。有僧主其事。常見之。已而女亦死。卽殮其所。僧思自少出家。未親女色。實爲缺典。盍開視之。且可得其歛物。乃乘夜鑿棺之前和。以門之直門。入而發之。久之蓋脫落。將去門。瞥見女屍已起坐。大驚。負門亟奔。則聞窸窣聲。似女亦緊追其後。悸甚。念惟至人多處乃可。時大殿中衆僧功課未畢。梵唄琅琅。忽見一人狂奔至殿中而倒。後尙牽一重物。共集視之。見此僧負一門。門之鐵鈎鈎著屍身之衣。故相聯不可開。久之僧醒。問之不復能隱。一一言之。住持僧乃曰。此事乃大令吾爲難。欲報官耶。則開棺見屍。是何罪名。汝能受耶。吾亦能坐視汝受此罪耶。若欲隱而不言耶。則此時衆目共覩。安能盡緘人口。况棺開復闔。安能無痕迹。真令吾處兩難之勢。雖然。吾不能不報。與汝若干錢。汝自爲計可耳。蓋令其逃也。又數日。寺衆忽大覺有惡臭。跡之。出井中。察之。則此僧已死於水矣。

有客居者。方旅困。終日愁歎。人或戲之。乃伺其熟睡。置一桌橫其牀前。上安香燭。又



以白紙爲幡幢置其旁。復懸紙錠。並安香燭。如待新死人之狀。羣伏窗外窺之。見其人中夜起。循視諸物。良久。微歎數聲。復歸寢。早視之。死矣。

美國有講心靈之說者。以爲心死則形亦死。嘗請於官。取一死囚告之曰。今官厚汝。不使汝與尋常死囚等。擬用新法破血管。將全身之血放盡而死。俾免痛苦。卽以布蒙囚之目。以錐微破其肌。而以壺注水於盆。僞爲使之流血也者。頃之曰。已得血若干。去周身血之一矣。又頃曰。已去大半矣。又頃之。而其人竟倒。其實血並未去也。蓋囚心以爲必死。又聞注水聲。以爲流血。遂致死也。

紹興人金某。嘗習申韓術。爲無錫縣令錢某所延致。金年少好游。暇時常至惠泉山尼菴樓止。居停主人偶以要案三日候之不得。因怒。自言曰。吾延人主刑名。爲官事也。今吾以要案候三日。而不見人所在。如官事何。金歸。僕以告。金大怒。擲研地上。遽拂袖去。居停慰留不得。乃贈贖百金。金挾金住所。歡尼菴中。數日。初未言。尼怪其攜行李全。若無所事。因問將何往。金言殊無所詣。且住此。尼亦留之。忽忽兩月。金猶無

去意。尼因問將何作。金悽然曰。吾辛苦方得一館。今見辭。欲他就固難。且吾素無積儲。又無妻。去此將安之。尼遂曰。汝願爲官乎。金駭然曰。吾囊中無餘資。安得爲官。尼曰。汝能妻我者。吾所儲。尙可捐一大入成州縣。金欣諾。遂持尼金捐知縣。至江蘇。後陞鎮江府。前居停適爲某縣。忤上官將獲罪。金亟爲解。乃已。後尼偶不得意。輒大罵曰。汝忘功名所自乎。聞者初驚異。詢知其故。咸大服尼之知人云。

嘉興某富宅。一日有術士過之。自言有術。能使人見亡人。主人因其父新沒。欲得一見。乃延之入。術士命潔一室。口中喃喃有辭。俄而牆上現光一線。漸積漸多。遂成大圓光。內有黑影。已而影漸著。儼然父也。主人驚痛。亟與其兄弟下拜。術士遂避出。忽見其父冉冉自牆而下。須臾至地。兄弟皆惶駭。不知所措。因置杌椅就之。見其父已坐。復進食。則不能舉箸。少頃。舉手如欲得筆者。乃取紙筆就之。一人兩手攤紙。一人扶筆令書。久之書成。似言生平心力。悉用之時文。欲板以行世。咸相受教。而形氣聚如故。不復散去。乃大惶駭。出問術士。術士亦駭曰。吾此術向止能使現相光中。不能

動作。今如此。是非吾術所治。請君家自料理。術士竟去。富家擾擾竟日。或曰鬼畏陽氣。盍揭瓦漏日光以解之。不得已如其言。影遂日淡。三數日遂盡。

離威海四十里之孟家莊。有吳二魁者。事親至孝。前以其母患病甚劇。曾割股肉以療之。其母竟因此而愈。其事爲英駐在威海之駱大臣所聞。當卽奏明英皇。賞給一等孝子之金牌。及洋銀十元。於二月二十日招二魁往。與駱氏並肩攝影。又有皇仁義學堂。安立甘學堂教員學生。及各英員巡捕隊。各村董。侍立兩旁。攝影既成。卽令放一頂大像片寄回英國。駱氏謂二魁曰。汝事母心誠。感動上帝。必降福於汝。此後汝母再病。可到本大臣處送信。派官醫診治。藥資分文不要。言畢。率衆驗看其股際所割之創。咸爲贊嘆不置。二魁感駱氏之德意。欲拜謝。衆英員向前扶住。示不敢當受之意。駱氏又令學堂衆學生各作孝子論一篇。且曰。爾諸生當學吳二魁。天必降以福云云。於是衆人歡呼而散。

山東在平縣城北三鄉。有秦蘭陵者。性似癡人。幼從寡母度日。家內僅足飲食。嗣娶

妻陳氏。亦一淑女。連生數女一子。生齒日繁。時時不能舉火。癡人無奈。以小車推其母乞食四方。乞糟糠自食。淨糧則雖餓不食。留以奉母。少有食餘。則易錢送富家。積蓄以備其母身後之需。母今年近八十。癡人亦五十餘云。以上二事。均見日報。近來風俗日敗。悖慢淫亂之事。見於報及成爲訟案者。不知凡幾。大率在大家學子。官場尤甚。而大孝奇行。反在至貧極苦之人。故特著此。以媿夫衣冠而禽獸者。至英國大官之聞而敬聳。此亦應然之事。正足證人性之同。不必有所疑訝也。

前月郵傳部郵政司科員黃某。以信函冒充畢業文憑。爲堂官所驅逐。余始聞其事。頗疑焉。繼而調查其詳情。則黃某者。誠妄人也。黃本英國留學生。徐中堂掌部時。以其習郵政而調歸。在部已二年矣。凡在外國習郵政者。係至其郵政局而見習焉。並未嘗有郵政之專門學堂也。無學堂。故無所謂畢業。無畢業。故無所謂文憑。此次黃以求奏留故。堂官責其呈驗文憑。黃乃以在英臨行時。郵政局長爲之祖餞之請函呈堂。詐稱文憑。爲左堂所察知。噫。信函而可作文憑。則文憑之多。將在坑滿坑。在谷滿

谷矣。黃實自取其咎也。使黃於索文憑之時。卽以實情上達。堂官縱初不知習郵政者之無文憑。而既經陳明。決不至蠻橫無理。定要其有文憑也。黃或恐不能見信於堂官。則卽呈此函。亦只可申明作爲證據之一。而不能以之當文憑也。稍有知識者。類能知之。不意黃之利令智昏。謬妄至此。或曰。苟非兩堂之交惡。譏訕嘲笑。則黃亦不至驅逐。然則黃雖妄。亦適逢其會耳。世俗之人。必又歸於命運矣。

有某部曹掣籤得禮部。而誤到吏部。已閱兩月。始覺其誤。吾不僅笑其人之糊塗。身入仕途。並已所分之部。尙不能分別。况各署門前。均有匾額。豈並此兩字而亦不識耶。吾更笑吏部之人。見其來而不一考察。遂任其濶跡二月而去。亦可謂麻木矣。七月十五日內閣驗放。有指分貴州之通判周篆訓其人者。於是日驗放。卽於是日革職。何其巧耶。李督之奏。不早不遲。適於是日遞到。苟早一日。則周可省此一舉。遲一日。則周亦多喜一日。豈造化之弄人歟。吾知周此時必深惜其印結各費。擲諸虛牝矣。

近聞人云。京師城內人口。約六十餘萬。內二十餘萬。皆官也。而官之眷屬僕役及胥吏等。又二三十萬。餘則外省之僑寓者。及外省人之經商於此者。其可名爲土著者寥寥耳。

近爲志士者。率曰。人須堅苦卓絕。案此四字。談何容易。吾見人當窮困時。雖百苦不避。人以是爲真能堅貞自守者。不意稍獲豐腴。便大變態度。意氣驕倨。而享用侈靡。前後截然若兩人。如此者甚多。有一人以教育爲標幟。乃自辦學堂。云將爲世模範。當其困時。幾將衣物質盡。以資學堂之用。忽一富人聞其事。大悅之。捐巨資。使辦學。其人頓改舊觀。出必馬車。云人須以衛生爲第一要義。於是每膳必進一鷄。去頭足蒸而食之。或夜歸思食。卽令執於埒以進。其狂如此。又湘人有黃君者。頗有幹才。稍弋時譽。陳中丞寶箴辦礦務。使爲局之總理。蒞事十餘年。事雖就理。而虧空公款至十餘萬。以一寒士受優俸。而虧空至如此巨。實駭聽聞。惟時積累已甚。後乃思得意外之獲。以彌補之。遂有粵人郭某。聳其營運米業。致大折本。逮趙次帥蒞湘。促其歸

款。黃乃徧假湘紳所設巨肆之款爲償。比償訖而同事亦撤。責言四面而至。南北奔走求救。卒以窮蹙得疾。死於京邸。聞其盛時。驕侈極盛。夜間客抹牌畢。思食猪腦鷄蛋炒飯。則庖人卽時屠豕取腦以進。蓋向來凡有宣索。則不得言無。故無論何時。有求必得。以致於敗。噫。黃出身寒微。而湘俗又樸。尙猶如此。怪哉。

某巡撫之未遇也。穎與汴接壤。販秫稽往。求售於豫河。河工購料員。例須餽遺。始無留難。某吝小費。無所餽。僅以刺謁督其事者。刺署銜訓導某。自頗以爲恭。顧不知其意在彼而不在此也。旣已得售。驗收員某令多方揀擇。百不留十。乃遍勾人關說。迄無效。於是大折耗。恨恨而歸。越十年任汴藩。令猶需次焉。未幾護巡撫。授篆之日。首劾令去之。

壬寅宜昌鬧教。美以兵艦來泊。艦兵以宜昌方行霍亂症。依禁例不登岸。一夕或憑欄望見小艇飄至。似虛無人者。視之。一十歲童。餓垂斃矣。食之。童以手指岸。兵便引往。則其家也。一老母與弟妹三人已餓死。兵瘞之。而以童歸。爲更衣。日與食。以艦例

不宿外人。夜仍置諸艇。童感艦人至極。已而霍亂病息。艦兵日上岸游。一日管駕忽見童在小艇指岸。狀甚惶遽。使兵十人偕往。則見農民方納美兵二人於田間溝中。將屏水斃之。兵至農民逃。乃救之返。遂益德童。且以其慧。斂貲將使學。他日忽見艇來。中若虛。視之。則童已爲人斃。並書紙其旁曰。爾其歸於外國之好友。艦人哀感之甚。乃以所斂貲瘞諸岸。且碑之曰。華童張氏勇救美兵之紀念碑。

前二十年時。山西平遙。忽有手刃七命案。某村有富翁者。其妻得癆瘵疾。臥床不起者。已數年矣。一日翁自外飲歸。入房。覩其妻。忽持刀砍之斃。其幼子聞而走。亦殺之。鄰一老嫗適至。又殺之。俄而婢僕輩聞聲奔集。翁刀已鈍。趨入廚房。取斧出。盡殺之。計已殺七人。其次子惶遽。緣登鄰屋。翁又擲斧傷其腿。諸居鄰咸集。並不解何故。忽見翁擲斧而號。俄爲地保執送官。官訊之。翁泣曰。吾豈意得此奇禍哉。吾始入室。忽見青面赤髮人。臥吾床。吾怖甚。亟殺。幸以爲得誅妖。俄而見羣妖陸續至。吾大恐。亟取刀斧砍之。咸應手斃。吾猶恐不得脫。已而忽灑然若醒。乃知所殺者。皆吾之親屬。



也。言畢大哭。官論斷如律。然某資財頗巨。乃大賄獄官。服毒死獄中。按凡人性識不清者。則腦筋易惑亂。目中忽然如見鬼物。非果有鬼物也。

前數年時。天津有某公館者。視其主人。儼然官也。其所往來交接皆官場。否則紳士也。其舉動。其用度。皆官場派也。於是大商肆。咸與之交。莫有疑之者。其家人甚少。惟主人夫婦及一女。無何一少年來。云是其選定之婿。將贅之家者。頃之。令此少年至大綢緞肆。選購綢緞數十捲。約令持歸家。驗視無誤。乃付值。於是店中命夥持綢緞。偕至其家。主人曰。甚美。然此須令衣此者。視之合意。乃可。乃令僕送入內。使女審視之。久之持出曰。顏色物料皆不合。令持歸更之。夥持歸審視。則每捲皆被翦去小塊。乃至其家責問。主人亦怒曰。我本官宦人家。豈作此等無賴事。令少年往與質。少年亦怒甚。遂匆匆飯訖。即去。至店中。方盛氣相詬。俄而面色陡變。須臾即倒。店中大驚。而隨少年來之人。已即歸報。遂控官詣驗。幾興大獄。後微露可設法講和狀。肆中慮與官場訟。必卵石不敵。乃賂以巨金始已。有知其事者。言此主人至津。實專爲此。

所謂贅壻者。實預養幼丐。臨時毒之。以爲訛詐之資。後其人他去。不知所往。

宋人小說。載南人有客於北者。其地少松。某富翁栽松數株。高不盈丈。乃張筵宴客。以賞之。客亦羣頌松之佳。此南人偶不經意。輒言曰。此何足異。吾鄉徧山皆是。至作薪燒。主人意恚。他客解之曰。某君不過謂彼鄉松樹多。甚言之耳。天下安有松之名貴而爲薪者。按此終不信松之多且賤如此也。卽如鶴之爲物。亦爲世重。然海州產鶴之區。居民輒捕以充食。孔雀亦然。足知物罕見珍。多則賤矣。

丙申在申。與同輩十人。赴西餐館小飲。各呼一妓。余偶言曰。今日吾輩皆知已。而諸妓又多有名於時。盍各品第之。以驗目力之同否。衆並諾。各取筆書諸紙。而較之。乃無一同者。甚有此爲魁首。而彼乃以爲殿者。余瞠目視久之。始謂諸人曰。今日諸妓之裝飾同也。面貌非出遙度同也。吾輩皆平交。是無阿徇。吾輩與妓皆疏淡。是無偏私。發之倉猝。成之俄頃。是更無商量遷就。而不同乃如此。孟子謂。目之於色。有同美者。其不然乎。而世人遇事動謂取決輿論。其果可爲定律乎。

乳媪周氏。蜀之瀘州人。役於陶東明家。陶子開永。生三月。卽雇周哺之。周撫如己出。他乳媪受傭。必高其直。且恆以去挾主人。而又不盡心哺兒。周力反之。索直廉。多給之。不受也。周夫死。值開永病。歸家視夫殮卽返。往返纔一二日耳。未幾。東明沒。婦張以身殉。開永甫八歲。賴周撫育成人。今有室有子矣。感周德。奉養如慈母。周遜謝。退必雜僕婢中同服役。開永泣請之。則曰。吾窶人婦。夫子皆沒。命固窮。吾安之矣。開永多病。周代其婦操家政。有條不紊。不知者以爲母子也。嗚呼。周一村媪耳。未讀詩書。未習禮義。於陶氏無瓜葛誼。而能如此。斯可以媿鬚眉矣。惡得不謂之巾幗偉人耶。錢唐諸蘭谷太守。初令於楚。有僕王順者。楚之漢陽人。役於官廨數年。貌愚駸而身短。故以常人視之。羣呼之曰王矮子。咸豐十年。蘇杭相繼陷於寇。太守有同祖兄菊塍。兵備已故。其家僑寓於吳江。乃避亂之崇明。兵備之第五子肖菊觀察。方偕室樊夫人。省姊龍游。道梗不得歸。龍游又戒嚴。不能居。乃依戚畹於衢州。旣而衢亦被圍。且囊中資將罄。飛書求救於太守。太守欲使人贖金迎至楚。環顧左右無可使者。憂

形於色。至食時而嘆。順侍側。請曰。主人何憂。順或能効力焉。太守曰。語汝無濟。汝不能爲也。順固請曰。主人役奴子數十輩。平居皆能伺主人意旨。博主人歡。而順不能也。今日之事。順所能。彼碌碌者不能也。主人盍語順。順必能釋主人之憂也。太守壯其語。告之故。順曰。此何難。主人其使順。順卽日往。太守乃函金葉若干兩。授而遣之。順受命。旣出。其曹謂之曰。黃金重利也。衢地至危也。懷黃金而入危地。難乎免於子之身矣。盍若挾以遁。猶不失爲富人也。順曰。惡。是何言也。主人待我厚。主人之家人有急難。宜體主人意。舍身而往救之。如懼入危地。我何必自請行。今主人信我而遣。背之。非人也。况我苟欲富。不俟今日矣。區區黃金。安能飽煖終身哉。見利忘義。天將殛之。而謂我爲之乎。惡。是何言也。遂行。取道江西常玉山而往。及至衢。則觀察已之楚矣。乃歸楚。反命。觀察方待太守坐。見順歸。起勞之。順致辭。舉解其鞵。縛以進。則函金如故。蓋順以敗絮裹函金。縛鞵際。身衣敝衣。垢面蓬首。行乞以出入賊中。往返三月。故賊不疑。金得不失。於是咸重之。順不矜其勞。服役如初。繼更遣其資重。贖渡海。

以濟家人之在崇明者。亦不辱命。同治三年。兵備之次子小勝都事。十子又勝編修。同應京兆試。都事以暑疾卒海舶中。過煙臺。厝於岸。削木爲誌。逾數年。謀歸葬。使順往遷。順至。則訪尋十餘日弗得。咸露宿於野。後禱於神。忽有鴉鳴於前。順曰。神苟使汝來者。汝當導我往。鴉飛。順隨之。約數十武。止於樹。順於樹下尋之。果有匱。有木誌。爲風雨所蝕。字漫漶。諦視之。乃都事匱也。遂遷之歸。於是順亦老矣。免其役而厚贍之。不數年死。順無子。故諸氏至今於節時。猶爲位以祭之。都事孫兆麒。余從子壻也。爲余言如此。噫。若順者。可以風矣。

庚辛間。西人自都中出者。或持鞋狗來求售。祇三隻耳。索價百元。云得之宮中。聞此等犬。非有異種。乃以人工爲之。法取平常哈巴狗。攪硃砂飯中飼之。則所生狗。必小於常狗。又飼之如其母。生小犬必更小。比至三四。小僅如拳。售諸宮中。可得重價。金山楊子江中流。卽陸羽品爲第一泉者也。今金山已與岸連。泉亦不可得。王可莊爲太守時。再三物色。去金山三里許得之。

鎮江人某。爲吉林五常廳同知。廳有巨室。子婦與翁構訟。翁紳衿也。其兄官某省巡撫。他郡籍。以經商而流寓者也。婦年少而寡居。欲與翁析產。恐訟弗能勝。乃夤緣得入官廨。認某之妻爲義母。因義母而時見義父。某豔其姿首。有所求。無勿應。於是而子婦訟勝矣。東三省官之勢力最大。莫敢抗逆。而訟非賂不行。無論原告被告。必納賄。率以賄賂之多寡定勝負。賂而負。是我之力不足也。人事已盡矣。苟不納賄而負。則羣起而尤之曰。人事而不盡。宜其敗也。吏治人情之頹壞如此。故翁亦無奈子婦何。遵官之判而已。婦遂朝夕出入官廨。繼且遷入以居。而穢聲四播矣。翁亦聽之。未幾。某調任他郡。竟攜之去。儼然如妾媵焉。某後在某郡任罷職南歸。乃並其所育之子女。委之吉林而去。婦旣居吉林。廣交游。不一年而竟操神女生涯矣。然猶榜其門曰。某公館。是時翁充省中某要差。知之。亦絕不干涉也。雖五尺童子。咸能道其往事云。

河南某觀察。喪偶。謀續娶。以友人作伐。聘南中一女學生。年三十八矣。旣諏吉。遣紀

網僕先期迎至汴。偕來者僅一女之表兄耳。迨吉日迎娶。交拜畢。甫入房換妝。女謂僕媼曰。速請老爺來。我須開談判矣。某至。女曰。我此來僅能留一星期耳。屆時我須行。我方爲某處某某學堂教員。學生尙有一學期畢業。我不能半途而廢也。某默然。至期。果不攜一僕一婢。隻身偕其表兄行矣。某至此嗒焉若喪。聞其送粧時。以一亭置其畢業文憑。昇而過市。人有視之者。則一初等女小學堂之文憑也。

笙歌隊裏。脂粉場中。迷其中者。至不知返。有識者實至危之地也。客有述蘇城一事者。事絕異。然足爲後人殷鑒。云有妓黃桂英者。有聲曲中。其婢阿招。亦有姿首。足以撩人。頗有私積。聞有富人王某者。頗溺之。前後所費凡數千。一日又以阿招所愛珠飾往。至則見其摒擋物事。異於平日。問之曰。嫁人耳。駭問嫁何人。曰。沈大少爺耳。(蓋知縣沈某之子)已別租屋與我居。吾思嫁彼久。患資不足。旣得君之贈。吾坦然矣。曰。吾待汝不薄。汝忍撇我去乎。女笑曰。吾與彼年相若。汝老將入墓。豈尙存此念耶。王忿而去。女遂歸於沈。沈韶秀而乏資。女挾以至者殆兩萬。故屋中一切鋪陳飲

食之費。皆出之女。沈妻以悍聞。久之諗其事。輒以肩輿往。好言謂女曰。吾知汝德性甚佳。以佐吾至宜。惟外居非宜。人且議責。歸宅同居。吾與汝姊妹也。何復參差。女初聞大婦之悍。猝見其和藹謙下如此。不覺輸服。且意別居亦不能久。乃盡室隨之歸。大婦卽指一屋與之。居數日。大婦過女之屋。見其陳設。曰。如此裝飾。仍似堂子。家甚不宜。令撤換。卽曰。汝之服飾。至人家亦多不可用。吾當爲汝藏之。遂悉令昇去。女至此始知被給。然竟無術阻之。其可慙冤苦者。卽所謂沈大少爺一人而已。沈素不吸鴉片。自識女乃習吸煙。癮甚大。沈之妻乃言宜速戒煙。然此事不能不親自料理之。於是沈大少爺者。日夜皆不能與女接談。而女自此惟對影飲泣而已。不久卽鬱鬱死。杭有韓紳某之子。聞其事。曰。婢如此多金。其主人可知。奇貨不可失。則徧貸得千金。走蘇。假居友人家。無幾得昵黃妓。若甚悅之者。用度亦頗揮霍。亦時言欲娶黃。不意其狀偶爲黃窺得一二。遂盡發其詭謀。顧黃佯爲不知。一日謂韓曰。吾今盡謝諸客。嫁汝矣。韓喜出望外。黃曰。惟有約。吾以身許汝。汝以後食宿吾任之。然汝居吾家。



不得出大門跬步。此著大出韓意外。顧猶未知蓄意也。嗣後韓日夜受黃之指揮。視爲器物。久之且成人腊。幸韓之友。怪其久不見。既伺知狀。乃以數人往。逼迫黃出韓。且佐以官勢。乃得生出黃妓之門。而形容則大變矣。韓所持千金既罄。至是尙借資狼狽而歸。茲事王爲阿招給。而阿招旋爲大婦所迫至死。韓又幾死於黃。而皆有自取之道焉。豈不險哉。

吉林一名船廠。以其地有修造水師戰船之廠得名。廠濱松花江。庚子前猶存戰船無數。皆康熙年間征羅刹時所用之戰船也。羅刹卽俄羅斯也。定例每年必修理一次。相傳幾二百年。迨庚子年。俄兵入吉林。取以爲柴燒之。不數日而盡矣。故至今已片木無存。吾聞之故老云。

東珠產松花江。吉林將軍府（府乃將軍所居。另有衙門。爲將軍副都統會同辦公之所。如北京各部衙門然。）臨江。其岸稍陡出。土人云其下產珠最佳。採之非易。如值奉旨採珠之年。則所得恆逾額數倍。否則竟難獲也。且不僅此處爲然也。全江悉

如是。

曾文正勲德蓋天下。而其父若弟居鄉。乃恃勢特甚。所請於官。必從之而後已。其四弟澄侯尤甚。有所惡。輒以會匪送官。請殺之。殺五六十。不能釋一也。縣令熊某。性慈而無如何。每數日必私哭。或問故。曰。曾四爺又欲假我手殺人矣。縣開馬頭。故事必殺牲以祭。或勸殺人。遂殺十六人祭之。文正歸知其狀而不能諫其父。一日澄方晝臥。文正遽以錐刺其股。流血被體。澄遽呼暴。文正問故。曰。痛甚。曰。然則汝殺人。乃不痛耶。

光緒中重慶教案起。有馬姓者。實陰爲梗。後以他罪。劉制軍以法誅之。教士無如何。案亦遂結。

甲午戰事起。優趕三嘲合肥。適演紅鸞喜。趕三扮丐頭。當移交替人時。擲帽中所插草把。曰。拔去三眼花翎。又脫其衣。曰。剝去黃馬褂。坐中有合肥之子姪。怒。命送坊官杖之。趕三驚懼。未幾死。

國朝嘗使漢翰林學滿文。至穆中堂時停止。時戊戌年也。後乃設繙繹舉人。紹興有句者。強姦一窮家婦。恐其言。乃以蛇入其陰戶而死。可謂窮兇極惡矣。然竟無問者。此十五六年前事也。

蘇有寡婦。被僕婦引匪人入。逮夜忽出。持刀嚇之曰。不從我則死。婦急呼僕婦不應。正撐拒間。忽有人自牀下闖然出。遽抱匪人。婦不知故。愈驚恐。其人卽令婦逃出。集鄰里入縛鳴官。官訊得狀。治如律。已而問牀下者何人。曰賊也。將竊物者。官曰。鑿汝能全人節。姑貸汝。是夜其人宿於廟。見一人謂之曰。天鑒汝義。使與汝一本萬利之錢。醒則身旁忽有一錢。曉持食於賣豆腐漿者。食間見一搭連袋。有錢銀及支銀摺。知必人所遺者。坐守之。忽人以失物踰踉至。采之曰。是矣。其人持摺去。而以錢銀謝之。賊遂改業爲小市易。由是得溫飽云。

余友吳筱村君嘗過沙市。雇舟甚大。行李亦多。忽見小船載一老翁近船傍。持一大算盤細細推算。算成則爲三三五。除去復算。亦如之。再三算。仍如前。怒推盤遽去。吳

不解其故。至沙市。自平其篋中銀。適三十三兩五錢也。

繆小珊太史嘗至湖南。傍一大船過。舟人謂曰。此船有銀。問何以知之。曰。舵旁有水泡。隨舵不移者。是也。問知我有若干銀。笑曰。老爺銀在家未攜出也。問豈見舵旁水沫乎。曰。此是指他人舵下。若已船。只箱下艙卽知之矣。且常人攜五十金卽不能隱。何必問也。



W1203/505

# 汪穰卿筆記卷五 雜記

從前宮中設關東媽媽者。主執筆紀宮中事。至光緒十四年停止。

洪秀全據南京。行三老五更禮。梅伯言為三老。包慎伯為五更。此事甚怪。然江北人多如此說。當再審之。

洪軍至鄂。孝感東山民距險自保。屢創賊所奉神忽靈。賊炮見之炸。喜曰。如是不往復縣城。遂與神出山。連攻數壘。皆破之。攻城。賊大隊至。神忽不靈。三千之眾殲焉。洪軍攻洪山。興國州人曰。予我若干金。當包攻破洪山。賊許之。洪山果破。遂陷鄂省。興國人索錢。賊曰。汝輩貪錢致忍殲同鄉。豈復有好人。遂盡殺之。

吳筱村言。道光間直隸有某府太尊者。以貪著。一日。忽至縣署。令驚出迓。坐定。問何事。曰。無他。但今日我生辰。荷汝賜金。意甚厚。惟汝帳房似有弊。故銀之分兩輕。縣惶悚告罪。曰。當即令補上。曰。無庸。我已持砵碼來。可當面平與我。其劣如此。後道與之。

汪穰卿筆記 卷五 雜記  
二  
迂。揭於督臣七制軍。七素以威力聞。至此忽改常。但批其稟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

達縣王月垞。以卽用爲某州某縣。極紕繆。有寡婦訴案。王遽云。汝守節耶。便張大指食指擬之曰。是如此一節耶。嘗在籍奉駱文忠命辦團。便作威福。每歸。輒呵殿驅觀者。其堂叔恃長。憑若倚不去。遽命執下扑之。後卒被劾去。

易笏山在四川時。堅欲撤田子實任。田恨之。詞易與張子復素密。乃賄照相者百金。令移張妻照與易同紙。誣之。照相者不可。乃止。

某嘗治游妓沈銀枝之母罪。銀枝後爲劉峴帥妾。乃劾罷某。朱暝菴詩云。國恥家讐相並論。沈銀枝勝□□□。

張幼樵嘗劾合肥。後丁艱。而合肥賻之千金。張欲勿受。質於高陽。高陽曰。汝方窘。受之可也。君子謂高陽不能成人之善。假使高陽以利害是非正言之。而自以私橐濟張之急。則何至成後來之事耶。校者按高陽蓋指李鴻藻

全中堂慶。每日必叩頭百下。以練骭脚。

前湖北候補道恭釗。每遷一新室。則令人豫挖去中堂一磚。恭見之。輒曰此缺何不補。則有應者。曰卽補矣。遂以原磚蓋之。

恭某爲四川某府時。嘗逼其屬巴州李某。以打加官。法治死一人。後放鹽道。某制軍不使到任。一日。在客店。忽以繩自絞死。

張亮基撫湘。左侯曰。人謂賂公知我。實則遠不如張。張出。且以印交我。張後移撫黔。黔邊省。殊不得意。而軍餉皆不易得。乃上疏請分黔隸川滇桂湘四省。觸政府怒。遂罷之。時同治初也。

福康安督川頗汰。時駐浣花寺。惡蛙之聒。命禁之。至今無蛙聲。時黃州李世傑爲方伯。頗興桑蠶。招浙機工至川。今花溶玉賓之祖。校者按此句似有誤實與其役。

張必祿之子由庚補詩。巴州人。爲榆林道。奉駱文忠檄。駐兵於綏定。與將卒驩飲。拇戰偶輸。輒帶大帽。時軍中以戴大帽爲行法之時。張輒呵令撻之。撻止如故。

某日北京日報載湖南軍官等欲分京官印結。有此等不義之財。理應大家分潤。否則另立一局不索費以挾制之。夫既云不義。何可分潤。以不得分潤而始另立局。是顯然訛詐之行爲也。是猶見鄰盜財。妄謂應相分與。否則當控於官也。豈不可笑。又報載某處有二神童。其一六歲。已能唱戲。嘻。是亦爲神童。則前時上海之五齡童。亦可以神童薦矣。

近湖北文普通學堂招考院生有王某者。頭場已取。而二場文甚劣。蓋初倩代鎗。而後乃本人自來。此不爲奇。惟一事甚可怪。蓋覆試卷所填三代。爲曾祖混沌。祖窮奇。父饕餮。謂來者非本人耶。何文字拙劣。謂本人耶。何自曠其祖父。今人心理。真不可解。

李惺西瀛主蜀錦江書院。至聖誕日。督署適演戲。李奉院中至聖牌位以往。又學政蔡麟洲至書院。捕學生干與訟事者。誤執李之弟。後學政親跪門謝。乃已。李以宮贊歸。頗有時望。避卓文端之羅致。乃不出仕。卓文端有綽號。曰貌休休。



官文恭回京。銀多不能悉載歸。乃連開九當舖。死後。諸子急於分物。祕其喪。且盡括當舖銀。分之而後發喪。川督寶興致仕。亦坐多金。死後數日。尙未發喪。所藏鼻煙壺。至四十八箱云。

李制軍瀚章。以卽用至湘。過鄂。見裕制軍。裕踞台坐見之。李行禮畢。倉卒坐裕旁一椅。呵斥再三。李惶悚卻立。裕後謂司道曰。汝等見李某乎。此人架子大。日後名位。定不亞於我。

聞孝欽皇后時書天下太平四字。賞賜臣工。故癸卯狀元爲王壽彭。而閏月初一第一次放主考四人。雲南爲張星吉。吳慶坻。貴州爲李哲明。劉頌年。合之適成明年吉慶四字。誠哉吉祥止止也。

前數年都中西人。以跑馬循例請總署諸王大臣。及章京等觀跑馬。並設食。華官與西人雜坐燕飲。飲畢。主食者收拾器皿。獨少食巾一方。顧已脫爲章京某君所匿。然不便逕前搜取。比將登車。則此君以巾包食餘之點果。潛遞與車夫。主饌者乃逕前

汪穰卿筆記

指認送客者亟曰。此小

王某爲川藩時。偶攜衙

覓窮搜不得。乃製精細

重金於其妾之女僕。爲

命匠仿製以進。復浼女

庚子聯軍至保定時。藩

字原缺  
下文同乘夜運匿他處

者。今□□□尚署某縣

崔惠人嘗至鄂。飲某家

人也。

吳清卿之喪師而歸也

甚輕之。比其敗而歸也

必將集賓幕。定戰謀。乃不然。惟出彝鼎及漢印。羅列滿案。與諸客評賞之。吾大怪之。策其必債事。洎其敗績而歸。又宿於是。吾意必自愧恨。終夕憂疑。不意仍出彝鼎及漢印與諸客評賞。吾甚詫異。不覺轉而爲佩服也。又王芍棠中丞。嘗被彭剛直賞拔。王嘗謁彭於焦山某寺。彭厲聲責之。王不覺長跪乞哀。爲寺僧窺見。後爲人述之。事在甲申以後。嘻。天下在處皆有如此等僧者。人其慎毋爲彼所見哉。

定州衆春園。爲宋魏公蘇文忠遺跡。今尙奉二公木主。春秋展祀。乃壁間刊一畫像。痘斑滿面。貌奇俗。題曰楊大爺。殆長隨也。事見政報。亦怪矣。意或別有故歟。

己丑庚寅間。余以試事舟泊通州。見一官方行香於廟。兩書吏左右陪祀。亦不知是何典禮也。

去年資政院將行京官互選之制。忽江西京官發起研究選舉之會。於是各省繼之。諸會館所在。車馬爲之塞途。其意蓋恐諸人隨意選舉。或有別一種團體之組織。各如是也。或他省皆有組織。而一省獨無。則一省必致無人以當選。故先集會。俾各省人

均選本省之人。且先行研究何人得票最多。即令各人皆選此數人。庶此數人得以入選。惟如此則將囿互選之法。劈分爲各省自選。不啻爲分省選舉之法。其利弊又當研究矣。

向來凡地方官遇有演劇酬神之事。懼其滋事。輒行禁斷。不知滋事者一時之患。彈壓密規例嚴。自無患矣。倘使所在禁絕。斷此輩之生路。則壅而作亂。爲禍烈矣。

前數年各省紛紛請以廟產辦學。於是僧界騷然。陽拒陰抗。其事不一。駐北京之法使館中人。對我外務部人曰。如此見貴國政力之薄弱。若我法國直一紙文書可矣。久之。法國取締教堂所設之學堂。至收其產業。而一時騷動。亦極披猖。諸教士多伏不肯出。至開自來水管灌之。乃出。亦甚憊矣。又日俄和議成。日民不喜政府所爲。羣起而鬪。致燒壞電車。他報亦笑其程度之低。後法有同盟罷工之事。電燈爲之可燃。日報亦爲反唇之譏。固知笑人爲不易也。

今年哈利彗星出現。西人雖不言災祥。然謂近地球時行極速。地球爲所動。則海水

必上溢。而凡近海之處。皆成澤國。又有謂當致水災者。又謂最切近時。灰沙落地上。積至尺者。應否不可知。而其謂有災害則一也。特與古人之說。有虛象實測之別耳。余因知古人之重視彗星。非漫然也。蓋積數千年之經歷。知彗星現則地上必有災。不以爲氣之相關。而以爲象之相感。故視爲神明云。

余少時自粵趁汽船至申。盛暑。同船有一人著多羅蘇小衫。逢人輒殷殷問姓名。或以爲非上等人。遂謂其所臂金鐲。鍍金也。手翠搬指。燒料也。已而問知其爲粵海關監督俊君之兄。於是見其鐲煌煌真金也。搬指煜然翠也。余始嘆倏忽之間。而物之聲價低昂如是。世情勢利。有如是也。近閱報載美大富家阿世打所遺珠鑽等。值二十萬鎊。後經人估。乃祇一萬零二百鎊。並謂富貴人往往用僞物以欺人。然則物之真僞。果何從辨哉。

近人以忿於舊俗之故。不免有過信外人之處。於是遇有國俗之不慊於懷者。輒謂外人必無是。見西俗之合於己者。又以爲吾國必不能如是。其實外人之果如何。固

未必盡能知。吾國之果如何。亦尙未能知也。近有論及中外年節之說者。大約謂外人之節皆有意思。中國則否。余按吾國之節。可分兩類。一爲大節。如端午中秋年節是。一爲小節。若元宵。若上巳。若立夏。若夏至。若重陽。若冬至。則或輟業或否。至若花朝。若寒食。若四月八日。若七夕。則不視爲節。亦未有輟業者。至其命爲節之故。則除除夕元旦外。若立夏等。本於節氣也。是最有理。若寒食紀念介之推。端午紀念屈原。亦不爲無理。若上巳。中秋。重陽。皆春秋佳日所在。選日以爲節。使國民於是日相聚娛樂。何爲不可。且吾國不以聖賢誕日爲節。是不囿於宗教之專制。不以萬壽爲節。上不強民之事已也。是皆他國所不及也。

近忽有荷蘭人強華僑入籍。否則驅逐之說。於是各報論說紛騰。似爲外交一大問題。近又有以此詬外務部。吾甚不解其所謂。已而有辯之者。謂此不過聲明舊例之事。亦並無不入籍須驅逐之事。按此說確也。荷蘭於我華僑。資其力用。抽其重稅。安肯逐之。逐之是自失利也。若夫以不爭咎我外交部。則亦未合。無論未得駐使之報。

告。未得僑商之陳訴。且勸僑民入籍。彼內政也。吾何緣阻之。若夫不入籍而驅逐。致其流離。始可言之。而亦尙須視其情形也。今不一調查。而輒肆論詆。何歟。

探外人消息。而得諸所使令之人。可謂精矣。雖然。此足恃歟。己酉。粵漢路借款。與德已定議。而英出爲梗。既爲吾國主路事者所斥。則爭諸德。此余聞諸人如此也。然買辦吳友濂則謂人曰。德款不足而已。與中國訂約。故私商諸匯豐。欲求合辦。試問德豈能有此事耶。

論語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名之關於事。久矣。而吾國上下。乃殊忽此。顧如呼海關爲洋關。致一班人民。均誤以海關爲洋人所設。而生出種種惡念。是可鑒也。

南洋勸業會。爲吾國創舉。故國人莫不欣仰之。觀各報所言。誠美善矣。而自江寧來者。乃不盡謂然。其說亦未盡足據。然上月大雷雨而屋至震倒。傷人數十。此則不可掩矣。或曰。新建築之屋。遇雷雨而倒塌。已屢見不一見。蓋亦當然之事也。願不知此數十人。譬股之傷。亦屬於當然之數否耳。

交通便而來往數。客店之業大啓。顧吾國之病。覩利則羣趨。必至過量而後已。無論何業。莫不致大虧折。於是遂有種種姦慝之事。客店亦其一也。余聞客店中乾沒客存要物者有之。誘客嫖賭致流落者有之。若普通之事。則凡迎客者。縱客言有何等極要之事。必黝之至店。又必黝之言本日無船。或船改期。或船不能容。使待之明日行。如此。則不特得上下搬運之費。且得兩日之資費。客或熟悉。或有強力之友。或可決然而去。否則未有不爲所勒措者。又有一等客店。彼與某船公司相諗。或別有情弊。則必強坐其船。客欲趁他船。則必言他船之穢。或言他船價貴。甚至客有相諗之船。亦爲所阻。其可惡如此。

各報載粵人以梁某出使。截留不得。乃電諸德國。力言梁於路事未了。不宜接待。余意無是也。否則是內外之不分矣。家中兄弟相鬩。縱極激烈。不宜求諸外。此意諸君當知之。假其有之。大爲德人笑矣。

凡一國之政治。雖極整頓。然必仍有無數人爲不規則之營業。而爲政者固無如何。



一則實不足以盡養之。一則桀驁浪蕩之人。非實業所能範圍也。試舉其例。其不犯法者。若爲長隨及各種服役者。若江湖賣藝者。若爲娼妓者。其干犯法律。則若爲竊者。爲賭徒者。爲拐誘者。爲騙術者。爲盜者。雖亦有盛衰之別。而其爲遊食之民。一也。承平時有司治之。或寬或嚴。姑勿論。顧當衰亂之時。則有牧民之責者。似宜視其事之如何而稍寬其銜轡。此亦周禮荒政十二條中。繁樂多昏之意。惟警察不可不嚴耳。倘一概禁絕。則適爲淵叢之驅耳。

上海近新設製蛋公司。發起之人。皆上海商人之表表者。當無可疑矣。雖然。吾有惑焉。夫蓄雞卵以求售。此貧家旦夕所恃以爲活者。而該公司乃欲以沿江七省之蛋。皆由彼專利。然則此七省之窮民。皆當仰活於一公司矣。縱公司力巨而人衆。然七省計州縣數百。計村鎮數千。公司能徧以人往歟。蛋之爲物。不二三日卽敗。以待售之故。不特使人人枵腹。且致敗焉。不又致閭閻之怨恫歟。况從前隨意可售。或售廠。或售於人家。莫之問也。今則有此規則。縱使本國別無分廠。而外人收買。不能禁也。

則必多方巡邏。別之爲官蛋私蛋矣。至其流極。必致貨多則摺而不購。使人有貨不能售。貨少則必多方規制。並不使售與人家。則民之怨更甚矣。况乎蛋既不能售於他家。則價必不能起。承辦之人。多方抑價。而小民之一線生機將於此絕。真足怪也。某年周玉帥過中。迓者甚盛。次日。兩廣總督陶公之柩至申。以易船故。停至一二日。而官場乃寂無人至。惟上海道不得已一往耳。餘則雖輿臺亦絕跡。西人甚怪其事。曰官同等也。其過中也。雖有生死之別。然陶公豈無同鄉故吏在此者。何懸絕若此。或曰。西人之言過矣。吾國雖有燒冷竈之說。顧不然已死之灰也。

有人謂津浦鐵路之借款。名五百萬鎊。而當時只收三百二十餘萬鎊。蓋除去九七扣三十五萬鎊。小九五扣二萬五千鎊。酬謝中人二十萬鎊。預扣四年外息一百萬鎊。尙有他款十餘萬鎊。故收到者只此。吾不知向來此等事果何如也。

四川之內江外江。貫注十餘州縣。年之荒歉。視其水利如何。以灌縣爲發源之地。每年修理十萬工。編竹簍石以爲堤堰。每河口必用竹籠保護。謂之魚嘴。高者六七層。

低者二三層。竹籠之製。長三丈。圓徑一尺八寸內外。兩江須七千餘籠。年年更換。須工程銀四千餘兩。加以挖河底截衆流工程銀二千餘兩。故每年須七千兩。

庚子後有德人運動。欲包辦我全國煙稅。已將許之。會爲南皮所聞。亟電政府止之。庚戌秋。民政部將捕東單牌樓二條胡同之外國人窩娼賭者。二旬以前。卽由外務部知照各國公使咸有覆。且有謂是貴國主權中事。極應辦理。惟英及比日三國未覆。事旣辦。將依向例解犯於天津。而英使忽照會外務部。言須交使館。主者以如此則北京之使館界。且將爲租界。乃卽解往。次日英使至部詢此事何不照辦。答曰。解時或早。不及知也。英使因詢其時日。收到照會時八下鐘。而解出時亦祇十下鐘也。英使問相距兩下鐘。何不能止之。部中人因問以前有照會奉聞。何不見覆。英使嚙囁言未見。乃曰。此照會三星期矣。而未見覆。今此只兩下鐘。或未爲久乎。英使乃無言。

津之例。凡租界巡捕所拘之人犯。曰遣捕以領袖領事之名。送之華官。近則送地方

審判廳。今年某日。送犯往。而電話告之曰。以廳官方應法官試。無人理此。久之。忽電話見覆曰。據所話則尊處裁判官方須試驗。則向來乃使未經試驗之人爲裁判也。其不足據審矣。以後不可復以相煩。卽從前已斷之案。亦尙須重審。語聞以下原缺

有憎向來衣服寬博不便者。遂競爲西裝。旣服。乃知西人衣服之不便尤甚。冠履之堅硬。衣之窄小而繁瑣。而領圈。臂圈。尤不便。殆如桎梏。而冬衣不能多。暑必冠。更無論矣。無已則設法變通之。於是有西其冠履而中其衣者。有但戴西冠而衣履悉仍舊者。又有西衣而去其領圈臂圈者。庶償企想西裝之奢願。亦不失西裝之權利。今滿目多如是。而純乎西裝者乃甚少。按以吾國制度而論。則如今日之衣履。便適身體已至極處。而以求便之故學西裝。則所見已謬。無怪一轉瞬乃成非驢非馬之怪狀。嗚呼。豈特一服裝已哉。

余嘗遇北京某銀行中人。旣與通姓名。因問所事繁簡。其人欣然曰。吾輩京中甚暇。勝上海天津多矣。以彼等處小款出入多。北京則動輒一二十萬。故款多而事簡也。

且吾輩在行中甚高貴。與王公貴人接席。甚至談謔打牌。至平常無名氣之京堂。及部郎等等。惟有伊等仰余輩眉睫。余輩且白眼視之。在外省能若此乎。侃侃而談。略無愧怍。

王西台者。直隸人。曾留學日本。爲吉林警察之譯人。娶長春劉氏女爲妾。劉有奇稟。自小有食炭之癖。冬日食最多。夏則少食。且謂人曰。味甚甘美。余殊不覺其有難食之處。

又去年吉林西門外某鎮。夜間忽聞有呼呼之聲。若有人言此是何物者。則應時聲際卽痛。於是相戒。聞聲輒不敢語。及半月後。偶有一婦人如廁。見牆邊所倚糞扒。漸能自動。已有聲如呼呼然。且鳴且前移。因謂人曰。恐每夜所聞卽此。因集衆視之。則扒中頗有血。斫而焚之。怪遂絕。

沈丙南言其四弟爲辰年辰月辰日辰時所生。同時鎮中某家生一女。沈之父因聘爲媳。沈第卅餘死。三日後。其弟婦亦死。異哉。

錢某爲譯學館教習。不能其事。時王君九爲監督。難於辭。俾教末班。初日上堂。寫字。母至二十一字。忽不憶。少頃乃曰。此不易記。餘明日更授。其情已爲學生所窺。羣起窘之。乃請更益數字。猶曰不可。衆曰。然則益一字。吾輩尙能強憶也。錢竟不能下筆。衆轟堂。乃襍被出。

庚戌測繪學堂招考新生九十人。而報名殆千人。朗貝勒交三條。曰是皆佳。總辦亟唯唯。朗又曰。是餘學皆貫串。惟不能算。總辦亦唯唯。依例報名者必以照片。而此三人中乃無照片。總辦旣不敢請諸貝勒。并不敢問本人。遂視爲一最難解決之問題。久乃得策曰。吾竟令堂中人承爲失去。則四面圍矣。

京曹官有奉部命至湖南某州。有所調查。一日偶與人家婚宴。坐中有昂然氣態出衆者。問之。則以湖北尋常師範畢業生。在其州中辦新政者也。一人忽前語曰。某家逼嫁事。君何不過問歟。其人曰。吾何暇爲之。吾旣辦全州教育。而州官又說吾辦警察。豈暇爲此。請者又徐曰。君盍姑問之。某家固尙有三牛也。此人聞言。卽俯首沉思。

不復言有暇否矣。

一州縣性熱中。友戲之曰。今與汝爲同列。假汝爲道府。吾見汝當請安。言訖。卽半跪。某遽答禮。且起之曰。不敢當。友鼓掌曰。汝今猶與我等。何已作上司態相向。某大慙。有令於海南者。妻出。轎人語相嘻也。疑之。歸告諸夫。且效其語。官亦效以問書吏。書吏囁嚅對曰。彼言天將下雨耳。官因疑之。他日聽訟。適將雨。官乃作前語。差皂盡笑。甚至訟者亦破顏。官嚴詰他吏。乃曰。此謔婦女之穢語耳。官大怒。重責前吏始已。有挾盛意而之都城者。百計營謀。得以千金拜某貴族之門。一日訪友於某廨。貴族其長官也。俄而傳呼長官至。友出迎。某亦自窗窺之。友歸。某暗問曰。正堂未至乎。友曰。適昂然而入者是矣。某又詫曰。何曾是友。友曰。汝言怪矣。我不識。豈汝轉識之歟。旣而轉詰某曰。君何由識之。又何以知其不然也。某疑忿之餘。乃欲剖明其故。忽覺言之反自露其醜。泚赤有頃。遽去。知其事者。蓋出於被給也。

杭人張某。官京。獨居會館。醉於鴉片。嘗夜臥煙榻。彷彿若有入其室者。張半睡。挾斫

聲問曰。誰乎。乃擅入此乎。遂昏然睡去。少頃。又聞聲曰。嘻。君尙不去乎。俄聞窸窣聲。曰。汝乃欲探我物乎。已而其人舐篋。取其灰鼠裘。公然出。張又曼聲曰。汝乃不羞。攫我物去。頃之僕至。見室門大闢。異之。入視知狀。視其主人。猶弛然如醉蝦也。

紹人經某。以電爭立儲事。出走居澳門。某宮保以不獲於粵之故。將使返國。乃控經欠公款。經之徒亦延律師抗爭。已而有出助經者。特自海外來。經理其事。因詢律師何人。乃某宮保常年所延之律師也。某大詫曰。與人對控。而延敵人平日所用之律師。天下事之怪。殆無過斯者。坐人皆失笑。

蘇報館被封。主筆有被捕者。館中人恐。卽倉皇出延律師。適值星期六。諸律師依例閉門。至一處。叩門丐急。乃得入。因陳其情。此律師詳審之。叱曰。汝等報館中人乎。汝報干犯法紀。吾方爲官窮究。幸汝女流。否則卽喚捕拘矣。其人聞言。乃倉皇走。後詢之人。乃知爲担文狀師之夥。某狀師辦事處也。

郵傳部初亦譯西報。日呈諸堂。有人看否不知也。忽沈雨蒼侍郎曰。吾輩欲知者。大



段之事耳。此等散碎事。譯之何爲。命停譯。譯者言曰。向所命者。譯路透電也。安得有  
大段。沈始悟曰。卽如此。亦可不須。

留學生向某。竊得法國海軍祕密。又胡某寫得日本祕密事。二人皆鄂人。南皮在鄂  
時所派遣者。署督某。殊不審其事。痛恨之曰。吾湖北歷年糜如許金錢。不意乃養成  
兩賊。

天津楊柳青有王某者。初但閉門作八股而已。逮庚子聯軍入京。乃矍然醒。遂極信  
仰新說。於西人言尤深信不疑。庚戌。哈利彗星現。天文家頗謂如彗之尾與地球遇。  
則地球立卽銷滅。某大以爲戚。不忍覩世界銷滅之慘。欲前死。且勸家人及知好同  
死。或勸之曰。卽有之。盍俟將近時始死。亦未晚。某掉頭曰。恐已來不及。竟吞鴉片煙  
膏死。聞北京學堂中。頗有聞之而哭者。而女學生尤甚。嗚呼。是亦不可以已哉。  
學堂逢星期日放學。遇萬壽節。及春秋丁祭。亦放學。今年二月初三日丁祭。是日適  
逢星期。某官學校之學生。謂如是。則今年少放假一日。因求補假。校長遽許之。此甚

足怪也。蓋丁祭放假。以其爲大祭日之記念也。星期放假。以節勞逸。且校中課密。有此一日之假。使學生得理其一星期所受之課也。非以放假爲學生之權利也。且學生方以求學爲急。惟恐曠廢時日。何爲爭此一日之假也。

都中之報。有日詬一貴人。而貴人乃未知者。蓋貴人初不看報。亦無暇看報。其名位相若之人。卽有知者。恐怒之不敢言。亦恐觸所諱不言也。自餘進見者必皆有所求。不復暇及此。且知之未必能禁。不如不使知爲佳。故始終不知也。

御史蔣式惺奏。華人存款。宜存本國商號。因言慶親王存匯豐銀行一百二十萬。請飭令移存莊號。孝欽擲示慶邸。慶邸大懼。力辨。請派查。於是派鹿大軍機等往查。值是日星期。銀行不啓門。翌日又往。則謂並無此款。事遂寢。此事有無。朝野莫不瞭然。無庸余贅言矣。惟當時乃忽有極怪謠言。謂蔣君因此大有所得。前派查時。銀行中人卽私與蔣商略。乾沒此款。屬蔣隨查時。勿加跟究。行中人因先詣慶邸。問來查時。應直告以有此款。卽應諱之歟。慶躊躇曰。但可言無。行中人曰。如是請書一紙爲信。

慶不得已。書與之。而此款遂爲行中人乾沒。蔣亦得一二十萬之多。常州某君曾爲予言之。且歎蔣君雅望。何乃有此。余謂此事不確。行中欲乾沒此款。何必與蔣商。使生枝節。已而又有入謂。奏上時。行中人卽與蔣商者。余曰。奏上時。行中固或未知。且安知必派查。久之。又變其說。謂蔣此奏。實行中人商令作爲瓜分此巨款計。余曰。此更奇。蔣未必與行中人說。且行中人安敢以此未必然之事。而輕與人商。總之以如是著名之銀行。經理之人。固必慎選。且稽核尤密。安有此等巨款。任人侵吞之理。然此謠至今猶在人口。因歎吾國輿訛造訛之人多。而研究剖白之人少。是非何日得明乎。

辛丑議和時。英人恐俄之私得益於我也。因公約之曰。凡事非在公中議者。不得爲據。然緣是而英亦不能獨伸其意。凡俄德意見不合者。英皆不能提議。而吾之訂約者。亦稍得操縱於其間。固知凡事利害之數。至難言也。

西人書中有言美洲深山中見有猴酒者。余偶繙明人百家小說。中見嘉興人李日

華筵櫛夜話中有云。黃山多猿猴。春夏採雜花果於石窪中。醞釀成酒。香氣溢發。野人深入者。或得偷飲之。不可多。多則減酒痕。覺之。衆猴伺得人。必撾死之。是則前人早言之矣。

明王鏊震澤長語曰。梵人別音。在音不在字。華人別字。在字不在音。故梵有無窮之音。華有無窮之字。梵則音有妙義。而字無文采。華則字有變化。而音無錙銖。梵人長於音。所得從聞入。華人從見入。故以識字爲賢。知釋氏以參禪爲大悟。通音爲小悟。按此一段。卽是近人欲改華字用字母之義。然吾國之字。以義爲主。實有足自立者。斷不能舍己從人。且天下亦無數千年。數萬萬人習慣之事。忽欲盡廢之之理也。分我杯羹。自宋以來。詆之者多矣。載諸論議。形諸詩詠。無論舉大事者不能顧家。且置諸不顧。則人雖至愚。斷無殺人父使人得恃爲口實之理。是急之實以緩之也。若一聞其言。卽遣使求釋。則彼挾以爲資。自此事不可爲矣。宋儒不識情勢。致有此等迂論。可發一笑。

周反爲唐。固由五王。雖然。武后末路。於此亦不經意矣。蓋自古盜賊姦慝。擄人之財。爲將私諸己也。今挈而與姪輩。爲得計乎。此最可疑惑者也。故唐臣爭此者百端。而惟姑姪與母子孰親一語。最足感動其心。蓋以常情論。則婦人視子與姪。相去不啻天壤。今忽以己一生所營者挈而與姪。則己亦惑不解也。雖然。假使中睿二宗非武后親子。則唐終不祀矣。

論語。公山弗擾以費叛。召。子欲往。按公山之叛。以魯之墮費也。墮費之謀。出之仲由。實本之孔子。與墮郈墮郈。同時舉行。考左傳。則後來公山攻魯公。孔子實令人禦之。意此爲初叛時事也。然公山叛。明知謀出孔子。而必召之。奇矣。孔子忽又欲往。尤奇之。又奇。試思孔子果往。將何爲乎。其助公山以攻魯乎。抑說公山使不叛乎。此一段公案。殊令人不解。

西人言。人盛怒時。但須默數數目。自一以至十。則消矣。喜怒者純用氣。一用心則氣自平。怒卽渺矣。

某年日本大操。俄將領有往觀者。忽見兵隊中二華人。大驚。謂一日本已足雄東方。今乃中國人教以戰事。則太平洋豈有歐人插足地乎。按彼時吾國留學日本武備學生。有二人入兵隊。故與合操。然服裝及狀態。與日兵初無大異。惟領結中標記異耳。而俄將於萬人雜沓中。一瞥眼能見之。亦精矣。操罷。外賓皆散。吾國往觀者。相謂日人軍隊之精。語爲俄將聞。遽藐之曰。汝輩何知軍事。彼之缺點多矣。因歷指其故。吾國人聞之。舌橋不能答一字也。（按此事在光緒三十年甲辰之前）

日本文部省。有專掌名詞者。遇有疑難不能遽定之名詞。則登報招人各擬以進。合用者與以賞金。故皆有意義。吾國未嘗加意於此。而猶動笑新名詞。亦可怪矣。西人有精於畫者。名甚高。顧不敢自信。恐友朋之阿己也。乃懸畫通衢。置筆札其上。請途人評之。翌日取以歸。則見評者甚多。而皆指摘畫中短處。訶詆利病者極多。或言某山不似。或言某樹不佳。合衆評觀之。幾無一筆足當名畫之目者。自念己畫縱不佳。何至醜劣如是。姑以畫并衆人所評。復置前地。又數日取歸。則評者復不減前。

皆舍畫而評前此評畫之語。詆評者之無目。謂畫本佳。而指摘咸誤。畫師合前後評者觀之。喟然曰。吾始知人言不足爲據。蓋先之評者。非志在畫也。務摘畫中之短。以示己之眼力。後之評者。亦非志在畫也。且非果知前評之謬也。不推翻前人。則不足見己之長也。是二者皆爲己。非爲畫也。余今不復求人。仍求諸昔之師友可矣。路透電之訪事人。有特別之三例。一不得兼他執事。二不得私自著書。三不得娶妻。若辦事久者。苟欲娶妻。可於英倫之總局商量。倘總局有需人之處。調之返英。始許娶妻云。

比利時與瑞士同爲中立國。不與和戰之事。此吾國所羨也。然比皇殊不安於此。且密爲戰備。不得備戰艦。則以商艦之名義爲之。前比皇自以私財豐殖非洲之剛果國。近年果收剛果爲比之屬。而各國不能問。以財政皆在比皇一人之手也。英倫之人亦反對之。以關地多英人。然以爲比皇所運用。無能爲也。近來剛果與吾國締約。蓋實比國之代表。是則比皇一面有中立國之比利時。一面又有非中立國之剛果。

可進可退。可戰可守。有此則將來從事於世界。必與中立國之道異矣。

西人呼倫敦爲陰溝。以其地繁猥叢姦。各國罪犯一匿其中。卽無從尋覓也。又呼上海爲地獄。以旣無禮教範圍。又無法律管束。幾爲萬惡薈萃之地也。然西人呼爲地獄。而我國人乃視爲天堂。豈不哀哉。

歐洲社會。普通皆恨醫生及狀師。有謔醫者云。一醫初頗闊淡。已而業大興。積資娶婦。新婚頗燕昵。一夜將就寢。忽電話至。往聽之。則好友某。以急病促往視也。西例凡醫。遇人以急病來請。無論何時。必須命駕。醫戀婦憚行。急曰。速告以不在家。醫言之時。夜靜。又近電話匣。語遂爲友聞。次日始往視。友恚其無心肝。俟其視畢。詢醫曰。聞君新婦甚燕昵。然否。醫頷之。又問新人德性。醫亟言佳。友曰。以余觀之。殊足致疑。否則余昨電話相請。君旣不在家。而余發電話時。連聞有男子聲曰。速告以不在家。此何人耶。醫知其以是恨己。然無以自明也。

有貴婦人在汽船。誤認一客爲水手。指揮之曰。爲我攜箱籠置某處。此人卽故語曰。



可告汝主人。余方忙。無暇爲此。貴婦雖欲責其慢。竟不能語也。

英人商於墨西哥。店中一人以疫病死。警察依例錄肆中物將焚之。店主請遲三日。問故。曰貴國法吾不敢不遵。然吾之資本亦不能不計。予我三日限。吾將簿錄其物。值。及復設肆時。中間所損失之商務。開清單呈我公使。索之貴國政府也。警察聞言。乃不復錄。

英婦女之爭選舉權也。可謂劇烈之甚矣。今競爭得。此亦世界一大變象也。余聞此事亦有相迫而起之勢。蓋英之選舉權最普及。雖隸圉亦得投票。而尊貴婦人乃無之。未免相形見絀。甚至有寡婦主家。擁百萬之富。無一選舉權。而輿臺隸僕。輒每人有一票。誠有令人難堪者。故至此大競爭。雖然。婦女有選舉權。而無被選舉權。則爭猶未已也。但不知將來爭被選舉權時。又如何景象耳。

問近閱西報。英皇之於卽位誓辭。何如是爲難歟。曰。英立法。凡新君嗣位必宣誓。以耶穌爲國教。而視他教爲邪教。此耶穌教戰勝天主教時所定。近國民頗言。凡文明

之國。均許信教自由。焉得目爲邪教。誓辭必須改正。此事在英極爲難處之事。蓋愛爾蘭及坎拿大澳大利亞等處屬地之民。大率從天主教。萬一不如所請。則各地皆有叛象。倘改正誓辭。則國民卽時解體。亦大可懼。前皇嗣立時亦防及此。乃於誦誓辭至此處時。故低其詞。又亂以他種聲音。幸得無事。然此法不能再施。故今皇於此一事。甚躊躇也。

近來歐美兵備。愈出愈奇。聞之咋舌。魏君冲叔爲余言。近西國海口。有不用礮臺之法。沈器於海口兩面。而置礮器中。有電線達於海口。兵艦入口觸電。器卽自躍起。礮彈兩面擊射。無得脫者。飛船精矣。攻飛船之法亦多。顧無足以制之者。則有人思得一法。以礮置至速之電車中。見空中有飛船。卽開足馬力追之。電車速於飛船數倍。無不及理。及則以礮仰攻之。稍摧其一二處。飛船卽翩然下矣。從前魚雷必探知敵艦所行方向。發魚雷時。使所向線路。適與敵艦所指線路爲三角形。故軍艦率不走直線。而行之字線。鮮能命中。今則岸上人以電線通魚雷。見敵艦至。輒測準分秒發

中之甚易。又有一種魚雷侈其口。能循聲所在而猛進。艦行水中聲至大。魚雷一觸此音即直前。艦不能避也。又有燬營壘之利器。狀如大鳥。中實彈藥。見營壘即發電。此器便如飛而往。至其處即降。彈四出。營立燬。故歐人聞戰。無不慄慄危懼云。錢塘范生熾泰。余戚也。嘗奉肅邸命至新加坡。聞其地守禦至嚴。凡兵船過口外。礮臺上輒見之。口內守禦數重。敵艦斷不能闖入。至外人欲觀礮臺者。則不能觀貯火藥之所。觀貯火藥所者亦然。范以託人往言。故得兼視。然亦謂吾國無足慮也。范見守礮臺人。謝其如許小事。乃荷注意。其人正色曰。吾不知何者爲大事。何者爲小事。惟一律專心爲之耳。按此在吾國幾視爲理學家名言。而西人隨在皆能作此語。然則自強之道。固獨有在矣。

英前女主以利沙伯。老猶好修飾。傅粉不熨貼。輒咎女侍。女侍憾焉。一日相約以紅粉濃塗其鼻。出視朝。羣臣乍覩。不覺失笑。女主問故。乃曰。臣等見陛下春秋高。而丰采若少年。不覺喜而笑耳。

舊金山公園博物院。有西婦以庚子在吾國都所得城門鎖鑰一枚。及顧繡旗幟等物。送院陳列。華僑見之。羞焉。

美國人死必範像置墓前。或銅。或石。或石膏。均有之。價千金至數萬金。近有用磁像者。蓋創製於我國廣東商會。價廉而能鬚髮畢肖。聞頗風行云。

近美忽有礦師蓮古氏。至芝加哥之綺羅蓮城省。見前總統林肯之守墓委員。謂林墓中藏有二十萬元。請準發掘。委員恐失衆情。不可而罷。按林墓乃藏巨金。良不可解。

吾國人至美者。被官吏拘留。獨不得與親友及律師相見。至不許書信往來。此事極爲不平。近有美人卡勒臣底君。乘舊金山中華會館聚會之時。覓董事。爲我華人畫計云。曾以此語問管理外人委員士都活君。亦無以答。但言習慣而已。問如華人能集團體。遞呈農工商部大臣。求准未登岸之華人。與律師親友相見。並准書信往來。又傳訊華人之案。先四五日通知原人及其律師可否。士都活君謂。如果遞呈。我必

幫忙。故今已設法辦理云。

俄羅斯大文豪託爾司泰伯爵。去年（西歷）十一月廿日逝世。卒之日。俄帝下詔勅唁之。噩耗傳徧世界。無不以頓失一學界偉人爲深惜。氏所著書不下數十種。有一書名（戰爭與和平）者。尤爲受社會歡迎。以尊崇人道。力主弭兵也。不意氏去世未久。戰爭即起於家庭。不亦可歎乎。家庭戰爭之主腦。實氏夫人安得雷那。與季女亞力山德二人。考夫人本德國貴族女。才智過人。性好施捨。託氏甚敬禮之。非惟一切家政悉歸夫人主持。即生平著作出版。亦由夫人襄理校勘。故託氏著作所有稿本。全在夫人之手。不啻將著作之權利讓與夫人矣。比託氏易簀。遺囑乃謂生平著作。無論小說日記。及已刊未刊之稿。其繼承權悉由季女亞力山德所得。此遺囑當由氏女呈明芝拉末裁判所。經裁判官援證法律。明白承認。然託氏著作草稿。向歸夫人執掌。夫人以託氏生前早許繼承。遂出而抗爭。絕對不承認此遺囑。將託氏所有貴重品物。及一切原稿。賃莫斯科歷史博物館餘屋一楹。盡挈而儲藏其內。

亞力山德與之理論。夫人惟置之不答。復通函約期談判。屆期夫人乃作遠遊。終未獲謀面。女遂留書與母。委託公證人轉遞。大旨謂遵父遺囑。法律承認。自後當禁止母氏出入莫斯科歷史博物館。夫人接書。遂起訴訟。其理由謂亞力山德係受戚露得科所嗾使。(戚露得科不知何人。下文歸外國云云。至爲可怪。)託氏著作全稿。乃俄國之寶。應視爲俄國民之共有物。若聽謀叛人戚露得科指使。則無價珍品。將歸外國所有。萬不能永遠保存於本國。是以起嚴密監督之意。主張受此權利。被告則謂。原告不遵遺囑。祇圖利己。要求裁判長官。飭速將全稿交出。邇來母女日處法庭。互爭曲直。獄員以各有至理。萬難爲平和之解決。然俄國一般輿論。幾與夫人表同情。噫。託氏地下有知。其亦深悔生前之自擾乎。

紐約大埠。中貫一河。河中有一島。兩面皆有橋達岸。爲全埠最繁盛之處。估值美金一百萬萬元。從前歐洲人於一六二六年。以燒酒念珠得之印地安人。纔費二十元。但可購今地一英方尺之百分之二十耳。

前言英皇加冕之遲遲。蓋緣宣誓教務之爲難。今觀國民公報所載英皇誓辭。但言尊隆國教。而不言國教之外皆爲邪教。意者百方曉諭畿甸之人。俾不爲難。故得如是歟。

近來課禁米出口者。咸出其學說以爲盾。且以西事爲證。顧各國何嘗無禁米出口之事。吾嘗見有譯德國小說名（大除夕）者。載戶部大臣乘假面跳舞會時。要求某皇子。謂某大商家將索還皇子前所假巨款。若許其連米出口。則不特不索前款。且當獻金若前所假。時戴假面者。實非皇子。蓋使他人代之。以其爲假面所蔽。故戶部大臣不知也。其人卽代皇子答。謂如此亦可。惟准米出口。而民間譁米貴。則當惟汝是問云云。小說雖非實事。然足見西國亦斤斤於此也。

毛利孫。印度人。爲英倫泰晤士報訪事於吾國。垂十餘年。聲名甚著。歐人考求泰東之事。幾皆以泰晤士報爲主。卽不啻以毛所報爲主。毛之詞。頗右我國。而駐日本之泰晤士報訪事。語乃相反。於是輿論沸然。謂毛有私。且有謂其受我國賄者。前年泰

工報特派人至東方察勘其事。先至日本。頗入駐日本訪事人之言。至中國加意搜求。願無瑕可指。既反報。而館主終不釋然。久之始悟其謬。令回華治事如故。按毛君年前忽然回國。已而又來。對人言如此。其果然耶。抑爲此以爲交結華官地耶。則不得知矣。毛不能華語。而能周知吾國之事。尤奇者。則遇吾國通英語多聞見之人。從未以吾國事相詢。亦不以吾國事相質證。不知其何從得如許消息。或曰。伊之間人月得金甚多。爲刺探祕密。甚至宮禁事亦極靈通。故毛於吾國消息。遠過他報訪事。不知然否。前時毛爲某親貴外傳。羅列事狀。至爲不堪。屬報館俟某親貴身後始登之。不料報館不守其戒。某親貴後爲內閣總理。卽行登載。致各報及中國之報皆登載。毛大慚。責報館之無信。而英國各報及各國之報。素忌泰晤士報。則乘機力擠之。謂其不道德。又謂於禮久居某國。不應毀其貴人。甚至謂此吾甚願毛利孫君未撰此文。庶於名譽無損。（按此語在歐洲人已爲最重之語。非若吾國動輒以壯詬毒詈爲快也。）然各報所言。果爲正理耶。抑有外交手段存其間耶。是亦待考。



矣。

今日欲存立於世界。大之國家。小之凡百事業。不憂憂其難哉。英泰晤士報。非所稱寰球第一報歟。前時至謂三行告白。每歲所入。即可爲其女匿資。其財源之富可知矣。然局面大則開銷鉅。探訪廣則薪俸多。於是有所謂一辨士報者。乘之而起。蓋泰晤士報每張須數辨士。而此等報以開支之輕。每紙只須一辨士。而緊要消息。乃與泰晤士報同。人何樂不舍貴而趨賤。惟有局面之人。及認真講求之人。自不能不看泰晤士報。然較之前已銳減。故前數年已易主云。又路透電從前寰球只一家故事業極發達。然後既歸於英。不免偏袒。而爲他國所不便。於是德國首創一柏林電報。以分其勢。路透之生業。不免衰減。去年已紛紛裁人。其內容之窘。可知也。

英人禧在明。前爲吾國外務部顧問官。嘗謂人曰。渠幼時嘗墮車傷腿骨。醫謂宜斷腿。禧之媪母不可。曰吾受伊父母託照料之。今乃失一腿。吾何顏對伊父母。醫乃必欲斷之。曰既請我醫。則我有全權。何人能干涉我。禧之媪母惶急甚。乃伏身於禧之

腿上。力拒乃已。後求他醫。無幾時。傷合而腿如常人。於此見西人信醫太深。授醫權太重。亦有流弊也。

美國尼古辣。以幻術游各國。甚有聲。如人坐帳中。擲器有聲。猝然啓帳。而人已杳。又嵌一女子於匣中。頃刻開之。則已倒置。且四面通徹。不容有移換之端。客皆歎其精。然此猶他人所有也。尼之技最奇者。爲脫械。無論若何鎖梏。若何網縛。或鎖而又扇諸櫃中。均不移晷而脫然出。游北京時。余友魏冲叔。與一西人。以歐式之錄。鑄親自鑄鎖之。而以指捫其鎖孔。初覺孔中頗有聲。以爲指所抵。聲乃寂然。則遂舉臂力揮錄。頃之即解。近有人自上海來。言尼至香港。乃兩受窘。一有人請扇諸實牛奶之箱中。尼良久不得出。而牛奶又甚熱。聲息似甚殆。乃發扇出之。一扇諸數層洋房之升梯。此梯門閉。則若鐵絲之籠。所懸之地。上半在上層。下半在下層。亦不能出。又尼嘗謂若嚴縛而墜大鐵球於頸下。由傍海之五層樓上躍下。則此一躍之頃。即能將縛盡解。蓋不解。則既墜鐵球。必沒海中也。後爲巷之警官所禁而止。至帳中人杳。及匣

女倒置。則築台時有人見之。蓋台之中另割一方。中置活板。可啓閉。種種幻狀皆由此。絕不足異。惟牀下看似通透。而實有闌隔人眼之法。蓋不外光學之理云。

歐洲戲劇。凡見怪出。則先後均有火。正與吾國同。惟我國火在場前。而彼則在場後。蓋平常門之旁另有一門。鬼出由此。甫出則驟揚一火。出後門即自閉。入時亦然。地相去數萬里。而此小節乃同。可怪也。又作戲術者。西人亦以方布爲遮掩計。此則因於自然。非仍襲也。

今人動謂西俗重優伶。併盛稱其傭價。一齣有至數千鎊者。吾杭俞琴怡郵部言。此等大聲價之優人。在歐洲亦不多見。若平常班中著名之脚色。雖月金甚大。顧班主甚恐其積金多。則將棄舊業。若爲女伶。尤恐其嫁人。則以術多方愚弄之。俾月入常不足用。常至舉債。債無可假。必將借諸班主。則此名角者。自不能離此班。而他適。其羈縻之道如此。

美國有講天文學者云。新近用三角玻璃。察得北極中有火光線一條。上繫於日。以

提挈地球。而時轉動之。其說絕奇。然世人無信之者。

或狀俄也。尼塞斯克之冷云。兩人在室中。言語亦不能聞。以語甫出口。已爲寒氣冰結也。又曰。嘗有人春末獨坐室中。忽聞人語。怪所從來。察之。乃去年冬間在此室中人之言。久被冰結。此時化解而爲人所聞也。

北美某處絕冷。無論用何材料。冷氣皆能直入。無以乃以冰爲之。寒氣乃不能入。其用冰爲屋之法甚易。法以金類物爲範。以水瀉之。稍頃凝結。砌爲牆爲屋宇門窗。地亦用冰鋪之。以狗皮鋪其上。反稍和煖。

粵人學英語。轉輾訛舛。相習不變。名曰鹹水外國話。上海則名洋涇浜話。凡買辦細崽多用之。遂成華人與洋人交接之關鍵。於是凡西人欲來華辦事者。必須先學此等語言六個月。始有人延其辦事。語曰。習非成是。此之謂歟。

英王亨利第四爲太子時。其友以賭博事被法庭裁判。亨利第四前往爲之緩頰。裁判官曰。此係國家之法。非我所能私。太子固請。官執不可。太子大怒。遽前批裁判官

之頰。官大怒曰。此處爲我之權力所在。汝何得然。卽令人縛之。未幾亨利第四卽位。此裁判官懼罪。將辭職。亨利第四亟使人止之曰。汝能奉職。將來必能效用於國家。宜留輔我。且吾被此一縛。大有進境。方德汝也。於是國人咸頌王賢明云。

十九世紀之德國尙微。不得與強國之列。於是法人之言曰。英管海。法管陸。德管天空之雲。其意蓋侮德也。然近百年來。德進步極速。幾有一日千里之勢。而飛行機亦愈發明。假使德果能假此以制勝。則管天空之雲一語。不且爲德之佳讖歟。亦以見輕藐人之言不可輕發也。

余年家子朱英爽齋。至意大利游學。嘗與同學至意之舊都弗羅林司。觀三十年前之王宮。宮甚大。內有書庫。油畫庫。又有磁庫。各國磁器均有。惟中國之品最劣。蓋緣中國人以外人羨中國磁器之名。而未必識磁。往往擇其最劣者售之。然人非木石。焉有不識物之美惡哉。故目下磁業。均爲日人奪去。於中國商業上。大有關係。又宮內最奇者。意王所臥之牀。牀有頂以錫爲之。形如葫蘆。絕似中國四人轎之頂也。又

桌上椅上。均被黃緞。亦奇。

朱又以其德文教習之介紹。得識一意人。名加祿步尼。哲學極深。於中國學問。研究頗精。與之談史。滔滔不絕。家藏中國書籍甚夥。占屋四間。中有木版史記。十三經。通鑑。本草綱目。皇朝輿地考。圖譜。書譜。醫書。風水書。各種小說。（如石頭記。今古奇觀。桃花扇等。）均係精刻。近世罕見者。而以佛經爲尤多。加閉門力學。不與人交接。終日讀佛經子書。據云。讀中國書已三十餘年。矣。故彼都人士。均不識其人。伊亦不輕易見客。朱之得晤者。以中國人也。室中陳列。有中國之古玩。最奇者。談次有一語。譯意爲我已死矣。殊不知其何所指而言也。其人並未來華游歷。望之如中國之老學究。且生平不肯乘坐火車電車輪船。斯亦可謂泰西之奇人也已。

香港之例。不許造教堂。不許用法之銀幣鈔票。有犯。則每元罰二十五元。

香港初令華人夜十二點鐘出門。必與婦人偕。乃可以港中盜風盛。偕女眷行。必非盜可知。不意盜呼妓同行。於是禁止男子夜半後行路。婦人則否。而盜又僞爲婦女。

遂悉禁止。卽夜半前亦須有路照。港之華僑大患之。逮光緒中。維多利亞皇舉行卽位六十年慶典。港民乃要求三事。一不得禁止華人夜行。並不得強用路照。因盜風之熾。責在警政。不能施此苛例。二不得獨施背刑於華人。三不得苛檢華人行李中之鴉片煙。倘不能允。則英皇慶典之日。華人一律閉門。港官允前二事。末一事。則以與華官訂定。凡香港進口之煙土。只能留港若干。餘則應悉數出口。以便俟其入中國各口。抽取土捐。否恐其在港熬膏。散運入內地。致與稅務有損也。因此之故。不能照允。後再三磋磨。乃定凡行李中。攜有煙具者。則取土外。仍科罰。如無煙具。則不科罰。以防栽贓之弊。如是始依例慶賀云。

吾國雷允上之六神丸。銷行日本最多。近聞日本醫生。忽謂此於衛生非宜。請禁入口。又臺灣之糖。日本初亦以有礙衛生。禁入口。及得臺灣後。又大發明此糖於養生最宜。勸民間買用。

前者東三省之防鼠疫。幾半年於茲矣。於是大豆等行銷至歐洲。頗有爲難之勢。而

日商辦此貨。積存大連安東等處甚多。大懼。乃亟宣布鼠疫。並不及大連等處。遂得暢銷無阻。又近來英商以中國豬肉。銷行於英者甚多。醫生亦大發明豬肉爲佳食品。前以疫故。有人謂恐非宜。英商乃宣言。此豬肉爲漢口出口之物。與東三省渺不相接。於是銷行如故。

德國礦工大學校。專習槍礮製造。中國留學諸生。本無習此製造科資格。故前丁文鯉張一爵易宗堯高孔時入校時。均以算學化學物理。程度不足。改習他科。惟朱和中。天資明敏。學術精深。得入是科。然因屢次試驗在前。頗爲德人所忌。該校定章。本班六十四人。年終大課。得及格者。僅十四人。朱曾學過兩年。去歲學期試驗。亦在十四人之列。理應升班。俾得卒業。乃德國兵部外部。均忌刻朱。要令出校。不准再學。朱乃一面直上書於德皇。求其允許。一面與校中總辦兵部侍郎克斯庭交涉。求其代爲調停。日前已奉德皇諭旨。下使署。允朱入第三級第四級。並學至卒業云。

列強慕布。日謀併吞。今則歐之德。與亞之日本。爲尤甚。德內力既足。復四顧以求逞。



其蠶食之心。荷蘭者。國內語言多同於德。故德頗涎荷蘭。而荷蘭皇族不昌。今乃僅一女爲國主。德皇以爲是可圖也。乃佯與爲好。擇德國中一小國之皇族。其人類駘頑者。匹之。旣婚。則使人間之。冀勿好合也。旣而有妊。則使人導以騎。冀其墮胎也。於是荷蘭民知之大忿。相約如女皇死無嗣。則荷蘭卽改民主國。永不屬他國。後女皇果生子。國人大悅。慶賀之盛有加云。

英之蘇格蘭。埃爾蘭。雖久屬英。然民情終不服。屢謀獨立。二地之人。不欲人稱爲英國人。故遇不知者。問之曰。君英國人乎。彼必正之曰。余不列顛人也。蓋不列顛者。實英倫蘇格蘭愛爾蘭人種之共名。故稱之云。

我國人素不重衛生之道。居室卑污。衣服垢穢。致滋生種種嚙人肌膚。吮人膏血之蟲類。若蠱。若蝨。若蚤。若蠅。若蟹。無南北。無東西。何處蔑有。而其可厭惡。莫如蟹。然亦不盡我國有之也。卽號爲淨土之歐洲。亦時時發見焉。余友潁川君。游學歐洲。殆十年。足跡遍全歐。爲余言。我國人崇拜外人過甚。卽以蟹蟲論。僉自認爲己國特產品。

而他國無有也。何其不察究竟而輕易言之如此耶。往游巴黎。宿一著名之大旅館中。坐於榻。未久。有物齧吾股。召館人問之曰。此屋其有蠶蟲乎。可爲我易一室。館人力白其無。且矢誓。余遂安之。睡未交睫。卽臭氣衝鼻。覺蟲緣榻而來。集喙於吾四體。癢不可忍。起。燃燈燭之。得一則殺之。塗其血於壁。竟夜殺無數。壁上之血痕縷縷然。然猶未盡誅滅也。倦極。稍能睡耳。晨起。舉示館人。詰責之。彼乃大慚。亟移我於他室。而以粉墁其壁。敢怒而不敢言。西俗如污壞其牆壁。乃不規則之舉動。例得索賠償。今以此事。如一爭辯。則人皆知之。其名譽有損。其營業且立敗。故惟有忍之而已。吾舉此事。第其一斑耳。顧非特巴黎有之。他處靡不若是。而尤以通都大邑。愈繁盛之地。爲愈甚。余亦備嘗之矣。豈果我國所特產者哉。崇拜外人者。毋乃太過歟。（蠶。臭蟲也。見爾雅註。）

歐洲化學家。嘗病地球月少。夜間不能使大地通明。乃相與考求月之原質。係用何材料所造。皆已勘究明白。惟未得造成後。送出地球蒙氣外之法。遂作罷論。

近著名天文家。用天文鏡察得火星內亦有運河。且甚長。非地球上各國運河所及。又察得火星中亦有人。悉著翅能飛行。且審其人亦知電學。因伺其與地球切近時。發一電光射之。良久。輒有電光回至其處。如覆音者。凡三發皆然。猶疑卽地球之電光所折回。因擬再發電以試之。尙未卽行。忽已有電光從火星射來。始知火星中人。果知電學。且知電果能射出蒙氣之外。近巴黎又造極大天文鏡。較舊者大數倍。若造成時。必可新得無數奇理矣。

英戈登在本國時。初未知名。後至中國。助剿髮匪。屢獲勝。名始漸振。軍務平。回英。前十年時。奉國家命。平非洲亂黨。布置周密。復報政府曰。非洲地曠而人悍。非益兵不可。時沙侯爲相。偶遺忘。未將此事交議院議。已而戈登果爲土人所戕。急電倫敦。沙相方在某戲園觀劇。時坐客萬餘。一聞是電。咸不觀劇而毀罵沙相。戲場爲停劇。沙相之名。由此頓落。

前英主維多利亞病劇。偶小閒。輒乘馬車出游近郊。以釋煩鬱。見一小兒。持破瓶哭。

路旁呼前問之。小兒曰。適母命市醬油。不意跌仆而碎瓶。歸爲母責。故哭。維多利亞曰。無庸。吾給汝錢。汝更買歸奉母。可也。遂與數先令。兒歸。母詢汝何從得此。兒白。女主見賜狀。翌日。母乃買麵包一盤。使兒奉上女主。表敬感之意。兒遂奉以入宮。至寢宮前。見護衛嚴肅。兒欲逕入。爲禁兵呵止。並問狀。兒因言緣蒙女主之賜。故奉此以表敬意。兵曰。汝所云女主者。已於昨夜崩逝。語甫竟。兒嗷然大哭。嗣主愛德華聞之。遣人詰問故。嗣主遂自出。親降階執兒手入曰。汝所最親愛之女主。竟已捨國民而長逝矣。於是兒哭。嗣主亦哭。遂厚賜兒使歸。西國君民之相親愛。殆皆如此。吾國人見之。直如談古史矣。

俄虛無黨之祕密很辣。爲世人所驚。嘗有一木匠入宮。繕營屋宇。或密言其爲黨人。使衛士窮搜。無所得。月餘工竣。出語其黨曰。余事已竟矣。靜候明日午刻。宮中炸發耳。蓋此木工。每日輒懷炸藥少許入宮。藏諸枕內。積久之。藥已多。則埋諸餐室食案前之御坐下。而以電線通至宮外。伺皇食時發電。則全室皆成灰燼。不意是日皇適

不在此中食。電發室壞。而皇無恙。木工大爲其儕所笑。忿然曰。吾必別謀一事。以酬吾黨。後某總督被戕。蓋此木工所爲也。

嘗有攜捲煙數千箱過某關者。俄官吏貪。既檢查後。輒取數箱去。他日取煙吸之。覺無味。不似常煙。啓視之。蓋虛無黨寄至海參威一帶之報紙也。亟發電至海參威嚴緝。則報紙數萬。已沿途散盡矣。



WT 267/500

## 汪穰卿筆記卷六 雜記

或老病。忽欲鄉試。後輩羣笑之曰。豈君猶有雄心乎。曰。雄心不敢有。雌心卻還有點。曰。君骨柴瘦。入場爲千人脚底泥矣。老者曰。吾骨嘗鍊三十年。坐此銷其皮肉。或無慮。問者曰。君自揣入場。尙能作文歟。曰。吾雖不能作文。卻尙能爲君輩看題目。余少時。見市中犬鬪。輒以水散之。前數年。上海通商銀行。以被人造假鈔票之故。持票取銀者紛集。至塞路。巡捕無奈。假力於水。余甚以爲異。近年乃聞法人逐教士。則以自來水出諸室。英婦惡人之演說。反對婦人選舉權也。亦發水散聽者。頃觀神州報載。揚州有自由結婚者。發券過限。屋將不容。而來者競入。亦以水退之。嘻。得無以待犬者待人乎。

有鄉先生素不知劇。偶入都。或慫其往觀。久之歸。問劇佳否。曰。他劇吾不解。只探親相罵一劇。稍領略耳。叩劇中事何若。鄉先生搖首曰。鄉裏親家固可笑。卽城裏親家。

高的亦有限。

甲乙圍棋。丙見乙棋將失勢。乃密謂君棋雖據腹地。而勢極散。若彼下數子中要害。則事敗矣。吾所爲饒舌者。以君輩彩太巨。恐君不任也。乙笑曰。吾於各名家譜爛熟胸中。今之下子。咸取法古人。君靜觀可矣。丙去。乙猶腹笑之曰。彼雖識棋。安及古人。乃亦輕以爲言。何不自量。次日丙往候乙。則乙已摒擋所輸賭彩。送之甲矣。

兩人皆好謔。一日將遠別。因仿古人臨別贈言之法。甲謂乙曰。作事無近稚。說話無近嚙。乙亦規甲曰。作事無近戲。說話無近屁。

某報謂國會請願三次。縮短三年。若再請願二次。必再縮二年。明年開矣。有數達者。偶相語及此。一人忽大驚曰。此萬不可。衆驚問故。曰。萬一再來三四次。要回到光緒年間。這事我卻辦不了。

日前提燈會。前門人至擁擠。至六七萬人。初七夜。彩樓猶存。而大街如水。有人曰。觀此足知國民之不滿意。一人爭之曰。安知民間今日不慶於家。至相率不出歟。爭不

WT 203/1506

決。乃執途人質之。其人瞠目言曰。昨日不知何事。此間籠燈萬盞。故來者如堵。今乃無是。孰冒風出乎。二人皆嗒然若喪去。

又初七夜。前門外警察。尙攔車不得入西珠市。須繞道他胡同。他處亦多如是。顧四顧實無一人。思之不免可笑。吾不知今之喋喋者亦如此否。

數人聚談。皆名利中人也。中一人蹙額曰。自今以後。吾輩有發言權行政權者。皆難矣。衆問故。曰。昔者之言官。任意發言。即使實行而不效。莫有以爲責者。而行政官尤易四面推諉。今則不然。政府既須負責任。而議員發一議。報紙紛載。萬一行之而事敗。則發議者將職其咎。奈何。一人大笑曰。人言汝癡。汝誠癡。汝於此乃竟如此呆看乎。假使吾爲議員。吾惟擇樂聞者言之。務以多得拍掌爲妙。而尤以發使政府萬不能行之議論爲最要。偷竟行之而得禍。則事勢之遷移。辦理之不善。可諉之處多矣。若夫政府也。督撫也。皆間接而非直接也。假使僨事。則直接之行政官。當受查勘未精之咎。與督撫無預。與政府尤無預也。曰。州縣官則直接矣。苟拂民情而亂事起。將



奈何。其人瞠目視良久曰。汝勿憂。須知吾與汝。必不作州縣以下官也。

一人語極慷慨。時言必犧牲生命。以爲國家。偶與友過市場。見一相者。亦姑坐與言。相者一見。卽大贊之。謂必享大名。而身後名尤大。已而歷數其將來蹤跡。俄蹙額曰。君面有橫死紋。恐將遭不測。然過某年。卽無慮。此人初聞相者言。自動口哆。忽得此言。大怒。捉友臂逕去。且行且詬。謂此等人妖言惑衆。警察何不逐之。友謂此等江湖游食。何足與較。且君常言必爲國家犧牲生命。何聞此憑虛之言。卽不能釋然乎。此人乃大慚。

或詫曰。凡稱商辦者。以有官辦也。今上海有商辦新舞臺。豈別有官辦新舞臺乎。有人對之曰。官辦新舞臺夥矣。省省有之。而京師尤出色。只是一層。官辦新舞臺。不特超等老生少。卽超等大面青衫子也不多。

今人見人稱我支那。則亦自稱爲支那。人謂吾三代時爲酋長時代。則亦自謂三代時爲酋長時代。人稱我族自小亞西亞來。則亦自稱爲小亞西亞來。是殆所謂呼牛

牛應呼馬馬應者歟。雖然彼之應以牛馬也。以己一人之資格應之也。今乃爲全國應之。是亦可歟。豈亦有所謂代表者歟。

近有歐婦。以修整面目游京師。生意甚盛。或曰。汝若能修整心肝。則生意必更佳。婦曰。吾不受汝給。若如汝言。吾閉門矣。或怪問故。婦曰。若是心肝好的人。早不必修整了。若是已經壞的。他怎麼肯來修整。

有醉心歐風者。事事步趨。惟恐不似。嘗奉差出洋考察。在船室中。以食飽故。氣下注。將洩。某極力忍之。遣譯員問人曰。外國人放屁。是怎麼放的。我好看樣。

有數人偶言及。近日報載英皇歲覲見國中幼女一二千人事。一人後至。但聞後語。以爲吾國古時事也。遽曰。此真專制野蠻。今日文明大啓。決不能有此。羣告以此爲英國之事。至今猶然。因取報紙示之。此人審視良久。卽謂諸人曰。君輩勿以爲異。英國所以能上下情義相通。全國如一者。全賴有此。君輩勿以爲異。

前有湘友謂余曰。湘江中有舟子告人曰。昨夜鄰船客。奇絕。一人獨坐。轉錢而視其

纂。如是至曉方休。徹夜不眠也。或問汝何知之詳。曰。吾篷隙窺之。竟夜。故知之。曰。然則汝之癡。乃勝於彼。

有以善詼諧自命者。一日說一笑話。而坐人咸未笑。再三挑逗。猶不笑。其人大怒。謂一坐皆蠢物。洵洵將用武。坐人忽大笑。其人意解。急曰。原來諸君亦深知賞鑒。適太鹵莽矣。坐人亟曰。不然。吾輩先聽汝之言語。實不覺可笑。後來見汝之舉動。實覺可笑。

或爲西人裝而恨鼻梁之不能如西人之可安眼鏡也。則削材高之。使鏡鉗其上。如西人然。嘗以踏車行市。避電車。適撞於馬車。遽跌。鏡碎。而所安之物亦脫。鼻梁之上。紅皺如癬如痂。路人咸鼓掌。噫。爲西裝者。服其服可也。冠其冠可也。履其履亦可也。今乃欲鼻其鼻。其不爲人笑也。幾希。

有北客二人至上海。登酒樓焉。其地菜佳。堂官亦伶俐。惜語音不通也。客點溜黃菜。良久以醋溜黃芽菜進。客怒。堂官不審其故。惟聞一客罵曰。瞎造彈。堂官乃亟呼曰。

又要蝦炒蛋一盤。

近來各處。凡婚喪之事。以有西洋鼓吹爲體面。上海尤甚。卽有預備此種鼓吹。待人雇用者。顧曲調不多。亦不審所宜。今日甲家雇之以送喪。則爲之前導而鼓吹之。不知甲家爲何如人。音調之合於送喪之用否也。明日乙雇之。至歡迎會。則又往坐而鼓吹之。亦不知歡迎者爲何人。及音調之合於歡迎之用否也。竊見近來報章。今日詬此。明日譽彼。各報一律。而於應詬應譽與否。純然未知。殆亦此西洋鼓吹之類乎。去年有觀於江寧諮議局者。見議一事而議員多從否決。次日議長重行宣布。先言其應行之理由。於是又多起立贊成者。內有一人。昨日明明在否決之中。今日忽又贊成可決。觀者素識其人。乃問曰。昨日否決時。吾見君起立矣。頃者可決。何君又起立。此人曰。吾坐久腰骨殊酸痛。今乘此起立。稍自紓適。非有他也。有兩人爭於某茶館。不知何事也。惟聞一人厲聲詬曰。汝真是涼血動物。其人徐曰。我尙是涼血動物。汝真是涼血不動物。嘻。涼血不動物。又是何物。吾乃未之審。

某君在諮議局。力主張裁去營兵以節糜費。不料此輩頓時失業。遂爲盜。到處搶劫。某君家亦被其殃。某君歸。其妻告以被盜狀。且罵曰。孰天殺的。忽主裁兵。致禍我家。某君聞此。亟搖首令勿語。其妻怪甚。問之固不言。他日問諸鄰家。乃知卽出其夫之謀。大慚不已。

甲乙二人談及時事。甲曰。現在主張新刑律者。并欲廢棄禮教。真足爲世道人心之憂。乙曰。無妨也。禮教雖廢。詩教方興。甲問其故。乙曰。吾見今之法令章程。其開宗明義。必曰關於某事。關於某事。初不解何以必用此二字。旣而思之。是殆摹擬關關雎鳩之句法耳。豈非詩教方興乎。甲曰。哦。

近至市場。見有新發明之物。絕似手套。陽面皮而陰面以竹篾爲之。大小不一。略依指節及掌大小爲之。套於手。舒展自若也。問以用。肆人曰。君不知耶。今開資政院。各省又設諮議局。又將開國會。而所在議事之會。大小不一。拍掌一事。實爲最要。然拍多則手痛。且聲不響。故製此。俾入會者用之。且尤有一妙用焉。遇反對者。出不意以

此批其頰。勝掌多矣。此物余思久。始得之。已請得專利。惟物有兩種。一篋青而背用皮價貴而效力巨。一篋黃而背用布。價賤而效力薄。客因譽其有此佳貨。必可發財。肆人曰。余今尙研究一助人聲音宏亮之器。蓋以此含於口中。則聲音可高於平常數倍數十倍不等。而凡聲之低者啞者吃者格格不吐者之諸病。亦悉可除去。君稍俟之。宣統五年。此物出世矣。

近來報章。於鼓吹翦辮。極有興會。余乃見有剪髮影響二。姑錄如下。一剪髮處村里理髮店 船板胡同 一翦髮須知 中西理髮店 孝順胡同 其廣告皆謂添延東京上等理髮師多名來京。如不願至店者。並可以電話召其至宅云。余意不久當開理髮學堂矣。

甲乙爭用中西歷。甲曰。吾以中歷爲善。中歷五年再閏。假吾壽古稀。則多二十八月。是用中歷。則吾壽平空增兩年餘四月也。乙曰。正以如此。故吾謂西歷善。夫年壽者。空文也。經濟者。實事也。如用西歷。則吾平空得省二十八月之費用。於吾利溥矣。二

人爭累日。終不能決。

鄉人人巨鎮之大食肆。令肆人以食單至。覩其名目。似半曾聞諸人。顧未知何物與己所宜。惟見持肴過己前者。莫不芬香撲鼻。鄉人顧之。目眩而口哆。不暇詳擇。則令各以少許至而雜進之。須臾盡百餘品。而味之酸鹹與其佳劣。乃悉不辨。歸乃大瀉。並其舊儲而盡去之。吾國今日之行新政。何以異是。

客自鐵道至。甫下車。即索本日報閱之。或曰。報無新事。何閱爲。客曰。不然。此間報乃勝於全球。怪問故。曰。他國報消息至早。必事發現而始載之。特較常人爲早耳。此間報。則事尙未現。而已載之。豈非冠絕全球哉。

報章措辭。稍或不慎。輒爲人指笑。惜無人告之耳。如某報謂勞君因爲議員。得以薪資爲盤費。赴江南提學使之任。此語本意嘲勞。不意適以見勞之清廉。又有謂郭君家驥於反對易服事。忽添入估衣鋪當舖。必是郭與此二業有關繫。然此與郭無損毫末。且足見其遇事力爭。不避嫌疑也。

又如醜詆髮辮者。極之於拘捕梟示。亦可謂淋漓盡致矣。然試問無髮辮時。卽不能拘捕梟示乎。且或反唇相譏。謂主持剪髮辮者。豈計及於將被拘捕將被梟示乎。又有謂髮辮之便宜。在捉姦等事。然則不欲髮辮者。欲捉姦之不便乎。此等處想執筆者。一思及之。亦必大笑。

有人誘其主人同詣盜首。主人大惶恐曰。萬一盜魁將我殺了。則如何。曰。不妨。萬一殺了你。便請你將我斬首。以爲事人不忠之戒。主人曰。原來如此可靠。我便同你去。我便同你去。

近以公論實報。繪羣犬爭吠。以形容議員。議員大怒。遂由警廳罰該報金。至停報七日。雖然。前者帝國日報。繪吾輩之髮辮爲豚尾。是不啻以吾全國人爲豚也。而議員顧無一言。豈狗則不可爲而豚則可爲歟。曰。是詬全國人。不值以數十議員起而與爭也。又前者帝國日報。反誣高萬兩議員。而四川會館。復糾衆干涉兩議員在院中之議論。是於議員體面。蹂躪至矣。何不聞他議員起而議處分之法歟。曰。是僅一



二人之事。不與他人相干。况又非同黨也。君子曰。觀是二者。足知吾國人之心理矣。

資政院現議裁減經費。於是舊日各署拿錢不做事之人。大爲惶急。籌議抵制之策。一人曰。吾今思一良法矣。衆問其法奈何。其人曰。吾輩速鳩合同志。組織一薪水維持會。選強有力者。分期往說各議員。令其發議保全我輩薪水。不從。則飽以老拳。再不從。則我輩聯同鄉。鬧同鄉會。以剝奪其議員之資格。彼敢不唯命是聽乎。諸君須知現在庶政公諸輿論時代。止須聯合數十人。便算是國民代表。便有議政之權。隨便放一屁。都有價值。我輩何苦自棄權利乎。衆皆拍手大呼曰。贊成贊成。

問資政院議員。都中各報。干犯法律。毀鱗人名譽。顛倒是非。蔑視議員。應究問者多矣。何獨於公論實報不甚彰著之插畫。而忽以全力干涉之。有數議員起而指其鼻曰。爲其所言我也。問民政部警廳。都中各報。干犯法律。毀鱗人名譽。顛倒是非。蔑視議員。貴部貴廳。應據報律糾繩之者多矣。何皆不一問。而於公論實報不甚彰著

之插畫。忽大干涉之。且即永遠封禁焉。何也。曰。為所干犯者。赫赫資政院之議員也。  
 君子曰。噫。噫。噫。

甲乙數人。共談政體。甲曰。政體究以何者為善。乙曰。莫如共和立憲。丙曰。然。我國周厲王時。已嘗行之矣。乙曰。厲王時。雖有共和之名。然其治績如何。今不可知矣。丙曰。我尚記有一弭謗之事。以衛巫一言而雷厲風發。令行禁止。使道路以目。可見當時政府。虛心採納。尊重民權。即此一事。已足令人敬服其憲政進行之速。甲乙大笑曰。子真糊塗。此事實專制之虐政。而子敬服之。異哉。丙曰。二君誤矣。天下豈有真是非。但使強權在手。令出而人不敢不遵。雖行專制之實。誰敢謂其專制哉。二君不聞侯之門。仁義存之說乎。甲乙聞之。舌橋而不能答。

甲謂乙曰。吾嘗見古木之宋史。載陳東伏闕上書事。中有一條云。金之所以強。我之所以弱者。以金人皆垂髮窄袖。我尚簪髮冠帶耳。請陛下即日抽簪易服。為天下倡。則金兵自退矣。帝不聽。東退。乃與太學生十餘人。自散其髮。以明己志。及高宗南渡。

東又上書言之。高宗又不聽。東忿甚。乃令太學生三千人。同日抽簪易服。高宗怒。遂殺之。史臣曰。使高宗用東之言。則宋強矣。何至終於偏安哉。云云。乙不信。曰。陳少陽。宋之志士。當時國勢危迫若此。何至以此等不關痛癢之事。喋喋入告。且甘冒不韙。以自取罪戾乎。二人方爭辨不已。丙從旁謂乙曰。君勿爭。孔文舉有言。以今度之。想當然耳。

有陸軍部中人。使縫人爲軍衣。縫人曰。惜君見告遲。都中外國貨。均已爲軍諮陸軍。數處包購盡。祇得用中國貨。此人作色曰。吾輩中國人。應先用中國貨。奈何汝言之。反。縫人曰。固然。然中國貨。衣褲一襲。較之外人。須費四元。且不數月。呢皆捲如珠。尤有奇者。向外國定貨。何種皆有。必如期到。定中國貨。不能事事皆有。且不如期。某員聞之。喟然而已。

或詫曰。此次公論實報被封。而各報爭者甚少。是何故歟。有人曰。是以其出於資政院。而非出於舊衙門也。又有人曰。他報館且多院中人爲之。則何肯力爭。其猶

略致評點者。正聊以應酬公論實報耳。復有一人曰。異哉。吾輩於高萬兩議員。被各報顛倒黑白事。頗怪其不肯控諸警廳。今乃知幸未控。假控之。不特不能永封。且不能停報七日。而且將大爲各報交詬不止。綜是數說言之。則無權力之報。一有波瀾。卽可被封。有權力之報。則必不畏封。且稍出其餘力。並可封他人之報。嗟乎。人生世上。勢之一事。蓋可忽乎哉。

近日都城。盛防瘟疫。外人尤甚。某處燕會。中一郵傳部人。甚以爲憂。曰。今京奉車。或斷或滅。於路局入息驟縮。倘再推廣及於他路線。更不了矣。一外交中人甚喜。曰。外人避疫不出。一切要求。頓然中止。若推廣時日。使吾輩耳根永遠清淨。豈不大妙。內有三五人。蹙眉微語。語細不可聞。或有竊聽之者。蓋謂疫防久不解。德儲不至。則不特吾輩所希望。均同空幻。且前者所費。何以爲償。言畢相對歎息。若不勝憂者。某村有狐焉。偶思獵食。輒發聲大嗥。或言人舊事。村人懼。輒以鷄卵及酒祭之而止。已而有老僧來。卓錫破廟。狐頗惡僧。亦大嗥如前狀。老僧如不聞。狐屢易其法相嚇。

而僧酒如故。或勸僧當祭以了之。僧曰。吾非吝酒耶。蓋欲窮其術以觀其伎倆何如。君輩何汲汲爲。

前有初回國之留學生。偶過其舊同學。其人貴矣。閩人入復出。曰。主人方有重要之事。若無他故。請以異日來。何如。此人莊其容曰。吾之來。固有極要之事相白。且關貴主人之生命。閩人聞言。皇然入。卽倉猝出。言主人已在客座相待。旣入。主人不及他語。卽問何事。曰。頃聞有將發炸彈者。將以君爲目的。故不敢不告。主人恐甚。已而凄然曰。吾職非重要。且未嘗開罪於若輩。何致有此。曰。吾聞發炸彈者。必以重要人爲目的。而尊處之閩者。乃動謂君有重要事。實慮惹起炸彈。故不敢不告。主人聞其語。方審適之飾詞。相拒爲非理。亟改容謝之。

或中夜出坐於中庭。人問其故。曰。以適焚辟蚊煙。氣旣惡劣。且中多毒物。余避之。故出坐此也。其人笑曰。然則此煙。非特辟蚊。亦且辟君。

狐見鼠。擲揄之曰。汝輩何來此倒運事。自己遭了殃。偶然傳染到人身上。便要遭赤

族之禍。竟無術自救。豈不可憐。鼠曰。此事真大冤。偶然死了幾個人。便硬派在我們身上。把我們不論有疫無疫。一概處死。天下那有此不平事。算來這不叫做人遭鼠疫。直是鼠遭人疫。

近以防鼠疫之故。警廳下令民間。凡捕鼠送警廳者。與銅元二枚。殺鼠巨萬。或曰。即使都中並無鼠疫。然假此將都中鼠除盡。俾免損毀器物。盜竊食品。攪擾睡魔。亦大佳也。有人傳示一詩曰。殺鼠令雖苛。無如鼠輩多。蒸成疫世界。攆就鼠山河。鼠豈燒能盡。疫非藥可瘥。欲求茲疫淨。寶劍要重磨。亦甚有意味也。

近日各京官。有深恐衙門被裁。烏布被裁。相聚愁歎。中有一人。忽曰。這些事也不必說了。現在的新法。連親生父母。也有原品休致的時候。何況其他。衆詫曰。這是怎麼說。此人曰。聽見新定民法。有制定親權。過了年限。便是親生父母。也不能管教他的兒女了。這不是父母也要原品休致麼。諸人聞之。咸吐舌道。厲害厲害。此人又曰。不但如此。在年限內。還有喪失親權的時候。就是父母已死。及子女已死。衆人說道。只

自然了。此人又曰。還有一條。是濫用親權。也可由親族控官。將其親權廢棄。衆人又吐舌道。厲害厲害。如此看來。以後父母是做不得了。

前者警廳以防疫之故。下令捕鼠。已而又令捕狗。有人曰。現在的事愈奇了。連死老虎不敢得罪。卻拿活老鼠出氣。出不了。又來打落水狗。又一人曰。怪不得漢口洋人打死吳一狗。衆曰。你錯了。吳一狗是車夫。是人。此人曰。我現在得了一奇病。是分不出是狗是人。

報載蘇州學界唱戲賑饑。一學生扮刺客。一時不留意。竟將他學生刺死。噫。是亦可謂假戲真做者也。雖然。有假戲真做者。其亦有真戲假做者乎。

二十年前。余至京。謂人曰。京師之事。可二言蔽之。曰。遊戲做官。認真做戲。不料逾二十年。尙如是。甚至做戲者又做官。做官者又做戲也。

或聞鼠疫。大驚縮。不敢出。已而聞卽黑死病也。則徜徉若無事。人問其故。曰。吾聞疫例。本有是病者。則不復傳染。今吾國人皆有黑死病。疫其至歟。咸詫謂何有此。曰。吾

國人人黑心。人人死。非黑死病歟。

舊內閣既裁撤。凡中書等。得調至新內閣者。不及十之二三。餘則靜坐俟之而已。有自書其官銜曰。裁缺內閣中書。或謂未妥。所謂裁缺者。是已補缺之謂。君未補缺。安得謂之裁缺內閣中書。其人笑曰。如此說來。我們是不裁明主棄。何況是裁了。

近來報界中人。每舉拿破崙不畏三千枝毛瑟鎗。但畏一紙日報之語。以自張其軍。不知拿破崙所指之報紙。必其勢力實有過於三千毛瑟鎗者。一言褒貶。則萬國之向背隨之。如此始能使拿破崙生畏。如今之喋喋者。自問能抵三千毛瑟鎗歟。恐祇能抵竹槓一枝而已。

今春以鼠疫事。都城亦設防疫局。祿糈既豐。且有可得優保之說。某君營幹得局中一事。甚自喜。或調之曰。俗語有寅吃卯糧之語。吾未能對也。今得之矣。問何對。曰。亥交子運也。問何解。曰。今年爲亥年。而君將因鼠發跡。鼠爲子之生肖。豈非亥交子運乎。



有喜觀想九霄演劇者。近想九霄以事被逮。且有永遠監禁之說。其人對同游者頓足曰。於今他不叫想九霄了。到是我們在這裏想九霄。

報有譏江寧樊方伯者。謂其當此時窮勢迫之時。尙好整以暇。集僚友作詩鐘也。或曰。是有寓意焉。不必譏之也。問何寓意。曰。卽所謂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

近中國之豕肉。大銷行於歐洲。有人大喜曰。吾向者甚憂人才之乏也。而今乃知豕材之得用。已而聞哈爾濱俄警察。假海參崴所畜華犬捕竊。大有功績。某君又喜曰。吾向惟知吾國豕材可用也。今而知又有犬材焉。

禁煙公所中人。以在內無事。潛攜麻雀牌入內消遣。爲所中服役人報知王大臣。於是各被處分有差。或曰。昔有打鴨驚鴛。不料今又有用雀抵鴉也。

豆腐爲大豆所製。天下之至柔之物。殆無過此。今李君石岑在法國所設之大豆公司。以藥製之。使若象牙。若田黃。造爲煙嘴。火燒不壞。擲地亦不碎。乃知同一物也。鍊之則豆腐可爲石。棄之則鐵可以如泥。

或見報載美國人家蓄一犬。竟能學一二人語。大奇之。有人曰。何奇。亞洲人作狗語的儘多着哩。何怪歐洲狗作人語。

白蟻能食銀。失銀之家跡蟻燬之。銀復故而蟻則燼矣。世之貪人。奈何燼其身以殉銀哉。

駕騾車之騾。縛轅於騾背。進退前後不能自如。改而駕馬車。則輕快甚矣。奔擲馳突。惟己之意。顧自此不復可駕騾車矣。雖範易而守範難。有如是哉。

少年人聞人言慘忍事。楚於心。蹙於鼻。頃之汪然淚矣。又十餘年後。復有語以此等事者。而淡若無聞。或問其故。曰。是猶手然。反其掌以手撫之。當然癢也。又搔其手背。則不癢矣。又况加以皴瘝哉。

蚤蜚皆甘主人之血。顧主人之衣。白緣其上。易爲所見。乃聚謀羣化爲白。以掩主人之目。蜚曰不然。吾輩之不能爲白。吾輩之性然也。顧不能變吾輩之黑爲白。而可變衣之白爲黑。咸問其策。曰。吾輩各竭其力。以種種方法污之。偷力不足。求助於蠅。無

難矣。羣以爲然。無幾。主人之衣黑點如星。蜚語等游其上。幾不能辨。

爲人管室者。始至一僕短。乃職捲簾。一僕長。乃掃地。曰是兩敝而功鈍也。互易之。皆善。

有初游於妓者。一妓狀端重。甚重之。顧謂其侶曰。此人乃不似他人輕佻。妓忽曰。搗教吾輩宜悉揣摩客意。客好嬉者。吾輩卽與嬉。若不然。則吾輩宜持重待之。客聞言。爽然自失。

甲有所謀。憚乙之先也。謀於丙。丙問乙何嗜。曰嗜古畫。丙雜取真贋十餘事往。閤者言主人有要事不通客。則賂以金。且言余終身噉飯計在是。入之。乙曰。速擇佳者留。餘持去。勿誤余事。丙乃取最佳者故展示乙。乙不覺觀之。丙因辨其時代。指示其收藏家之圖章。將畢。又續一幅以待。頃之。又以贋畫之精者進。遂大煩辨駁。度甲事已及。始匆匆持去。曰不敢誤君事。比出門。乃謂閤者曰。爲我謝主人。我終身噉飯計成矣。

適市者見一食肆。方無人。適一人過之。乃恣取而食。此人詫曰。人也。乃未得主人許。可而遽食乎。言之而旁無應者。即曰。此間食肆。被人竊食。而旁人不問。太無公理。四顧仍無人發一言。即又曰。此間風俗大怪。似公許人竊食者。而仍莫之言。乃曰。然則他人可食。吾何不可食之有。亦恣取食之。忽四圍人皆拊掌曰。吾曹聽汝語久。始以汝爲義者。今知汝之誚他人攫食。實自爲攫食地也。汝亦知彼之不問而即食者。固別有由乎。其人慚去。

赴餐者見肴饌紛羅。竊計曰。是皆吾權分中所得食。一人盡之無害也。恣噉之。大過其量。至腹漲不可動。諸客起。此人立而倒。衆怪問之。曰。是怪吾計之不精。吾但知案上之食可盡爲吾食。而不知吾腹之不能容也。

或振其東鄰之子。使以微官自活。不數年。有客至。衣冠偉然。問之。則以優保得道員。適引見出京也。駭叩其故。云到省初甚艱窘。後得某上司識拔。差委絡繹。遂捐升知縣。近又得奇材異能之保。得道員也。曰。他姑勿論。奇材異能四字。從何得來。曰言之。

可愧。嘗隨某道員出差。偶感風寒。吾以打火罐之法治之。愈。乃大材余。適讌西客。咸不知又箸所宜。余爲一一位置。遂得此獎。主人聞其語。歎息不已。他日過西鄰。則室空矣。叩門。一老僕出曰。余主人豔東鄰子之富貴。亦覓官去矣。問何所恃。曰。彼謂打火罐安排又箸。我亦能也。問資所出。曰。老產之田。盡賤價售之矣。主人喟曰。彼丐而出者富而歸。此資而出者其將丐而歸乎。

有舟於江者。風波中援得一人。寘諸舟。數日風波大作。水中有呼救者。復左右覓。欲救之。前被救者曰。風大。舟將覆。不如聽之。主人不應。其人遽曰。吾知汝性好多管閑事。必至己亦不保。然後已。主人大怒曰。然則救汝亦誤。立提而置諸波濤中。

一人性情。嘗食於人。願未嘗問主人所爲事。主人亦未命之。鼓腹以嬉者殆數月矣。主人思所以激之。一日令僕勿與飯。初尙可忍。久之饑火上炎。不可復耐。詢僕。僕言主人意。乃走主人所訴饑。主人曰。汝徒食於我久矣。一日不食庸何傷。曰。主人未命。不知所事也。曰。今日亦是主人未命耳。且汝不得食。何問我。曰。吾館君家不得食。不

問主人將誰問。主人曰：然則汝平日不得所事，何絕不問我乎？此人大慚，亟謝過，乃與食。自是改行，以勤著。

或留學歸，一舊友過之。主人望見，其以紅紙爲名刺，曰：腐敗。又聞其尙操鄉音，曰：大腐敗。頃之，客自外入，甫欲揖，忽反身走。主人大怪，呼之不返，則追出詰其故。客曰：吾之候君，以君不腐敗，欲相師也。乃君於腐敗之本根，全未改換，吾無用君，故走去。主人怒詰其說。客曰：吾以君出洋數年，必伐毛洗髓，大改面目矣。乃觀君之面，猶黃而不白，君之目睛，猶黑而不藍，髮則黑而非金黃，何足爲我師。主人始知適間無禮之言，已爲客聞，亟請罪，曳之復入。

甲乙飲朝貴家，故微時道義交也。昔款今情，繾綣備至。席間偶詢諸食物價，則增於市者幾十之二三。甲乙咸甚怪之。他日二人復相值，甲頗以主人不能盡規朝廷爲憾，頃之述及食物之獨貴。乙曰：君時往，何不言之？俾勿爲若輩所蒙。甲矍然曰：是何言。吾輩時往，所爲者大，然僕輩見待，亦異他客，豈親我，實畏我多言耳。倘一旦發其

覆。伊等怨忌叢生。百端構間。吾與主人翁。自此又隔一重雲霧。所失大矣。乙曰。敗矣。君不能盡規於已貴之友。而乃責友不能盡規於絕無關涉之君。豈不怪歟。豈不怪歟。甲聞言爲慙然久之。

兩人皆以招股爲發財之目的。一人曰。宜招巨股。每股一二百元者。若至四五百元尤佳。一人曰。招小股佳。每股十元五元可矣。能一二元尤佳。互相詰也。主巨股者曰。吾招巨股。專從事富貴人。纔得數十股。吾囊充矣。伺間席捲走。天涯海角。孰吾禁。奚容汝之瑣瑣乎。主小股者曰。不然。股巨則人必斟酌。預股者富貴。必見訟累。萬一被弋。悔不可及。孰若招小股。人所失小。則不爲意。其人大率下流。則無大力。吾但以小利啖諸騶隸。轉輾誘致。吾資大集矣。吾壑旣滿。則登報託故言倒敗。孰能詰余。余猶徜徉社會中。與富貴人交結也。二人旣別。各行所志。果皆如願。

客至。語極慷慨。甚慕古之有節概人。主人之子姪皆爲所動。客去。羣謂此客大異於常。若使立朝。其汲黯流歟。主人笑曰。恐未然。咸詢故。主人曰。觀人者宜於微。不必彼

所標職觀也。適余問伊所衣呢之價。余短視。誤呼爲絨。伊恐有觸於余。不敢呼呢。亦呼爲絨。此極小事。而余與彼又無階級可言。彼之小心畏忌已如是。將來敢爲批鱗事乎。衆乃省然悟。

有以急病延醫者。醫至。問何所苦。涕出言曰。余病殆矣。雖鬼神莫測也。問其狀。曰。余臥而患發於背。俯寢則移於胸。左臥則左脅病。右臥則右脅病。莫知何緣也。醫沉思久之。笑曰。余意君之病。不在身內而在身外。亟發其席。則距枕數寸有小鉢焉。亟擲之窗外曰。所謂鬼神不測者。此矣。

某省總辦鐵路者。不公佈諸衆。而獨日與其私人謀之。或嘲之云。古語築室道謀。今乃築道室謀矣。

某京官假寐於室。偶自歎而言曰。今日世界。誠所謂人少畜生多者矣。語未既。忽若有答之者曰。君之語殊誤。今之世所謂人多畜生少。非人少畜生多也。某四顧無人。方愕貽問。則又聞其語曰。君不謂然乎。試觀今京中新舊衙門。官日以增。而來者仍



未已。而狐皮羊皮。及供食品之猪雞鴨。均日貴。非人多畜生少之證歟。頃之又曰。君誤以人多畜生少爲人少畜生多。是亦無怪其然。蓋今之人動以畜生之皮毛爲己之皮毛。故君誤以爲人少畜生多也。久之寂然。某君亦起坐。四顧無人。呼之無應者。某君終日怪詫。不能自己。

或曰。君不見刀乎。磨一回。利一回。余曰。始哉。君不見刀乎。磨一回。薄一回。

有兩人游西湖。坐平湖秋月之水閣上。盛談平等公道之理。娓娓可聽。旁一檻褻者。徒倚其旁。二人初未覺也。忽其人出一金簪。言昨在此拾得。久候無人來此。余窺人。不便攜此。欲售去之。得銀元二枚可矣。二人視之。真金也。一人捷取得之曰。去休。吾與汝金。一人急起曰。汝得此何用。我方娶妻。此簪乃必須物。前取者叱曰。無多語。於例先得者有之。孰遣汝鈍。其一人卽奪之去曰。我有力卽爲我有。孰使汝驚弱。藍縷者鞠躬徐曰。適聞兩君高論。至言深致佩服。不意倏忽遽至如斯。然以此微物。導人於爭。非吾志也。卽就後取之人手中擊取以去。兩人皆大慚。

有笑人瘦者。瘦人曰。吾安得不瘦。今人以求肥之故。併面皮揭去之。余力求存其皮。而肉銷於中矣。今人皆柔如無骨。我力植其骨。而肉又銷於骨之外矣。至今數十年。僅存皮骨也。宜哉。

頂兇者。臨赴官時。必嚴戒之曰。若翻供。歸卽斃汝。尤慘於官刑。故見官無敢翻供者。余見處權要。或倦於職務。或忿於人言。或以事之爲難。或以子弟不謹。每欲引退。則自妻妾與其私人。必百計尼之。勿使得遂其志。雖未敢有所禁約。然果拂其意而辭官。則其受於家庭之况味者。不知於彼何如。

世未知老妓之處境悲也。年則老矣。而挾多金以嫁人。歟。則娶己者。利己財者也。財一去不可問矣。且何爲忽以多金資彼歟。以施舍歟。以貽親友歟。則數十年刻剝積聚。而慷慨盡之。何也。抱此以終歟。則徒爲衆攫而已。嗚呼。寧非最悲歟。

甲乙兩人者。交如兄弟也。甲終歲勤動。薄有所畜。乙輒取而用之。甲尤之。乙曰。諺曰。辛苦銅錢快活用。此至言也。而君才行其半。故吾爲君足成之。

杭人有久客外者。歸遇一故交。則趾高氣揚。非復前之態度矣。問其所爲。則法政學。負也。且忿然曰。吾父前者徒知用壓力。否則如破慳囊。使吾出洋。則今以畢業生歸。官大金多。意中事矣。語訖。不勝忿慨。此人已前知其與父別居。且約親友。逼父分與。半生所積之二三千元。不成而止。因笑謂之曰。幸尊翁前此用壓力。汝今不過棄之不顧而已。假如送汝出洋。今日爲汝作奴隸。恐尙將受凌踐也。

有好自矜炫者。一詣人家。乃被凌侮。致受拳焉。歸卽呼家人曰。速以解醒湯來。余醉矣。家人詫曰。何今日行之前却也。曰。醉故也。而乃有傷痕。曰。醉而踣於地也。衣破矣。曰。跌而絀於枝也。家人曰。異矣。絀於枝者。宜破襟袖間。今乃破胸際近領處。乃似爲人所碎者。何歟。某大慚。詳醉睡去。噫。近來外侮交迫。當軸者祕不使人知。何以異此。有行海岸者。被風吹。口鼻悉偏向左。詣醫。醫問行所向。曰。吾由西而東也。醫曰。然則不必藥。但由東而西可矣。問故。醫曰。復有風至。豈不吹之正乎。

凡國之興。皆有豪傑奮然而起。求達其志。雖死不悔。今吾國之以豪傑自命者。乃必

探知其不死。始敢奮然爲之。何歟。

或見政府言彗星見矣。其垂象甚微。曰。足見天道如此。非人力能爲。俄一新進者至。姑以語之。亟曰。此軌道之常。與人事絕不相涉。他日。或又入見。卽謂之曰。原來只是天象之常。無預人事。汝不必過慮也。

某公驟貴。廣置姬妾。且與人賭麻雀牌。必千元一底。或曰。茲所謂內作色荒。外作禽荒。

近日懲於前此之泄沓。凡百新政。一時興辦。顧籌之未熟。多有虎頭蛇尾者。或曰。何嘗是百廢具舉。直是百舉俱廢。

日人佔粵東沙島。粵之官吏。數年始覺之。再三交涉。始得返。因復從事於西沙島。或曰。是殆所謂矢之東隅。收之桑榆者矣。惜乎若南若北。未一問也。

或曰。上海製造局之購辦機料也。其取九五扣三焉。惜其事隱。莫能知也。余謂社會無能力耳。若有能力。以精密之人訪之。無幾時。若輩無立足地矣。其人笑曰。如是。恐

須添一份九五扣。

或曰。吾國人今皆升一級矣。聞者怪詰之。曰。君不見京中部曹官均稱大人。學生均稱學員。甚至戲園中之戲子。亦稱藝員乎。

今之芸芸者。姑呼曰。人耳。人耳。實則萬物具焉。且遞嬗焉。太上蓋有麟鳳焉者。其次有若鶴鹿焉者。有若虎豹焉者。有若狐鼠焉者。今則狐鼠且不可得。而蕃然於吾前者。蓋蚊蚤蜚蠹也。嗟嗟。吾輩乃與蚊蚤蜚蠹同處斯世哉。

兩人晤對之言。又極無關涉。僮僕輩決不能記以告人。本人更無從告人。乃近來報中時有登載。一似親見之。親聞之者。亦可怪矣。或有指以問主筆者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某主筆即對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責食之美。而未知烹調之術。責衣之美。而不知織染之法。責居屋之宏敞。而不知構造之術。是足愧矣。或曰。是皆細人之事也。爲大人者固有大於此者。雖然。所謂大者。孰克有之歟。他人吾勿知。吾則無有。

有西人見中國兵隊云。中國之兵屢極矣。忽勦敵來。何以禦之。又遇匪曰。中甚不值一勦。或難之曰。若是何匪久未平。兵亦如故。西人思良久得之。曰。以兵。勦至脆之匪。亦猶兩強相遇。工力悉敵也。

一疆臣新蒞任。頗著風力。有紳士入見。疆臣遂謂曰。用人無佳者。奈何。紳曰。不收條子。佳者亦來矣。或咎紳曰。君以代人遞條子。過活者如此。豈非自窒。卽伸其舌曰。不妨。尙有一條。

前有一報。不知何故。頗有歎於錫清帥。於其赴東三省任也。卽大書其過。而錫清帥之現形一。或笑之曰。事之實否。吾不知。若題中之一字。則極可怪。或一者。其下有二三之謂也。彼果知錫之必有續出之過端。而書一字以爲之。且報紙載吾國人之過舉也。爲其害於事。不得已而著之。非樂其有是而書。若是。是樂有是而期之矣。吾不知報之品宜如是否也。

或呼人爲某公。其人泫然曰。吾願君自今勿呼我爲公矣。或矍然曰。豈以未

歟。曰不然。今人最不願公。今呼我公。孰願我哉。

近來大商家。或買辦。奉捐府道。或府道職銜。以便與官場往來。亦有直自作官者。又官場失意。或改爲商。亦有因多金而作商者。或改論語曰。是之謂仕而優則商。商而優則仕。又一人曰。以我觀之。直是仕而優則優。優而優則仕。

今猶謂官爲子孫作馬牛者。誤也。今直是使子孫爲馬牛耳。蓋有三說。處此時勢。不知刻苦。各效尺寸。反嬉酣自適。則子孫將受諸慘禍。此大局之說也。婪取無度。用費亦無度。或反虧空。貽憂子孫。此家計之說也。享用太過。子孫將受貧薄之報。俗所謂享盡子孫福也。是因果之說也。不知彼居高位者。以爲何如。

某君就余論鬼神。余力言其無。某言其家嘗降神。某乃取筆以己意書之。未覺有鬼也。余曰。然則無鬼之說。君固實驗矣。某曰。不然。他日命不識字者爲之。亦運筆如飛也。余抵掌曰。余今乃知之矣。鬼之爲物。不云有。亦不云無。一班文人。死後散布空中。無聊已甚。偶遇扶乩降神之事。彼卽視爲生活所在。羣趨爲之。若仙若佛。任彼自題。

不意遇君鶴突人。忽自爲之。彼等失此機會。正相悞悵。幸他人續爲。得仍舊法也。某君大笑。

一人忽欲出山求官。友止之。則曰。爲子孫作馬牛。不得不如是。三年必歸矣。既三年。友以函抵之曰。三年已滿。馬牛之功已償。盍歸歟。覆書曰。爲子孫作馬牛之願雖償。惟現須再展三年。要爲曾元作豬狗。

汪建齋云。其先人芍卿先生署中。有書記焉。好爲詩。嘗詠水仙花曰。根鎔寶錠三斤白。心鑄精金一點黃。二語奇奧。然他尙可解。至三斤二字。則百思莫審。叩之曰。是寶錠之分兩也。元寶每錠非五十兩乎。三斤則四十八兩。與五十兩相去無幾矣。

又言鄂人王姓。爲吳橋同知。亦刻詩集。有食老蚌有感詩曰。一煮老蚌硬如鐵。再煮老蚌皮豁裂。僕人惜力益惜薪。老夫自煮始得食。餘詩大率如此。

諸遲菊先生。吾杭先進也。政治文學而外。書畫亦壓流輩。顧每由外歸。則織夫孺子。輒以扇請求。先生甚厭苦。一日。戚某亦以是請。先生曰。吾稍暇。卽當一灑。然幸勿以



扇來。往吾得人扇。輒投之箱中。不復能記憶。不如無此扇。憶得時當揮翰也。戚謝而去。或聞其語。叩先生以投箱中之說。先生笑曰。此吾護其一相情願耳。箱者。相也。戚聞之。延盼之心頓止。

江蘇人童君鬘。以知縣候補於浙。甚不得志。工畫菊。乃以畫自給。潤例。每花銀幣半元。是真所謂餐秋菊之落英矣。有丐其繪菊一朵。不送潤資。既得則甚喜。時適初秋。卽攜以出游。有知其不與潤者。詳觀其畫曰。君爲彼罵矣。問何從知之。曰。君不見菊之外復有梅竹乎。然梅花皆覆開而竹乃在下。是笑汝爲下作倒煤耳。某慚。乃藏之。閩人或爲句曰。三鳥害人鴉雀鴝。鴝爲雅片煙。雀謂麻雀牌。鴝則指妓也。自謂無可屬對。王可莊太守戲指之。對曰。四靈除爾鳳龍麟。聞者絕倒。

常州商人金某。家小康。性情傲慢。見寒素之人與爲禮。輒不答。甚至人與點首。彼睨視乃若未見。然其爲人險詐。又迴出常輩。以故人皆啣之。少時與人涉訟。曾爲蘇臬司掌頓一百。晚年因無子。負一乞人子作螟蛉。會六十生辰。亦張宴觴客。邑子趙某。

素健訟。欲弄之。乘其賀客滿座時。遽以贈聯入。聯語云。掌嘴喝烏臺。霎時臉泛桃花。從此遂成強項令。居心同蠅射。他日身埋楠木。可憐沒有捧頭人。客見者咸爲胡盧。季仙九探花。覆試殿試朝考皆第三。一時以爲佳話。傳至杭。杭之勝流言於衆曰。今有聯語。頗難其對。其出聯曰。覆試第三。殿試第三。朝考第三。三三見九。季仙九九轉成丹。時吾杭先輩許子雙先生。爲周生先生之子。方營錢肆。時亦在坐中。卽有人指之而言曰。此何難。卽對以寶銀幾兩。紋銀幾兩。圓絲幾兩。兩兩成雙。許子雙雙全如意。願不佳歟。衆大笑。許甚恨之。

海鹽吳鐵士以腰圓脚盆對頭品頂戴。余以胥甲趙穿。(出左傳宣公二年)對張冠李戴。今以燕伐燕。(燕仍作去聲)對謂之牛戴牛。(見考工記)又有人以黃鼠狼對赤兔馬。牛舌頭領衣對狗牙齒手帕。連底倒翻對和盤托出。白手成家對黑心倒竈。並見生別。

杭俗凡新開一南貨店。必大減價三日。與相近之同行各店。生意幾爲所奪。於是亦

於其時新門閭。擇日懸燈彩。雇堂名彈唱三日。祀財神。如新開店者。名曰老店新開。又庚子以後。北京天津燕遊之地。規則大異於前。南班之妓。客少憇必給銀幣二枚。三至則須更給。又必飲博累次。乃許爲入幕賓。北則茶座一次。銀幣一枚足矣。兩三次即留客。亦只五元可矣。游客喜其廉而爽快。競趨之。南班羨之。乃以南班而用北班之規則。名曰南班北做。以之對老店新開。事適相稱也。

前數年有作嘲京僚詩者曰。六街如砥電燈紅。徹夜輪蹄西復東。天樂看完看慶樂。惠豐吃罷吃同豐。頭銜強半郎員主。談助無非白發中。除卻早衙簽配字。閒來只是逛胡同。噫。好夢不常。恐不久將醒也。

又有人以沁園春調。詠上海游客。亦甚刻酷。何處開心。抽鴉片煙。又麻雀牌。看青蓮閣上。一燈對吃。小花園裏。連副三檯。雙馬車來。一家春去。叫倌人悄說衷懷。更傳呼。廣東鷄釀。法國牛排。相攜馬路徘徊。不到天明不肯回。怕槍花掉破。先生白眼。衣衫當盡。大少坍塌。一溜煙跑。秋風徧打。萬把銀捐個道臺。不多時花翎搖擺。到省當差。

Wt 202/1507

## 汪穰卿筆記卷七 雅言錄

前者歸安陸氏。以其先人十萬卷樓藏書。因蘇人姚某之介。售於日本富人岩崎君。海內人士。無不惋惜。且痛詈陸及姚也。然吾聞近來岩崎家事更變。不欲保守此宗書籍。日本人有建議由國家圖書館購入而未果。不知吾國人聞之。復謂何如。刻書誤字多少。亦足徵其國辦事人之精神及其認真否。歐人刻書。雖百萬字。殆可無一誤字。足見彼中人精神滿足。且辦事之認真也。日本人即不能如此。吾國向有校書如掃落葉之語。一若本不能無誤字者。此已可笑。然前人刻書。尙講求讐校。故每書恆列校對人姓名。足見不苟。近自石印鉛印大行。且多出之書賈。但求能售。而於書之內容。均置不理。且石印或將原本剪裁。鉛印尤不可恃。非特錯字而已。甚至落行錯行。隨在皆是。余見石印經籍纂詁。有前後倒置之字。石印說文通訓定聲。有彼此互易之字。雖近來之著名印書局。亦復不免。又如同文書局之石印殿本二十

四史。照原本印。宜無錯誤。不意所据殿本。本非初印。字多模糊。所延校對之人。多非通品。輒以意描改。遂致錯誤纍纍。至竹簡齋以同文本併兩行爲一行。則更舛脫不可究詰。外間人不知。猶視同文與殿本無異者。誤甚矣。守山閣叢書亦依原本。印刷亦精。然竟有因原本脫葉。不復搜補。因妄改葉數。以欺人者。此亦見吾國人之慣於苟且欺騙也。

WT 20 3/1507  
道光中華秋岳在京賣畫。顧知者鮮。甚不得意。一日有人以名人字畫求售。視之無佳品。將返之。瞥見包畫之紙。亦是畫殘。似甚佳。異而視。乃卽己之畫也。華悵歎萬狀。遂浩然出都。事見戴文節畫絮。志之以見社會無物色人之識。則卽此美術家。亦不能見留也。

常州人馮某。在鄂以銀幣二枚。購得曾文正書對。視之。真蹟也。大喜。屢以告人。有見之者。乃石印本也。聞者莫不胡盧。又有饕人。以家藏翁覃溪書寸方小楷某縣修某廟記。向棧畫店求售。價極廉。然以收藏不謹。曾經霉蒸。紙上現有白點。店主人遙視

之以爲石印。遽呵之曰。此石印者。亦值錢耶。時有收買骨董者在旁見之。似不然。乃曰。吾憐汝吸鴉片無資。姑以二百錢與汝購之。何如。其人欣謝去。某歸視之。乃精品也。惜少一葉。旋售於黃君伯雨。已得百元。二事一以石印爲真蹟。一以真蹟爲石印。一何可笑。黃君尙有劉石庵臨晉唐小楷手卷。及方循遠臨王麓臺山水。咸精品。前時盛百熙。王廉生諸先生在都中。以風雅相尙。偶得精良之品。輒互相傳觀。此等風氣。今已掃地無存矣。然諸骨董客。因此以贗物相欺者。亦時有之。聞諸人嘗得戴文節畫。咸相擊賞久之。有人審視。年月全屬舛謬。乃知僞物也。諸公相顧。悵訝久之。此事頗怪。作僞者之疏漏。然有人爲余言。向來作僞者。相約一例。必留一破綻。俾爲識別。如年月地方。或造某名人畫法。而有一二處。故爲錯謬。從前揚州人作僞者。皆有此習慣。吾杭先輩許信臣中丞。在京甚貧。專仿奚鐵生畫。以餬口。幾可亂真。亦有一二暗記爲別。余於此事未及考證。姑識於此。

乾隆間四庫書共寫六分。惟留京之一分。校對詳細。無大漏略。至分各處之五分。則

以寫官厭倦。復無人督率。致多刪減。官事草率。大率如此。

吳清卿中丞。諸遲菊大令。隨左文襄西征。二人並好古。每見有石碑。輒拓數紙。遇有摩崖。則使人架木拓之。惜未知所拓若干種也。

瘞鶴銘自宋以來。因摹搨太多。石泐殊甚。故近來搨本。殆不足觀。惟某僧手搨者。乃與平常售本。全然不同。筆畫圓勁。神彩煥然。聞拓時以氈徐按。務令紙深入字畫之中。拓時極矜慎。不使墨汁分毫溢出。每拓不過三字。窮日之力。纔能拓十餘字。故能如此。足見凡事果能加意經營。雖殘缺之物。亦能使有精神也。

桐城蕭敬孚先生。有續名人碑傳錄。卷帙甚富。而力不能刻。余嘗至其齋頭。見其稿本纍纍。可一二百冊。今先生已歸道山。不知遺書散落何處也。

前年余至保定時。余友羅順循太守。爲保定知府。爲余言。有人云有李文貞日記。敘康熙間逸事甚多。屬其人寄示。尙未至也。近見如皋冒鶴亭。乃言此爲彼昔年所藏。凡十卷。爲蕭敬孚先生假去未還。意卽此也。

辛巳之冬。余從番禺石星巢先生游。先生除文字外。好購書籍。舊槧舊抄。不吝價值。時南關舊家盧氏。盡售其藏書。先生挈余往閱。至則大屋五楹。度書可一二百櫃。先生擬擇其精者購之。余偶見一書。爲抄本禁書總目。可十冊。爲一套。每書具作者姓名。及書所言事。余擬勸先生購之。不意一二日南關大火。被災者可千家。盧宅燼焉。此遂不可問。後見咫進齋所刻銷燬抽燬書目。僅二三十頁耳。何盧所藏。乃多如此。不知海內尙有別本否也。

余在星巢師家。見有抄本三朝典故。計六厚冊。余略爲翻閱。是非顛倒。至斯已極。然周納甚工。絲毫無滲漏。倘吾人祇觀此書。幾以楊左爲千古罪人矣。

癸未正月。余隨石星巢師入都。過上海。閱書抱芳閣。先生見汲古閣初印六十家詞。卷端有查初白先生姬人小印。先生大喜。以四十元得之。余乏資。偶閱架上。見有寫本曲目表。抽視之。則鎮江支君所編。有錢梅溪先生序。遂購以歸。僅小銀元四角耳。後爲江建霞同年刻入靈鷲閣叢書中。



辛巳。余館張文襄湖廣節署中。見架上有胡文忠公撫楚記。爲汪梅村先生所撰。以年月爲次。而以公所治事分隸於每日之下。如某日派弁出防某所。或獎勵某人。或申斥某人。事簡而眉目犁然。後詢之人。知此書梅村先生沒時。以授閻文介。屬其刊刻。文介逡巡未刻。則授之文襄。余屢言宜速付刻。俾先生苦心。與文忠治事之規模。皆不至淹沒。至乙未。余見官書局總辦某君處。抄有此書。言制軍發出。令錄副付刻。余略繙閱。則訛舛百出。曰此何能付刊。宜求原本重校之。番禺梁節庵太史。時亦在鄂。曰不校尙可。若再校必至全書遺失而後已。久之。此書竟未聞付印。蓋適如梁君言矣。

余辦時務報時。杭之竹簡齋主人。以四明萬君之明綱目示余。其書依綱目例。朱墨塗乙。蓋猶原稿也。君之叔父季野先生。亦有考證。其上尙有數人筆墨。則皆君從兄弟。或友人。各以顏色別之。書眉丹黃爛然。余覽竟不忍釋手。願以需價百金。未能購置。乃倩人抄錄。而託吳縣友人汪甘卿校之。計數月始藏事。乃返原書於竹簡。後時

務報既停。暫設海上書藏。此書亦置其中。以守者非人。竟失去。原本亦不知爲何人所得。余至今思及。猶恨之。

山左葉書綬。有續山東考古錄。考據精絕。余戚館陶靳君珏字蘊齋。謂先生尙有紘緼考古錄一書。卷葉繁重。世莫之知。余南北奔走二十餘年。遇山左人詢之。無知者。不知果尙存否。

薛叔耘先生出使歐西。欲廣採西籍。爲續瀛寰志略。譯稿甚多。願未能匯輯成帙。先生回國後。不久歸道山。遺書存篋中。無慮百餘冊。鄒張君美翊與余言。余乃介張君假之。錄副寄余友鄒沅帆於鄂中。以鄒君方治輿圖公會事也。後張君掇其一二。爲南洋海島圖經。餘尙存先生家中。

洪文卿學士使俄。以印中俄交界圖。誤依俄人界線。大爲世人詬病。然學士在俄時。深病元史漏略。乃廣譯西書之關涉元事者。復屬參隨中有文學者編之。後學士於癸巳病歿京邸。陸鳳石相國時爲國子監祭酒。經紀其喪。方事之殷。未遑他及。元史

稿所根據之西書均已失去。陸後以全稿付余同年陳詒口郵部毅。其元史譯文證補。雖亦由陸相國付人刊行。而內有缺篇。陳處均有之。皆刊出云。余感歸安陳其鏞。駿生。亦爲洪之隨員。與聞譯書之事。余就之求得蒙古錢譜原稿清稿。並西文原本。重爲校勘。久不得要領。後託鄞縣張君美翊重爲編次。且校定其表。余時治報事。未暇付刊。乃與西游錄同寄同年劉聚卿觀察刊之。觀察刊西游錄。入聚軒叢書。而此書未及刊。後余索之。一時未得。己酉。余復入京。觀察謂余。已覓得。惟西文原本不可得。余大喜。取回。復請馮令之同年校之。刊入叢書中。

余見書目答問史類夾註中。有張石州延昌地形志。注云未刊。余庚寅壬辰入都。求之再三。已知爲祁子和座師家收藏。未嘗出以示人。雖門生故舊再三請之。不可得。已而師騎箕去。聞所珍藏。悉已散盡。丁未。余在都。偶過學部湖北陳毅士可家。士可出此書殘稿見示。蓋此書本序例一卷。書共七卷。塗乙刪改。猶先生原稿也。茲僅得序例一卷。書三卷而已。聞先生生平精力。悉萃此書。蒙古游牧記尙居其次。先生於

此書至爲珍重。瀕死。託之何願船先生。願船先生後爲校正。以無力刊。付之祁鶴皋先生家。歷文端文和。迄不一示人。亦不付刻。以至散失。抑爲可歎。後遇文和師之孫字君身者。自德國回。將之官山左。余以士可得此書殘本之故。猶冀爲延津之合。特約君身至詢之。君身謂揚州家中。應尙有存。余等尙引爲幸。其秋余至申。值文和師次子某至申。時詣黃秀伯中慧。余託詢之。云拳匪亂。家中物無纖芥存。寧復有此。後吳縣蔣伯斧抵書余曰。聞平定州先生家中祠堂。尙有副本。余以表弟王子良嘗牧平定。馳書問之。覆曰。先生後嗣祠堂亦零落。張氏賢者。僅通文理。安復有此。余爲悵然久之。近見餘杭褚守隅云。伊在保定見何幼原之子。藏有此書副本。幼原爲願船先生子。是願船先生所錄云。

未會要。由徐星伯先生自永樂大典輯出者。計可得一巨篋。屠敬山同年在廣雅書局。受南皮委。令詳爲編勘。屠後至鄂。至蘇。恆攜以自隨。後復至黑龍江。又之官於浙。不復能及此。書亦不知何往矣。聞上虞羅叔允參事言。此書後存王燮臣觀察處。今

不知如何。

永樂大典雖編纂至草率。而搜羅宏富。唐宋遺籍。多在於是。明時已多散失。小說載楊升庵爲偷書官兒是也。乾隆中朝廷重文事。於此書中掇拾遺籍至多。刊爲武英殿聚珍板叢書。可數百種。後宿學之京者。亦就此輯得故籍甚多。顧未盡十一也。庚子拳亂。翰林院被火。某國使館中人。遣人至總理衙門言曰。聞翰林院中儲永樂大典。中國之舊籍存焉。聽其灰燼。豈不可惜。宜速護救。顧無應之者。聞後來聞被搶出。今各國藏書樓。多有藏其一二者。（並聞有二三冊由某國見還。）

余生平購舊書。莫廉於粵省新書店之舊書。其故甚奇。蓋緣廣州未遭兵燹。所有書肆。有乾嘉以來未改易者。書肆之例。每進貨。以應售價若干。記之於簿。不售者。則年終易其包紙而價無改。雖百餘年。而店夥視之。與前書無異。且見其一律新紙所包。亦末由辨其爲新舊。故雖原板已燬失。或印本稀少。外間價且十倍。而店中人咸惘然無所知。余得原板西域水道記。僅用去銀三錢耳。

讀史方輿紀要。古今奇書也。與馬氏繹史。沈氏新舊唐書合抄。稱爲三大奇書。顧新舊唐書合抄。僅事抄撮。比之二書。瞠乎後矣。然卷帙浩繁。牴牾自不免。濟寧許君鴻磐。字雲蟠者。從而正其闕失。名曰方輿考正。僅總部六卷也。

毛嶽生之元史稿。聞亂後爲江海關道應敏齋觀察所得。觀察歿後。書籍零散。此書亦不知散歸何所矣。（漸學廬叢書。有毛嶽生元后妃王公傳一卷）

紀文達公學問精博。在乾隆時幾推第一。其評隲詩文。倚撫利病。如老吏斷獄。使人不寒而慄。余館張文襄鄂督署中。與公之從曾孫字香驄者。居屋相望。於其案頭。見有公所評唐詩鼓吹。時余盛意刻叢書。欲乞得刻之。後文襄命余纂洋務輯要。出居自強學堂。匆匆未及寫副。後見香驄問之。云已寄家中。今不知在何許矣。

國朝野史。流傳絕少。以例禁綦嚴。遂無人敢載筆也。余聞寧波王苑生太史言。其尊翁於道光間。歷居要幕。於當世事頗留意。私有撰述。顧秘之不肯出也。苑生因述一二事於余。後苑生丁艱。葬畢至申。余亟問是書。云徧搜遺篋未得。聞家中人曰。前此

數日。老翁親檢書篋。擇取簡札書籍悉燬去。度此書亦在燬中矣。

羣玉山堂帖。宋米襄陽書。韓侂胄出資。使向時敏刻之。韓被籍沒。石盡散失。時僅印存二本。元兵至。又燬其一。上海朱君仞千言。其尊人得一本。價三百元。鑄印精絕。有翁覃溪跋。記此帖首尾極詳。並有翁題籤五大字曰。羣玉山堂帖。又有趙文敏祝允明題籤。又有元揭傒斯題羣玉山堂帖下卷一籤。乃知尙有上卷。久之。蘇之蔣香生文藻。適得此帖上卷。朱之尊人。願以千金易之。冀爲延津之合。蔣不可。而轉求之朱。亦不可。已爲盛杏孫宮保所知。願以重價購之。朱不可。則託辭假觀。遂不復返。蔣藏書皆售之日本。此帖上卷。想亦隨往矣。續聞羅叔蘊言。此頗有誤。蓋實名英光堂帖。半在蔣香生家。半在□□□家。後歸於盛宮保。已重刻矣。

朱言蘇之蔣香生。起家於賈。願好書籍。得盧抱經堂書於抱芳閣。計百櫃。價才二千金耳。復益以他所得。儼然藏書家矣。蔣嘗誇於人。謂歸安陸氏十萬卷樓。書籍雖富。願不如余。余有孤本書。爲陸氏所無者。朱君言蔣語殊不虛。嘗見所藏宋本北堂書。

抄計十冊。孫淵如嚴鐵樵校讐者計九冊有半。皆朱書正楷。又有未分卷之李善注文選。

竹簡齋印二十四史。卽用同文書局本。以兩行爲一行。然爲之者率不細審。或本不解書事。有錯行者。有應另行而圖省紙。與前行併爲一者。至諸表。則強以次葉附於前葉之下。大失表之功用。誤字本不應有。然閱之隨處皆是。蓋一則承同文之誤。一則因有描寫。而新漆無數錯誤也。

泰西石印法初傳至中國時。粵之徐氏首創同文書局。印精本書籍。機器藥料。皆用上品。攝影上石。均甚經意。最著名者爲覆印殿本二十四史。皆全張付印。絕不割裂合併。當無誤矣。然覽之誤字乃甚多。蓋所得之本。並非初印。字跡多漫漶。乃延人描使明顯。便於付印。此輩文理多未通順。遇字不可解者。輒擅改之。致錯誤百出。竹簡卽以此爲底本。故錯字一仍其舊。而以併割之故。又有甚焉。竹簡石印之底本。抵歸仁和高氏。後又由高氏售於上海書肆。得價三千元。後縮爲六開。價乃極廉。雖錯字



仍舊。然較之他石印本。及鉛字本。似尙勝一籌云。

曾文正之孫廣鍾。以文正手書日記付上海中國圖書公司石印。士林視爲宏寶。惟中間責李次青及忠襄語悉刪去。甚可惜。聞從前刻家書亦有避忌而刪節者。卽惠敏之曾侯日記。言聶仲芳中丞處。亦不刻。

乾隆中。吾杭吳中林先生廷華。精研禮學。著有三禮疑義。儀禮章句。章句著錄四庫。又刻入皇清經解。復有單行本。疑義則外間無見者。惟胡竹村先生儀禮正儀。偶一引及。先生後裔名晉元字錫侯者。同治初在景寧。與其兄艾生偕余家同赴粵。亦時課余讀。師言此書祇有清本二部。一久燬於火。一押於仁和許子雙家。(名珏)後阮文達撫浙。欲取閱。吳氏子孫託人求許氏。欲暫取上撫院。許氏不可。只取一半。或數冊。亦不可。此書遂不能顯於世。逮經咸豐匪亂。此書亦煨燼矣。師日必言之。且握拳敲空際以洩忿。

己酉。內閣大庫。因須修理。庫中積書甚多。大率皆元時由宋都宮中運至北京者。自

明以  
遂架  
部。其  
上諭。  
中忽  
藩慶  
源類  
一。半。  
紙。有  
梁山  
年畢  
官於

顧亭林先生肇域志。計全書二十冊。據歙程瑤田先生跋時。已闕北直隸及四川江西兩布政使。有蔣寅舫評事抄本。後爲餘姚朱久香閣學所藏。則又闕廣西矣。曾文正嘗欲就此本排印。而以意分爲卷。其上下方有增益。及旁注。均摻入。江南十一卷。浙江二卷。山東八卷。山西五卷。河南四卷。湖廣三卷。陝西十卷。雲南二卷。貴州一卷。廣東二卷。福建三卷。都爲五十卷。後未成而罷。庚戌。朱之後人持至上海書局求售。約能印則取資可少。乃無應者。深可惜也。

大清一統志。計凡修三次。第一次成於乾隆八年。計三百四十二卷。第二次成於乾隆四十九年。（提要作二十九年。乃敕修年分。非成書年分。）計五百零一卷。並已發刊。一爲第三次成於道光四年。記載以嘉慶二十五年爲斷。計五百六十卷。並目錄爲五百六十二卷。未刻。現僅得清本二分。均藏國史館。道光本。前二十年。上海之蜚英閣。曾託人寫錄。將付石印。未盡。而館中人不喜之者。將發其事。乃罷。前時杭竹簡齋所印。稱五百本者。實欺人之詞。蓋取乾隆八年本。分析各卷。使合五百卷之

數也。

戊子冬間。余居家。聞城頭巷吳君季英家。有嘉定徐文范東晉南北朝輿地表。亟求得之。見其書將史事分地羅列。繁而有要。前並有錢竹汀先生序。計八厚冊。無慮四五十萬字。乃約余兩弟共寫錄之。晨抄暝寫。匝月而畢。反原書於吳氏。顧無力付刻。後館於鄂。遇屠敬山同年。屠諗於粵。乃寄粵之廣雅書局刻之。顧十餘年來。余尙未得一觀刻本也。

瘞鶴銘沈江千餘年矣。宋時撈出。僅存九十三字。端午橋尙書督兩江時。令人募有以佚文獻者。每字酬五十金。已而有人持殘刻求售。云曾爲何夢華所藏。端如數酬之。嵌諸新石而爲之跋。置諸定慧寺。然字勢波磔。與原石似不甚同。不知其爲真贋也。

瘞鶴銘近來拓本愈漫漶。獨鶴洲和尚手拓者。筆勢圓勁頗有精彩。

焦山定慧寺。藏明楊椒山先生手臨雲麾將軍卷。游客索觀。或卽題誌其後。僧人無

由阻止。濫劣甚多。復不能分別。一概存留。一卷不足。拓爲副卷。端午帥至。焦見之。擇其尤劣。姓名不彰者。直以墨筆鈎去。令重裝池。余已酉游焦。親見之。寄語好塗鴉者。慎防此一筆鈎也。

余游焦之自然菴。僧出一盒。啓之。一物橢圓中空。質似石灰和泥所成。僧以爲異。不知卽駝鳥卵壳耳。又一明太祖像。又有冊頁兩本。題逋逃藪三字。乃水滸諸人像。云國初福州人所繪。然轟天雷所持。大似洋鎗。亦可晒也。

阮文達秋樹讀書圖。本置自然庵。後失去。或購得。上端午帥。付定慧寺藏之。

上元黃殿撰思永。家藏古銅琴。青綠斑斕。款式與平常琴無異。中有銘十二字曰。魯正叔作子子孫孫永壽用之。銅琴書契載者絕少。故黃氏絕寶重之。庚子聯軍入京。爲日本所得。後八年。復由日人鄭永昌歸之黃。時殿撰子秀伯觀察中。慧以事居中。得此甚喜。更其衣爲之櫝。復爲之說。定爲周初物。余時由京師返上海。得見之。秀伯居上海。頗搜羅骨董。間有甚異者。有舊磁兩種。一爲印色盒。一爲碟。而有足。能

發香氣若伽南。聞者咸以爲異。或曰。明宣化某年曾作此。餘時均無之。故傳者甚鮮。近聞法國人在吾國新疆。又掘得古物無算。內有竹簡三枚。一爲急就篇兩行。竹簡形狹而長。上有穿。有第一二字。適夾穿。則爲第一簡也。一爲後漢永和之書信。一已漫漶莫辨。

吾杭高欣木中書時顯。余姻家子。言近見集帖目三卷。係吾杭惠秋韶先生兆王撰。惠氏國朝舉人。著有楓樹山房詩。此目傳本甚稀。寶山陳同生如升。據武進費氏鈔本轉錄。費氏从陽湖趙氏迢錄。上卷南唐宋刻五十七種。中卷元明刻七十種。下卷國朝刻六十二種。有目而無錄者頗多。亦有疏漏處。恐未成之書也。欣木擬迢錄一過。並爲校補。復謀刊傳。洵佳事也。欣木又言唐睿宗書順陵碑。見續古文苑者僅三百餘字。伊家藏有唐時拓本。有六百餘字。字字精彩。亦可喜也。

祁鶴皋先生皇朝藩部要略稿本。今在學部主事黃陂陳毅士可家。考其字跡。則猶是張舟齋何願船諸先生手筆也。意其時諸先生皆寒士。祁以富人官京。適館授餐。

祁實尸之。故諸君以是爲報歟。

紀文達公奉敕撰四庫全書提要。爲公一生精力所萃。雖間有過偏處。然非於各種學問貫串通博者。必不能成是偉著。聞稿本尙存河間張氏。惜不全耳。

吾杭張仲雅先生雲璈。著有簡松草堂集。附刻各種可四十冊。先生尙有垂綫錄一書未刻。或言梁晉竹先生紹壬兩般秋雨盦。卽竊取此書增益爲之。然近日此書稿本。乃出現於粵中。余同年梁伯尹吏部得之。曾印入安雅報中。僅四卷耳。與兩般秋雨盦隨筆。截然不同。間有一二相出入者。則以同時人聞見相同。固不足怪也。

俞理初先生癸巳類稿。癸巳存稿。久已刊行。先生尙有積精編一書。皆廣輯舊籍中之言九天玄女術者。余從余友達縣吳筱村大令德瀟。得其寫本。後爲人持去。不可蹤跡矣。

四庫館開時。吾家振綺堂藏書已富。從高祖荻原公哀得舊籍六百餘種。附歙縣鮑氏以進。(鮑氏卽刻知不足齋叢書者。)鮑氏汰其與己所進書重複者。或竟潛題爲

已所進。故著提要者僅百種耳。

近來學部有開圖書館之議。願造端宏大。籌款爲難。前南洋大臣端午橋制軍。特以南陵徐氏（徐仁山觀察所藏。由其子徐厚餘觀察乃光以抵官款者）歸安姚氏（姚彥侍方伯覲元所藏。由其孫某出售）兩家之書。咨送學部。徐氏所藏。多普通日用之書。及各種官書。姚氏則多精本。蓋一取其多。一取其精也。又益以內閣大庫之書。及燉煌石室唐人所藏書。約六千卷。又奏請提回熱河之四庫書。得此爲基礎。已足供展覽矣。

摹刻古器。始於宋薛尚功薛氏鐘鼎款識。而阮文達之積古齋鐘鼎款識。實仿爲之。顧薛書尙粗略。阮書近人以原器校之。多誤。（原稿今猶存藏余姻家吳絅齋太史處）又其時吳中丞有筠青館金文。惟攀古樓彝器款識。（潘文勤藏。吳清卿中丞摹篆繪圖。王蓮生學士書。同治十一年刻於京師）恆軒所見所藏吉金錄。（吳清卿中丞自摹繪。光緒十一年刻）古玉圖考兩冊。（亦吳中丞摹繪。光緒初石印）



摹印極精。爲海內欽仰。又兩齋軒彝器圖說。(湖州人吳平齋觀察雲印刻。)亦足繼其後。又吳子苾閣學式芬。攬古錄九冊。尤爲精博。蓋諸家皆拓一家藏貯之器。此書則網羅各家所收藏也。大約自道光以來諸家收藏。皆在於此。又封泥考略十卷。亦吳閣學撰。則專摹吳氏及濰縣陳氏所藏漢時泥封也。(攀古樓吉金錄。兩齋軒均摹繪原器。餘則否。)至奇觚室吉金文述。(劉又丹太守心源撰。)則摹濰縣陳氏及柯遜菴中丞。楊星吾先生。三家收藏。陳柯均原器。楊則多翻刻本。

薛氏鐘鼎款識。本係石刻。阮文達以木板刻之。又文達得宋王復齋鐘鼎彝器款識拓本。乃依原樣大小。刻成一書。名曰宋王復齋鐘鼎彝器款識。又採其全文入積古齋中。

漢玉日晷。光緒初發現於歸化城。端午帥得之。辨爲西漢物。玉正方約漢尺一尺。中刻線無數。線之端刻數目。自一至九十。周可大半圓徑。蓋記漏刻也。中惟七十二字。與小篆不同。七只作十。十則中畫甚短。後蓋以二字相混。乃改今體。

瑞安黃漱蘭學士。曾得乾隆間輯舊五代史之底稿。備列從出之處。學士視如拱璧。後爲張文襄所知。假諸學士之子仲弢。仲弢文襄姪壻也。然文襄於室中書物。不甚清理。無幾失去。學士甚以爲恨。時以責仲弢云。

古女烏樣。己酉清理內閣大庫積書。於宋板書中得之。以此種書籍。皆元初自臨安移來。數百年未開視。且決無人以此夾入之理。故定爲宋時物。樣係剪厚紙爲之。四圍針孔無算。蓋書本民家物。故有此。後進呈時未及去也。

祥符周季况先生。爲兩廣鹽運使周叔雲都轉星譽之弟。以知縣官閩。頗好藏舊籍。有宋寫北堂書鈔。頗見珍異。時丁雨生中丞撫閩。收藏繁富。聞先生有此書。頗欲得之。遣人示意。先生不應。後先生以虧官款被劾。在他人本可以查抄無着了事。丁心銜先生。特令留閩。俟繳清官款。方許回籍。故先生後雖挈家居蘇。仍時需至閩。以是終其身云。

德人在吐魯番掘得沮渠安周碑。運回國。置諸博物院。端午橋制軍過巴黎。至院參

觀。手招得一紙。另一紙已破碎。僅得半耳。

日本人立花君。在新疆得中國大使遺土王書一軸。長十邁當。畏吾兒文一軸。長一邁當。一端漢文。一端蒙古文。紙札一宗。具漢文突厥文。畏吾兒文。波羅蜜文。（此文爲庫車昔時行用。）木片數事。上寫西藏文。迦羅斯諦文。

散盤。今在京師嵩竺山侍郎家。克鼎孟鼎均在潘文勤家。旋據吳綱齋太史言。散盤原器。向聞進入內府。前見陳壽卿與吳平齋手札。謂在雨窗制軍阿林保所。阿公後人。不知誰何。無從蹤跡云。

仁和趙晉齋先生魏。專研金石。性偏癡。與何夢華均有瘋子之目。先生著竹崦菴碑錄。余族弟大鈞得其稿。未及刊。卒於粵。此書輾轉入京客手。爲余姻家吳綱齋太史士鑑所得。綱齋尊人子修學士。爲湖南提學。乃刻諸長沙。

乾隆間開四庫館。各省皆有書籍奏進。惟浙省有採進遺書總目刊行。略敘撰人姓名爵里。他省無有也。近學部待歸安姚氏藏書。乃得江蘇採進遺書之寫本。書中有

云。彼時江蘇進書。計分三處。一兩江總督。一江蘇巡撫。一兩淮鹽運使。此僅袁集江蘇巡撫所進。故只二冊。書僅二千餘種。

摹刻古器。尙有劉燕庭方伯喜海之長安獲古編。本擬兼摹金石二文。方伯歿時。金文摹刻已竣。惟板心字未及刻。後續刻成。至石文則未及施工也。庚子以後。板爲劉鐵雲所得。後歸於廠肆之志文齋。

余於癸未甲申間。館於漢口。時至武昌省從伯父子用公。見所藏襄陽張氏墓志。咸張桓王家中人。蓋其時新出土也。云本有十八塊。爲知好某攜去一塊。故今止十七塊云。

光緒中有大興陳壽昌。刻南華真經詮註。後附莊子韻。莊子異同。下署己名。近日有在廠肆購得南海吳荷屋先生稿本。亦名南華真經詮註。較之一字不異。并序例亦直抄錄。有數卷。吳未註者。則亦缺之。惟錄白文耳。所附二種。卽從原書眉上所錄摘出者。是又爲郭象之竊向秀矣。又近來湖州陸觀察之儀。願堂題跋。亦竊錄黃蕪圃

之讀未見書齋讀書錄。俞蔭甫之羣經平議。諸子平議。相傳爲戴子高先生著述。又如秦文恭之五禮通考。或謂爲金姓之作。而何義門之經義考。亦謂非己出云。

燉煌石室之唐人寫經。已送至學部。而前後散於外間者尙多。亦當有留於彼地者。吳綱齋識安西州牧郃陽侯真甫葆文。得寫經三卷。其一卷爲北周建德二年正月所寫大般涅槃經。寫經之人。自稱清信弟子大都督吐知動明。有題識六行。吐知爲代北複姓。一千三百四十年之紙本。完好無恙。良可寶也。

斯丹第一次游歷中亞。(一千九百年。一千九百一年)已得晉代木札數十。第二次游歷中亞。(自一千九百六年四月。至一千九百八年九月)又在蒲昌海近處。得木札若干。皆晉代物。又在燉煌西北長城址。得木札二千。大半爲漢代物。間有數札。直秦代物。札長漢尺一尺。廣半寸。厚不過一分。千二百字跡漫漶。四百可讀。四百可照。字體不一。有別字。如床字。盡字。紀年自天漢三年起。至元和四年止。所載多係軍事。間有字典。(史游急就篇)占書。(非易林)歷本醫方。

斯丹又在長城下得漢綢二直。係同出一幅。一條廣尺許。長寸許。上寫曰。任城國古父綢一匹。幅廣二尺二寸。長四丈。重二十五兩。直錢六百一十八。一條廣漢尺二尺二寸。長寸許。綢有波紋。知漢人已解提花之法。（提花不知始於何時）綢色淺黃。一處帶綠。斯丹擬屬化學師分驗。藉知漢人染色之法。居今日而得見秦人手寫之札。漢人所織之綢。奇矣。

壬辰癸巳間。余在張文襄幕。見蘇文忠手書浣溪沙五首。後有揭文安公跋。今錄其與刻本異者於下。徐君猷作徐公君猷。又作二首作復作兩首。雪林初下瓦疎珠作雪床初下瓦跳珠。句下又有京師俚語。霰爲雪床八字。鬚作須。醺醺作昏昏。輻輳作輻輳。挑翠羽作排翠羽。已聞作已曾。又某句下有公近薦僕於朝六字。凍冷作凍吟。又某句下有公田在蘇州今年風潮蕩盡十一字。呵手作訶手。

湘鄉秋曹李君言其鄉人李思芹前泮。購得錢塘倪濤六藝之一錄原抄本甚精美。尙是其妻女手抄者。圖亦妙絕。按此書於吾鄉最著名。而絕無傳本。丁松生先生聞

余言。乃由余浼新化鄒沅帆。紹介於李大令。時李官於浙。卽由丁派人至李處寫錄。後寫竣否。不之知也。然余表親孫振叔士頤。又購得於粵中孔宅。蓋彙前寫本也。今此書亦在京師某宅矣。

梁星海言。毛嶽生元史補訂。在應觀察家。又錢辛楣元史。爲曾文正所得。以付洪琴西觀察。不知此二書尙能流佈人間否。同年李亦園秋曹言。錢辛楣元史紀事。在常熟處。又王船山龍源夜話。是與寺中老僧言明室興亡事。書在朱肯甫家。

齊彥槐中丞在某處。得水落石出石一塊。石中紋與天生題字。宛然相應。佩身未嘗舍。一日舟過石鐘山。誤墮水中。亟以三千金。令人撈求。得一石。則題山高月小。畫亦如前。大喜過望。後以三千金購求原石。亦得之。

康熙間修明史。有別行者。若毛西河。湯文正。尤西堂。施愚山。朱竹垞之稿。均刻集中。姜西溟。方渭仁。則有抄本流傳。又汪鈍翁。嚴繩孫。聞亦有錄本。則未詳也。

近三十年來。鄂中州縣稍風雅者。楊葆初刻宋本王叔和脈經。高香林刻文館詞林。

東國史略。樊川集。

達縣吳筱春言。羅鵬孫家有永憲錄。渠家有魏默深之蒙雅。

江建霞有屈翁山崇禎宮祠。又三吳紀。吾潘紀。則未言誰撰。又有測圓海鏡細草。與今本多異。

聞仁和勞氏及賈步緯家。多寫本算書。又沈子良家。多寫本野史及烏先生集。又有年羹堯在獄中上書。及各省成案。

許奎垣言。葛止水處有元裕之算書。

朱竹君學士。藏宋刻權文公集。學士死。其子秘不示人。雖文正公亦不能得見也。一日使人往借鈔。約數日寫完。乃集書手十餘人。草率寫之。未及校。卽以此本付刻。故今京師行本。譌字極多。

蔣穉鶴年丈爲予言。道光中費曉樓先生至硤石。偶至塘橋廟。廟祀關聖。壁間懸一舊畫。蓋元明名手繪關帝騎赤兔。鬣盡豎作立勢。先生佇觀之頃。大爲歎賞。言余觀



此畫時。胸中竟不能有此意態。因屬寺僧。此畫於關帝生辰。自宜懸挂。以示遠近。餘日並應什襲。勿使暗舊。

蔣又言相傳吳六奇贈海寧查氏之縞雲石。今尙存石門一破廟中。前屢爲豪家移去。輒以家中時有不安事。即便送還。今尙存廟中也。

光緒中會典館開。徵各省輿圖。張文襄督湖廣。以此事委新化鄒沅帆大令。時余亦適至鄂。得與鄒君訂交。鄒爲叔績先生孫。世爲輿地學。後爲劉星使隨員。專學測繪。彼時吾國人至歐美。能留意學問。殆惟鄒君一人。既承文襄委。因開局延人。至各府測量。然以時迫而款絀。故各處不能一律。大約黃州最佳。德安武昌次之。漢陽沔陽州未全測。安陸荊州又次之。鄖陽襄陽宜昌施南均未全測。

江藩性極乖謬。其藥方皆篆書。一日藥舖誤給某藥。江大怒。率衆欲毀其肆。肆中人辨曰。實緣方中字有不識者。故致誤。江曰。藥在字前。汝何得不識耶。韓樾堂見其爾雅小箋寫樣本。有某君跋。言江蓋餓死也。

刁遵碑出土後。輾轉數家。後爲南皮富家張姓所得。某相之族也。某相之弟某。素橫。欲得此碑。富家嘗被一族人縊死其門首。縣勸與富家無涉。已釋不問。某相之弟。乃故使人提富家於縣。縣復詰此事。富家懼。求救。某相之弟笑曰。不須他物。但得刁碑可矣。亟與致之。事遂解。

日本內籙虎次郎。在奉天乃得天聰崇德間舊檔。卽錄朝鮮交通事者。又一本錄當時奏疏。有實錄不載者甚多。書中太宗皇帝自稱金國汗。又得滿文太祖本紀二卷。及蒙文蒙古源流。又得朝鮮六典。大典會通。宏文館志。又伊有利瑪竇萬國圖。係近來照本。又有夷匪犯境見聞錄。潰癰流毒。（記道光鴉片事）華夷變態。盾鼻隨聞錄。（言太平軍事大罵何子貞）

吉林通志載特林明碑。今爲俄人搬在海參崴。有攝照本。國朝官書。皆謂明時聲教不遠開原以北。然此碑明記明太監亦失哈下混同江事。又碑載土官人名。均與實錄合。

口

校者按原稿此字模糊不易辨止得缺之

版海國圖志

校者按原稿此字亦模糊

元西北地圖

出永樂大典

近俄人勃

勒斯喜乃特勒探以考蒙古時地理。

何逢孫得洪文卿元史會編乃爲新元史。

昭代叢書六十集爲某氏所刊余聞友人祝心淵言某氏之刻此書乃因備盜起也。

某氏居濱江時患盜至既刻巨帙之書則手民五六十人朝夕聚處盜不敢窺且年

月淹久有防盜之實而無防盜之名然亦奇矣。

張石洲何願船之書及鈔本均入祁氏手深藏不出後爲文和公之孫字君月者陸

續售去大半爲盛百熙之婿寶豐

住京石磨馬大街

購去近又出售云。

燉煌鳴沙山石室秘藏既多爲英人及法人伯希和所取然所遺尙多學部中人乃

請其長官電甘肅致之委員某運至京初有六千卷至京先住蘇州胡同吳宅揀出

佳者百卷次日始將所餘五千九百卷送部並碎片一箱云聞委員卽李木齋之甥

此事木齋與同志數人爲之取得卽共分之云。

WY 203/1508

# 汪穰卿筆記卷八 附錄

▲湖北吳光耀華峯庚戌文鈔

## 紀陳大帥軼事

陳國瑞兒時虜入長毛。總兵黃開榜得之。以爲義兒。戰常紅服。自殊異。馳突驍勇。賊中呼曰紅孩兒。聞紅孩兒兵來震懼。是時僧王攻白蓮池不克。白蓮池者。山東寇老巢。連巖斗絕。裁一徑可通。國瑞遣健兒五十。從後山險峻處。出其不意。攀藤越石而上。約夜四更。縱火焚老巢。以驚寇。使內亂。國瑞自會攻前路。當礮衝而進。礮子飛至其前。如流星迸裂而沒。遂取白蓮池。僧王喜而拊之背。曰。吾統諸軍將領不能克。兒乃克之。是吾大帥也。於是陳大帥之名播天下。中興八旗大臣。出而將兵。材能或弗逮漢大臣。然器局敦厚龐博。往往能以恩義結服奇杰不羈之士。得其死力。漢大臣或弗逮也。於是僧王愛國瑞若驕子。國瑞益奮發天性以報僧王。僧王薨。欽差大臣

無復有德量如僧王能用之者。動觸機械。鬱邑莫能自信。遂以得罪死黑龍江。當是時固始李兆受。黃安詹啓綸。皆以盜來歸。至提督田廬商賄在揚州者。號千萬。兩人皆陽交驩國瑞。國瑞惡之。兆受因往年侵侮夙仇。誘縛國瑞鹽船中。以爲國瑞好大言平夷。將送上海夷場。湖南北商船泊揚州河下。感激國瑞鄉情俠氣。一呼而應者萬人。奪國瑞歸。事起兆受不直在兆受。然兆受以寇魁得富貴。江淮百姓被李禿子害者。人人思食其肉。時時流言李禿子將叛。兆受益曲意遜順。欽差大臣示馴服。獻私財助欽差大臣軍餉。輒數十萬金。易治國瑞專使血氣。而擊寇忠勇不顧身。平生無貨色之累。行軍知愛百姓。得清議難治。於是曾國藩以爲江南巨寇初平。勳將驕兵。強梁私鬪。且復長亂。思以威衆。當案其臬。奏削兆受提督。降國瑞提督爲都司。仍嚴檄責國瑞。是時武功多缺少。權宜以大銜借補小缺。國瑞終處州鎮總兵。實階提督。或曰以總兵降。非也。左宗棠復奏請鮑超陳國瑞領兵所至。督撫得節制參辦。雖有朝旨。竟無能節制者。用是益取當路忤。陳國瑞視鮑超爲愈疏放。任天而行。故獨

敗。郭寶昌起國瑞親兵。至提督。統馬步十餘營。與國瑞分爲僧王左右翼長。貴與國瑞等齊。國瑞曾不稍假借。怒輒毆罵如奴。寶昌銜之。國瑞與僧王議戰不合。動怒稱老子。提劍而去。會捻騎徧河濟。出沒剽疾。僧王罷師尾追。國瑞以爲非兵法。持僧王馬首不許發。曰必去者。老子不去。僧王曰。吾不用爾去。卒發。曰。國瑞卒不忍王獨敗。馳前敵陷陣。事急。僧王亦懼。失國瑞。趣寶昌發號出隊。赴救國瑞。寶昌故遲回。僧王急調發親兵紅旗馬隊。前敵已大奔。馬隊亦潰。僧王旣棄大軍。追寇曹州南被戕。國瑞悲憤。忘性命入寇中求王尸。晝伏麥田。夜負以行。凡七晝夜。得王尸歸。面如生。僧王福晉恆謂其子伯王曰。徵陳國瑞。爾父尸安得歸葬。福晉母子。念國瑞未嘗去口。曾國藩以爲山東河南疆臣。以陷王嚴譴。寶昌下獄。國瑞同爲翼長。獨無罪。同罪異罰。國瑞愬稱苦戰。身騎俱被重傷。不足信。卽被重傷。亦不應略不問罪。深文奏劾。國瑞謂爲油滑。請撤幫辦軍務。褫黃馬褂。留處州鎮實缺。立功贖罪。稍爲國瑞體面。冀收鷹犬之用。而朝廷弗從。有僧王親屬爲國瑞辯言之。爲公道也。啓綸收租奴毆辱

木客。木客懇諸國瑞。國瑞諷使自盡。卒坐啓綸主使絞決。國瑞亦坐前後罪狀。刑部奏遣戍。寇嘗館光州南新聚。國瑞掠而至。塞屠案市兩頭。呼寇出鬪。殲諸市中。好輕騎嘗寇。嘗以三十騎困荒莊。寇圍數十重。將生禽之。國瑞忽自去其馬羈勒。令以三十騎盡去羈勒。狂突出入者三。寇隊爲亂。得歸大營。嘗從二十步兵。夜抵寇壘而呼。老子陳國瑞來矣。寇驚起。追之。迫深澗。國瑞跳身逸。步兵或莫能跳。國瑞躍而詈之。曰。便如老子跳。其人怯。墮深澗。遲回不跳。遂殺於寇。屯兵滕縣。呼鬢髮匠於市。匠以爲大帥鬢髮。從容梳盥。而後奏刀。怒殺之。復呼一匠。復殺之。市匠盡逃。無敢來者。索諸縣衙。是時知縣江夏舉人洪調笙。張之洞童子師也。令縣衙匠往。曰。陳大帥湖北人。但往。自言湖北人。當有鄉情。匠不得已而往。自言湖北人。曰。湖北人善甚。然橫刀在膝。怒未熾也。鬢髮半。拍刀而出。匠嚇。噤不知所爲。俄而軍中傳言有賊過道。大帥截殺而歸。衣袴皆血。就座竟鬢。厚賞匠。楚豫之交。有花鼓戲者。諺曰。麻一下。謂過此一麻。則失其本心羞惡之良。而與之昵矣。蓋淫聲藝態。誘人之甚也。河南有州縣。以

花鼓伶人供兵差。國瑞平時好卑禮小人。伶人以爲大帥之悅己也。就而昵之。則勃然怒。拔劍逐之。蘆溝橋稅務監督王大臣。故公人。苛索行旅。尤無忌憚。遇尊官益得瞰肥美。言曰。乞賞錢。騶車不得行。過都門者以爲恨。同治七年春。鹽梟高岩。鈞捻匪張總愚。北犯畿輔。詔恭王總師。節制左李諸督撫。起國瑞以侍衛領旗兵。隸恭王。稅務公人不知其爲陳大帥也。奮而騶車乞賞錢。國瑞拔劍躍而下車曰。老子陳國瑞。止知殺人。不知賞錢。旣入都。王公宗戚。豪傑貴游。震其名。望門而求納交。傾動京師。國瑞以爲旗兵坐耗餉。日擎籠鵲蟋蟀盆。醉博市井。蕩佚不事生產。而長子孫。徒自困敝。是當習勞。於是日率旗兵。荷戈環巡外城。旗人罷欲死。異時醇王新練旗兵。薦召國瑞。方倚國瑞統新兵。備強敵。偕國瑞觀操數日。國瑞漫無一言。醇王曰。是可用邪。國瑞曰。以國瑞言。無一用。於是八旗將領。人人恐懼國瑞。卽真統旗兵。日謀所以沮之者。總兵雷長庚。從國瑞起。爲江夏吳光耀言。人言陳大帥好殺人。何嘗本心好殺人。殺不中用人耳。將士之能戰者。犯軍法當斬。左右或見盛怒不敢保。往往追咎。



左右曰。而曹何無一人保邪。或知其如此。犯軍法而逃。旬月而返。叱之曰。而敢來邪。不問前事。閉居揚州。客或過之。茶未舉而客去。戈什哈以爲送客去。當入內。遂畢其茶。國瑞適思茶。返客座。舉茶盃則罄如也。怒而曰。誰飲老子茶。戈什哈以爲當斷頭。挺胸而對曰。老子欲國瑞睨之。無言而入。他日起統師。授戈什哈以札爲營官。戈什哈叩頭去。呼使返曰。知何法當營官。曰。大帥教我。曰。敢對老子稱老子。便用此法當營官。國瑞嘗移書左宗棠。數其賂賊諱敗。譏奏攘功之事。誚詰之。左無以辯。曰。陳慶雲幕中固有人。孝感屠廩生作。江漢之間好事者。猶能誦其文。張總愚之役。盡天下兵力。勳臣名將。會而勤王。詔左宗棠當前敵。卒不能禽總愚。奏號溺斃。詔書切責。宗棠亦疏謝慚慙。是時方日排軋國瑞桀驁。而總愚黨僞淮王邱元才。獨降國瑞。宗棠猶奏僞淮王約降劉松山。中道爲國瑞收錄。且盛稱降賊。蘇樂松山。不樂他軍。松山隸宗棠。曾不恥空言無聊。攘人之功。何以服國瑞。此其一也。曾國藩晚入都。湖南北同鄉京官。公燕諸會館。酒酣。國瑞觸念往事。曾奏痛屈抑已。拔劍斫之。曾繞柱而走。

閣學陳廷經。於曾爲同年。而國瑞宗人。以身翼蔽曾。奪其劍而罷。陳以狀元子。歷臺諫有聲。劾陝西巡撫劉蓉者。國瑞敬慕其人。以兄事之。國瑞從僧王立功山東河南。山東河南人感頌之尤至。剡城爲立生祠。發配黑龍江。山東大俠。供其行費。爲御車而往。及其死邊。山東京官歸其柩。公祭於京師。貲送其夫人而返葬焉。光耀幼游學。應城。城中有國瑞造修祖廟。夾堂廡而下。赤牌金字。層累旁列。行軍所至。頌其功德以百數。息縣之牌曰。菩薩心腸。蚤喪父母。既貴。事叔父母如父母。方養於黃氏。黃夫人愛之逾己出。怒欲殺人。黃開榜莫能止。黃夫人至則止。恆自道兵法曰。戰要戰得很。追要追得緊。退要退得穩。康乾朝命儒臣編纂一大類書。曰古今圖書集成。如有明永樂大典。實非經籍完書也。書成。裁印數十部。銅版合字。皮武英殿。守者盜其銅。懼發覺。會京師乏錢。請以鑄錢。故原版無續印。海內藏書之家。以爲鴻寶。揚州知府與國瑞譎言。家有是書。當賣萬金。國瑞輦萬金府衙。知府實無是書。國瑞以爲知府斬不賣。將以兵搜府衙。知府慚皇。使客說國瑞。久之乃寢。國瑞固美男子。初解兵歸。

武昌常著道士冠服。游黃鶴樓。作掌大書於壁。得顏魯公氣魄。題柱曰。黃鶴飛來復飛去。白雲可殺不可留。或怪之。則曰。李白詩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噫。小人蔽君也。白雲是小人。如何不可殺。

紀鮑子爵軼事

提督徐連升。字步洲。湖北黃陂人。鮑超部將也。言超初同夫人從夔州逃難至宜昌。遂至長沙。賣水生活。日得錢百六十。或百八十。寄撫標馬兵雷脫皮家。應調廣西。謂老鮑相從當隨勇耶。餉銀月裁兩二錢。至廣西大敗。退道州。屬向提督。賊追至道州。向提督令退。敗兵驚潰。至四十里橋。橋孔向棲乞人。潰兵亡其帳棚。驅乞人。居橋孔數日。遇同棚相好兵。相嚮哭。如至親。懷中餘銀六錢。市酒六斤。牛肉五斤。乾米粉二斤。買土罐炊橋孔中。相訴流離之苦。中飲。相好兵言。我嗜雞。超市二雞。同食方盡。向提督令潰兵不歸營者斬。二人歸營。派司更鼓。且話且更鼓。相好兵言腹張思臥。超曰。若但臥。我爲若更鼓。相好兵臥。超引衣覆之。超獨更鼓。因歷思西來逃難之苦。是

時夜深矣。月黑星稀。有老人擔稻草過營門而呼曰。買稻草邪。超覺久坐尻勞。思得墊稻草。買稻草一把坐之。老人曰。漱可食稻草。超罵曰。辱媽媽的。將我作牛。牛乃食稻草。覺口漱腹張。姑試老人言。嚼稻草。漱止。遂大嚼。張亦消。達旦視相好兵。張死。冷矣。曾國藩督辦團練。召曾應調廣西兵。爲其經戰也。超與雷脫皮皆爲戈什哈。會派超持令箭調一防營。騎而往。過一城。守兵相識。呼老鮑食牛肉邪。曰。熟未。曰。熟。下馬大飲。噉。醉誤調期。當斬。行刑者縛以出。雷脫皮抱超足號呼不放。請同斬。曾大怒。拍案令同斬。一文案聞中軍帳大譁。窺見二人相當貴。約衆文案出保。得免死。責超軍棍八百。雷六百。皮血狼籍。輦歸。夫人仰天而泣曰。天何厄吾夫婦至此。曾移師去。文案獨饋銀十兩養創。會楊載福募水師。超管帶礮船。渡洞庭而北。至沌口。有大魚躍前倉。水勇以棍擊之。躍後倉。後倉水勇擊之。仍躍前倉。超曰。此天祐也。香紙謝天而食之。後一船水勇皆至提督。雷脫皮亦至提督。胡林翼使募水師。乃得志。徐親聞諸超如此。光耀中交桂陽范世欽爲言救鮑超文案。乃山東巡撫陳士杰。時以拔貢生

朝考。爲曾閱卷門生。在幕中。曾相士。恆令陳先。范習。聞諸陳。陳固有德器。能相士者。徐言超天生將材。動合兵法。善遣將。平原勇者衝鋒。慎者接應。險地。慎者衝鋒。勇者接應。戰用千里鏡觀陣。士卒能陷陣者。立令戈什哈賞銀牌陣前。營官不得冒所私。且陰識諸冊。拔補隊長。哨官營官。以次升擢。故士卒奮勵。善安營。登高而望。強寇所經。必駐精兵。無一誤者。駐祁門。令廣儲醫藥。軍中果大疫。不知何神耳。每戰之夕。集諸將質論日間與賊戰。所以勝負。且豫爲來日之備。燕談必相勉。忠勇大節。餘及委瑣。嘗問諸將貧時所業。有蕭大人者曰。在鄉當長年。日身貲幾何。曰。歲六千錢耳。曰。歲六千錢。那穀用。我在夔州協標。喫馬糧。尋事弄財。常年得醉飽。何能辛苦作種田老。以爲大笑。夏露坐。冬圍爐。仰胡牀而臥。諸將環之。如家人子弟。初無縛束。嗜和粗豆腐。染油條食之。旣將兵有名。益在軍中讀書肄字。右肘傷廢。常以左手畫諾。彌盡其矯健之勢。楊載福封侯。歷總督。罷歸乾州廳。貧不能生。念舊部唯可乞超。走千里。掉小舟。造夔門訪超。門者見其布衫。老農也。弗爲通。曰。第通。爵爺當知之。超問狀。驚

其爲楊侯。倒屣出迎曰。老師何孤身遠游。情話達旦。就小舟歸。家人曰。超遣人饋萬金到家矣。法人犯邊。詔起超。統師出雲南馬白關爲欽差。徐爲大統領。既和法人。奉詔班師。徐率諸將武帳。慷慨請一戰。痛懲創法人。雪恥而後班師。以報朝廷。使外國不復輕我軍。超終以違詔犯大不韙。不肯超。宗人曾從超保都司。訶超家錢。訟超侵餉。夔州知府案其事。上四川總督。奏論賠鈔超家。超尸棺在堂。不敢葬。妻兒麻衣涕泣待罪。朝野士大夫持清議者。咸騰章馳書。懇超功高。爲東南驅除寇盜。百姓復生業。卽有罪。猶當十世宥。今聽妄人陷勳將死後。喪忠義氣。天下卽有事。引超爲戒。非國家利。中興將帥。廣殖田產。推湘淮。人口藉藉。超家可鈔。湘淮巨家尤不保。可懼。知府汪鑑。總督劉秉璋。皆安徽人。淮軍也。大學士李鴻章。故淮軍欽差。遂疑李挾超往年戰嫌。嫉劉爲之。實非李意。於是李醜詆劉辱娘的作事。鹵莽。教天下罵老子。奏寢其獄。歸超家財。超晚起宅夔州。夔故山郡。土人驚其壯麗。光耀嘗同知府劉心源游宴。是時超二子仕宦遠方。宅中虛無人。庭葉階苔。黯然大樹飄零之感。寢堂方

丈地。布巫峽青石。堅滑有潮。惴惴懼跌。祖龕之左。懸超照像。長不中人。豐顙鬚。搏微銳。目歛其光。殆欲合者。威神儼然。徐連升少年無賴。行路衣角打人。從超軍保都司。游擊歸。行乃讓道。及以提督解兵家居。敬禮儒生。遇橫逆輒笑謝之。晚遷黃岡之倉步。吾家有行店爲鄰。杯酒往還。從問戰事。是時湖廣張總督有門下進士。或妄言其多財。總督使人以書召之武昌。其人曰。能輸財當得統領。徐笑曰。吾老何求。乃買兵帶邪。見總督。議不合而歸。徐肥短精悍。破九洑洲。尤有功。賊駐重兵九洑洲。與江寧對岸。爲犄角。官軍大帥攻九洑洲。輒大敗。國藩用其弟國荃謀。長圍江寧。檄超會水師攻九洑洲。超召諸將謀曰。孰爲我攻九洑洲衝鋒者。諸將不敢應。徐曰。我能衝鋒。曰。港汊歧紛。觸涂而水。何策飛渡。曰。逢水斃水耳。有何策。超曰。是亦策也。徐遂先諸軍爲衝鋒。賊恃水阻。不虞官兵驟至。驚潰。遂奪九洑洲。曾國藩常倚超軍馳擊強寇。寇見鮑字旗輒反奔。駐祁門。乞超全軍以行。左宗棠起江西。亦假超威名懾寇。曾左後皆極疏詆超。不得無節制。專一面。必敗。大都貴人無德量。好用權術。往往得諸庸

流下才益自喜。以遇豪傑輒齟齬。超旣以功名終。其部將婁雲慶。唐仁廉輩。皆得爲欽差。專銜奏事矣。方江寧且破。檄超援江西。不得與。克復江寧之功。後始以江西禽僞小天王功得子爵。國藩且岌岌懼朝廷命他帥助攻江寧。分其弟成功。天下以是議曾氏之私也。超先世湖北麻城鮑家蕩人。行師道麻城。曾祭鮑家蕩宗祠。

### 紀胡提督軼事

中興八旗將帥。起湖北者。多隆阿、舒保、穆圖善、金順、豐紳、富陞、長順。皆起荊州將軍都興阿部下。東三省馬隊。多隆阿、舒保將兵戰鄂皖。是時總督官文推賢能。專任巡撫胡林翼。林翼用諸將得盡所長。不掩人之功。上言諸朝廷。下揚諸同列。故多隆阿、舒保勇略尤有名。舒保以副都統蚤戰死。餘人皆實任將軍。多隆阿、穆圖善、金順、西征叛回。均得爲欽差大臣。專兵柄。多隆阿不識漢字。都興阿能自草奏疏。拔識將材。有大臣之器。當時軍中號八旗聖人。都興阿以荊州將軍。詔爲江北欽差。從胡林翼要求。撫標守備胡世英以行。至調所。劄世英曰。沿途紀律嚴明。秋毫無犯。本將軍歡



慰之情。有非筆墨所能罄者。世英以五百人破僞撫王十三萬衆於揚州。攻降丹陽賊。絕金陵外援。越兩月。曾國荃克金陵。從都興阿克寧夏降。守將馬鳴琪。金積保。馬化隆。失鳴琪亦降。江南隴西之戰。世英實陰有首功。不見奏賞。世英三保至提督。常負氣不受保案。穆圖善奏補榆林總兵。既篤。追奏摺還。授九江總兵。復以病辭。世英去。劉松山以爲化隆終叛。復勦金積保。穆圖善定安交章劾松山濫殺。終不勝。左宗棠辯。左宗棠西征之功。所由始也。方屯揚州。欽差下行公文。例稱札該守備。世英適之曰。該該。還爾當不該。自是欽差破例。用平行照會。稱貴守備。通俗稱負債曰該債。故世英假以使氣耳。軍中元旦。假鄉廟朝賀。是時屯揚州百數十營將領。廟小不能容。欽差牌諭三品上得入廟。隨班朝賀。總兵萬金榮。方爲世英親兵。呼萬金榮曰。萬麻子。送我拜墊。入廟朝賀。萬金榮以爲欽差有牌諭。守備非三品。且行香拜墊。當呼東房。曰。不有東房邪。叱之曰。呼爾去。便爾去。萬金榮知營官一言不合。再言輒罵。應曰。諾。送拜墊入廟。則拜墊塞廟滿矣。僅欽差拜墊後有隙地容一人。乃置之。則世英

拜墊。反在諸將領提督副都統之前也。欽差見世英立其後。字之曰。俊臣來邪。善甚。廟中皆三品以上。紅藍頂珠。獨世英五品白頂珠。其或不相知。則詫異是少年將官。欽差乾兒邪。都與阿調征寧夏。轉戰陝甘。左宗棠從閩浙調督陝甘。朝廷倚以辦西師。中道入湘將劉厚基諷。連奏獎厚基。劾世英逃勇作賊。被厚基禽斬。世英捏延安功。欺總督以入奏。領十營。坐視寇剽掠。重詆陝甘軍多而不能一戰。類如世英欲撤。則欠餉。使戰則必餓。以蓄穆圖善。或說世英。左欽差明日過道。當迎送。世英曰。我以性命報國家。不知磕頭換頂戴。左欽差過營門。閉營門竟不迎送。左欽差既入陝甘境。見世英實善戰。頗覺前奏失。思所以德之。爲世英發餉銀二萬。左右勸以私書謝。曰。兵丁出死力擊賊。乃不得一飽。餉銀發兵丁。爲我私發邪。何私書謝爲。調亦不應。左欽差積不能則益劾。朝廷以都興阿原奏保世英勇冠楚軍。屢建奇功。穆圖善亦未交卸總督。爲奏白。以故卽劾不動。於是聯銜三省督撫劾世英無紀律。降三級。是時穆圖善方奏保提督。奉旨交軍機處記名。遇有提督缺出簡放矣。世英已先三月。

告歸。同治六年事也。左欽差終憾不得用世英。既歸田里。無能陷害。然奏事或及其軍。輒毀之。越六年。金順出關。左欽差奏稱金順所部舊胡世英營。本非佳選。幸金順每戰身先。作其勇氣。豈左欽差所部不待作勇氣。自無不能戰邪。果非佳選。金順何肯調從遠征。縣羸師。絕西漠。自取敗道。其必金順身不能戰。曩特誑奏而後可耳。左欽差奏事。佞口反覆。不慮駁詰。往往如此。其實新疆至今三十年來。猶留世英十營。舊號以懾寇。世英家居。一日共客話。有材官兩人。從玉門關關外大營。奉左欽差私書召世英。世英令家人飯材官。置書茶案。不啓視。客爲啓視。置近世英。世英終不視。材官飯畢。勞以旅金。曰。但報左欽差。世英無回信。方在陝甘。穆圖善金順相繼爲欽差大臣。往年與世英同事。都興阿。都興阿愛重世英。故良將益皆愛重倚世英。世英於事理不能受委曲。輒怒漫罵。有朋友所不堪者。乃施諸長官。是時景廉主糧臺。世英索餉。輒漫罵。景廉文學京朝官。出與兵事。視穆圖善金順起兵閒。頗負責持禮法。然猶能容世英。萬金榮爲光耀言。世英長官。皆能厚世英。其唐突難爲情。好陵其上。

者。實世英也。晚避縣官侮。游吉林。將軍長順巡捕。見其從者鄉人也。不爲通。吉林官僚副都統而下。多其故交子弟。見世英來。走告將軍。將軍撻逐巡捕。趨謁世英。世英曰。我從者樸魯耳。不能專咎巡捕。說復巡捕。將軍是夜饋錢肆八摺。聽其使錢。奏統領四營。世英曰。避事來游耳。豈奪人飯碗者。不還其人。明日便去吉林。八旗將領。以是益人人誦世英賢。病篤。將軍命其子爲世英禱神。磕頭。頭爲之腫。及死。臨殮。解己冠服以殮。紙紮明器。且費八百金。北方有名白皮松者。實檜也。里俗傳言百年長一分。百年剝一分。以爲棺。貨號千金。世英初寓吉林。一世家。見白皮松棺而美之。謂從者曰。歸當帶一棺。將軍問從者曰。南中重何棺。從者以世英前言告。而世家實爲其親作棺。不肯貨。將軍多方求償。世英前言。貨四棺易之。卒得其棺。殮世英。江寧將軍歲進度三千金。世英之死。豐紳在江寧爲開道場。聚沙門諷經。亦費逾千金。奏開復原官。是時世英廢棄久。旣客死。而長順豐紳方貴盛在將軍位。其所以施世英者。固白山綠江上都興王之地。遺俗之仁厚。朋友交情之肫摯。而世英能以忠義感人於

當日患難之間者。亦不可及也。光耀既爲世英別傳。復紀其軼事如此。世英爲光耀言。吾無他長。目力能辨人二十里外。嘗在沙磧見逃虜二十里外。縱騎捕之。果其人也。經歷山川險要。至今能背畫之。家居四壁。空無他物。唯懸一天下地圖。

紀左恪靖侯軼事

清泉左全孝言。左文襄晚年。法蘭西入寇。詔督師閩海。出天津。與直隸總督李鴻章爭協餉。弗諧。中道謂所親曰。老矣。不復能如往年擡槓。到天津與李二擡槓不中用。到江南不得與曾九擡槓。通俗稱強梁爭事曰擡槓。是時曾國荃總督兩江。既見執手歎歎。相顧鬚鬢曰。老九認得我邪。我乃認不得老九。老九哥哥死矣。我便是老九哥哥。曾喻意曰。此行閩海。協兵協餉。是小弟事。退而燕談。問老九一生得力何處。曰揮金如土。殺人如麻。左大笑曰。吾固謂老九才氣勝乃兄。到防憂憤時事。有如心疾。日在營中呼娃子們快造飯。料理裹脚草鞋。今日要打洋人。諄諄不絕口。左右謀看戲。演忠義戰事。如岳飛大勝金兀朮等齣。乃欣然不言。會元日。問是何日。曰過年。曰。

娃子們都在福建省城過年。邪曰：然曰：今日不准過年。要出隊。洋人乘過年好打廈門。娃子們出隊。我當前敵。總督楊昌濬賀年。謂洋人怕中堂。自然不來。中堂可不去。左曰：此言那可靠。我初以四品京堂打浙江長毛。非他們怕我。打陝甘回子。打新疆回子。都非他們怕我。還是要打。怕是打出來的。楊沮之不已。左哭曰：楊石泉竟不是羅羅山門人。將軍穆圖善亦賀年來。左右報將軍來。曰：穆將軍他來何事。他在陝甘害死我劉松山。我還有好多人與他害。且噀且淚流霑襟。將軍曰：中堂在此一軍爲元戎。宜坐鎮。便去。當將軍總督去。左曰：你兩人已是大官矣。你兩人去得。我去得。還是我去。將軍言我輩固大官。要不如中堂關係大局。左無聲。徐言如此。便你兩人亦不必去。令諸統領去。諸統領不得一人不去。先是洋人訶廈門距福建省城極西無重兵。乘元日以大隊兵船擾廈門。未至廈門五十里。用遠鏡見廈門沿海諸山皆紅旗格靖軍。知有備而遁。曰：中國左宗棠利害。不可犯也。他日欲渡海至臺灣。楊載福請行。或愛好楊。謂臺灣危險。楊曰：中堂碩德重望。請行。我安得不行。左曰：去善甚。要

機密。左假他事造楊以送。俄而楊使人以病告。左拍膝曰。厚菴病矣。若何好。使人省視。返命曰。病甚。不許外人。裁留一子。供藥餌在側。左又拍膝曰。厚菴去矣。楊著洋布舊衫。攜一子。趁漁船渡海。幫辦欽差關防釘船底。奸細搜之。無所得。佯令其子按摩。相私語。臺灣亂如此。我們生意太野。不知本錢收得多少。支首而呻吟不輟。至臺灣。僅王純龍有湘軍二千人。窮夜造姓字旗。分數人爲一哨。連綿屯嶺上。明日。洋人見其旗。不知此兵何處來也。當奪回四堵五堵各地方。和約定。左右不敢言和約。忽咄咄自語。今日大喜事。娃子們何不鑿彩。速鑿彩。既鑿彩。則又曰。何無人賀。將軍總督以爲真有喜事。相率入賀。問曰。今日賀中堂。中堂是何喜事。曰。許大喜事。都不知。未免時局太不在心。我昨日滅洋人。露布入告矣。許大喜事。都不知。未免時局太不在心。將軍總督退。使人出視和約。氣急而戰。不能成讀。太息曰。閣中堂天下清議所歸。奈何亦傳會和約。然猶不時連聲呼訶。出隊。出隊。我還要打。這個天下。他們久不要。我從南邊打到北邊。我要打。皇帝沒奈何。顛而嘔血。遂至於薨。嗚呼。如左文襄之

辦夷務。則信乎古之人所謂忠也。初奉命。從親兵二十人出都。曾無告示。而各國商船不敢入海口。英人謀總理衙門除海禁。左置信箱中軍帳側。令總理衙門公私文書。盡投其中。不得啓鎖。邵陽姚炳奎言。左初入關見李。言關外辦事之艱苦。李曰。君在西方。尙得道好。我在畿輔。言官罵得不成人。左曰。關外辦事。同是不免言官掎擊。此是朝廷紀綱要如此。其意謂督撫當如胡文忠言。包攬把持。不得因人言避事。蓋諺語打攏說話。思以用李。而不知其道不同也。

### 紀曾文正彭剛直軼事

曾文正總督江南。晚納千總女爲妾。超用以守備。彭剛直揚言當斬之。挺劍入總督衙門。索諸上房。文正曰。雪琴何渠至是。便遣之歸耳。立遣之。退而慍曰。誰昵外婦方美人。乃獨是邪。或咎剛直曰。謝公樂游。文山聲伎。古之賢宰相固嘗爲之。誰非人情。無乃唐突。剛直曰。老師有入聖廟資格。特成就其人聖廟耳。非以論吾曹也。剛直夫。人鄒氏。賢而弗得於姑。生一子永釗。不見答者三十年。以夫貴受一品封而薨。剛直



初童試衡陽。賃居姚氏。與其女通。嫁方氏。衡陽人呼曰方美人。方美人之子庸下。爲保候選道加級。請方美人一品封。剛直善畫梅。方美人亦能畫梅。剛直扁其廬曰梅雪山房。一日遇人弗相識。在方美人房中。問爲誰。曰親家。怒毀其扇。一年不復至。方美人臥病。七召不應。方美人曰。宮保不來。我當往。於是宮保來。方美人臥病未起。就坐牀隅。方美人撫摩其腕曰。宮保瘦矣。循而及肩。又循而及面。一手捽其鬚。復一手捽其髮。問何事不來。剛直無能答。長跪牀下。瓜洲鎮總兵吳家榜之妻至。解之乃罷。相好如初。剛直始惡家榜諂事曾九。謂當劾之。其妻故長沙名娼。拜剛直舟中。呼乾父。大悅。廣西巡撫王之春。初得結剛直。亦因緣吳妻。王有三太太者。吳妻之姊妹行也。匣金數萬。期得道員。紅頂綠轎而后嫁。王方以同知爲營官。故饗人耳。吳妻爲謀捐道員加二品銜。於是紅頂綠轎迎三太太。得嫁所齎。以償捐款。王德吳妻。教養其子。歷官所在。罔弗從。剛直以方美人故。特慚永釗寡婦。永釗以戒鴉片嚴急隕命。寡婦益面晉之。諸女人往來。出入花園旁門。戒勿令寡婦知。彭剛直之名徧朝野。方美

人事。鄉里宗親。未能爲之諱也。剛直有弟。遭亂離散。服賈長而始歸。爲人豪俠。憑其兄貲。以行鹽富雄於其鄉。剛直號所居茅茨。前宅茅茨。後宅固瓦石。同治七年。奏請開缺。曰。臣素無聲色之好。室家之樂。論心非論迹也。剛直幼孤窮。長勞兵事。極人世艱難辛苦所弗忍。再患嘔血。大寇旣平。而嘔血未嘗差。每嘔血不知性命盡何日。其內辭卿貳。外辭置圻。誠不耐縛束。得巡水師長江。放懷山顛水涯。宴閒陶寫兒女溫柔綺麗之旁。假爲排遣耳。鄱陽湖有二山。曰彭郎。曰小姑。土人之謠。小姑嫁彭郎。剛直破賊小姑山詩云。十萬軍聲齊奏凱。彭郎奪得小姑回。名將風情有如此者。晚築退省菴於西湖。與曲園文酒往還。其女孫。曲園之孫探花之婦也。方其未笄。常從游長江。兵弁犯軍法當斬。求諸女孫。往往而免。文正長子紀澤。使俄。納洋婦。用夷俗。女自相壻。則得郭嵩燾門下能刻石者。華夷昏禮之亂。乃始碩儒元輔之門。紀澤出洋。文正蚤失算。文正功名人也。以功名論。夷方驕陵。華方怯懦。夷權勢所占。常十八九。華口舌所爭。常十一二。惡所言功名。以富貴論。文正家適卽不出洋。承恩守資。終不

失襲侯侍郎。出洋富貴固無所增。紀澤既倡變家風。其他子弟之弗如紀澤者。何怪。夷言夷服。鬪然一堂。且樂入外國籍。天下將波其毒。曾氏發天下之難。固當先客於邪。天道感應。初何嘗以文正之善言德行而或道也。

紀胡文忠左文襄軼事

左全孝讀光耀癸巳北闈落卷。言左文襄入學前一考。文佳被擯。晚督兩江。前學政以道候補兩江。見左。左惡聲色斥之曰。汝此姓名。曾放湖南學差者非邪。曩時吾童試文何不佳。乃被擯。高諷其文。逐節問之。此何不佳。乃被擯。願得學差。卻不耐煩校卷。有人才如左老三。乃不能錄爲門生。卻來江南爲汝長官。汝尙浮沈一候補道。如汝人材。豈復合作道。汝曾作官河南。知造何孽。呼左右曰。來。爲我行文河南。取他劣迹。此人慚懼。告病去官。姚炳奎言。文襄既達。亦面詰責官文前獄。未免偏心。然何嘗非快事。庶幾糊塗貴官。屈抑人材者少。警惕也。先是施南樊燮任永州協副將。漢陽黃文琛任知府。寇事急。黃日夜城守。樊日夜酣飲狎優。不出衙門。黃以文武同城異

心會相隨糜爛。持印見巡撫駱秉章求解任。未及愬變也。變終懼黃有言。亦赴行省謁巡撫。遂謁左師爺。左以舉人佐巡撫幕。專信任用事。性故伉爽。惡小人。不能匿情虛貌。還相委蛇。燮伏地拜。竟不伏地答拜。燮負武官至紅頂矣。乃爾遭辱。相詬唾而去。巡撫假剝餉乘輿劾燮革職。總督官文門丁李錦堂。方以軍功保知縣。燮通門丁。訟左爲劣幕。總督奏案其事。駱以庇左詔譴。左謀叩關。過湖北。胡林翼方奪情留任。巡撫以爲左氣盛。難面語。反或激之。致書襄陽道毛鴻賓沮之。謂小人網羅四布。入都墮術中。左徘徊荆襄間。落魄甚。監利王柏心。以爲國士。而無能推輓。至欲投曾國藩江南大軍。當一營官。殺賊死綏。謂死賊愈於死小人也。已而胡解於總督。會京外交疏保薦。詔以四品京堂。幫辦浙江軍務。遂得志。故平生常以是獄恨官文。其在浙江軍中。與郭嵩燾書。猶呼官文曰媼相。黃文琛於燮爲湖北同鄉。卒以是獄絀誤。然黃平日方直。亦弗得於左。是獄獨執正言。爲左白誣。君子多之。王柏心廷試得主事。感慨世變。告終養。歸爲荊州書院山長。箸書規切時政。曰樞言。吟詩畫蘭。得天然高。

隱眇逸之致。左奏准追卹予諡。曰征西方略。王柏心所授也。胡林翼初以婦  
關節。得中鄉試。房師蒲圻。但文恭。千金爲贄。但奇其才表。卽以千金爲賀。其  
仕湖南。至督糧道。本胡保也。人言中興湖南武功。蓋天下。而湖南將相皆宏  
於駱巡撫以起。駱巡撫之德量遠矣。但知縣王主事。能賞識胡文忠。左文襄  
邊合。孤旅讒謗之交。其藻鑑當在尋常繩尺之外。但王皆湖北人。固知長江  
山毗南。江山靈氣。自相感通。灌輸。陋儒乃指洞庭一湖。強分南北。行省爲兩  
鄉人。豈非莊生所謂井蛙拘虛之見。何其不知天地之大也。

紀襄陽藤牌兵

襄陽藤牌兵。逸其姓名。其初以藤牌兵入撫標。自胡林翼在湖北。倡勵敢死。  
營官莫不求敢死。充親兵。養敢死。餉銀加倍。不能報銷。皆統將營官自取。  
給。營之強弱。視親兵勇怯。多寡爲斷。大都一營有敢死四五人。能作全營士  
氣。便號佳營。勝而能進。敗而不奔。常操縱此數人。故將官之賢者。例不惜重

死。然奏定餉  
十兩。親兵何  
奇特。獨八十  
飲大博。肆去  
紅頂花翎甚  
保。輒至提督  
菜販菓。傭也  
陰雨。中空  
間。往往邂逅  
可悲已。籐  
一窄板橋。  
橋頭而吐口

牌兵背魚貫渡橋。渡畢。籐牌兵拔大旗而叱曰。兇曹不來。老子走矣。是役也。微籐牌兵。三千人不得從容畢渡。軍中相與嗟服曰。畢竟八十兩親兵。有八十兩膽氣。巡撫非糜費。平日寬以軍法。任其快意。尤非過也。後以中礮死。

### 紀綠營兵張鵬飛

兵無中外新舊。要在將帥得人。中興洋人白齊文。領中國兵松江鬧餉被黜。匿上海通賊。美將華爾。犯外國法當斬。逃爲中國領兵。願爲中國人死事。葬以副將冠服。英將戈登。亦領中國兵立功而歸。向榮。烏蘭泰。塔齊布。王國才。畢金科。饒廷選。田興恕。楊載福。彭玉慶。鮑超。名將帥。起綠營者。固不勝數。自出洋後。生感洋操。不知綠營人敵。非法敵。動詈綠營。麻敗三十年來。裁減殆盡。然猶未嘗無壯士。四川提標戰兵張鵬飛。華陽城中人也。能舉六百斤鼎塞廟門。憤無戰事。無所用。請當西藏苦差。汛地有豹傷人。鵬飛要諸隘。豹躍而過。鵬飛一手挽豹尾倒拖之。一手壓豹頭。呼其儕刺刃豹腹。除豹害。西藏山故沙石雜。常有石子。當暴風潛潦。疏其草根。浮礫崩而傷人。

藏番曰牛子。言其大也。鵬飛立巖畔。旁人大呼牛子來。急避牛子。鵬飛仰而望牛子。度無六百斤。吾能禦之。舉手當牛子。則從牛子撲深澗以死。時年二十八。鵬飛恃有力。不知由下而測高者法加大。由高而墜下者法加重也。鵬飛既撲。牛子碎匄騰蹕而下澗。久之始無聲。蜀道飯店飯。平碗更覆其上。一碗常得兩碗。以食負擔賣力之夫。曰帽兒頭。鵬飛飯帽兒頭過十碗。乃一飽。

### 紀合肥孫知縣

孫知縣名葆田。字佩南。山東榮城主事。其弟舉人叔謙。字六階。巡撫陳士杰在按察任內。課書院所拔士也。聘以佐幕。葆田選安徽宿松知縣。鄉試分房。薦得大學士李鴻章子中式。趙夫人所產也。是時合肥知縣。屢被百姓輿送行省。要求撤換。督撫患之。曾國荃總督兩江。以葆田有李氏師生誼。調補合肥。到任。保正點卯。獨李氏近宅。保正不到。書差咸曰。恃有李氏。從來縣官點卯。未一應點。葆田以爲不能治一保正。何知縣爲。謁中堂管家少爺。要保正交出。保正遂鎖而歸。百姓見知縣從中堂李家



鎖保正。雷動一城。合肥城中占李氏屋且盡。中堂舊部有都司負中堂屋租數千錢。索租人踣都司死。其妻報命案。喚不得凶手。葆田以爲卽不辦案。何並不到案。中堂奴打死人。知縣不敢認案。愚用知縣。謁中堂管家少爺。要凶手。管家少爺曰。知縣再來。結果知縣謂打死知縣也。李氏一老奴沮之曰。此滅門事。那可爲。諺言知縣案前有宰相。宰相案前無知縣。老奴事主人數十年。老主人在刑部積德。得發子孫。今打死知縣。是老主人在刑部喪德矣。老奴不忍見李氏滅門之禍。請先搶頭死。以頭搶地。血流被面。管家少爺不得已。交出凶手。復鎖以歸。合肥隸廬州。爲負郭縣。學政方按臨廬州。士民白紙滿城頌之曰。包海復生。學政與葆田同年。曰。君不辦此案。何以對廬州士民。葆田懼府道不轉詳。且懼原告婦人見多金反供。知縣且失入反坐。呼原告丁寧之曰。而想錢邪。果信冤邪。曰。想錢則李氏錢多矣。何苦告狀。知縣復使其妻問之。無異詞。然懼居外有人誘和。留縣衙同其妻寢食。稟中堂請示辦法。批曰。照例辦。是時知縣弟叔謙在中堂幕。中堂使以情說。至則鳴礮開中門。冠服迎迓。叔謙

曰。兄何迺爾。曰。候兄來邪。爲中堂來邪。曩固吾弟。今爲中堂客。知縣接中堂客。惡敢不加禮。且弟來候兄。是迺人情。當宿留縣衙。中堂客來傳諭知縣。縣衙惡敢辱中堂客。謹別治行館。供張如奉中堂。中堂客遠來勞甚。幸休息行館。於是送詣行館。其弟竟不得一言而去。中堂大兄瀚章。方家居。再謁知縣。不得見。使奴傳言。有案請避嫌。瀚章恚。謂人曰。卸任總督。敵不得在任知縣。於是謀復出。得督兩廣。兵部尙書彭玉麟。閱水師過安徽。巡撫陳彝曰。官保何不奏聞。彭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巡撫地方官。何不奏聞。李氏使人上控巡撫。誣知縣受原告賄。巡撫曰。此案我亦言當辦。此言出。五日。得旨調順天府尹。葆田以爲李氏權勢。能以一言去巡撫。何有知縣。知縣久相抗。禍且不測。無救。死冤。徒激長李氏之橫暴。益嚇噤。後來官民。莫敢是非。寧棄官避之。攜印謁總督告病。得罷官。虧公帑二萬金。合肥士民爲之借補。先是巡撫山東解官。中堂求叔謙佐幕。曰。他日出山。便當相還。巡撫曰。中堂幕府。人材之盛。何少如叔謙輩。曰。吾儕相好。兵閱數十年。獨漫相欺邪。吾昆弟幕中。從何有好人材。大都求

保舉開復來耳。山東求志書院。丁寶楨設以課舉人。中堂聞葆田家居。薦諸巡撫曰。求志書院山長。以品學論。莫如孫葆田。葆田遂主講求志書院。叔謙卒。光州直隸州。祀名宦祠。葆田年六十餘。今尙在。葆田父湖北知縣。買書度二萬金。葆田皆讀之。手加丹黃。桂陽范世欽。少與葆田昆弟。在山東巡撫幕相善。爲光耀數稱道葆田軼事。葆田治幕事畢。常端坐沈默。未嘗干與人。初不料當官如此。鎮平高麟超言。丁父憂起服。求咨文河南院司。會開辦大學堂。聘葆田來。得識其人。嘗造葆田。葆田方接見布政。高待諸門隅。騶從間。葆田送客見之。謂其人曰。高先生來矣。何不導之入。是時葆田初來。車載書塞滿屋中。指所司曰。高先生要讀何書。便取與之。勿須我聞。葆田游河南數月不合去。范高與光耀同官四川。光耀友也。

紀范訓導沮游侍郎開九河故道

河決山東。東人游百川。以倉場侍郎。奏請開九河故道。徒駭馬頰。奉命與山東巡撫陳士杰會辦。知縣桂陽范世欽。方以訓導將水師。謁游設七難。言其不可。游不悅曰。

我與巡撫三會奏得太后旨報可。一訓導何能沮議。范曰。國計民生是何等事。但恐智不及耳。誰不可言。何官大小。游曰。雖言其如不乃聽何。范曰。河上災民數百萬。死亡相繼。朝夕不保。皆欽差鄉人也。欽差議開河。便當開河。奈何安居行臺。空言開河。終不見開河。欽差可待。災民不可待。恨欽差未一出行臺視災民耳。且開河當先計人工若干。口糧若干。災民老羸。徒坐耗振糧。不能用以開河。開河當別募健壯。需食益多。從何購米。游曰。此不足豫計。開河自有米耳。范曰。徒駭馬賴近直隸。直隸方患永定河災。今復引黃河北流。是以王畿爲壑。欽差亦王臣。豈不慮及。直隸總督李鴻章亦必奏沮。與其奏沮。毋寧自罷議。游不能以理對。聲色俱厲。范曰。世欽。曩見欽差以御史諫毅宗皇帝。修圓明園。直聲振天下。故心服欽差。以爲可與直言。試問欽差方以御史諫皇帝。皇帝以此聲色加欽差邪。欽差今不過一侍郎耳。何得以此聲色加訓導。大臣謀國。以爲是而議之。知其非而止之。何所用迴護。上誤朝廷。下害鄉里。司道同見者。出而詫歎之曰。欽差此議。無一人敢難之者。今日范訓導論痛快甚。見

巡撫曰一少年范訓導其人狂妄。巡撫曰狂或有之。妄未必也。游旣不得開故河。還京師。張佩綸諷之曰。高興而往。何喪氣而返。曰。有一范大人者。以七事難我。張曰。七難中邪。曰。中則中矣。曰。旣中。何不且采納之。湘軍凡佐雜生員充營官。通稱大人。范言游鐵面金鬚。凜然御史。惜乎識度之不稱名位也。巡撫私讓范曰。乃言懇切。爲我言則可。欽差好名之人。奈何面折之。游嘗會同鄉京官公謙。責主事孫葆田曰。鄉人來者言。乃弟六階有二撫臺之稱。難免無招搖。何不速召歸京師。孫曰。吾弟非賴館金濟都中家用。誰願依人者。吾家昆弟勵志節有素。豈嘗爲招搖。陳巡撫幕中。亦豈容人招搖。奈何信流言。漫污人招搖。自鳴直道。孫氣忿甚。勢且拳之。同鄉解而止。六階見巡撫信任重。懼鄉謗。方固辭。巡撫罷歸。直隸總督禮聘入幕。卒官河南州縣。有遺愛。

右錄華陽文抄如干篇。爲鄂人吳君光耀所撰。書中於湘人中。與名將帥。深致不滿。而於鄂人及他省人有功被抑者。則力爲表揚。其中是非出入。尙待考求。惟吳

君不平之原由。則有可得言者。當軍興之初。胡文忠以數年之閱歷。卽謂鄂兵不可恃。且曾文正既奉命督師。則所用將佐。必多湘人。而應募之健兒。必皆其鄉里。此亦勢所必然。既湘人爲主。則各省人之從軍者。多風居其下。或人無識。或動以氣餒相加。至論功行賞。每致偏畸。此皆意中之事。然怨毒所積。必鍾於統率之人。因此而不平之聲。藉藉人口。又曾文正以理學著。左文襄以雄武稱。顧跡其生平。亦有一二不盡滿人意者。小德出入。固賢者所不免。然盛名之下。必多尋瘢索垢之人。況瑕瑜不掩。則苛細之論。自不能辭。正不特吳君此書爲然矣。惟此書於所聞見。輒爲載筆。未嘗詳細考察。致於諸人履歷。亦多舛錯。正不獨外間所指誤。以揚載福爲嘗封爵。及謂彭剛直出身綠營。一二端而已。錄竟贅數語以告閱者。謹跋。

▲▲無有是處旅人稿

沈友素談諧。面有白澱癩。常於沐後用色塗澤。一日過余齋。余適披輿圖。見自割棄台灣後。膠州旅順之事。紛乘而起。正深悵惘。忽見沈至。乃言曰。每次接晤台顏。使人不懌。沈詢其故。余曰。一般地理圖。改著他項顏色者。近來日見其多耳。

某君粗知英文。充某館書記。一日公使交下一信。飭譯漢文。蓋一貴女子來函也。照譯之。上文稱謝中國政府送禮。欲寄一照像於太后。以達謝忱。並言余素愛滿洲。不知汝皇太后喜有滿洲乎。無滿洲乎。譯者至此不能下筆。正躊躇間。公使忽至。某君詢其文義。公使笑曰。如此照譯。蓋不訛也。某君言其如不解何。堅請其意。公使始言。貴女子游滿洲時。攜歸一犬。最爲心愛。遂以所得之地名之。近日照像二紙。其一有犬在旁者。丰神駘宕。頗爲神似。欲以之寄太后。女之左右。以爲中國風尚。端莊肅穆。不宜以此寄去。另拍一照。其形神拘滯。不似平常形狀。西女照像。以活潑爲佳。後照之相。甚不合女意。故以此爲詢也。

保革兩黨。若循名核實。誓不並立於人間。固也。而不知凡爲之黨人者。大抵視所得

備值爲如何。今日得保黨之備值不多。明日去而之革黨。所得備值略厚。則由保而變爲革矣。逃革歸保。逃保歸革。數載之內。可以數易位置。

革黨之人。大抵皆功名心極熱。而無進身之階。不得已而入其黨者也。外洋某埠。凡充各項董事期滿。照章由欽使給予五六品功牌。萬一發功牌時或有遺漏。其人必怨望交至。一日有革黨之人造某君求寫銜帖。往謁欽使。某爲書之曰。五品頂戴。革命黨領袖。沐恩某某。聞者以爲此項官銜獨一無偶。乃不謂前年崇上皇太后徽號。其賀表則有監國攝政王奴才載灃之奇稱也。

中國舊稱龍鳳龜麟爲四靈。以爲鱗介鳥獸之長。然龍鳳麟並無人得見。故今日惟有烏龜。獨於世界上稱雄也。

外國俱樂部。如拋球擊劍等事。無慮數十種。大抵皆以流行氣血。舒鬯筋骨爲宗旨。然御射投壺。載在禮經。厥後如雙陸彈棋舞劍之數。名稱甚古。不知廢于何時。

外國人手持鞭竿。本用爲防護。近且以爲上等人之佩帶。其實亦猶中國古時之佩



劍耳。外國人無以鞭笞撻人。中國文士之劍。亦未嘗用以殺人也。然就吾人心目中擬之。總覺佩劍氣象嫺雅。

人足本具凹凸之形。兩邊厚薄不同。外國革履象其左右足而爲之。故利于行。中國之襪之鞋之靴。每隻之兩邊相同。不分左右。製履者因之。着履者亦因之。越數千年而無人考究其適用與否。此等因陋就簡。令人殊難索解。或告於余曰。曾在孔林見有遺履。其製底之厚薄。兩邊不同。兩足不能互着。此雖未必宣聖遺物。要亦宋元人之仿製。果爾。則當時之履。曾經研究。不審何時放失其製也。

盞水之盂。束其口而加以唇。所以節流也。三代彝器。業已如此。不知何以近代所用水盂。不作此式。近轉由外洋運來之水盂。效我古製。中國人以其利用。或且仿之。則數十年後。當不知現在所用水盂。皆直口無唇者矣。

衣裏之濮綢板綾。銷流最廣。然此物無獨立性質。恆附屬於寧綢湖縐者。何以其幅面之廣狹。既不符於寧綢。亦不同於湖縐。徒使製衣時紉工爲余較量短長。供其偷

滅亦一怪事。

中國有一物。出世數千年。徒以孳乳不繁。故今交通梗阻。器物苦窳。此物流入外國。孳生繁衍。故一切利用厚生之品。由之而出。或問此爲何物。答曰車輪。

洋貨盛行於中國。凡鄉僻之地。吾人苟能涉足者。如香煙洋燈珠絨面巾等類。皆能具之。一日偶吃鹹魚。得一魚釣。亦外洋製也。孟氏曰。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能不三嘆。

吾國人好充內行。無論外國之政治實業。未嘗窺見。試以吸煙一事言之。錫茄煙產於古巴。小呂宋者爲最著。古巴之煙。平等者每百七元。約合華銀十五六元。校者按下文云

小呂宋之煙。平等者。每百七八元。約合華銀十元以內。此既云約合華銀十五六元。是則每百決不止七元。以其價貴。到中國者絕少。上

等之煙。與平等者煙葉相同。不過擇其嫩而成張者爲之。故凡好煙之灰。不易墮落。蓋葉大而嫩。且抽去粗梗。捲力均勻。故灰不墮。非有特別原因也。小呂宋之煙。平等者每百不過七八元。約合華銀十元以內耳。聞古巴種煙。夏日多暴雨。泥濺葉上。卽起

斑點。或至霉爛。故恆用夏布帳覆之。故成本加昂。然統計古巴小呂宋之煙葉種類。不出十樣之外。其煙匣之商標。煙上之紙籤。一店之內無慮數十種。凡購煙至千枝者。可以令人自擇。中國人之吸錫茄者。必曰向吸某牌。其實煙葉不過數種。商標紙籤蓋千百種矣。試吸他牌。固猶是煙也。又有取其煙而睇之。嗅之曰。此煙可矣。不知凡錫茄煙外皮。皆另有一種細嫩極淡之煙葉以爲包裹。與內中所含之煙。絕不相干。由此觀之。則吸煙之一言一動。凡稱內行者。皆適成內行之反比例矣。

甲乙二人。同在某國使署。晚飯後。閑步街衢以舒筋力。風琴之聲。達於閭巷。甲固績學之士。而醉心歐化者。喟然嘆曰。中國安得有此境象。乙意其書騷。貿然答曰。中國古時如此。今失之耳。甲於是遍徵掌故。且言中國積貧。豈能如此。刺刺不休。乙頗不耐。曰。君如與我博一勝負。我當有實驗告君。否則勿輕語也。甲於是邀乙觀劇。散後。復詢之。乙曰。武城絃歌。不過子游子與民休息。故邑人優遊絃歌耳。不聞子游子帶了一袋子洋錢鈔票。給張三一元買胡琴。給李四二元購琵琶也。甲語塞。

某君由外洋歸國。其衣飾總不免略有洋貨。某京卿年老盛氣。高踞首座。席間多詆誚語。某君循後進之禮。不敢報以謾語。惟與同席賭飲。以冀消此時光。乃京卿愈唱愈高。忽言於衆曰。我不解何以立一外務部。亦不解何以外部冠於各部之上。同席一人答之曰。各國均如此。不得不爾也。京卿怒愈甚。曰。都是一般賣國奴。做成如此境地。外國列爲第一。我徧列在第十。有何不可。吾不解一樣好好中國人。出洋歸來。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討厭萬狀。時某君亦薄醉。尋思若以世界大局言之。則此老不可理喻。不若以最陳腐之言駁之。或可制勝。起立執觶。進於京卿之前曰。先生請飲此杯。某有以相告。如言之不當。願受金谷之罰。京卿含怒飲畢。某君曰。某出洋數年。猥以庸陋。絕無新學識。可貢于先生之前。惟外部列在第一。中國古來如此。非新法也。京卿怒曰。古時安有外部。某君曰。嘗讀論語。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知當時是外務部第一。禮部第二。兵部第三。合席鬨笑。京卿亦無詞而退。某出身貲郎。恆爲人所輕視。一日案頭置張樵野侍郎詩文。適爲某孝廉所見。擊節

稱賞。堅詢張之科第里居。某答以捐納出身。廣東南海人。孝廉曰。捐納之人。安得有此傑作。某曰。捐納中不乏才士。公等讀書。尙有最傾倒之人。豈忘之耶。孝廉亟詢何人。某慢應之曰。司馬相如。

廣東人辦喜事。有題四句者。或用文詞。或用俚諺。編成韻語。其體裁近似口號。用資談劇。某君夤緣爲孝廉。吐屬粗鄙。久爲儕輩所誚笑。會其嫁女。薄醉。同席者勸作四句。孝廉曰。又有猪肉。又有魚。又有冬瓜。又有薯。合座譁然。亟罰孝廉酒。羣商於余。時孝廉將已老。羞成怒。座客亦已屢舞傲傲。余恐釀口舌。因爲孝廉解曰。此二語甚好。諸君其各引一杯。聽余解釋。如不謂然。余甘受罰也。羣飲既畢。問余意旨。余曰。詩云。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旣令居。韓姑燕譽。孝廉迭用四有字。甚合詩例也。

某君曩時吸煙晏起。每有戚友慶賀之事。非未申之交。不能趨賀。粵中時盛行揚州麵。湯寬麵少。以爲時髦。然至某君到門。則已賀客咸散。麵旣結塊。亦乏鮮湯。主人相對難堪。惟有呵斥僮僕。某君亦頗赧顏。忽思一語解之曰。今日太夫人壽辰。竊意正

合詩經二句云。爾壽麵長兮。勿落爾湯兮。可爲誦之。主人莞然。

某廣文一妻一妾。積不相能。適選澄邁縣訓導。將之任。簡竹居先生往送別。詢曰。此次是夫人同去。抑是如君同去。廣文曰。冷淡一官。安能再分住宅爲兩處。一同前往耳。簡駭然良久。繼忽自覺其神情錯愕。殊難爲情。大笑曰。我想此次真是無小無大。從公於邁矣。

某友以近日所作之字示余。余見其墨瀋淋漓。亟稱之曰。極似劉石菴。友囁嚅而言曰。此係近臨王夢樓之作。余亦深悔失言也。

某內翰眇一目。異常顛預。嘗與人同往觀賽馬。歸有人詢及幾馬同跑。內翰答曰。八馬。其實賽時祇四馬耳。有黠者。旁坐語人曰。彼以爲我是看見八隻也。

中國呼外人爲鬼子。爲番鬼。其言實本於禹伐鬼方。鬼方非真。鄴都地獄也。蓋以其不似常人。故有此稱。鑄魑魅魍魎於鼎。蓋亦借我七刀之意耳。今外國人戡定蠻地。亦以其酋長之形刻之於器。以示武功之顯赫耶。抑思戡亂之艱難耶。寓意可知矣。

承平日久。無須以此觸目警心。不如改鑄花卉美人。或富貴吉羊字樣。寓日生歡喜心也。

西人結婚於禮拜堂。須向牧師舉手設誓。中國人無此舉動。想其原因有二。誓詞必有不祥語。嘉禮之日。非所樂聞。一也。人人有夸大之心。吾人子女。必能以禮自守。唱隨相得。不至終凶隙末。二也。故海誓山盟之說。徒見之小說。聞之野合而已。

宿倡儉情。實損道德。此合五大洲人士所公認者也。今欲執途人而問之曰。汝除婚妻之外。曾御他女否。不知能答此言者。環球究有幾人。

近見東洋所製摺扇。有繪五色飛龍。狂追一白兔者。不倫不類。不知何所取義。惟憶俗語有老虎吃蝴蝶。可對飛龍逐兔兒耳。

向人有所營求之事。而通函札。其文詞必取法於上韓荊州書。近日革黨文牘。純取法乎討武墨檄。此皆現成兔園冊子也。或言如革黨得逞。必崇奉宣尼。以易經有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二語也。嗚乎。宣尼其百世不祧之教主已。

前年國卹。各省已設巡警者。禁止剃髮婚嫁等事。然離城二三里。頂上圓光。桃符煥彩。幾若聲靈不及之邦矣。城內又不能先事預防。向雜匠儀仗店申明禁令。遂至有因剃髮被拘者。有彩輿迎娶。中途被截者。騷擾萬狀。某君目擊其非。言於警道。意在先申禁約。使雜匠曠業。儀仗店不發彩輿。自無犯者。如先經誤犯之人。亦可稍寬其罰。委婉譬解。警道始終以遏密入音之時。若輩故犯。必當嚴懲。爲之盛氣不相下。某君徐曰。余舊讀書。記得是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入音。不謂公所讀係如百姓喪考妣。三年四海禁止入音也。

國卹時外府州縣。均支素綵爲牌樓。以誌悲悼。坊上例書國卹同悲。普天同悼字樣。惟某鄉牌樓。題其坊曰。莫敢不哀。或云鄉間建牌樓之資。均係差役硬派地方出錢者。故其言如此。

軍營之號衣旗幟。分用五色。以資標識。非因吉禮而用紅。亦非因喪禮而用白。界說極明。乃不謂國卹時。一例改爲黑白等色。一旦有警。標識已亂。必至自相殘殺矣。政



體如此。烏乎言強。

前數年友人過余而言曰。近日講求新幣。然總不肯廢兩錢分釐之說。是仍以生銀爲本位。而新制終不可行也。余曰。何祇新幣。不廢職官品級之說。則新官制亦不可行也。國家設官。由極尊而遞殺至極卑。無慮千級。當時既定以品。正從合計。祇十九級。如翰詹六七品之官。何等華貴。乃與外省之佐貳雜職同封號。同一章服。

某巨公性詼諧。座客常滿。巨公或爲雀戲。或縱談往事。或撫弄花木。脫略形骸。不拘禮數。一日有秋風客至。爲巨公繪一行樂圖。趨起以進。囁嚅欲言。巨公讓坐後。自作雀戲。至晚膳時。賓客傳觀。互加評騭。巨公盛稱筆墨之高潔。設色之鮮妍。獎譽備至。俄頃復曰。惜老朽貌寢。不足以副此佳筆耳。合座軒渠。按此事可與某君爲人題行樂圖云。此是某人小照。別人不得冒認。同一機軸。

凡人作詩作文。以至偶作戲謔。總能肖其人其事。確切不移者。卽是可傳之作。昔人有西湖竹枝詞云。明知此地湖山好。偏要違心舉虎邱。可謂活畫吳人心事。

▲▲琴瑟寄廬類稿

奇病

往者。西國秋冬之交。常有一病症。寒氣中於內腎之絡。內腎脹而下體皆浮腫。多不治。五七日即斃。蓋五臟與背脊相通。惟有二竅。心腎是也。腎竅與背相通。有一筋分連兩腎。此筋爲寒氣所凝。則精液滯而上下之氣阻隔。藥物之功所不能到。故束手以待斃。近日西醫又復細究。此病不在於內腎。係在膀胱之旁。小腹之下。小腸邊有一零腸。長兩三寸。此腸在人體中都無用處。然寒氣入之。則膨脹不能出。使人致命。可剖腹去此零腸則無恙矣。前年英王將行加冕之禮時。忽得此病。醫士急爲剖腹去腸。其病果愈。不過行禮之期。稍爲稽遲而已。尤奇者。羅太僕緝臣。時奉使適在英。聞是症疑莫能釋。及歸國。於船中遇有醫士某。曾充英王之御醫者。當王剖腹時。某亦在焉。太僕與之談。必欲究其所以然之理。某乃發篋出書若干種。堆案高尺許。出圖細說。一一剖解。太僕唯唯。然要亦不盡了悟也。一日船即抵岸。某出醫單。向太僕

索潤筆費百金磅。太僕曰。吾此歸雖因病腦喪目。固未嘗延子診視。何醫資之有哉。某曰。不憶曾言英王病案乎。吾費半日工。傾筐倒篋。以新學祕訣相導。得毋謝乎。太僕笑曰。是矣。吾爲英使。宜爲英王償病費也。後太僕歸閩。以腦漏不可治。至潰腦而卒。惜乎西醫能剖腸而不能剖腦也。

### 算學

西人言萬物皆有原質。物至爲原質。不可更分矣。夫人之一身。亦一原質也。因能生子生孫。傳之無窮。然此生生不已。無數可稽。以一身爲起點。不知一身爲聚點。尤有確鑿之數爲實證也。蓋一身者。乃父母二人所造就也。父母之上更有父母。同胞不婚。婚必異姓。於是而四而八而十六。計至二十代。已有百餘萬父母矣。以區區之一身。受百餘萬精血合造而成。豈不寶貴乎哉。然則原質能生衆質。亦爲衆質之所生也。此爲化學理。亦爲算學理。又法國算學報云。當耶穌降生時。以一銅錢（一文約值中國二十）借其母購紙。言明年息五釐。此固至微之數也。至今已一千九百年。

之久。此數尙未見還。以息生息而總計之。使大地全球悉化爲銅質。猶不足值。惟能將地球化爲銀質金質。乃可商量。不知誰能具此神通耳。此雖設譬。亦算學中之至理。故錄之。

### 鬼臉

狄武襄臨陣嘗戴銅面具。世謂鬼臉之製。由此而興。西俗二三月間有鬼臉節。或謂其清明也。是夕。男女咸蒙鬼臉。或長鼻。或黑腮。種種離奇。招搖過市。甚有男女易裝。迷離撲朔。令人無從辨識。此係搗鬼作態。實非鬼臉也。鬼臉之製。日本爲最。西京某町。業此者比戶而居。約數十百家。睜目張牙。鬼頭鬼腦。種種幻相。五色爛斑。莫可究詰。西人頗喜之。東遊歸。恆帶之以饋親友。爲兒戲之具。嘗見法國畫報上。畫一紅頂花翎之大員。高坐堂皇。手攜鬼臉二具。下有小官朝服跪拜。兩手高拱。獻大元寶兩錠。報下書小官云。請大人賞臉。大官云。好極。適纔日本公使送我二具。那個標緻的。我欲與姨太太借光。這個惡猙獰可怕人。卽賞與爾。俾爾出去辦事。尤體面得很。嗟

夫。官場傀儡。當局者暮夜苞苴。以見鬼蜮之伎倆。傳爲衣鉢。而與國之旁觀者。早已窺見肺肝。宜乎甲午一敗。而庚子再敗也。

### 睡獅

西人言中國爲睡獅。獅而云睡。終有一醒之時。以此語質之西人。西人皆笑而不答。於是乎莫知其何取義矣。後見馴獅者。叩其解。馴獅者曰。此義遙深。吾輩從前習馴獅之術。皆捕小獅子使母狗乳之。及其長成。則獅形而狗性矣。易馴之以爲戲。後有人與之戲。至張獅口數獅齒。時適獅饑甚。乘勢一口。將人之頭顱咬下。觀者震駭。咸咎吾術之未精。因復深思。乃得一法。以生鴉片抹於牛肉。以餌獅。初僅少許。繼則漸加。鴉片之量既廣。獅則終日昏昏。皆在睡夢中。儘人調戲。雖能張拳開口。發聲嗥吼。不過如夢譫而已。實不能咬人。蓋有獅之形。無獅之質。并前之狗性亦無矣。殆將長睡。永無醒時。貴國之大。猶獅之龐然也。受毒之深。奚止於鴉片耶。以此爲譬。庶乎近之。噫。可懼哉。吾願中國人憬然悟之。

## 開礦

開礦之利。爲中國所艷羨。以爲地不愛寶。一開卽得。取之無禁。用之不竭。如有一礦。卽可富貴長享矣。而不知其間亦有幸不幸之別。幸而得利者鮮。不幸而失利者多。世人貪心無已。但期倖得。如購彩票。其得頭彩者。則爭仰之以爲能事。而不知失彩者尙有若干人耳。然礦質至貴者莫如金。地球之上。所出金礦。指不勝屈。不能盡言。皆得利也。土耳其最貧之國也。其地有一金礦。則爲地球上最得利者。礦主猶太人。擅其利已三百餘年。且數世皆單傳。無所分析。其利益聚。據云每秒鐘鐘擺一搖動。間。可進款二先令。一分鐘計得五金磅。一點鐘則三百金磅矣。猶太之歷法。四年閏。一日。礦主以是日應得之利。皆分給猶太貧民。此礦利之最渥者。餘則罕有其比。尤奇者。一千八百八十年間。法國有銀號總帳某甲。家貲鉅富。思金之爲貨。不如銅貨之流通。開礦之利。不如包現成之礦之利。歐洲銅礦。較煤鐵鉛等爲少。乃將銅礦苗。悉行包攬屯積以爲奇貨。而銅價一時高漲。冶銅各廠。無利可圖。遂多輟業。有強以

支撐者。則收廢銅器重鑄之。既而有人設法至亞東收買廢銅。其時吾國康熙乾隆之銅錢。被其收去殊不少。而某甲銅礦之屯如故也。兩年後家資已罄。於銀號賬中又虧空甚鉅。無可賠償。銅苗所屯。經風雨霜雪。凝成大壑。又若一座銅山。欲出售。微特跌價。且須更用開礦之機以挖之。某甲至此無以爲計。遂用手槍自盡。及其卒後。銀號幾爲所累而倒閉。幸法國家出爲保護。急招人承受所屯。以資償空。銀號乃安。此貪現成爲礦利。致成傾家喪身之禍者也。吾國地大物博。五金諸礦。到處皆有。不待智者而後知。然礦苗之衰旺多少。以及工程之難易。卽詢西國上等礦師。亦無切實把握。以故彼族欲圖此利者。不以一二礦卽爲已足。必須包攬一省。或數郡。任其擇肥而取。若有所難。則輾轉售人。卽不然。則散爲股票。分售於歐墨之人。亦足以取償也。礦尙未開。而操是策者已滿載而歸。用是不惜數十百萬之資本。聘吾國官紳出頭承辦。其得利非計於礦苗興旺而後。但計於旨下承辦之時。其術抑何其巧哉。嘗見其所包某省某府之礦。已歷多年。尙未興工開採。而隱中已易數主。吾國猶復

夢夢未之或知也。吁。

### 凶宅

西國不講風水之道。往往亦有凶宅。雕梁畫柱。廢而不居。以其不利於人故也。俄國比得堡都城外二十迷當曠野之間。有廈屋甚廣。建造尤其精雅。相傳乃俄之世爵某舊第。落成後。居人於夜深。恆見有白衣二童侍。與教士數人。歌唱而行。以故居者恆不安。徙避之。一千八百八十四年。俄王閱兵至是處。隨行將士甚衆。逆旅難覓。有奧國總兵愛是屋清幽。借居之。人告以故。弗聽。冀除入。擇樓上一房。支牀設几。棲止焉。日將夕。有同伴之兵官數人來謁。談笑甚歡。既而言及此屋有鬼。總兵曰。我有手槍置牀頭。鬼子那敢爾。衆於牀頭取手槍視之。乃六門子已配在膛中。輾轉遞玩。後仍置牀頭。衆遂去。入夜闐寂無他異。十一點鐘。總兵已睡。留燈在几上。睡中聞樓下歌吹聲甚亮。驚醒起坐。聞有數人踏梯而上。總兵卽取手槍在手。以待之。既而房門自開。數童子執鉅燭入。後有教士數人。執鈴鐸高唱。面色粉白。形容怪異。向總兵喃



喃然。如咒誦禱祝。總兵見其行近。急開手槍。訇然作響。一教士伸手接其彈子。擲地上。而念誦如故。總兵又彈之。又爲接擲。六子開盡。教士等無所損傷。總兵駭極而倒。衆趨視之。已斃矣。衆教士卽日夕來謁之。兵官所裝扮也。當把玩手槍時。槍彈上之。子已爲所竊。僅餘礮帽貯火藥。仍安膛中。總兵不之知。故發槍能響。不能傷人。本意與之相戲。詎知總兵卽驚悸而卒乎。

紙燈

日本摺疊紙燈。圓者或謂之西瓜燈。價廉不耐於用。供兒戲耳。然聚之多。以點綴夜景。亦有別致。前在東京日本橋。見演燄口。以此燈千百結爲塔。遠望如煩星。頗爲佳妙。後見巴黎稅冊內。載日本輸入紙燈。三閱月中。計值五十萬佛郎。因思西人有煤燈。電燈。火油燈等。到處皆遍。何需於此。旣而乃知其用於茶會。點綴園林。以娛客耳。且此燈易燒易毀。故消售益廣。所值五十萬者。僅指巴黎一城而言。他處未計也。有法國某做製之。較精緻。以一箱饋俄國公使。俄公使歸國。轉饋於俄后。拆視之。紙燈

無多。中有一女屍。赤袒不掛一絲。以問公使。公使言此箱送來時。點明計燈二千盞。收存已經年。那有女屍事。令醫生驗女屍。係新毒死。不過七八日之久。乃令包探訪之。包探先問公使七八日之前。此箱曾拆開否。公使言歸計匆忙。未曾拆開。包探云。曾安置空處否。公使俯思良久曰。是矣。余歸國纔五日。歸程取道於柏林。旬留一禮拜。寓在某客棧。余因行李太多。不能盡安房內。凡無關緊要諸物。皆置於房外。街中。此箱亦在其列。包探云。諸箱作如何排疊。公使云。余僕之事。余不知也。包探因呼其僕問之。僕曰。燈箱疊在諸箱上。包探遂至柏林。卽寓於該客棧。問之棧東。棧夥皆言不知。後查司房之侍者。侍者言一禮拜前。有荷蘭客夫婦二人寓某號。卽近於排箱之處。嘗勃谿。一日不見其婦。客言其負氣歸荷蘭。次日客亦去奧國。包探出女屍之照相與認。侍者云。是矣。是矣。特不知其如何置死。如何能裝入燈箱耳。包探歸覆公使之冤始白。卒以其事牽涉於數國。又無人出爲抱告。遂罷不追究。惟令埋女屍以了結而已。

戲園

戲園宣樂。以悅上下之情。各國皆重視之。大者謂之阿伯拉。言演唱之所。國家有費津貼之。法國巴黎有阿伯拉二所。大者可容千人列坐。而廂房圍環。凡七層。中央有圓頂。上張一油畫。畫天上歌舞諸仙女數百。或立或臥。縹緲雲表。儼然如真。據云價值三百萬佛郎。有一隅猶未薰染。謂係畫者至此而卒。以後無人能配之。則筆法之奇妙可知。戲臺亦以油畫片配合。山川樓臺。房闈舟車。無不直彩。又能配起日月雨雪。宛然成真境。故人多樂觀焉。婦女之入觀者。皆穿公服。袒臂露胸。曳長裙數尺。優伶數百。所唱皆以渾亮之聲爲重。生旦脚色。多用女人。又有舞女成羣。袒臂露胸。著短裙散如笠。每齣畢。臺上之外簾垂下。臺中可以改布畫景也。戊子歲。巴黎第二個阿伯拉。一夕演畢一齣。垂簾下。臺下鼓掌之聲未已。照例又開簾以快觀者。既而復下。臺旁有煤燈一行。簾角適絆於燈。一時火光沿簾。熊熊暴發。觀者五百餘人。咸趨走。僅一門。轉因擁擠而塞。致有攻擊前人。奪門而出者。婦孺心悸足軟。多不得出。及

水龍趕至。撲滅火勢。所災僅一半。而葬身其中者已二百餘人。未燒之廂房中。尙有婦女執遠鏡凝坐而斃。有行至門邊或梯畔。呆立而殞。戲臺後舞女裝房一所。亦死數十人。因其所著舞衣。恐走出轉有羞愧。故相抱於煨燼之中。尤可憐也。後國家下令各戲園。皆改用電燈。並多設門路。以備不虞。

### 酒店

西國有酒店。無茶店。酒名數十百種。憑客自擇。僅有糕餅糖果。無儲品也。而座客嘗滿。不亞滬上之茶樓焉。倫敦一街。有兩酒店。衡宇相對。生意甚佳。因酒價忤惡少年意。惡少結成一黨。每日在街上巡視。見有駝背跛足之人。卽與通語。以僞名刺與之相易。（西人皆有隨身名刺。上記姓名住址。互易之。省於問名。且示敬禮也。）十餘日後。共得駝背跛足之人名刺數百。惡少等乃按名作信與之。謂有某國親王發大善願。提數萬金鎊。欲分天下駝背跛足者。今於倫敦先行散給。約定某日之夕至某街。駝背者集甲酒店。跛足者集乙酒店。親王屆時當委員至。按名分惠。諸信置之郵

政局。一時並發。駝者跛者。咸如所約及時齋至。列坐肆中。駝之勢不等。跛之勢亦不等。兩店相望。悉列奇形。他酒客見之皆退走。過路者則以爲奇妙。爭佇足而視。駝者跛者。俟至十二點。親王猶不來。夜色已闌。酒保閉門下逐客令。始蹣跚佝僂散歸。有如一羣怪物。途人見之咸大笑。於是相傳甲爲駝店。乙爲跛店。酒人相戒不來。兩店不久亦倒閉。

島節

近年有法國人魏池。至閩招工赴馬達加斯加島上開墾。是島在非洲之東。地近赤道。天氣薰蒸。閩人貪圖微利。喪身絕域者。十之七八。然亦有存活者。嘗見其家書一紙云。是島爲法屬地。島民皆黑種。所奉之教不與天主教通。其酋長乃少年女主。深宮嬌處。罕出遊。每年三四月。島上有佳節。是日島民皆歌舞爲樂。王宮則結花張綵。又有神廟一所。鋪張如王宮。神前置湯桶一。大如牀榻。滿貯湯水。須臾鼓樂喧騰。女主出宮。赤身蒙錦彩。島民夾道歡呼。既至廟。島官排仗立。法總督在左。其教士在右。

喃喃念咒。女主則去錦彩。躍入湯桶中。自頂至足。一一洗滌。島官之大者奉巾幘。女主受之。擦抹出湯桶。教士之咒亦畢。取筭亂蘸。如楊枝之灑甘露然。島上官民以得沾涓滴爲榮幸。羣擁中庭以俟之。然島爲法屬。教士不得不先敬法總督。用是法總督經此典禮。恆淋漓盡致也。女主一年沐浴。僅此一度。宜其重視云。

### 俄后

昔有俄后某。姿色絕麗。有土耳其富賈見而垂涎焉。然后處尊貴。商人雖富。勢與懸殊。必不能親及玉肌。一日。后獵於故都之野。左右侍從皆散失。獨自一騎。迷路於叢樹中。日既夕。恐有虎狼。心益悸。忽商人騎馬至。燃叢樹爲炬。領后至其屋。陳酒餽款。后。后是夕卽宿其家。次日商人送后歸。俄王甚感之。且與致謝。蓋商人賂后左右。預建屋於此以俟之。叢樹皆以樟腦塗之。故一燃卽生火。是以數百萬金博一宵之樂耳。

### 鉅騙

金剛鑽乃炭精也。產於印度者色紅。產於緬甸者色黃。產於智利者色純白。乃可貴。出土時塊然如石。不甚光亮。惟荷蘭能琢之成稜角。光芒始顯。法國善於鑲配。故謂之佛郎筭。輾轉販運。其價益貴。其珠寶店資本之鉅者。動至數百萬。所列鑽貨。九光十色。輝煌燦煥。使人目迷。巴黎大道上有一家。鑽貨甚多。馳名遠近。一日有客軒昂入。高視闊步。揀上品鑽飾數事。計值數萬佛郎。出銀票盈握。點明交兌去。次日又來。言昨日之件。本爲吾女賠嫁之用。我故擇其佳者。無如吾女皆不謂然。今請貴夥自擇其尤。如明璫。如彊環。如條脫。如纓絡等。各將十餘式。送到吾寓所。憑吾女自擇之。夥見其闊綽。信爲他國之貴官富賈。遂詢其住址。如約送至。所居極豪侈。令夥將諸飾排列廳事中几上。呼女出視。年僅二十左右。姿色都麗。衣服章彩。貴人與之親嘴。令揀之。女擇數事置當前。忽有一少年入。與女甚親切。似女將以爲婿者。少年言女所擇雖佳。然須試戴之。遂以纓絡裝女之頸。以條脫裝女之臂。以彊環裝女之指。以明璫裝女之耳。以紐扣裝女之衣。以筭簾裝女之髻。裝畢。領女至豎鏡處照之。而門

鈴又響。閤人入白某總兵至。貴人令女與少年避入後房。令夥將所餘鑽貨包裹置案上。乃肅總兵入。總兵稱貴人爲侯爵。并言現奉政府派往墨洲。今夕卽行。特來告別。貴人甚喜。拉電鈴呼侍者取啤酒至。酒入。侍者絞開瓶塞。訇然作響。貴人斟一鍾敬總兵。一鍾自飲。瓶中尙有餘酒。見店夥在旁。亦斟一鍾與之。貴人與總兵磕杯爲禮。祝平安。一飲而盡。店夥亦遂飲之。貴人與總兵又復交談他事。店夥忽困倦。斜倚椅背而睡矣。比及其醒。時已入夜。滿屋黑暗。呼人無有應者。幸身上有吃煙之火柴。急燃之。視案上鑽貨已無有。週視其屋。闐無一人。知係被騙。急歸店報之。偵騎四出。皆不可得。所失共值六十萬佛郎。然不知其何時以睡藥置入酒中也。

### 珍珠

珍珠產於安南。色黃而不亮。吾國瓊州之南。土人善種珠。於海濱闢大池。使與海水通潮汐。謂之珠池。捕蠶蓄其中。謂之珠母。蠶開口時。以熱沙燙入。蠶被燙。成小泡。久之。蠶液津潤。遂漸大成珠。然色多黑暗。且不甚大。又不圓。名爲珠。實非珠也。斯爲下



品。產印度者則色白粒圓。而出波斯灣者較大地。地中海中亦有之。惟太平洋大西洋中所產者。最大而最圓。有紅色而金光者最佳品。然所出不多。尤難得耳。拿破侖第三僭號時。其妃好珠貨。各國咸選上品者獻之。聚爲一庫。普法之役。王敗於外。法人圍王宮。將得妃而甘心。妃以事急。孤身青衣蒙黑巾。越牕檻出走。牙醫某識之。以車載歸。居於密室。月餘事稍平。妃乃去法至英。其時珠貨皆在庫中。未曾攜帶一粒。普軍雖入巴黎。此庫亦封閉不動。普軍退。法人立民政。民主之婦。例不得有官物。此庫亦復不動。妃令人來取。法人弗與之。訟於議院。議院云。當時各國所奉者。係與法之王妃。今法國已無王。安有於王妃。此物宜充公。妃不得直。鞅鞅失望而已。戊子春。法人議開是庫。將珠貨拍賣。爲賑濟公款。未賣之前。先行陳設一月。聽人觀覽。然所陳者不過百餘件。有纓絡七副。珠之大者徑約四五分。每副有三串。有五串。每串皆百餘粒。此外則皆雜飾。又有數百粒未配爲飾者。珠色尤佳。尙未鑽孔。諸國富商貴冑。聞風攬資而來者甚夥。所賣之價。共得三百萬金磅。時吾國稅司亦派人往購。費二

萬餘金。得零珠三枚。一紅色。一金色。一純白。徑皆四五分。聞係今上大婚。用作貢品之一。

### 藍狐

藍狐金貂。皮貨之上品。西人皆言物爲中國產。然中國不概見此物。金貂僅有其名。一二品大員之貂褂。未見有金色者。而藍狐一物。並其名亦不之知。中國人之迂拙可見矣。蓋二物皆產於外蒙古外興安嶺之麓。俄人就該處收之。由塞比利亞販運入歐洲。得鉅價易易。故中國人無能知之。金貂毛色赭黃。蒙茸嬌軟。日光之下。微風吹颺時。作金光閃爍。藍狐毛色潔白。而近革之羃毛。作紺碧色。光潤柔結。然卽西國中。金貂尙多於藍狐。是以藍狐爲尤貴。拿破侖第一全盛時。有私寵女人曰髮陀囊。貌都麗。王置之於書房樓下。房後通秘梯。王至無人時。則招髮上樓陪侍。賜資甚渥。及髮卒。王始納奧公主爲妃。髮有金貂領巾一。長丈許。藍狐斗篷一。皆出於王所賜。

### 學兒

孿兒者。雙生兄弟也。父母皆中國人。一千八百十一年。生孿兒於暹羅國。故西人謂孿兒爲暹羅人。孿兒二人曰嬰。曰璋。生時兩體有一肉帶。相連於兩胸。遙遙相對。不可割斷。因氣血相通。析而分之。俱不得生矣。蓋如花之並蒂。麥之雙穗。其生也無種。間或生之。亦艱。長成。况可分析乎。然於人類肉體中所黏並之部位。恆不等。或在背。或在腹。或在額。曩某國有孿生二女。兩背相黏。至十歲時。割析之。其一卽殤。餘一人不久亦殤。奧國匈牙利部落中。百年前亦有孿生二女。背肉相連。內腑中有一竅。與小腹互通。尤不能折之。之二女至二十二歲。偕卒。孿兒生於暹之麥克郎城內。家貧。父卒。二十九年。有美國船主曰柯屏。與韓德二人。視孿兒爲奇貨。出資與其母。購之至美國。使醫士驗之。驗得所黏之肉帶。其初似係在於胸前。令其面面相睹。後因相擠相擦。改入側向。可容其並肩而立。交臂而行。此肉之長。上向三寸。下向約四寸。自上向下則三寸。厚一寸有半。外覆以皮。擦搦之。兩體皆覺痛。是此一塊肉之中。有不可分開之知覺。天生孿兒。誠有益於生物原理。及病原之學不少。視其外貌。雖儼若

二人。然所思所爲與所動。固如一人。無特別也。於是使遊於歐洲各郡邑。觀者接踵。獲資無算。後至美國南方。有兩姊妹願嫁之。然二女既無肉帶黏合如其夫。雖分屋而居。其夫則每七日互易寢處。究不免時有口角。既而美國內亂。孿兒家產傾壞。復至歐洲。仍理舊業。俾人觀覽。至七十四年前後一兩點鐘並卒。

### 自由

自由之說。乃一己之私意也。與公義相見。則勢窮而理屈。夫人孰無私意。私意盛勢必害公。公義亡則人盡爲私。成何世界哉。其說最盛於法國。凡官廨神廟。皆大書特書三字。曰兄弟。曰平等。曰自由。法既爲民主國。聽民自由。固宜若此。然既爲兄弟平等。又何必設官爲治哉。乃知其用自由之名。仍寓制治之法。自由能受於制治。所謂自由之權。幾何哉。有識者咸知此語不足恃。一笑姑置而已。而均貧富黨人。則借是說。時時煽惑人心。婢僕輿皂工匠之徒。終日以苦工謀食。以爲一得自由。即可坐享安樂。咸樂從之。究竟問其自由是爲何狀。是爲何解。皆茫乎不知。尤可笑者。丁亥歲。

巴黎城內男女僕役爭自由之說。謂凡人每日任事。在所不免。禮拜日乃休息之期。若於平等自由界分。理宜利益共沾。奈何是日主人主婦可以出外遊行。任意所之。吾輩或在家打掃。或隨從服役。甚有是日讌客或設茶會。吾輩益形忙碌。此豈合於平等自由之說乎。於是相約罷工。是日主人主婦。事事皆須躬親。恆相攜全眷。就食於酒館。酒館亦閉門者半。卽有一二家。菜價倍昂。因庖人侍者難僱。僱之之資亦昂。鉅也。居人不堪其擾。訟之議院。定一例曰。上下於是日各樂其樂。真自由之國矣。何必互相強勉。惟向者主人主婦所給婢僕傭值以月計。今可按日爲計。是日不願供役者聽之。可以其資別行僱人。此亦兩無所損焉。議既定。婢僕等空得自由之名。而自由之權利。又爲主人主婦所握。至此不敢自便竟去。懼其職役爲他人所占也。然則自由之說。徒抱虛願而已。

紅海

紅海之地。分界非亞。水色蒼碧。非紅也。惟近莫加一城。有亂山數枝。向海而盡。山童

童然。色赤赭。夕陽映之。倒影水中。色斑爛成紅紫。兩岸分亞刺伯埃及兩國。地多沙漠。亞刺伯尤甚。有大戈壁。然行旅結隊。乘駝背而行。駝峯之上。安置鍋爐。可烹飪餐膳。戈壁中有駝鳥。禿鶯。豺狼爲人獸害。行人皆習槍法以自衛。故亞刺伯馬隊之槍名天下。暑天。戈壁經日曬沙燦。常發風災。列起時狀如香菌。大如盤。旣則抽莖而上。高數十百丈。豎立如柱。行人皆驅駝竭力奔馳以避之。不然。此菌闌裂。風大作。亂沙崩墜。可淹没人獸。其細微之沙。隨風飄揚至紅海。化爲熱霧。船行其中。前後左右。皆迷不見。氤氳然如遊於覆釜中。仰望日光。黯淡無色。莫辨時之昏曉。惟覺耳鼻孔竅黏有微塵。而衣褶間亦有細堆積也。是時船行於此。常虞磕損。一千八百八十年。英有師船載陸軍一隊赴印度。過紅海。遇熱霧。船觸礁而沉。舟中人乘舢板走莫加。得生者大半。中有一兵曰亞當。當沉船蒼黃之際。乘便摸得金磅一包。及至莫加拆視。共百磅。遂作狎斜遊。旣而他船至。又載諸兵往印度。亞當戀一黑妓。逃避不去。其船不能待。亦自去。亞當更得優遊月餘。金垂盡。遂購一馬。入沙漠獵野獸。頗有所獲。亞

刺伯人有賈波斯者。招亞當爲夥。適波斯有事於印度。波之當事欲得通英語者爲口舌。亞當應之。爲所信任。波有大酋之女美亞當。欲嫁之。亞當遂娶焉。不及十年。儼然富貴。意大利人著有傳奇。演之梨園。

德相

公法之理。本不可恃。強國用之以假仁義之名。弱國用之勢必自敗。德國俾思馬。生平最不喜公法。手上有戒指一。作拉丁文。文曰力敵公法。卽用以印公文印件。用此宗旨以佐普王。普以強盛。其明效可按也。俾嘗一日至議院。與議員議不合。拂袖出院。爲時尙早。自己之馬車猶未來迎。遂躑躅街頭。踽踽而行。有野雞之馬車見之。御夫卽招俾坐。俾乘之。至他處茶會。旣至。摸索袋中。不名一錢。殊赧然。御夫知其意。致敬曰。相國以鐵血精力。使德意志得以富強。吾儕小人。優遊此太平之世。已受相國之惠多矣。今日得效微勞。誠出至願。相國幸勿吝氣。俾大喜過望。識明其車號數。與御夫握手爲謝。次日。俾出照相一。令總巡捕查某號之馬車與之。御夫得是相。鑲配

於車門上。以明恭敬盛事。傳爲美談。柏林之人爭欲乘是車。是車鎮日輾轉無休歇。御夫因之得資甚厚。家亦小康云。

### 博物

回教人不食豬肉。百思不得其解。卽叩之回教中人。亦言人人殊。而回教諸書。雖有其說。又迂怪不可信。後在英國博物院見有印度豬。狀小如兔。色純白。頗雅馴。惟甚臭穢。不宜近。西人言亞刺伯波斯等處。其豬皆臭。不可適口。故摩哈麥創爲不食豬肉之說。此理似乎近之。鱷爲鼉屬。四足。大尾首扁。無角。結羣臥於沙灘。暴日。役夫以鋼叉叉鯊魚一節入籠中。鱷見魚。張口啣之。擲入池中。羣鱷齊動。皆入池以爭奪。擾成一團。池水澎湃。濺沫橫飛。所謂鼉擲。當卽是此。又有巨蛇長二丈許。大如碗。產於印度。能吞羊。役夫開籠門。放羔羊入。羔羊之身。猶鉅於蛇。蛇初則盤臥。首在於中。聞羊聲。乃開眸怒視。羊猶自走。蛇始昂首起四望。後俟羊行近。張口銜羊背。撐舉以向空。羊之足始猶能動。旣則大小便俱下。寂然已斃。似中毒矣。蛇乃將羊拋擲。一擲一



接。以羊股向吻。徐徐吞咽。俯仰之間。羊已入半。不及五分鐘。全羊俱入。蛇猶伸舌噓口。凝眸四顧。而胸前則膨脹如囊。既而蛇復俯首而臥。役夫云。三月後羊骨出盡。須再吞一羊。是四羊足供其一年糧也。

小賊

西人視狗如友。以其性靈也。狗之種不一。爲用亦不一。其用以守夜者。多大狗。夜使臥園門邊。又恐風雪侵損之。於是平作狗屋。距地高二尺許。自基至頂高尺許。上則編木爲瓦以蓋之。開一圓竇。容狗出入而已。法國利恩之野。有小賊夜入人家。偷未成。爲人所知。賊遁。追之急。見前途有巡捕。乃避入一家花園。時已秋末。草木焦枯。賊以無可躲處。見有狗屋。遂鑽竇而入。狗臥其中。被驚醒。怒咬賊臂。賊亦咬狗之頸。加以拳亂擊之。狗遜一著。負痛敗。出而狂吠。園主人醒。呼僕役使出視。追者與巡捕皆集。賊拒狗屋不肯出。巡捕近而招之。賊恐伸首出。卽爲所擒。乃探身起立。將屋蓋折破。持木片躍下亂舞。勢將復走。幸人多。圍而擒之。送入城。天大明。審官已在堂問案。

巡捕稟告訖。傳賊至。問其奈何作賊。賊睜目直立。大言曰。我從狗國酣戰。奪其蠶。占其地。則有之。奚謂賊爲。堂上堂下。聞者皆笑。賊又言曰。我渾身汚血。只恨咬不死這野蠻種類。長有其地也。於是國堂絕倒。問官以瘋漢驅之去。

